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子部第三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二)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一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二)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九

釋編

六曹類

戶曹

唐書  
卷二十九  
戶曹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每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明遂溝洫之制而多募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廩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所服同事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所敷于上帝而歌駿發爾耕十千維綱周官遂人言與勸旅師有勸衆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洫言之也然遂人百

大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遂人乎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澮於同舉洫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蔣掩爲政井衍沃牧隰臯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二

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兩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書地理志亦謂不能至嚴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



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守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乎乎晉大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弊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廢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

田并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三

晉石苞令民男二八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園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畝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許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貶衆坐獲井田之祿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耳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申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

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耕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富富不得兼猶愚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養鬻口分以還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宋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遑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事有不足之患乎

兩編  
井牧

賦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貨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貨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賈誼漢書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五

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未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馬端臨論九賦  
林勲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

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之故今農食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

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

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

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美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

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

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

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

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

之類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

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

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

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

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棉三千四百斤非蠶鄉

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

民之口筭官之酒醕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

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又曰

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今流

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

萬餘口以徹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

故然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通負。陸贄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耨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屬重其役。不以歲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

宋史計聖本政書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七

治官吏考課。以野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欽獲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達民。皆自擊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課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田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稅稻隨土地所宜。寬鄉畝以所種。狹鄉據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

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十斗爲差。下下戶及夷僚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千石。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聞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瘡根。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絲稅草無定法。歲爲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八

與採訪朝集使議。準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遣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者。恣定租。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盜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輪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穀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並不過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大府卿楊崇禮。旬刻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還。歷年不止。其子慎於。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

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陷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  
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  
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散天下蕭然肅宗  
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皆蓄  
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  
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  
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布輕貨  
歸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  
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  
入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九

秋方苗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三  
十逼名爲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  
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  
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  
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  
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  
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繒帛百餘萬匹而  
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  
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  
入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十

方恃恩擅權君臣猜間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  
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  
以法顯留意祠禱焚帛玉爲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  
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二  
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朝多  
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  
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  
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  
歲省費萬計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  
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矣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

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欲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竟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今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諸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今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棣長安丞薛辛搜督其峻民有不勝其究自經者家若被盜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二

德京師蒙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餽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棣恩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而積散餒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

米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兩米不勝貴可惟而處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州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佑而收之諸道津會置支開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贖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此界報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從請稅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請新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三

炭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判史進奉自盧杞也劉贊辛平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即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榷半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增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鉞既平營藏皆入內庫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栗河北淮西者

千餘以上皆授以官度支監鐵與諸道貢獻尤甚  
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  
某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  
錢者以枉法賍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  
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  
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因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  
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充  
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  
強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  
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食貨 五  
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運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  
帝亦以貨輕錢重其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  
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自會昌末置衛邊庫收度  
支戶部鹽鐵錢物宜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  
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  
萬度支隨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  
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驛助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  
海大旱冬雖皆盡食者以蓬子爲麴糶爲麴乾符  
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夜爲神策中軍帖權用事

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  
宗在鳳翔爲果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  
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  
明志 唐  
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  
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  
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  
同郡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置曠土勸令種蒔候歲  
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欲擇怠於農  
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  
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煇機罷言者謂江北之  
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秬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  
麥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領  
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  
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淮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秬稻  
並免其租天禧初詔諸路自今無登熟方奏豐事已  
奏豐給而非時災沴者卽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慶  
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爲贖令鄉民以穀多市  
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辛不  
果行叅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

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  
 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貢昌期領農田未  
 及施爲而仲淹罷事遂止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  
 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  
 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嘉祐  
 中唐守趙尚寬言上曠可闢民布可招而州不可廢  
 得漢鄧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種食以  
 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  
 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三司使包拯亦  
 以爲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五  
 倚以興輯特進二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忠守  
 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  
 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  
 咸淳三年京師羅貴勣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輟  
 答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薄陸達謂買田  
 本以免和糴今勣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達知  
 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  
 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急一時之利墮  
 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鄒遜儉朴藝朱繁繹之文懲宋  
 寬案加遼撫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州其所

短也繁繹勝必至於傷財損切服必至於害民  
 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  
 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  
 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八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  
 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  
 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  
 訂婚姻固宜其政寬冒僞求自附流品以爲避免之  
 計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側而官之  
 占田有廣狹澤之陸復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  
 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諸籍雖曰逸諱  
 究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久者滋多  
 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并詔至以耻憤  
 構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  
 及新阡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  
 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僞冒釐正諸鼎鳥先然自晉至  
 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僞者之  
 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攷此所以僞冒滋多而

議論紛紛也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未因前代之制以衙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以耆以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待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孔目官下至雜職處候揀招等入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十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詔加裁定淳元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目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警數傷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從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于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從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做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募役之法始於此矣慶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六

中范仲淹執政開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遠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美餘家詔獎繇是他路爲拊克以市恩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婦母改嫁親族分居或弃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費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費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費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得卽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第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費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卽甲鄉戶少而役番遞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王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諸路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楊繪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



齊無異况如官戶則除著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  
出雇錢則百項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項者而又永無  
決射之訟王安石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議莫若稍  
變役法難以差徭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  
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浙西  
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組爲數從便輸  
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  
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縣輸  
役錢已而鄉村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  
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村戶法截定所

入籍額募

卷三十九

九

敷錢數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掾  
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解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  
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難  
起意不爲笑顧其間米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爲額  
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  
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究終防弊  
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  
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  
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  
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賦平

卷三十九

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以幸其後有司求羨  
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免錢以寬民力  
可也尤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  
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能爲吏今  
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遣人若盡以重法  
繩之將見黠面縞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爲  
民害遂已之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  
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力差鄉戶鄉  
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  
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

入籍額募

卷三十九

七

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  
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  
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  
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  
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  
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  
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  
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  
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  
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僧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

卷三十九

充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闕不充者令依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戶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蘇軾在詳定役法可雇不可差弟不當於雇役費實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

卷二十九

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漢後魏使送役民輸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皆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胤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饒於官者也所謂新氓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既元無田則

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則在民  
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  
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  
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  
之事矣漢元帝詔曰公人謂諸賢並明平徭法之病  
者前二千石行常平差送書有明其有無稅數  
之公而此廷議乃出此意也公人謂諸賢並明平徭法之病者前二千石行常平差送書有明其有無稅數出息  
然故公其耕種有桑之集物稅案申且明及四月二十  
六民散令給錢斛之數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蠶桑  
交車路引合人耕種之具豐亨運大器而後再行  
耳至其使民則謂資之是豐亨運大器而後再行  
取差則謂耕桑蠶桑為率詠詠而免彼六之數仍復徵  
為解也蓋蠶桑之行有定二見其蠶費之費後未得  
以蠶桑為率

有一日新加役法，然李初以爲代金行之太速，故有  
今曉今復以李代爲言，計其議請處義，可行而後止。  
五中其弊，將以代其說，不爲坊中元，萬之病，亦且  
然知無害之，然則後民之所利，而民之所利，亦且  
商其所謂，然則後民之所利，而民之所利，亦且  
未嘗不丁然，然則後民之所利，而民之所利，亦且  
楊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  
課，男子以二十二歲下，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  
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迴洛倉，  
又於早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  
東至澠池，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  
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又往江南諸州採  
大木，引至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帝將事遼碣，增  
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又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艦，樓  
船戎船，泉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  
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  
品已上，給黃龍船，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供  
頓闕乏，輒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輦旗幟，羽儀之飾，網  
吾徧野，而買於豪富之家，其價騰踊，乃屯屯田主事  
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吏，以州擊流  
球，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狀，臣請商胡互  
市，勸令入朝，明年帝非巡狩，又與衆百萬，非築長城，  
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四年發河井諸郡

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  
王被錦，羸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  
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  
其年帝親征吐谷渾，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馬  
驢死者過半，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  
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  
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六年將征高麗，詔課  
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市武馬，復點兵具器械，皆  
令精新，溫惡者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  
驍衛大將軍，求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並載軍糧，期  
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  
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  
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  
價盈數倍，強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得九年詔  
課關中富人，計其資產出鹽，往伊吾，且末，運糧  
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  
番，於遼西柳城營屯，盜賊四起，隴石牧馬盡爲奴賊  
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  
陽郡，及玄感平，令裴矩窮其黨，與諸郡縣坑殺之，盜

賊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  
征遼，路逃者相繼，執獲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  
麗執送，殺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  
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逮幸太原，爲突厥圍  
於鴈門，突厥尋散，速遠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  
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  
充，飭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煮土或搗糲爲  
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  
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起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  
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饗義  
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隋志唐  
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  
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  
齊魯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  
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宋聚兵京師，外  
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廢復多。太宗攷  
攷庶務，有司嘗言油衣帶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  
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釜務爲薪，俾擇  
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天禧末，  
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續入

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  
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  
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仁宗天聖  
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  
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裁  
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  
知其繁，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  
又祿內外宮觀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數至寶  
元中，陝西用兵，天章閣待講賈昌朝言：臣嘗諄觀邑  
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嘗  
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  
人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  
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  
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左  
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  
近歲賜子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  
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  
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庶官皆有定制，毋遽廢  
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詰衛路之法，亦不果行。其  
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罄，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

兵歲賜緡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趨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兵滿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內小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貲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養明堂增至一百二十餘萬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制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七

三

有及八十千者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袖襖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襖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開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兩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為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大章閣復圖檻青瓊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閣檻字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瓊罷之後宮始間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

絳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庫武庫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闕禮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動遠民乎全用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線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用市硃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後苑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布及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勅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後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計數裁損浮費及百官監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罷所增俸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俸非治世事司馬光諸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爲事當奉承神宗之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堂令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很多右公使泛支之列臺寺監又增副錢侍御史毛注嘗

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  
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  
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選郡使刺史多至數千員學  
士侍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詆  
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  
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  
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奢侈爲功歲運  
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奸吏旁緣牟  
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  
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

八編類集

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又增置兼局  
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廩給無度  
以一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  
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乃詔三省樞  
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是時天下財用  
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共指置哀歛  
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  
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  
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史卒廩餼一切付  
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下所謂經總制

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各建  
災二年高宗在揚州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  
浩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  
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欵  
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庚提領措置財用請  
以總制司爲各之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而  
總制錢自此始矣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  
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  
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  
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

八編類集

科既有偏重之弊於是郡縣橫歛十七年詔州郡以  
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  
萬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如輸米則增收耗剩  
交錢帛則多收磨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悉胥  
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  
不及卑勿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  
與消除而抑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  
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  
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  
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

東坡全集

考索  
考索

旅餽錢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淳泉  
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今內  
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  
密院院院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謀內藏其後通  
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  
得預其事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  
賜養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資於內藏候  
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貨百萬有  
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神宗臨御之初  
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  
臣曰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  
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  
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  
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卽命幹當  
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輪內藏庫者歲  
以帳上三司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  
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  
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  
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文  
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宜因官

制之意今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  
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  
閱云宋志宋經費  
右經總制月椿版帳等錢所取最爲無名雖曰責辦  
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戶部四  
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止而其弊窮  
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  
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  
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  
特藉此說以誑誤朝廷耳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  
人籍類集卷二十九  
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  
而獲別立名以爲取辦州縣所歛不及民將以誰  
歛此本心所以言非惟系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  
與居卮之徒亦羞爲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  
財賦除其供養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  
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與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  
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  
得以擅收支之極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  
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無豐以後驅磨方  
密然又有青苗助復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

此等軍  
不爲  
不爲

入亦復不少。通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  
總制等，竄名以取之。雖曰增征，而之羨餘減出納之  
實，陷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  
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  
復輕，督追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於民。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稗編

六曹

戶曹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鉏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當度入編類纂卷三十一

支轉運鹽錢錢使江淮粟帛歸襄漢越南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比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顧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清所安故時轉運船縣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安命粟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縣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是爲歇罷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綱號

以

度

甚

備

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桌竹篠爲緇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入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跌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漚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閼內豐稔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拿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入編類纂卷三十一

度支江淮漕水以庫部郎中崔元固主之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宗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宗義據襄鄆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繁疏鷄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幹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賴蔡涉汴抵東都無漕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資師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

斗于錢大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月禁中不能  
鹽酒以飛龍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  
吳素嫉錢穀諸使諷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  
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  
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  
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推官侍郎  
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  
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  
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  
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  
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  
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滉復以爲  
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  
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納李懷光倚以構叛貶  
秀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  
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杜覆者幾半河中  
有山號木堆運舟入二門晝平陸人爲門匠焚標指  
麾一旬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  
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  
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  
石洋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  
江淮巡院李吳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  
米至渭橋浸減矣至吳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  
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誠復堰塞淮南  
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  
城以通大舟河益渾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  
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  
本編類纂 卷三十 戶部  
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  
運使盧坦難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  
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湜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  
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  
者死而費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  
扶爲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  
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  
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枯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秦  
漢時故漕渠成渠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濟請疏

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畊關中賴其利

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帶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滯之弊遂革初荆湖南諸州擇部民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舉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投民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主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監樓估賚詢其故乃上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斷脫汴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上船祿官未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稟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難瘠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洪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并水旱獨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司舟船所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頴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師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置倉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達綱吏運送京師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輪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郎卒還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相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旋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安水

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  
 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被  
 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暮年各造船補卒圍本路綱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戶部  
 七

**7.**

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  
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  
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  
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  
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  
當置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奉  
請出汴船執收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和  
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變卒上下其爲侵盜貨  
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困折歲不減一十  
萬石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

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今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安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洵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

人

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綱官銓試不中者注押土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餉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輸自給京師以外諸當有餘歲通六代輸京師謂之代輸舊於額數計本州歲綱以爲額官有不守等案幾數扣納錢民以爲不便收綱發稅則有權作綱文爲緊要時以招本數百萬綱以權後用爲所不能增而諸空矣諸綱既空無可代登而輪船之法增江岸至三州淮堤以堰潁水不通焉船船自黃州以達京師侵盜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徐宿衛度具楚州堰爲木腳自是陳病金帛茶



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索因不花往徵海運土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元志元漕法

宋季年郡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七

爲雄長陰勒部曲曹佺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之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到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表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緩則復來亡處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故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楊楚與幽薊萊衛遼鮮俱岸大海同舟航可通相憐胸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爲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餘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諸軍招懷素可清瑄即日來陳吏節

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今部其徒屬爲陸海義民肆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人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監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澗水又絕江淮漕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繫東阿桂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澄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元志宋清張瑄海運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皆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張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糶於是紹聖大觀之

間直給空名告教補牒賜諸路而宋業遂衰宋志記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  
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  
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爲不善也但  
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  
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  
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  
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宋志社倉記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壤百畝  
八編類集卷三十一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稅稷百日不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今君立扶臺五衛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  
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衛之內阻寒之地也起一人  
之繇萬畝不舉起一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  
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  
繇而無止此之謂國無儲亡穀失其時君之衛藉而  
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衛求弊焉此  
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內

駭桓公曰善哉矣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  
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貨彼善爲  
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功  
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  
理也管子重農篇  
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  
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  
春事管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  
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  
上國穀之重甫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  
八編類集卷三十一  
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策乘馬也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策乘馬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  
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  
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閭皆在上無求於  
民霸國守分上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  
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  
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  
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

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用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歲高下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沴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死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筭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民無擅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諸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慘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縣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員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貨財物之貨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

故相壤定藉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溝補下壤之衆彰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弊予食布帛賤則以弊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入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鄰國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和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累獲虜分賞而錄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執符乘四時之節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



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惟然後萬乘可資也桓公曰孰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執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子曰田若干曰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眾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往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

入魏類纂

卷三十一

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洩也高田以時無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員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面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國面應災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處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循游入出若干幣謂隣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隣縣回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而止國軌布於朱刑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被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

入魏類纂

卷三十一

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穀國麥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國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欲國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有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笑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上請侯穀歸於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施而天下不吾洩矣後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

歲非內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志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則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一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了八編類纂卷三十一

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僭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諸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豐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國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菰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矣而藏於幣者也以國

幣之分復布百姓四藏國穀三在上一下復焚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請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藉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以邑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貴在上幣貴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皆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布發貴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月而決國穀出於穀要國之樂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宮府巧幣焉

物輕重皆在買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  
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  
守天下之數也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  
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  
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  
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鉅種之國也嶺  
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穀  
重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壖諸  
侯鉅種之國也故國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諸侯之國則欽疏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  
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鉅種之國也故粟  
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  
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俾戟程諸侯五金而得俾  
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  
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上者也故相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  
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欲其所強求故下怨  
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聖故五穀粟米者民  
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  
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對曰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  
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  
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能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買  
千乘之國有千乘之買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  
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  
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虞本之  
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  
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  
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  
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  
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欲之以重欲積之  
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擴可

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賤泄乎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若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絀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絀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耒耜，器械種饑糧食畢取贖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羅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殺貴糴石，入編類纂卷三十一戶籍

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糧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于？」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

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幽，旱水洸民，無人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貴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遘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管子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籍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一

稗編

六曹

戶曹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一

五

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人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徵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馬端臨論唐和糴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報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

爲常歲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緡錢百八十

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

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

令增糴廣畜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

萬或百萬別遣官經書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

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

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

西河北缺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

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

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二

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實

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

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由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

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

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

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

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許嵐火山軍開

田並邊較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

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

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

萬

萬

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入贖買收本息封條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以沿邊和糴以一分見糴九分西鈔別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焉其或僥益誘之以紆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虧羨爲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細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

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爲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爲額隨戶邑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灾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灾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糧草宣和中罷糴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俟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文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大月之糧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不從明年又慮元價錢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

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綸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熙河財用孫遵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勅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議修闕政罪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依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糴人編類集卷三十一

帝恠其多王安石因言依糴非特省六七十萬蘇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往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糴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椿即物價踴躍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價詔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

皆然用依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入人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龐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上疏請並邊糴買豫傍論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鄭延經畧使疏即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寔及於新邊鄆郭

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軍。停營溪洞。沈起劉彝敏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用什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鼎廉問煩得其事。又以糧餉匱乏。欲減新河東。涇原。渭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與役衆。鮮克辦給。又李授爲鄆州。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捐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非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瘁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入編類集。卷三十一。七。

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事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精章偉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萬。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半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徵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涇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膏大麥之。三。要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陝皆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衆。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一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變陝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於民。費



出於縣官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庫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州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與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漁池埽始盡令輸錢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產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得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

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群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餉糴糴事所不容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奸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糴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許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剝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

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宋比朱和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榭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鹽釜五十也升加一甓釜百也升加二甓釜二百也鎰二千十鎰二萬百鎰二十萬千鎰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驚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鉏若其事立行服連軛輦居玉友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棗此陰王之

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礬之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無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道薪煮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鎰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家墓理官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使盡饋食之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今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輪之給焉此陰王之業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耒一鉏一鋸一錐一耜一鎚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鉏一鑽一鑿一錐一軋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鈹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

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  
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難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管仲  
齊鹽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  
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之利  
而官自賣之然官賣米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  
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竈  
鹽食鹽等名分富貴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  
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者其慮已畧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  
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  
歛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  
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字縣分  
割固自爲政而苛歛如出一轍異哉

馬端臨  
滄鹽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  
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  
原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  
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  
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

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麟州有井四十一咸州鹽  
州井各一果間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  
眉嘉有井十三歛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緜合昌渝盧  
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  
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  
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  
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隸杭蘇等州以鹽價市  
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  
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  
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法及琦爲諸州權鹽鐵使盡摧天下鹽斗加時價百  
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  
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  
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授出鹽  
鄉因舊監置吏亭戶雖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  
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利  
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膜旱則土溜  
資及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楊楚鹽廩  
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  
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

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  
廵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兩橋浙  
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補私鹽者姦盜爲之衰  
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遇有稅晏秦罷州縣  
半稅禁壩壞遂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  
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  
閒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  
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  
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  
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  
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  
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瑁綾綺代鹽  
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  
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  
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後有以  
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  
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  
百增雲安瀘陽塗沓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  
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

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  
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  
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  
虛估天下艱鹽稅茶其歲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  
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  
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家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  
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  
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鉷如劔南東  
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  
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鉤奏論死如  
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鹽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  
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  
縻而已至皇甫鉷又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禁  
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權鹽  
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罷鹽可以富國詔  
公卿議其可乎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  
語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  
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贖皆死鹽盜持  
弓矢者亦皆死刑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服者  
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糴二石

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  
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扼壞以關通致富宣宗  
乃擇常吏兩畿輔望縣令者爲鹽院官其後兵逼天  
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  
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鐔轉不足  
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  
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  
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  
天下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  
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  
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  
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  
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  
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

唐志唐鹽法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賴鹽周官所謂監鹽也  
煮海資井煮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  
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  
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咸平中度支  
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  
謩言鄭延環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

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  
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審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  
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  
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  
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  
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  
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  
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十月詔罷榷法聽商人入錢  
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增得錢十  
五萬康白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赴京師  
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券償以池鹽繇是  
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  
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橡木二估錢十給鹽一大席爲  
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  
不行公私無利咸平四年秘書丞孫見請令江南荆  
湖邊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且  
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悉等  
謂江湖官賣鹽蓋近煮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  
通商住賣官鹽立之一年課額免議遂寢至天禧初

始募入入鑄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  
鹽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  
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  
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  
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  
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  
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  
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  
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  
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元

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  
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  
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  
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  
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  
侵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  
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  
湖州軍易鹽在通楚泰海真揚連水高郵貿易者毋  
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  
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  
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  
數與之謂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  
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至慶曆二年  
又詔入中陝東河東粟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  
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于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  
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  
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  
反爲善買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  
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元

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  
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  
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  
京師通聽兼給謂之對貼目是入錢京師稍復故  
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洲曰海州  
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權貨務六初  
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  
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產茶之州官  
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

宋鹽法

國戶歲課作茶輪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權貨務署之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請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主

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鑄之高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百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爲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管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夥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等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

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儀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主

得所入芻粟之實償官私俱無利仁宗時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閤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

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  
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徇日  
感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  
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  
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抹之然  
不能亡歛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  
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  
緡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緡之售錢五萬  
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緡  
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三

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  
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  
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鄆舒州羅源  
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  
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二而已然必羣茶入官隨  
商人所指予之給券辨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  
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  
過湖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人錢以  
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  
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

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息  
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  
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  
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  
爲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  
以繼爭言其不便詔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  
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爲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  
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  
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  
失弊在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三

較之舊用三說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  
儲芻二百五萬餘園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  
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  
六十九萬餘園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  
功緒已見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  
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  
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  
餘斤蓋計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  
粗惡不賸故入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  
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

新法



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  
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與等  
改制而茶法窳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  
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  
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  
之法每券直十萬北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  
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  
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  
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皇祐二年三司奏散於  
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錢茶直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戶部

十萬舊售銀六萬五千今止三千以至香一斤舊售  
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  
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  
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  
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窳多京師希藏益乏商  
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  
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  
十萬繙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  
官豈有權貨務故務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詔即  
罷之然自此並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

此等不可  
通入錢法  
行法要市  
可乎

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  
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未數年論者謂釐運科折煩  
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  
翰林學士韓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  
通未宜輕變唯糴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  
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  
市估至京償以銀絹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  
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  
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園戶困於征販官司並緣侵  
擾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議執政曰茶鹽  
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眾顧經費尚廣未  
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  
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  
吏隨處立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  
罪繫流日報踰冒不俟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  
虐懲之罰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富人豪族坐以賈  
贏薄販下估日皆陵削臣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  
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  
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  
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

繙若。令天下通商。悉收稅錢。自及數倍。卽權務山塲  
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  
易之官。不與輦運之勞。不濫徒隸之辟。議者謂權賣  
有定率。征稅無彙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  
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  
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  
取。宋志茶法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二

一

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跡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滄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

是道里始遷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大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詩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遺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論勾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三百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其數至于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壤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在其數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盡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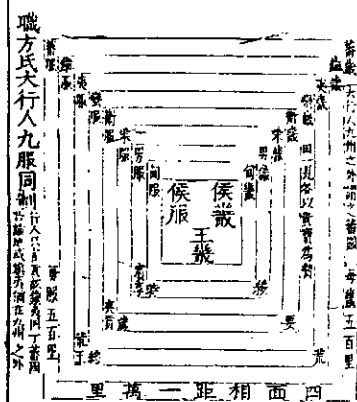
一

北之野乎衆後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燕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里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基二百六十餘里再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絕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郿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截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則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

者王自穆王以大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因諸侯之分情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親遠雖遠而親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里人立爲限制之經固必有通變之義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正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作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屈不出禹貢之域何道里之殊絕也遂至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

制以入跡所通遠遶曲屈動有倍加切以爲不然上  
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  
五千里之制卽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萬里  
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爲據當時亮都平陽正東至東  
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  
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  
則以遼東之海與嫩堦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  
北隅嫩堦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黍之  
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  
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

圖服九 畿九禮周



翔方曰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屈正南止及嶺山之西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之地是王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職方氏乃辯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三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六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夷服七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鎮服八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蕃服九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十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十一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十二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十三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夷服十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鎮服十五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蕃服

張此特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戒周封國之制可得聞

鄭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可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制軍亦三等與命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

小司馬氏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蕃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氏言九服其外亦足蠻夷蕃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夷鎮蕃服在行人摠謂之蕃國蠻服在行變謂之要服是其要荒無常也且以職方之地圖觀之言邦國與都鄙而不及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之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凡三千里說者謂言九州之實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荊州曰衡山并州曰恒山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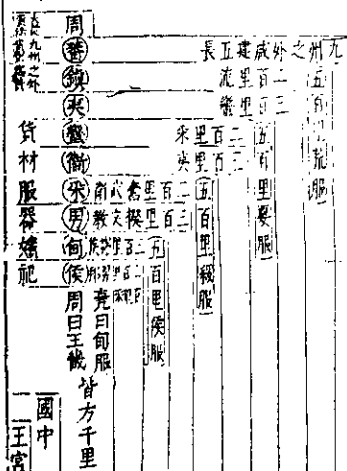
蓋東南西北言之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內地爾。九畿九服論一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于京師。而究其實焉。周都豐鎬。西去犬戎不過千里云耳。果可概然謂四面各二千五百里耶。司徒建國必求地中。謂以土圭測日景而揆中焉。鄭氏遂謂陽城天地之中。故周公營洛。然洛去陽城亦甚遠矣。曷不遂都陽城而都洛耶。九畿九服論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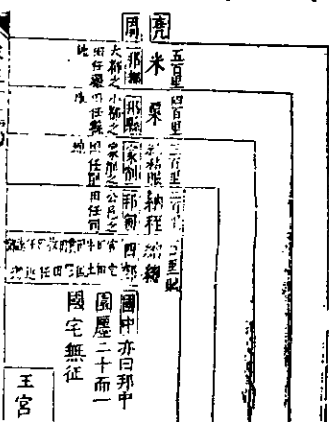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國中  
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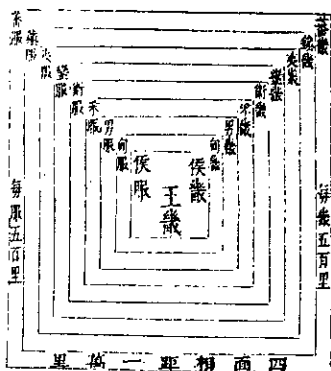
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禹于五服各弼以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又謂堯之五服。五千里。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應獨以為一耳。齊制通王畿為五服。曰侯甸綏要荒。各服內各分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四面相距為一千里。故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是止四千五百里。通王畿為五千二百里。大行人夷鎮藩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以貴賈為贊。禹于九州之外。謂之外。藩四海。而建五長。則其治之詳略。又無不同也。而謂周公斤大土。字不亦謬哉。如舜封象于有庳。義仲餽日于囑夷。禹南巡于會稽。導弱水至流沙。此四裔之地。皆古人足跡所及者。周之斥大。安在也。至于土貢。北皮服。南象齒。則朔南盡乎朔方。南海亦可知矣。信乎天下輿地。古猶今也。其不同者。特畿服之限。糾云爾。虞五服周九服論

#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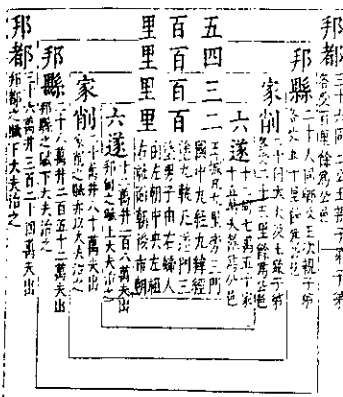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前乎商而為夏後乎商而為周蓋莫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禮載師以廩里任國中地以塲園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賁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賁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家邑之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即此合前圖觀之王畿之制自古無異納然矣虞周千里

# 周禮九畿九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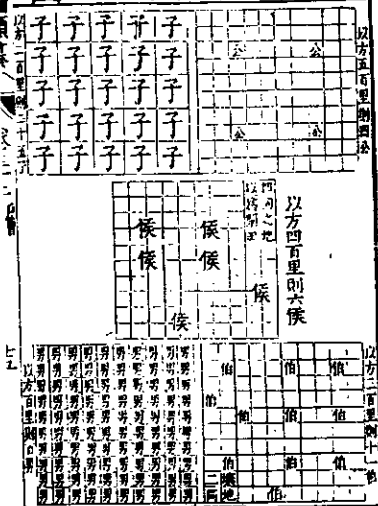
# 王畿鄉遂采地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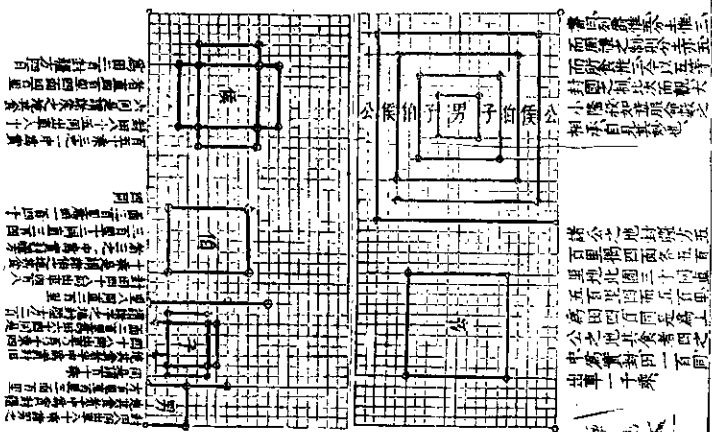




# 職方分國之圖



# 同爲十封 封爲十畿



大司馬法同十爲封十爲畿侯封其等不同凡大國之封十乃爲王畿此圖每一目當一同直二十五里四面千里爲田一千六百同是爲天子畿內之地每同出車十乘其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左傳子產有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諸公之地四百同無乃非古制乎據司馬法同十爲封謂自十同已上可以封諸侯非謂止于十同也若謂列國一同者此但可行于前古玉帛萬國之時後皆爲附庸之國豈可以議周之定制且其下云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數圻將分天下大半春秋亦安得此

大過乎故此一時應對語治經不可執一論也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局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之軍制諸侯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焉觀所謂七十里者武王滅國五千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遂過一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謂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提封萬井三分去一入籍類集卷五 五十八 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十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爲園廬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千第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贄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容之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邑三卿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國又明矣古之爲國有軍有賦土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兵車五十里者爲兵車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爲一逐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勇之國也由是推而言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逐略當一同則爲兵車五百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逐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顯矣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

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制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慶周公云耳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錫履焉於衛有畛封土略焉於衛侯奄受非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五千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牛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



梓州路 夔州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京西

北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秦鳳路 永興軍

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元立中書省壹行省十有一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郡邑廢侯衛而爲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共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誦成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聲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主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燔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制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禁猾時起虐害方域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驕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集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

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

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能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勦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劫于民者無知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可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視汲黯之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言

靜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轄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制其邑削其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

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者，殷者三千，周者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大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

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重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大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氏，大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沉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于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矣。而耿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猷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詞，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

釋脅袒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敝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謂也。晉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屯，有巡狩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廢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界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之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重

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卽自負其富強，摘山煮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誦徙矣。故仁恕者，則流于縱恣，西晉是也。冠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之誤哉？古之所謂諸侯，卽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

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卽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遙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旣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于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旣瓜分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七

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旣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于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爲封戶者甚于征權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卽勲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王食之奉于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與愛護畏譏此終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國治筆廢水廩者后羿也弑帝相者寒浞也韋顧昆吾黨桀肆虐而亡夏之天下者非夏之諸侯乎崇黎有壺助封爲恭而亡商之天下者非商之諸侯乎周武分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六

未幾挾武庚以叛周者管蔡者也非姬姓之諸侯乎王室陵夷至下堂見諸侯甚則射中王肩問鼎輕重周鄭交質繙書倒置弑奪篡逆無國無之皆諸侯爲之亂階也正由甲兵田賦盡在其掌握共做必至尾大不掉亦勢使之耳孰云法制出於聖人盡有利而無弊耶始皇大其郡制以領縣邑而封建雖已廢矣然東游海上稱頌功德有列侯在焉如徹侯關內侯特無實封之疆土耳是藩屏不固斯基本易摧秦之亡也固未必不關乎封建之廢而共所以亡者實于郡縣無與也封建論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古之帝王求甯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于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紆偶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輸其賦仰事俯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戶曹

有咸得其所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奸蔽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廢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于

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割裂上之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狹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又莫能變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于煩擾多事而國與民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勢也田賦總論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戶曹

所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難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



一以其全方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  
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  
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齊民耕而不免  
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  
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  
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餽貧民其勢不耕  
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  
是以天下之事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民之田  
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  
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  
入關漢可爲而不爲是以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  
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可  
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  
丘四丘爲甸甸方六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  
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  
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洫其地萬井而方百  
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澮者百爲澮者萬既爲井  
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

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澮爲涂者  
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秦漢堅  
平涸谷矣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壤不可  
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  
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精勞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  
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蓋爲溝洫已  
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  
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  
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  
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茸治至周而大備  
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其疆畝非一日而  
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既不可爲而  
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  
以蘇民困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且少近  
古限民名田以聽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  
未之有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肖損其田以入吾  
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  
三十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  
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  
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二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

其禁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實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出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散而入於它人矣或子孫出而分之亦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侵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也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

入編類集

卷三

三

見近事儒者好徒謀故小者欲抑奪兼井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井之術吏之強敵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言其迂未敢以告於上也雖告亦莫之聽也大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亦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兩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煩細煩遽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

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皆歷見於鄉塗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非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北淮潁以東其不能爲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肥瘠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中天下將不事耕桑井田之制雖先廢於高執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

人編類集

卷三

六

遂濟洫環田爲之閒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蓋至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坡長環因山爲源乾酒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其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回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溝防衆流卽之渺然瀾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况井田連在數千載之上今其阡陌連環墟畝遷改茲欲求商榷之所變且

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畧具在。勤勤以經界爲意，數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言之遺言，顛從而效之，亦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井，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特以爲治也。按秦廢井田之役，後之君子每慨難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擁兼井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公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之論而廣之曰：夫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寡爲餘夫年十六則別授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十畝，乃當農夫二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文之際可以無憾。

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子孫孫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淺廣然又皆爲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夔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昇老而歸，不過如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子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者，數而奸蔽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爲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已不可勝言。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許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爭百姓之業，而一其土，夫曰爭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

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今之  
過際其歲月有限而井土之還授其奸敝無窮雖燕  
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  
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  
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敝後世蓋有爭田之  
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  
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爲稽覈稽覈  
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家功藉衆  
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  
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  
人編類集 卷之三 月書 九

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察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古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詩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北亂齊周隋固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

井十爲通圖

<p>遂人百夫爲蓋通 上有漆司馬洪特 十跨通通馬匹馬 十二人使仁人一 藩矢十夫一酒刻 爲十藩而百矢矣 故曰百夫有矢</p>	<p>十爲通言百夫通 力由希以與輿也 漆之高廣和酒容 乘車一軌漆之盡 處有樹梁○散之 天數十做有百千</p>	<p>井之田數限于九 于八則據大衆以 除夫保丁及上二 不過三十餘畝其 麥有十餘井成舉 井成數</p>	<p>井井井井井井井 <small>潘廣深四尺</small> 井井井井井井井 <small>潘如溝</small></p>	<p>潘十一有漆高廣如油</p>
---	--	--	--	------------------

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考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廢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訟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上予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讎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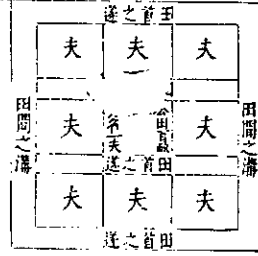
井田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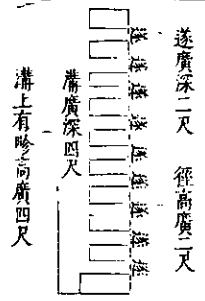


井田助法遂溝圖



井公劉微田爲大  
五兩我公田遂及之  
孟子曰方里而井  
九百畝中爲公田  
家者爲百畝中其  
萬一畝爲井字平  
公田八家皆私百  
信其力以助耕公  
故謂之助八家共  
爲通均力故謂之  
爲均也均也通力  
者則可計畝均收  
不可益畝入其田  
所收畝謂之私田  
民田不必分井字  
爲私田矣

牧田貢法遂溝圖



孟子曰國中井  
使自賦又曰貢  
者教數歲之中  
以爲常歲之中  
千畝之田中爲  
遂九十夫各受  
田百畝九遂並  
入于溝以無  
供其十夫之賦  
故謂之貢也

舊說以遂人有十夫子因以爲鄉遂用貢法之溝

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爲鄉鄰用助法之溝

耕者皆爲橫畝以入于遂一步爲三畝立苗方一尺

此樹植之法井牧皆然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大抵田首之水干溝亦井牧所同也

但井限子九夫牧則十夫此微不同然所謂九夫者

乃九夫之地非九家也且每井有餘夫受田一井實

不止九夫故舉成數言豈可因此而遂分鄉遂都鄙

有二法平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

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

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

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

之互文見義耳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

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

井者正也牧者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

牧以均之也

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

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

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

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爲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



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爲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爲之蓄洩。此王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濬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爲井。各自其九。牧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濬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爲田。橫斜廣狹。皆可壅隔。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始終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卽爲水溝。水溝之下卽爲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訂義所載永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爲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摠亦有此意。但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行分畫。宜行貢法。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似。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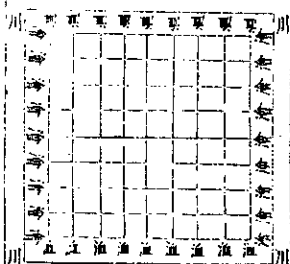
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遇任其耕耘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民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爲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歲。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鄉遂追近王城。豐凶易察。固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偽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爲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歷按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收。必是不給於用。而爲此橫政。孟子之賒助法之廢已久。盡膏而爲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兩句。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廢。膏而爲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元

萬夫之圖



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尺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爲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爲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爲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豈易事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旣移則廬舍亦當盡爲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

## 任地之法



汲灌此井田之所以得名也亦將盡爲改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有田一成則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非全用貢法也夏殷周  
授田





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于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田祿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從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晨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于農車還于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蓋無可疑者大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于是始立爲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鈐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則大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粟米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教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長公之用田賦則受

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于邦國之貢益停謬而無統包萃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于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服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按周禮置理財之官及理財之法可見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後能度支惟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爲出之道也後世量出以爲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弊竭民之財而不知唐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屢變要之欲一事宜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天下之民困于取之無度而公帑日蹙雖欲會其歲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稽其民之虛實以衡出入不可得也今之戶部大率類此兵禮工光祿太僕等衙門錢糧多有不通籍戶曹者同禮貢賦職任總論按大府之職兼總內外二府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內用之于內者取之于外此宮中府中共爲一體而內外之情通或者深宮之中燕好之私恐外人知而中止者有矣此古

人之深意歟劉義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式以進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爲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繁疚惟利是積則或傷于仁惟財是求則或害于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

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于群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所會計者其別

八場類纂

卷三十三

法八

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牽于繁文外撓于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于民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勤而輕變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較其失得尋議廢格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盡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事當狹者埃闕則

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自宰相以下任子之法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不爲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取議臣實疑之聲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八場類纂

卷三十三

毛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陳以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田土計二百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八畝零○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總計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一戶○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秋糧總數諸司職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三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

七疋 秋糧 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各布政

司并直隸府州課程錢鈔并金銀布帛等項折收總

計三百六十三萬七百七十八錠有零 外有各處

土產茶鹽硝礬朱砂水銀等物雖有定額數目繁碎

難以備載 已上俱大明會典 按自弘正後至嘉

靖二十五年太倉銀庫舊管一百六十二萬餘新收

四百八十八萬餘開除三百七十一萬餘羽林前等

衛五十二倉糧舊管九百九十八萬餘新收一百四

十九萬餘開除一百六十八萬餘

張文忠疏略曰近年冗食之費積習至今固非一日

陛下合無 敕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

匠禮部於光祿寺司理於 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

冗費又 命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

部本歲賦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千之七爲

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

如土木齋醮游賞燕樂賞戚近倖無名之賞不經之

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

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 臣等會同五府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

官查得京庫銀以歲入言之夏稅其該五萬五百餘

兩秋糧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

七十餘兩鹽課折銀三十餘萬兩 開辦三萬餘兩

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

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

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

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可

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

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

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計別

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

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

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出仍過

于常數始以近日言之宣撫年例外運送過六千一

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

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餘萬兩遼東遼東送過三十二

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

奉討之數又征進諸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

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

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陝

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送 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出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塞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費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

本初會期處以歲用之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李

弘治十五年戶部題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二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九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三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

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年歲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加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人之餘米輕貨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李

南京營額用馬匹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條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實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南京營每年加添商鋪料便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



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  
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  
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圖計如此誠  
不可不爲之慮也

八  
卷  
後  
卷

七  
十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四

國書編

六曹

戶曹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常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和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厨料蠟茶灯草蒲快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數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戶曹

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大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二十餘萬大倉銀兩極費而其誦者邊防爲最商舖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計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大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

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賣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餉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脩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南京營每年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關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戶部財  
賦總數

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大

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追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存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犯人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頗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支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輻輳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

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聞開坤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糧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料銀及雲南開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二萬兩送內庫豫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官軍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宜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餘萬或二十萬聖且千秋等節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又天下王府銀盤水確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此我朝歲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四

免賑濟營繕征討冊所費並不在此數震澤長語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約數十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直隸額派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此我朝歲用糧米出入大約總數也除災傷蠲免等亦未計及震澤長語又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職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

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幘局缺內侍但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王綸纂輯策略曰天下財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大倉庫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入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鹽課銀一百三萬有奇耳九邊主客兵餽餉歲支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京衛兵馬之布花芻菽文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總計一歲所出浮於入數二百五十餘萬嘉靖二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驛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一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厨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三斗倉場撥十二千三百

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石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二百八十石五斗淨身男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名支一萬三百八十三石八斗倉撥甲士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一千一百七十石一斗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六斤京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實支折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按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則都王二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以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竝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奏云正德年間親王三千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萬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略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久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

中尉四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凡五等餘文武官益  
冗兵益寬名占役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  
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

月水之而折

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  
餘即唱名幾何外衛班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幾何  
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充宮衛美否匠作  
七千六百以布功指美否尉後五千六百以供庖力  
美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美否教坊四  
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其給養美否凡此歲

人編續集

卷三十四

七

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綿花二十八萬  
餘斤於此叅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問國  
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條何如  
日天下歲徵糧三千六百三十餘萬石漕費白糧南  
糧祿俸餉邊等各有頭項內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  
京師月支三十四萬無侵用大倉原積嘉靖元詔革  
月止支十八萬二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  
倉弘治有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  
十年後不穀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  
戶口商稅墾銀船料草折閘辦等共二百四十三萬

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  
節誕親宗各費約二百餘萬嘉靖八年前內庫積四  
百餘萬外庫積一百餘萬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  
一十餘萬外庫三十餘萬二十九年大虜深入通州  
請脩兵銀八十萬薊州請修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  
防秋四十餘萬宣府請增防秋四十餘萬京師咸寧  
經界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湖河川紫荆  
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各邊募兵銀五十九  
萬三千擺邊募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又加鹽銀  
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一十八萬內府加

人編續集

卷三十四

八

補料數千共數支太倉三百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  
一百四十餘萬却以開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  
數員兵備數員員下所用無算河南山東創練各六  
千山西陝西倍成而南倭實猛東南繕城百萬計遠  
調募勇百萬計哨海百萬計其被擄擄囊萬萬不能  
計也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  
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  
升五季錢氏稅兩浙畝二升末用不輕王方贊均兩  
浙田畝一升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  
中畝二升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五升國初天下田租

定三千五升其後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又籍  
田募原租額及沿宋六郡公田例遂有畝稅五斗七  
斗及一石餘者加蘇元秋糧三十六萬張士誠稅額  
百萬今至二百七十餘萬會計問答

今天下銀課自 上供外其領於度支之經費者歲

二百九十萬有奇耳而諸邊兵餉殆且稱是竊聞

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

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幾輔河南

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即如宣鎮歲

九十萬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畧相當發帑金

以代賦乃採急惟宜非經制也今乃爲額且歲有加

益矣夫宜大增於辛丑壬寅薊鎮增於庚戌蓋一時

營虜侵軼故厚集廣募冀一創抑之今虜款雖不足

恃而士兵久練計必服習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

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等費不可議數乎而又推

之各邊籍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當復則費必大省

矣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石數歲而裁爲萬石或千

石蓋不以親故殫民財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才能

者得改官陞轉如銓法又不以親故妨其任也今嫡

長世及支庶遞降而麗屬籍者萬五千餘歲祿之數

卽竭天下之賦不能贍也誠宜斟酌變通稍爲限制  
遞降之法視親疎爲等殺絕封之後今爲業以自資  
而弛禁階什一如齊民法則祿必漸省而法可經久

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

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

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

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

弊也尅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

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開會開納本色召商不至益何

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

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

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

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頭毛利商人

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

而後得其利 霍韜曰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

銀四錢成化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

二石食烏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

錢僅買粟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

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苦交迫無惟其然矣然粟

價所以先廉而後厚者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猛將林立故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其米價自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而不復開墾邊地粟之所以貴而食之所以不足者殆爲此也又曰邊軍每糧一石價銀一兩二錢收受之際惟八錢餘四錢則官吏漁獵之矣及其給軍又止與四錢存留四錢謂之奉行樽節之例兼之守臣極力苛刻凡軍糧上納盡擄而歸於其家虛出

八補類纂

卷三十四

二

通關以蔽覆其攫奪之罪軍士實糧升勺不沾惟甘菜餒而已夫盜邊糧者服上刑典法具在邇年禁令寬弛貪墨如市不深切懲創則人心何由反正風俗何由挽回乎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爲納銀正德中馮清又敗陝西糧草爲折色邊境旣以市糴爲艱而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免請餐內帑而虧國損民二臣實作俑哉議邊糧

一曰海運 洪武未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道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千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卽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衛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千蘇州大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于文武中擇公勤嚴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檢點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

八補類纂

卷三十四

三

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大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曰會通河運淮楊徐充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支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二年增造淺船三千餘

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運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蘇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裏河民運多失農力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廩價兌與軍軍民兩易衛所出給過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本各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

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齊寧其餘水次倣此 加五斗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文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爲常例 加五斗 天順間始額漕舟遮洋裏河共額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一十二萬一千五百員名歲運糧四百萬石

按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府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漕法便易而回船又有較鹽之利今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洪肆之停留船壚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漏淺溢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撥之留難及其回家之日庸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卒艱苦如此食此糧者其知所自哉 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國朝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大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蘇州耳轉運雖變兌運而准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 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止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顧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伍錢可以輕齋就於兌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一年改准徐師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起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齋就令于兌運輕齋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失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齋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究貼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苦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僣虛立名過奪輕齋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清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過餐之蓋以革通奉之弊而把總珥欲遂引資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後之相繼者歲增其數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貽費貽害不可勝言歛之倡始爲可非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叅將王佐乃定腳價搜刮倉中使用加太監則有茶葉銀加經歷倉撥每石一釐則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葉又添火耗催茶葉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撥往年各衙得以所帶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又于數外求之後章去叅將只起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廂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過之甚勢不可行乃以別淮南河趺制以抵其費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故議以羨餘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緊給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悠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

運糧匪贖

萬曆初總理河道侍郎萬恭與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議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今不與怒河值則河豈能爲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運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矣

國朝宜早

國朝各省歲漕派數

浙江每省 是年不查奏者應撥元印銀六  
山東每省 是年不查奏者應撥元印銀六  
湖廣每省 是年不查奏者應撥元印銀六  
江西每省 是年不查奏者應撥元印銀六  
石加稅兩

各總歲漕運數

浙江每省 是年不查奏者應撥元印銀六  
山東每省 是年不查奏者應撥元印銀六  
湖廣每省 是年不查奏者應撥元印銀六  
江西每省 是年不查奏者應撥元印銀六  
石加稅兩

湖廣都察院總  
江西都察院總  
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五十八人八人合

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正兌二十四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等十一總旗軍一十一萬五百一名每軍一名額運正兌糧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惟北隸總下每軍多運三升八合以盡時零之數每淺船一隻旗軍十名共運正糧三百七石二斗耗在外前項官軍共分派正兌糧三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赴京通二倉正兌者三七改兌者四六上納通前不失四百萬石之數正耗米之外照依有司地里遠近又出輕齋以備水陸腳價浙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二千六升折銀一錢五釐山東河南二省小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七

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于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邵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攢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時而集是北直隸通州等九衛之官軍尤重於運南漕運衛所之官軍矣歲漕各省府州縣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八

自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有輸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運聿興其數亦視國之侈節以爲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元封元年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萬石明年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歲減至季與復如之宋太平興國始置汴河歲運江淮秬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景德三年以李溥之請定制爲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晏羅卿言減五十萬石元漕三百餘萬

石至我 國朝歲運定例四百萬餘石載之歷代實  
為中餉然其為支為兌為改兌為本色為折色或遇  
事變為減留為借撥為獨免雖無定則而數則常盈  
焉廣濟倉數  
運總論

國朝運漕倉數

京倉

舊大倉

百萬倉

南新倉

北新倉

海運倉

祿米倉

新大倉

廣備庫倉

通州倉

大運西倉

大運南倉

大運中倉

大運東倉

淮安倉

常盈倉

廣濟倉

臨清倉

廣積倉

德州倉

德州倉

徐州倉

廣運倉

廣濟倉

漕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稽之於古漢漕  
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潁倉榮  
陽有敦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  
其粟自遠而致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  
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於水次有集津  
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  
否則暫寄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  
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  
於斯為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  
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

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河南。曰廣濟曰廣儲者。則受漕源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啟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為海運。而白河一道。接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國家監於前代。其漕運之教。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大監戶部尚書或人編類集。卷三十四。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大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為兌運。又變為長運。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為軍民計者。固周且審。然竟疑於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陳之困。利害蓋相當焉。漕運各倉總論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即達京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

耳。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按飛輓始于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趙克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漕。殺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克國此議。遇歲豐稔。邊方無事。亦可行之。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驢駕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即問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後魏於水運之失。應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法亦民便人編類集。卷三十四。隋文帝以倉廩上虛。議為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漕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且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遂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趙道所至凡四路。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轉般倉于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

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備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按沙河卽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口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宋劉瑤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之至淮陰故道於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牌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利今日運道自儀八編類纂卷三百五十五

洞引湖水千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牌以節水勢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以給邊方之用考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西潁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慮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故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故洋今日欲避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戶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曲爲之設法圖畫具本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歲運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

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漣御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會河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河我朝命工部尚書宋禮蔡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益永樂十三年八編類纂

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安莊隄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立淺鋪築緯路樹柳木穿井杲于是漕法通便億元之為此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加以爲我朝之用也又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以資於江淮渭河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漢水涓滴皆爲我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邦藩踰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折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共師者

卽元史所謂會源所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於北此蓋居南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脾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也總會如人身之有咽喉濟寧居虞襄之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松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決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爲城南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師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爲防守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

八編類纂

鳴夷饒略

卷三十四

天

任土作貢之圖

<p>充貢 田中下 土黑帶 雜穀 雜文</p>	<p>其貢 田中上 土白紫 雜穀 雜文</p>	<p>雍貢 田中下 土黃壤 雜穀 雜文</p>	<p>崑崙析文渠搜 和夷</p>
<p>青貢 田中下 土白紫 雜穀 雜文</p>	<p>豫貢 田中上 土白紫 雜穀 雜文</p>	<p>梁貢 田中下 土黃壤 雜穀 雜文</p>	<p>雍貢 田中下 土黃壤 雜穀 雜文</p>
<p>徐貢 田中下 土白紫 雜穀 雜文</p>	<p>揚貢 田中上 土白紫 雜穀 雜文</p>	<p>荆貢 田中下 土黃壤 雜穀 雜文</p>	<p>雍貢 田中下 土黃壤 雜穀 雜文</p>

予觀禹貢九州之貢，惟非四夷之獻，而亦以服食器用爲安。而冀州獨不言貢，能者蓋畿甸之內，賦其總銓，秬粟米也。總銓，秬粟米者，倉廩之儲也。餼糧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蠶絲，豫州之貢，綿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則不遇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爲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也。若夫大輅南，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產。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竟

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能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肯以爲冀都區區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來之於亳，蓋以魯邇於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說貢冀州厥賦惟上下錯，厥田惟中中。今北直隸古冀州地也。米麥之賦計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絲二百二十四斤。絹二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木棉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鹽一十八萬八

百七引。今山西亦古冀州之域，米麥之賦計二百二十七引。四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子七百七十七疋。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鹽四十二萬引。兗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泉，鉛松惟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今山東古青兗地也。米麥之賦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斤。絹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疋。木棉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草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徐楊今屬南直隸，列子雍州之後，一荊州厥田惟下中，厥賦惟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柎柏，礪砥砮丹，惟齒絲枳三邦底貢。厥之包匭，青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今湖廣古荊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豫州厥田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錯。今河南古豫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二百四十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石。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序

書



九千九百五十九疋	木棉三百四十二斤	草二
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梁州厥田惟下	
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珍鐵銀錢磬磬熊羆狐狸織		
皮	今四川古梁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二萬六	
千六百六十九石	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	木棉
七萬三千八百五十斤	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	
引	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珠琳琅玕	
今陝西古雍州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九十二萬九		
千五十七石	絲綿三百零六斤	絹九千二百一
十八疋	木棉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	布一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圭
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	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	
百四十九束	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	
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		
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爲土五包羽夏翟	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漚	
珠暨魚厥篚玄纁繄	今南直隸古揚州之域米麥	
之賦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	絲一十萬	
九千九百一十兩	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	
麻布二千七十七疋	鈔八千七百七十錠	草五
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鹽千萬五千一百八	

十斤	今浙江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五十
一萬二百九十九石	綿并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
百七十兩	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
布九疋	鈔
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二錠	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
九十一包	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今	江西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六十一萬六千
六石	絲八千二百三十三斤
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	
六疋	布一千六百四十一疋
鈔九千九百七十	
九錠	按賦出千黃充青荆豫梁雍七州者僅居其
半	楊徐二州
今	江江西與之等埒而廣之東西與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圭	
賈百萬之賦又在九州外矣然此惟約計米麥絲絹	
石鈔鹽草七賦之正供而金沙銀鑛銅山鉄務珠池	
永土酒茶榷酤磬硝蠟蜜丹漆藥材機坊鑄局竹木	
蒲葦磁器文石柴薪藥品海物山芼羽毛劬角牛羊	
魚牲虎豹熊羆象牙香麝之類如禹貢所言又有不	
可勝記者在	九州貢賦
今	昔之殊

太率大人行九貢合禹貢圖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貳貢 荊州包應可才	

馬鵠采顏三衛以馬海西文直以馬豹貂鷹鵠珠角									
哈密以王石禽皮鳥思藏以碧璫毛纓甲胃長河以									
碧璫足力鐵力朶甘思以明胃長刀董卜韓胡甲胃									
毛纓洮岷番族以馬刀明胃									
聖祖立國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大常寺牲幣									
欽天監曆紙大醫院藥材光祿寺厨料寶鈔司桑穰									
諸皮禽翎鏢之屬者爲定額俾其歲辦凡皆周官所									
供祀嬪器幣財貨之需外此珍奇玩好及唐宋以來									
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倭倖之珍異一切無有焉									
其諸番國及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禮部奏啟進									
納而主客司則辦其五年三年比年之貢及其貢物									
貢途貢使暨約迺徑多寡之數差其迎送宴勞賞資									
廬室幕帳食料之等蓋庶幾乎西旅越裳之獻而中									
國之制夷狄者亦有體歟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五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馬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原土准白環賦墾惟上上錯賦田惟中中錯賦土

賦中中錯賦土赤松賦田惟上上錯賦中中錯

州賦上上錯賦田惟上上錯賦中中錯賦中中錯

上上錯賦田惟上上錯賦中中錯賦中中錯賦中中錯

十時墾賦田惟上上錯賦中中錯賦中中錯賦中中錯

比准黃家賦田惟上上錯賦中中錯賦中中錯賦中中錯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五

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

七十二國周公相成王制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

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周禮小司寇及

大比民之衆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府

司會冢宰二之以制邦用司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

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也其國中與其都鄙

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也下也其死生者登而載

而登之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

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上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

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三之以贊王治泰孝公十二

年初為賦而制元賦之法漢自高祖訖于孝平民戶

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

千餘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漢極盛矣

此西漢戶口田東漢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

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墾田六百九十

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田賦實率本初元

二田賦極盛之數又按三國鼎峙之時今其戶數不

能滿百五十萬者人為之與漢漢南陽諸葛亮兩

部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晉平吳之後九州攸同大

抵編戶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一百一十

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五

宋文帝元嘉初戶口八百有奇魏孝文帝遷洛之後戶五

百餘萬則此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

百九十萬七十有奇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

四十頃此隋極盛之數唐制凡丁附于籍帳者春附則課役

並徵復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

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天寶

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應受田一千

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頃十三畝此唐戶口

之數馬氏曰隋唐土地不殊南漢而戶口極盛之時

所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所

重則賦籍家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又曰均此字所



百二十一 口 (古今戶口總數)

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員李林甫元之和之耗則又歸于程昇皇甫鉞之聚斂焉

霍韜曰天下農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糧役輕重不得適均自淮而北稅糧雖輕雜役則重夫雜役之重非其有益于國也如其有益于國不得已而重備之可也今則縣有司人自為政高下任情輕重在手大為民害如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伍萬八千有奇歲出洪夫一千五百有奇便有淺夫閭夫泉夫馬夫大等役洪夫編額纂

卷三十五

五

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費銀一萬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究言也已徐州之民僅二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故徐州民年年拘役無一丁免者雖窮坊僻里僅有一人自隨亦歲辦役銀一兩是民病已極矣

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口後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宜司國計者知所以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于勢豪之門而自幻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誘于僧道之途而化緣財物遍遊四方冒名為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罕家于舟則四水土洋莫知踪跡冒隱買賣陶然無憂行糧隱漏總諸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謄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于州州數總報之于府府類總報之于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本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謄上中下三等入戶遇有差役以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仍令復業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歲為里推丁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各以丁數多寡為次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錄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

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二十四年奏准營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磨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攷造一處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算如人口有增卽爲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所據排年里長仍照黃冊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于一百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充圖內有事故戶絕者于畸零內補贖。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籍

七

如一如都有六百戶將五百五十戶編爲五里剩下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帶管當差不許將別都人口補贖其畸零人戶許將年老殘疾并幼小十歲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戶編排若十歲以上者編入正管且如編在先次十歲者今已該二十歲其十歲以上者各將年分遠近編排候長一體充當甲首其有全種官田人戶亦編入圖內輪當凡冊式內定到田地山塘房屋車船各項款目所在有司有者依式開寫無者不許虛開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除開寫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戶其州縣將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籍

八

一本于內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于各府州造到總冊後填寫年月書名畫字用印委官一員率各府州縣官之親屬俱限年終進呈凡審觀寺院已給度牒僧道如有田種者編入黃冊與里甲納糧當差于戶下開爲一戶某寺院菴觀某僧道當幾年里長甲首無田糧者編入帶管哨零下作數凡黃冊字樣細書大小行款高低照座去樣式面上鄉都保分等項照式刊刻印不許用紙浮貼其各州縣每里造冊一本進呈冊用黃紙面布政司府州縣冊用青紙面

又今各處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并各土官衙門

入編類集

九

所造黃冊俱送戶部轉送後湖收架委監察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埋沒差錯等項造冊徑奏取旨

附司職掌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爲授時任民事臣考圖者今之黃圖故謂之版亦謂之方儀禮注云百名書于方以方版闊大可以曲折畫圖周禮地詒正以圖即謂是也與籍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圖以證地詒所謂地詒地之無民昭對者乃奸人飛詭之源也我 祖宗朝屢頒下田不出圖戶不

出鄉之禁以防飛詭然州縣村落有大小人戶聚散無定居故疎紅流水魚鱗等冊雖詳而該圖之中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里巷之總凡經界大政因以反略即終不能合于籍冊所以不久隨廢蓋不知古人立圖與籍實是兩事林勳本政書作圖之法以田爲母以管業人戶爲子蓋不照籍冊所登地方以爲憑據人戶雖有逃亡土地只在木處是正地詒切要法也故今欲清閭惟在以各縣地方通融紐算分爲幾圖其散漫山坡人少地荒去處又以近分屬各圖東西相准南北相照立爲封界記定四至約其頃畝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十

總數實寫管業辦糧係某處人戶于上因以立保甲比追胥別爲一圖不必強同籍冊等因該本部看得圖者地圖也所以圖其地畝坐落之形委與黃冊不同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地土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差役詭寄田產遺監生往丈之畫圖編號悉書名爲魚鱗圖冊以備查考

清圖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爲授時任民事臣考籍者今謂之黃冊古謂之冊冊者策也以行簡編此以殺青書謂之冊儀禮注云不及百名于冊爲其餘小止可計數周禮民訟正以地比即爲

是也與版圖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地比以正民訟是民與地之有相對者不能作飛說之弊者也我祖宗當時方欲寬鄉徒田窄鄉徒民又因為與前圖蓋不合所以均平里甲之政反為之妨蓋不知均里甲正在通融各鄉村落不當為地圖限定者也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未為授時任民事內稱地圖既清里甲差役毫釐不均無所逃矣乃每十歲繕造之時通將該州該縣有若干圖分限田限丁而均派之十年之後消長不一則下之凡一里甲有比眾田不及一項以上人不及十丁以上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七

則以有餘者附益有比眾田增至一項以上人增至十丁以上則聽不足者收補今止為造定格冊內前遂妄指為版圖不可更易只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以括之反因是每十年為奸猾飛說一次嘉靖元年臣治成安時止改造黃冊未定臣即不拘舊定屯社之圖不拘軍五不分戶之例一以均里長之丁產甲首之多寡為事即一時之地土廣畝小畝人人願均而有司舊日之偽增戶口人人願改去其說捏名字一十一屯社事定而人心大悅乃于黃冊之外別作一圖名曰人戶歸圖冊與黃冊判而為二其今之黃

冊則名曰地土歸戶冊以相系對甫成臣又妄意以為圖籍既正里甲既均遂旋可以查舉世業田以奉聯族屬者別處口分田以廣惠困窮矣臣思今之族大者就其家抽出世業田隱然有宗子收放之意無難舉者若口分田則當別為一制不必依徵唐法只將自後沒官田土分給州縣無田窮困之民每十年

一計口分之田或有流移死絕復入于官

備遺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上奏為授時任民事臣考近來有上匠不許開戶之例蓋為軍匠逃亡事故而設邇來軍戶有原不同戶而求告合戶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七

者又有串令近軍同姓之人投告而合戶者匠籍亦然于是軍匠有人及數千丁地及數千頃輒假例不分戶為辭于是里長甲首人丁事座不及軍匠人戶百分之一其法止當不分軍民匠處等籍俱出限丁將州縣人戶事產通融總弄一體分戶蓋欲同籍則承軍伍之役分戶則應里甲之差今如湖廣之掣籍山東之分開審差是矣

臣聞戶

各處臨河邊江濱海田地東離西漲彼長此消名曰新增實非舊額昔尚書王恕曾巡撫蘇常等將此等



錢糧不入黃冊另作白冊以補小民包賠之數意蓋如此新增田地

如今江西湖廣等處州縣以村分里甲也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分里甲也祖宗朝以北方民少地多乃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社民占地頃畝甚廣屯民後至頃畝甚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北方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大壤成則而禹貢不同故也然歷朝因革不常乃有土地雖同而科則甚異者矣然于抄沒之產當時追收舊冊即因民間所收客租之糧謂之官糧八糧類纂 卷三十五

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辨驗以致糧重入戶逃亡有累里甲貽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不均者也夫親民事者貴得其情舉古法者在師其意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節該奏行田糧事例官爲一則民爲一則申府而該府七州縣行之屢年民甚稱便今蘇松常鎮杭嘉等府州縣莫不欲如湖州府者臣治廣平府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糧頃畝一其科差行之縣民亦稱便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如廣平府者然南北分郡皆有官豪之家阻之

故也夫北方官豪之家欲獨享廣畝之利不肯爲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獨出輕則之糧不肯爲里甲均苦朱熹并田類說

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覈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付其冊于戶部制非不密矣然飛虛虛懸致丁匿糧耗富者享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糧之稅甚則流移倒絕攤及他里將并其所存而逼之使逃矣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并取李渤攤逃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不欲賦役有額而漫無補則丁在而偽通戶存而偽絕不可不八糧類纂 卷三十五

慮也故不若實參以稽查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丁多者准糧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則覈業主以入甲又嚴處寄洒之奸豪由招流移之窮餒庶其有實數乎丁糧說  
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餉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輸甲則通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

丁糧充一歲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縣多易困。條鞭今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則千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吏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七八倍者，甚至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若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華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支收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謀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以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充，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卒而此償，適教之便益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

耗責之勢，不敢自益。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汨爛之憂，又甚便。諸通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取，溢諸利弊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獨出名自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之民相安而享其利也。一條輸法

北方則門丁事產四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銀差內如各官柴薪馬丁儒學齋膳夫先年俱坐買審編，以致貪婪有司，故將股實人戶自行坐占，因而加倍徵收。漁獵無厭，如兩京會同館并山東保定等處馬價，則以地方隔越有司不肯一體追徵，以致經年通買，不得以時起解濟用，此銀差之弊也。力差內如府州縣斗庫及各驛廩給庫子，則照費不實，門卑防夫禁子弓兵等役皆編徭戶，姓名募人代當，則抑勒需索水馬機兵等役，則又編頭戶貼戶以數十戶朋爲一役。募役則給由帖取討工食窮鄉下地之民不能抗城市積年之勢力戶被擾難大，不寧其苦，甚此力差之弊也。洪武二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爲

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其鄉賦稅十五年革罷糧長徵收今里長催辦十八年復設糧長是糧長之設或編殷實或輪里甲皆我祖宗舊制合無將各里排年管催本里人戶稅糧聽其自行輪納米入官倉以管糧官典收銀入官庫以掌印典收查照舊規應用領解糧役幾名就于經催中審其丁糧近上家道殷實者命定名數責令管解糧米有搬運腳耗之費折銀有秤收火耗之費俱于派則內酌量加徵當官給發以資其用免其獨力賠補是十年之中不過輪役一年縱有一年之勞得享九年之逸況以本管里長催徵本里人戶事勢尤爲順便庶幾里制里甲催辦之意而審編之弊可杜矣周禮鄉師遂師州長黨正族師里宰鄙師族師閭胥比長主徵六鄉賦貢之稅秦漢之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獄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唐五百家爲鄉設鄉正一人百家爲里設里長一人掌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爲在邑居者爲坊正掌坊門管驚宵察奸非在田野者爲材正責與坊同宋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租賦以耆長壯丁逐捕盜賊其後乃有二等衙前及承符人力手力散

從祇候之役惟鄉戶衙前之役爲最重或主典倉庫或贊運倉物往往至于破產故皇祐中禁役鄉戶爲衙前今募人爲之至熙寧又有保甲之法至保慶又有義役之法元坊設坊正里設里正都設主首專以催輸稅糧追會公事國朝洪武十四年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一圖選其糧多者十戶爲里長餘百戶爲甲首十年輪役催辦錢糧追攝公事亦猶秦漢之里魁亭長唐宋元之坊正里正也選坊里中年高有德者爲老人給以教民榜文主風俗詞訟猶所謂三老也設糧長以追收二稅猶所謂嗇夫也故總甲小甲覺察非常猶所謂游徼也是十年之正役也今諸上供公費出于田賦之外者皆目之曰里甲蓋言闔縣里甲所當任也而又有十年之雜役焉曰力差曰銀差皆里甲丁田之目出也而又有民兵焉有夫馬焉夫馬以代本色之郵傳而他餉繁水陸之驛又有協濟之派焉一以里長丁糧均攤取給夫邦國之用固不可已也而歲增一歲如丁田之有限何江西役事五

按所謂書于版者即前代之黃籍今世之黃冊也茂朝每十年一大造黃冊凡例有四曰舊管曰新收曰

開除日實在今日之舊管即前造之實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戶一戶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長轄民戶十聯年應役十年而周周則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以爲科差誠有如徐幹所謂庶事所從出而取止者也然民僞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橫造之初立法詳盡委任得人則不能禁其脫漏詭寄飛走邪移之弊矣唐制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用人之力歲二十日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即今庫解戶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即今里長人以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即今弓手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即今早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抬等人即今稱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此宋初役法也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土欠闕謂之免剩錢此等照免役法也其諸鄉于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顧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

顧役二者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皆可行也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差差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者觀之顧便于差義便于顧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于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而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同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爲閭胥曰鄣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鄣帥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同時鄉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

俗每亭有亭長耆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耆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耆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疋則三老耆力田必三疋或五疋其尊之也至矣故吳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導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于爲亭長耆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今里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間里親藏部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鄉時鄉職或設或廢未無關于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當尤也至唐睿宗時觀監蔡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

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兩至縣倉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固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管筆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子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于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謂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于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爲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好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耆夫亭長者亦難以望于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繁差役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額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實重被家其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

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顧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顧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顧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之不休歇之時，而顧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顧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役，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顧役錢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顧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備凶旱賑救，可見當時差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顧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為害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  
自三代至宋末役法總論

往時天下賦役率用國朝初法，畫一里甲十年而一事民得番休，又順民數之盈縮，以賦于民，民咸便。

之行之既久，而弊滋焉。民患苦之，于是有司或為總賦之法，或為條編之法。總賦者，通歲計其所入而總賦之，戶頒之以所賦之數，而人人知所宜入，當數而止。約法盡一吏牘大損，人稱便矣。其言不便者，諸供億悉在官，官率取之市人，或給之直不當，又百姓已罷歸官，有私役之者，此見于兩浙一策對者然也。條編者，計口受備，緣畝定直，悉籍其一歲之費而輸之于官，官為召募，民不擾焉。人亦稱便矣。其言不便者，謂初議法，隸省之郡，輕重苦樂，既以不均，而或又取成額而日裁之，故費益繁，而用愈不給，則有那移有預徵，那移而官困矣，預徵而民困矣。且差徭之入日削，而募役耗腹于公庭，有司坐困，莫敢誰何矣。  
今時賦法總論

屯

屯田之興也官不越科屯

屯田之廢也官嚴科禁

鹽

卒有利而無害况鹽商納

屯卒回不敢開墾况鹽

利

粟子邊每引止二斗五升

商納銀千部每引至四

弊

商之利厚矣是以屯卒始焉

錢八分商之利薄矣是以

相

焉賴商人以便牛種之需

以屯卒始焉耕種無其

須

既焉賴商人以獲實粟之

力既焉收獲無所售商

國

利農商相利此屯田所以

商交困此屯田所以日

八

日廣也使屯糧積于西北

實也然銀在部而官解

弘

則東南之漕運不可以少

于邊孰若商人自輸之

中

緩乎

尤便乎

鹽

弘治五年今兩淮等鹽運司

供于運司招商開

時

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

國初以來天下

銀

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

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

分

干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

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

其

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

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

銀

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

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

洪

銀價多而得易便之利淇然

之內閣徐溥同年最厚

分

洪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

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

其

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

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

其

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

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

人買運價遂騰湧按嘉靖中詹事霍翰疏謂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每鹽一

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

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固堡伍至天

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

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

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

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

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輟業而歸邊地遂日

荒蕪今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其

務復鹽法乎按祖宗朝足邊屯田爲急中也欠

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于空運糴買二者而已然

空運苦于陸路艱難糴買苦于邊方粟貴皆下策也

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

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託撫臣撫臣畏勢而莫

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次名

爲買窩賣窩每專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

六錢之息至于真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丐

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糴曾不得而自負夫一引

白得銀六錢積而千引萬引則可得六千金至于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為人奴役其支鹽也有何候之煩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僞鹽之實所苦人情何樂于此蓋緣比年巡撫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處則日夜圖維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喪敗踴躍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啗人至于負累商人虧損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犒樂工而亦莫之恤焉伏望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人着沿邊之人無問車馬石粟皆得詣吏土納昨虜人壓境來問挑戰邊人紿之曰朝廷差天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汝本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即請到諸軍汝將何以供給夫邊臣耗國計而使猾虜輕侮至于此豈不可恨故今日之計必先厚自積貯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其心考趙充國屯田自燉煌至遼東環合萬有餘里則今西北正在其中卒至西羌遂無邊患此屯政之

利也今饒沃井于富強荒瘠困于牛種耕斂奪于私差輸輓脇于包攬屯地太廣屯糧太重剝爭無禁鹽畔不定此屯政之害也又該副使胡松議抑權豪杜塞實窩買窩之弊似稍可觀然未開果濟邊用何也自積粟無用商賈廢業耕地荒蕪千里沃壤遂成蕪莽未易通商要之屯田鹽法政實相成鹽法通故佃田益力屯田聚故商賈可依望即令屯田官痛革窩好廣募正商稍益常課詣吏上納者即備客兵行糧勿歸戶部添置農官而兩法兼舉但增收鹽課于前須盡減餘鹽于後自先年御史秦鉞巡鹽兩淮謬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屯

營盤希圖恩賞商人大失其資今雖裁減尙或未盡乞議盡減以便客商鹽法利弊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六

圖書編

六曹

戶曹

昔日戰國分裂燕趙特彈丸黑子耳北抗強胡南支齊秦諸國未聞有兵食不足之患秦人初謂山東諸國未足以擯自孝公以亟耕力戰遂強其國莫有與抗者今以天下之大舉太倉之積以輸邊而循皇皇然有不足之慮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此其故何哉古之地利盡而今之地利不足也古之兵皆自食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力而今之兵悉仰給於官也按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即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故必修車戰繫林木列伏兵以爲之屏衛捍禦然後田者有所恃而不恐若周人之以田饟命官秦人之以力耕受爵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賜帛之詔唐有給耒耜假種糧之令皆所以鼓舞斯民使趨事赴工也又按洪武中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邊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待惜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須衛兵對

批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數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俾事耕稼歲課餘糧千石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給歲亦屢登業文莊所行即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糧粟不可勝用而尚何患邊餉之不充哉又按今日胡端敏奏議一款欲廣屯種以足邊餉夫屯種就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

人科利

卷三十六

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欲開墾今若查照北直隸地方欽奉太宗皇帝聖訓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墾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丘文莊亦請於凡墾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人土卒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爲賞資則徇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資價米糴家債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軍皆贍而內地之田亦省



二十九 雲南都司并所屬衛所屯田  
二十九 貴州都司并所屬衛所屯田  
二十九 國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自是立法漸密偏令天下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云今各省屯政未大舉亦未盡廢固于鹽法無與而邊屯之大廢也謂其無關于鹽法可乎  
國初各都司  
高皇帝開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切  
八綱類纂  
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備機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于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冷屯士并樹桑棊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於桑棊柿栗矣地利如此其宜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廢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論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勵總兵何福等勸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以征爲役擾之令兵

糧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鄯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遣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今戶部漕輸實難多至二三十萬石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聖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賈所論者失有墾墾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桑材所疏者失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侵用以官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校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失則有擾之以弗靖待之以太急今日曩地明日發通敵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失  
國初屯田考  
漢文帝從龍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後世屯耕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

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  
留便宜十二事按守邊之議固當知屯田之利亦  
不可不知擾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  
易爲力若夫邊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  
乘塞列陸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  
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樵望  
聯木以爲排柵時出游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  
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  
力於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漢末天下亂離  
人勸類集

卷三六

七

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棗祗請建  
置田官以祗爲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千  
是所在積穀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于渭濱  
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晉年祐鎮襄陽  
墾田八百餘頃祐之始至屯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  
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蹟激用  
洧涓諸水以浸原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  
同利衆庶賴之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在今湖廣

荆襄河南之唐鄧益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

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兼水陸而有之者  
也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爲多請于兩藩  
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選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  
可水耕者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者分疆定  
界募北人耕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  
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  
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  
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  
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又按今木田惟楊州最賤陸  
人勸類集

卷三六

八

田惟顧壽爲輕夫魏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以三隅  
已定事在淮南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  
以此乘吳無往不克蓋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  
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果賴其用矧今盡四海以  
爲疆而此地介兩京間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  
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州之地也考之唐史  
上元中于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于壽州置均陵  
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遺迹可考也按我朝之制  
就于衛所所在開墾之地分軍以立屯堡其且畔且  
守蓋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倣急朝

多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其法視古爲  
更近又于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有衛所  
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  
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臣以爲民田則例最輕  
者頃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多其所棄不  
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  
腴瘠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爲徵收則例  
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  
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  
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爲十五屯  
人編類纂 卷六 十

每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  
支錢 淳化中以何承矩爲屯田使黃懋允判官千  
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  
其役于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  
溉次年方熟至是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始息完蒲  
蜃始之饒民賴其利此地今在 孝宗時張聞言荆  
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  
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  
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  
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老稚無養

一方驟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罷之臣以爲與  
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  
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  
實爲兩便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北  
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  
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  
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  
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  
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  
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集此

策未曾行未世海運不至于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  
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 至正時  
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  
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此照 太宗  
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  
不拘土客官民軍合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  
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  
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  
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  
矣 屯田考

北直隸長蘆運司歲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  
八百七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 南直隸兩  
淮運司歲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又  
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 山東運司歲額辦大引  
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折色銀九百兩折  
布四萬六千六十疋 河東運司歲額辦大引鹽四  
十二萬引 兩浙運司歲額辦四十四萬四千餘引  
鹽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 福建鹽運司歲  
額辦鹽價銀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四川提舉司歲  
開中鹽十萬六千八百引鹽并衛龍州司雅州所折  
入箱類集 卷三十三  
米二千四百引每一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 廣東  
提舉司歲額辦鹽價銀二萬五千二百兩 海北鹽價  
銀三千二百兩 雲州歲開中五萬九千四引 西  
和漳縣歲折鹽價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雲南各提  
舉司歲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萬兩 五井安夏二  
司歲辦無定數 黑井歲辦六十一萬餘引 白鹽  
井歲辦三十三萬餘引 按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  
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  
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南場無  
官以出有事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或清理鹽法

都御史一員統治長蘆淮浙茲已革之國朝各運  
鹽課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撥  
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鹽丁除正  
額民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  
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  
意而後人失之也准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  
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  
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  
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  
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麥麥  
安所取足乎國初鹽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  
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鹽丁  
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  
易粟二升乃禁絕鹽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  
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  
難鹽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  
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  
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  
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

不能必行此令以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下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家民挾富貴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蕪農訟專販私鹽挾負弩功官不敢問此隙不彌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人糾其

後准納折支每鹽一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計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每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計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引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全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千五百升而已今則每引七錢五分矣權要賣窩復取利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准鹽一引益用銀二兩有奇也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

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稅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辯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還廉而有材者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卽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還廉而有材者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卽與支鹽勿得久淹

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卽令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戶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帶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拯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逃亡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實鉅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雖



殺刑治之不可禁遏况有贖刑之令益開寬路示之  
趨矣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送  
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  
高檣大船千萬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集殺人劫人  
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  
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  
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足前年流劫幾致大變  
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受賄利而為護送出  
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何鹽徒乞鹽充食  
矣鹽徒千百日挾帝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

人籍類集

卷三

七

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  
束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陂堰  
鑿為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  
淤土厚其隄防則愈凌而愈淤愈築而愈潰亦勢也  
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積無益鹽利祇足驅  
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准鹽之利須盡淮安漕運及  
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  
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  
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  
而坐策治安而都御史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

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  
效此兩淮利弊也

鹽法類集

長蘆鹽課佐國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給

郊廟百神之祭祀 帝后內府之膳羞百官有司此

饋千公者歲遍焉以及千 輦轂之下萬億之兵民

下乃貨之千商均之千畿內八郡西暨河南之彰德

衛輝北通居庸東盡遼陽數千里其出給之廣與諸

運司畧同而上供之必精諸運司無有也

始兩運司暨准司當兩部往來之衝而長蘆九京師

之使西域者鐵道東南各公被分地之餉奏給長蘆

諸鹽動數千引輸鹽相御遇奪商販以爭利于南南

八籍類集

卷三

七

北交矣其病比年雖屬禁復始而恢勢

古無電戶自魏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

煮鹽青州置電五百四十六歷唐乾元初置鹽院游

民業鹽者為亭戶免其雜徭電專有戶始此宋雍熙

二年置濱州場咸煮鹽二萬一千餘石元豐三年京

東南京齊濮曹澤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置買

鹽場畫窰所煮鹽官自賣之迄元皆有定額 國朝

山東運司所課一十九場戶凡一萬三千五百七十

有一丁凡四萬五千二百二十有六邇來戶凡三千

九百零八減舊額四之三丁凡三萬八千七百三十

有八減舊額四之一雖十年清查擇有力者兄總解  
即如有司里長益常制云噫知恤鮮哉

山東龍戶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與淮浙齊  
閩殊而反穡事蓋浙淮齊閩鬻海法也其利在地不  
在天其祛弊之法在有餘不在不足乃解池則異是  
矣穡事憂旱而池利早且利南風恒雨則結者融恒  
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邑既難遠集稍不及春  
夏欲結之候而爲之則患其解矣此解鹽與他所鹽  
不同也祖宗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于三省全  
晉之師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苦自隆慶辛未兩决  
地防池水四溢鹽不結果富事者始爲澆灑之術然  
而硝與鹽膏不能一一而析之也故邑愈變味愈惡  
解鹽于是乎不可食而民于是不樂售矣於是商人  
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又從而代之斂  
故以取其值焉

山西解鹽利弊

河東之鹽多苦不可食轉之于秦官派而定其僉民  
出其值而鹽歸于無用嘗按花馬池一帶皆有產鹽  
之地此鹽出之千土即爲鹽根自成爲鹽莫如改河  
東之鹽于花馬池一路即移河東西分司居之將河  
東陝西鹽引二十二萬有餘約銀萬餘兩免其

派派即令商人照可東價銀三錢二分羅買糧草施  
之平延諸郡以供三邊之費扣其銀兩數目即以大  
倉發陝西年例銀徭發山西以補陝西原派鹽課之  
數如此不更便乎

陝西河東鹽課

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  
其液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  
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  
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  
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  
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

八翁類纂

卷三十三

三

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  
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掌其政今謂供鹽  
爾待其戒令請養鹽爾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味更不  
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自後  
世以鹽致富強而權利之禁始興

國政考

淮浙正鹽定價太重亦合斟酌淨鹽每引減去一錢  
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險阻比之  
各邊尤甚若與各邊定價相同商亦難從合將甘肅  
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用開中  
浙鹽不必搭配別處浙鹽開中別處邊鎮亦不許搭

記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價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之蓋二處行鹽地方既狹而私鹽又復盛行縱減其價亦恐無報中春故仍舊時搭配非得已也除甘肅不搭山東長蘆搭其餘各邊開中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無使一人奔走三路也鹽議古今言屯政之善無如充國但充國屯營之地乃取之於羗夷而今則取之內地是主客之情異也充國屯營之勢乃我侵敵而爲屯以困之今則敵侵我而爲屯守之矣是攻守之機異也充國屯營之兵不過

八萬

人其期不過踰歲今則九邊蟻聚歲歲爲戍矣是

三

萬入其期不過踰歲今則九邊蟻聚歲歲爲戍矣是衆寡久近之辯繁謂今之理屯者無如充國可平常考輿地圖內開宣府一鎮額設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餘名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餘石即使盡數完徵僅支半月而餘所開者將盡責之屯乎而主客行糧出於常調之外者又將何以應之手說者謂屯田固不足盡供邊儲此外豈無可以開墾以裨軍食者但監司必委之有司有司必假之胥里縱有開報不過捏文增科造冊銷繳而已以後按冊追徵吾知其始而

貽繼而累又繼而赴將併其原額而失此屯田之所以益廢也古今言鹽策之善者無如劉晏但晏始至鹽利歲幾四十萬增至六百萬得隨時多寡取之今則歲額各有定數恐增之而勢難繼也晏令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今則行鹽各有地方恐縱之而弊難稽也晏制萬物低昂所理者不獨鹽之一事今轉運司鹽課之外不敢再及他課恐侵之而職掌亂也不察課之有數行之有力職之有定而盡指今之理鹽者不如晏可乎嘗考會典借備事例內開獨石馬營龍門所雲州四邊倉開中淮浙長蘆河東官鹽九

十五萬

二千三百二十餘引

十二年大同等處開中

長蘆官鹽十萬引河東官鹽二十萬引兩鎮官軍不啻二十餘萬即使前引盡數報中僅支兩月而餘所闕者盡責之鹽乎而兩鎮之外原未報有開中者又將何以給之乎說者謂鹽法固不足盡供邊計此外豈無餘鹽可以查核以益軍食者但地廣而勢不能徧條繁而力不能及縱有清理不過分析地方完銷勒合而已因而據題爲例吾知其始而信繼而疑又繼而相顧指擿而盡斥以爲非矣此鹽策之所以益廢也他鹽議

漢文帝所以能賜民田租者徒以募民入粟實邊太實郡縣而京自有餘耳然而縣民以爵散官之漸就若開中之法耐商以鹽使民得食味商得取贏兩利而無害乎唐府兵之所以稱近古者徒以兵皆土著而不廩於官也然而籍農爲兵或至業務交廢孰若屯田之法兵以餘力治農服勤警惰自食其力兩利而無害乎買窩者奸商也而賣窩者誰耶不誅法將而誅怯兵兵益不精不誅賄吏而誅賄民賄益不止屯田鹽法總論

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

人編類集

卷三

三

穀之神專爲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熟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相率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菓香燭隨用祭畢就行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共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靠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不許入會讀誓詞畢長以次序坐盡禮而退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

風俗

凡各鄉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專祈禱民庶安康寧畜蕃盛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物牲酒隨鄉俗置辦其輪流會首及祭畢會飲讀誓等儀與祭里社同鄉屬

洪武十五年詔凡我良民各守禮法若衆以暴寡強以凌弱巧以取愚詐以騙良按治得實斷沒其家遷徙遠方十九年頒行 大誥續編申明五常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鄉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衆皆有德不拘年之壯幼不序長幼之分此古人之大禮

人編類集

卷三

三

此語也朕本非能不過申明先王之舊章而民從之家和戶平古哉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親罔知君臣之義夫婦無別卑凌尊朋友失信鄉里高年并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端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狀者其在律條慎之哉○互知丁業○先王之教其業有四曰士農工商昔民從教專守四業人民大安異四業而外乎其事未有不墮刑憲者也朕本無才申先王之教與民約告誥出凡民鄉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具在里甲縣州府務必周知市村絕不

言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然必有效若或不遵朕教或頑民丁多及單丁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構患民之禍許鄰里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明孝○冬溫夏青昏定晨省○飲食潔淨節之○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運籌家業未成則當竭力以爲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居處端莊○蒞官以敬○戰陳勇敢○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閒中不致人罵詈○朝出則

八編類集

卷六

告往某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未成嗚呼孝子之節非止一端豈有但供飲膳而已爾法

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窶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弊鄉鄰親戚不能周恤甚有強凌弱眾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卽位以來恒申明教化於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

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戶部其申諭以此意使民知之三十一年頒示

教民榜文 一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勞詳載大誥今在申明民間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當隨家貧富奉養無闕已亡者依時祭祀展具孝敬爲父母者教訓子孫爲子弟者孝敬伯叔爲妻者勸夫爲善如此和睦宗族不犯刑憲父母妻子朝夕相守豈不安享太平 一鄉里人民住居相近田土相鄰父祖以來非親卽識其年老者有是父祖輩行有是伯叔輩行有是兄弟輩行者雖不是親也是同鄉朝夕相

八編類集

卷六

見與親一般年幼子弟皆須敬讓敢有輕薄侮慢不循教誨者許里甲老人量情責罰若年長者不以禮導後生以恃年老生事羅織者亦治以罪務要鄰里和睦長幼相愛如此則日久自與爭訟豈不優游田里安享太平 一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喪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復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關給且如某家子弟婚姻其家貧窮一時難辦一里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人戶一百便是百貫每戶五百便是五千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某家婚姻示依此法輪流關給又如某家或父或母死喪在地各

家或出鈔若干或出米若干資助本家或棺槨或僧道修設善緣等事皆可了濟日後其家倘有其事亦如前法互相調給雖是貧家些小錢本亦可措辦如此則衆輕易舉行之日久鄰里自然親愛一民間一里之中若有強切盜賊逃軍逃徒及生事惡人一人不能緝捕里甲老人卽須會集多人擒拏赴官違者以罪罪之一本鄉本里但有無藉潑皮平日刀頑爲非作歹不受教訓動輒把持挾制此非良善之民衆老人嚴加懲治若仍前不改拿送有司解赴京來若有司徇情脫放者許老人奉聞國朝諸司

執拿凡民間須要講讀大明律令勅諭老人手榜及見丁着業牌面沿門輪遞務要通曉法意仍仰有司時加提督教民榜文民間于第七歲者十一二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大誥誠以先入之言爲主使之避凶趨吉日後皆成賢人君子爲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不犯刑憲永保身家○每鄉每里各置木鐸一箇於本里內選年老及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牽引持鐸循行本里如本里內無此等之人於別里內選取俱令直言叫喚使衆聞知勸其爲善毋犯刑憲其詞曰

順父母尊教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  
男作非爲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鐸之人秋成之時  
本鄉本里隨其多寡資助糧食如鄉村人民住居四  
散寬遠每一甲內置木鐸一箇易爲傳曉鄭注

熙寧保甲法聯比其民以相保伍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有隊法三人爲一小隊三小隊爲一中隊五中隊爲一大隊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皆千結隊時商定教習保內如過有賊盜書時告執大保長以下同保人戶

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別保卽遞相擊鼓報應襲  
遂舊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巡宿保甲法  
合無免其查盤止於府縣給印文簿付約正副每歲  
稽查然各村管理收放卽於本鄉每年輸一公直股  
實者以司出納量與免其火夫丁差以示酬勸如此  
則奸民不得以負騙官司不得以那移卽遇水旱凶  
災復有官穀以濟之自是貧者不患於阻饑富者可  
免於勒借而盜賊亦因以潛消矣大凡當秋熟之時  
或每畝量出穀半升或通鄉各戶富者以石計貧者  
以升斗計俱報數約正副登簿保長收人社倉每春

不關食者量準借與就於保長處會同約正副批立  
合同登記簿籍候秋收之日加息二分納還但借穀  
者亦不得多至十石以外恐一人奸頑無恥催收稍  
難則將井一鄉之義舉而壞之也社倉規條

人約對案

卷六

五

終

八經類纂卷之三十七

幽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上

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則知彼守之設獨在擇賢又任令自專其事因時順俗爲理而下詔書條其事令奉行獨文具愈趨弊無益也乃杜詩於南陽脩召信臣故所造鉅陂廣灌漑歲增多其二萬頃王景爲廬江脩孫叔敖所起芍陂境內豐給則循吏傳志之矣其後仲長統言今遠州縣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其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即死無離去之心宜令諸土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過制願徒民力農者往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便崔寔著論言聖人分耦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懸所以齊勞迨而均貧富也秦隴法制而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龍比諸侯桑婦清以攻丹穴殖業擅其利禮以上賓於是巧僭之氓遂肆其意家累鉅億地作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擬下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戶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十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

一百九十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事之猶不贍于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或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滿壑其所以傷心腐職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之閒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家幽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處故人之爲言輿也謂輿輿無所知猶群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徒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其後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是時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殷農之制宜增採屬令史益勸課而百姓以安迨後五胡雲擾中原地益棄蕪不治人土轉徙江左因山谿水泉之利火耕水耨爲力差易爭趨之而江南之賦因遂爲天下饒魏太和中天子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勞來安集下詔言去年牛疫咸今東作與人何所須而耕朕甚憂之其令民有牛者視常歲逾自力無力者倍備之以耕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于是李安世上疏言竊見州郡之人往因年儉移棄其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始返舊墟虛井荒涼桑榆收植易生假冒強宗豪族



群其侵凌遠認魏晉之義近引魏舊之驗年載遠遠  
鄉考所惑群證莫據各附親知互有短長爭訟遷延  
連紀莫辨使良曉愛而不開桑柘而不採欲令家  
豐人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宜立古均人量人之官  
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使細民獲資生之  
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爲斷事久難  
明定屬今主以絕欺妄帝深納之於是詔均天下田  
民年十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杜佑曰不義婦人二  
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用三十畝所授之田  
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人年及課則受  
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惟桑田  
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夫給田二十畝課蔴餘種  
爲桑五十株桑五株榆三株不宜桑之土課蔴餘果  
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棗榆民田  
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更受種如法盈老  
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口分所當受田民無  
得賣買諸麻布之上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諸有  
舉戶老小殘疾無堪受田者年十五以上雖疾各授  
以半夫之田踰七十母還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  
婦田諸受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

婢牛者需明年乃聽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  
僱人種時待來居者從授之其地狹處募遷不樂遷  
者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  
分其家人樂遷者聽逐空荒田不限州郡其田足之  
鄉不聽遷新遷者丁三口給地一畝爲居室奴婢五  
口亦如之男女年十五以上因口分課種蔬菜五分  
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無子及  
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親諸理人  
之官各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  
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傳賣者坐如律杜佑曰賦田分起此  
人編類纂卷之三十一  
蓋定始均田北齊周隋沿之有永業露田職分田公  
廩田墾田之制唐制令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  
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一人一頃  
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耆老及癯篤廢疾  
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  
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永業田樹以榆棗桑及所  
宜木皆有數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  
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三易者  
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及貧  
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

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收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用鄉有餘以給比鄰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徒寬鄉者縣復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符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有禁沒外蕃人一年還者拾復三年二年還者拾復四年三年者拾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太宗方銳意于治課州縣吏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農田者以減戶論其凶荒有社會

入編類集

卷三十二

五

贖給不足爲從民豐登州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白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欲穀于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上善之詔歲稅三升異麥秬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欲以所種狹鄉薄督之歲收十損四者免其半損七者盡免商賈無用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玉石至五斗以爲差下戶及夷獠不在是歲不登以貸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往往置常平義倉矣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羅陳爲著令當其時視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達限者有禁官司應

授田而不授庭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上以致誠行之以能民物蕃息馬牛牧野號稱太平後方鎮益恣睢盜爲五代民極羸荼惟河南張全義頗有古循吏重農務穡之意方全義始至鎮荆林鄉望自骨蒲地民不滿百戶全義遣屯將持旌衛詣所屬縣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刑寬事簡餘五年歸者如市桑麻蔚然于是還壯者農隙教戰陳以禦盜而加意勞來每出行見田疇美者輒喜下馬與僚佐共觀召田主勞賜見貧善者亦然其田荒穢不治則召田作者集衆杖詆之訴乏人牛者召隣里譴責于是隣里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六

勸助戶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妓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苗則笑耳在洛四十年洛稱殷富焉周世宗嘗夜讀唐元稹所爲均田圖大善之喟然曰此致治之本也欲行王政其必自此始矣詔頒其圖令使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太平興國中詔兩京諸路許民相推練習土宜明樹藝法者一人補農師今相視田畝肥瘠及土地所宜課餘夫分書種時所墾田爲永業不取租民飲博怠不桑耕者農師謹察之白州書論罪復以煩擾罷端拱初親耕藉以勸農時畿甸民稅重兄弟壯舉山分而聚其稅于一家

即棄去縣按其所棄除其租已而匿他舍伺作如封丘縣實此數以間賜緡魚權知開封府錄事主簿嚴玘專苛刻求課最尋以煩擾罷詔諸州通判條所爲均賦稅輒流亡恤孤貧察姦倖若民間所便利限一月附疾置以聞又下州縣戒里胥鄉老察富民責貸息踰母者罪之至道中直史館陳靖言環京畿數十州幅員數千里地壘闢者十一二而稅入者十無五六逃亡游惰地利日削賦稅歲減故民食寡而國用不充臣嘗奉使四方見汚萊極目膏腴坐廢詢問其由皆以爲詔書屢下許民復業蠲租寬役而州縣吏奉行無當擾之甚也夫民之流徙始由貧困避逋責逃租賦而然方始遷徙里之人既檢會其室廬什器桑棗村木以輸官催員矣招令復業生計蕩然朝耕尺寸之田暮入追呼之籍里胥剽報黷踵而來雖豪蠹其常租實無補于捐浴以茲遺蕩絕意歸耕臣請擇大臣一人有深職達畧者領大農事于郎官中選才智通明能御民撫衆者爲之貳以經度之自京東西爲擇諸膏腴未耕之地廣募開墾蠲其租賦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衆寡量地肥磽而均配之以勞來勸課令其不倦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

果率畜羊犬鷄豚分費經界漸擬井田營造室居設立保伍諸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爲科條使之知方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履畝定賦然後上新附名籍於計府其初復業請佃者官給借糧種耕牛其田驗肥瘠爲三品上田入百畝中田入百五十畝下田入二百畝田成日並計百畝定賦其室廬蔬蕘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給視丁爲差宜可舉行上覽之大稱善召對獎諭令條畫上而宰臣呂端言請所立田制改舊法又大爲國費請下有司議監紙使陳恕等對如請請便乃詔以靖爲勸農使按行陳蔡許頰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而大理丞皇甫選光祿丞何亮沮廢其事上終以爲可行詔靖經度亮以三司言費官錢浩穰而罷參政仲淹陳事言昔五季刻藩割菽遇存饑欲乞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足其國臣在蘇州詢訪高年每云曩吳越未納上縣蘇州營田軍合四郡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堤以正水患于時民間錢五百緡米一石自皇明一統江南不稅取之浙右浙右不稅取之淮南於是慢農政而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倍荒歉倍比於曩時

歸責甚矣民困凶貧固其所也又京東西路旱濕積  
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  
復澶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  
物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諸可爲旱  
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  
罷其功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飢歲  
上無貴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  
論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寢熙寧中天  
子銳意于治創農田水利方田諸法意本以便民而  
時宰不務慎重守令行敦養惠牧之政委任責成顧  
遣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騷擾覆用爲民病建炎  
初廣州教授林勲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兵農  
之政大率因唐五代之故農貧失職兵驕不可使而  
飢竄四逸爲盜賊也亂本立矣宜倣古井田之制使  
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更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美田而雜紐錢  
穀爲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  
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  
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爲上蕃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爲

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週  
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十六百餘緡無事  
則減四分之一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  
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  
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  
行之十年則民之口養官之酒餼與凡茶鹽香礬之  
雜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具書奏以爲桂州節度掌  
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  
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  
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  
八緡類纂 卷三十一  
四萬八千田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  
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  
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稅錢萬五千餘緡苗  
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  
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多遺  
利用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也朱文公意甚愛其  
書東陽陳亮歎以爲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爲井田  
之學者莫能加也然覓莫之行時富人操勢乘急令  
少其畝賦之數以爲繁官因用課稅故田多稅少貧  
者急于墾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

貧富益以不均。景祐時諫官王素請均定賦陽修亦  
言秘書丞孫琳往在洛州肥鄉與大理丞郭結以千  
步方田願召二人者主之當可均三司使亦請于毫  
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詣諸蔡州諸  
首指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于  
民已憚民謫怨乃上言州郡逃亡多田未可盡均朝  
廷亦重勞人遂罷廢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  
拯呂居簡吳中復總之遣官分行而秘書丞高本  
在途中獨以爲可已復罷繞均數郡而已南渡兵燹  
令甲罕存即常賦又復無正紹興中左司員外李椿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七 七  
年上言經界不正爲害十詔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  
使措置之時頒制量田不實者至配流江山尉汪大  
猷自椿年曰法峻矣民未喻指將益爲奸欺願聽陳  
首追正不爲負椿年爲輕刑省費吐實者甚衆時鄭  
克行四川經界頗峻責州縣而所謂省苗田者至嘉  
蔬有征判嘉州楊承太息曰仁政而虐用之非法意  
也上不遵令下不負民其可乎乃召諸縣令謂之曰  
平易近民美成在允謹行之求無愧于心宅何畏焉  
事迄成爲諸郡最而椿年竟以沮廢失官淳熙中朱  
文公熹知漳州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

行之處圖籍具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詠訟不決公  
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心業盡移存不勝其  
痛而州縣坐失常賦日腹月削今不治將後靡底  
止臣不敢憚身先之勞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以  
爲必可行也詔報可而豪右占隱者果爲異論以指  
之前詔遂格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  
益遠獨唐李翱宋林勲微三代并田遺意考古驗今  
分弊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載有買  
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一人  
而可復時皆不售至椿年熹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七 七  
田均田有及古梯界之難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  
實自占去古事益遠而亦竟沮不行也豈不痛哉上  
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碁布肅然  
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五萬人皇祐  
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鮮民之孤獨廢病貧不能自存  
者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中具出納之數上三  
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爲率其尸寡田有餘者常如  
舊而廣惠倉法始于此援老孤恤於寡予之粟而不  
責其償最爲得古先天民無告之義然其時戶絕田

舉歸官不聽繼息爭官自鬻戶絕田放行也熙寧法  
行廣惠倉田常平倉果舉以爲青苗本云爲補助當  
青黃不接時得有振也乃其法始云願借聽不願勿  
強後乃抑配始云願償錢者聽不願勿強後貸收勒  
皆錢方春貸民輕舉其錢以貴糶比秋成則賤賣其  
穀以質錢亦爲困民而已矣淳熙中朱侍講守南  
康爲上言蘇軾有言熙寧中本路支發及別路轉粟  
若放課稅利通計累百鉅萬舉以振貧窮而于救荒  
無分毫益者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羅鄉有社倉一  
所先年飢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上

子倉石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後隨年歛散小歛  
則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  
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爲社倉  
止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即遇  
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詔下其法于諸路而社  
倉之法始于此本社倉取息不異於青苗而民獲其  
利者以青苗取錢責民以所無社倉取穀收之千方  
熟青苗在官吏得緣爲奸社倉在民主以鄉人士君  
子吏無與焉故也然社倉亦一時惻隱之善非經久  
之利也蠲息之後止于收耗即豐歲適足償其本一

遇水旱五穀不登即欲償其本而無歸舉與之乎即  
前功盡棄必收之乎則民食方勤勢不得不展需豐  
年連遇水旱其澤盡竭于斯時責償而後貸之民未  
蒙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害寬息之惠僅什二而  
取償之急乃什九也固不若義倉歛之平歲貸之凶  
歲償之豐歲之爲善矣嘗竊私計以爲鄉人士君子  
志鄉社之法必視歲上下其息足貸後廣積之爲倉  
比凶歲以補不足助不給而予其貧無告者庶其益  
平理宗時社倉久益弊官移用其本至無可給而欠  
負拘催不異正賦民困不能償者展轉增息廣德民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下

至有以督併自經死者上方表章公學有司以公法  
固然相視莫敢更判官黃震本受學公門人黃幹篤  
信公特以爲不可曰法出于堯舜三王然且窮必變  
變則通而後乃耳久也况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  
則爲弊固宜乃別買田六百畝代社倉息爲立約非  
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如異時矣故法不能以自行  
也孝宗時有言湖北民占官田廣獨輪常賦爲過優  
欲從實料稅聽民先自實者臺官言往朝廷經界獨  
行之兩淮而京西湖北如故者蓋以西路土曠人稀  
即招誘之使耕猶懼其不至也今湖北惟開墾地接

湖南墾田頗多。自餘岳鄂漢河之間。迫近敵境。汴萊  
彌望。土著往往而絕。其有存者。皆江南狹鄉。百姓扶  
老携幼。遠來請佃之人也。若依畝而稅。將獸徙鳥散。  
恐于公無分毫之益。而直爲良民擾。且使邊圉空虛。  
爲國憂不細也。臣竊以爲。但當誘之開耕。不當恐以  
增稅。使用墾盡開。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之。以實  
邊省。歲漕其爲利亦博矣。事得寢。大抵南渡來六師  
萬衆之命。一寄于東南。而金人乍和乍戰。軍需歲幣。  
又浩穰不給。故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園田。陂  
塘。堰。閘之利。必說諸籍沒田入官者。募人耕。仍私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課租額。故重而州縣胥吏倉庫吏及百執事。又侵漁  
苦之。于是詔斥賣諸路沒官田。以佐費。而折配拘催  
重估苛督之弊。生民愈益困。其後大恨于買似道。嗚  
呼。官田賣之民。則抑賣公田買之民。則勒買。蓋官與  
民交易。弊必至于此也。元成宗登極。詔蠲天下田賦  
十之三。江浙省臣言。江南民多貧瘠。苦無田。皆佃富  
人之田。而歲輸其租。今蠲復獨及田主。而佃傭租輸  
如故。是優澤獨富民。而墾不下流也。爲細民者。不亦  
病乎。宜令佃民輸田主租者。準調如詔書爲若令。  
太祖高皇帝起民間。親嘗諸艱。因疾厄之困。尤篤隱

加憫。恒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山使。諭之曰。比兵  
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殷浩。理財之道。莫先  
于農事。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  
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以貯蓄。洩大抵設官爲民。  
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飭官傳。送迎奔走。爲紛擾無  
益于民事。則非予付託之意。是元年。即免太平應天  
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之日  
久矣。土地棄無失業者多。獨弊甚。太平應天諸郡。吾  
渡江開創。供億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民。已  
復嘆曰。吾往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宋

甚。其今未之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百  
出。其何以堪之。于是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租一  
年。又下禁種秫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  
之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甚憫  
焉。爰因民造酒。靡米麥。行禁酒之令。而米麥稍平。或  
頗以爲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令農民  
今歲其毋得種秫。凡爲此。若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  
民得所。種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令。昔行幸鍾山。自獻  
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  
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而耘。苦甚。心惻然憫之。不覺

徒步至于此。農爲國本。百業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一嘗憫念之乎。又嘗祀園丘世于從。上命左右導世于行田間。令遍歷農家觀農所爲。居處服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矣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暑雨。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櫨。風日不蔽。蠶衣糲食。口體不克。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居處服御。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橫歛也。二年免山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民田租。下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半粟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于今。荷天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七

眷佑荆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夏帝王之所自立。而胡人入據。垂及百年。天厭亂作。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度河而齊魯之民。謹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焉。其何忍復勞元年免山東租。而苦旱。燕都晉冀困兵革。征歛尤甚于齊魯之民。河南歸附而來。師旅繼往。念未遑加惠。今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新附者。夏秋額稅一體蠲免。稱朕恤民之意。又詔曰。朕肇造丕基。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翼鄴。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百世何得忘江左之民。其

并免今年田租。詔兵興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易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中劉九臯言。古狹鄉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輕大業也。今河北諸被兵之處。田荒民居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錢。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高二畝。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畝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天澆爲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達者請茂邊。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民供給繁勞。有年山東河南民除入額田地。循舊科征外。新開荒者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三十年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皆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情不督勸。亦罰。湖廣孝感縣飢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命行人馳驛赴之。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金付天下。耆民糴粟。御因荒誠急民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七



也。若歲飢候奏請而後發。則民飢而死者多矣。其即論天下有司後遇歲飢。先發廉賑。貸後乃門者。爲令荆斯災命戶主事趙初乾行。取期後。上怒曰。民飢而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德。玩視民飢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永樂初制郡邑倉置預備官倉。出金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擇其地年高。爲實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于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穀粟備賑。元年尚書資奏。真定藁驪民初後業。通旱蝗飢流殍者衆。乞覈實賑濟。上曰。民困甚。磨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覈實。非兩月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巡督官發賑。七年。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命皇太子入偏觀。令知民艱難。因論以農事爲王業之所自起。作務本之訓受焉。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萊諸郡民顧無田。宜徙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其役。庶地無荒蕪。洛陽知縣姚弘言。縣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藝梗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種。歲糴梗供輸苦乞。令納麥。麥便民。皆從之。勅河南布政使言。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歲遣使者循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

南飢而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振貸。昭皇帝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簪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錦釜什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輒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監國曰。民飢且死。官尚及徵租稅邪。即督郡縣覈飢民數。近地約三日達五日。發粟賑。毋懼擾。發吾見。上自奏也。至京師。即以聞。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故舊喪。况吾赤子乎。賑之是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創起科已奏報上。上謂戶尚書原吉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飢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歟。今吾民何以至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淮徐山東飢。上

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  
學士士奇詣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  
當召令預聞 上曰救民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  
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中尼不行矣  
呼中官具摺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  
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無誼恩 上曰  
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寧當與細民計屑屑邪書就  
即用望遣使行已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言三省  
權朕悉免之矣 章皇帝嘗午朝退以天暑請侍臣  
念農事之勞也曰朕八九歲時甫讀書 皇考親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唐聶夷中勸禾日當千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  
蓋言農事大艱難也 皇考笑而領之自是朕每觸  
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于心不忘今官事不復還矣  
已派下沿襟又嘗閱書畫內庫得趙孟頫所繪圖風  
圖渾然淵衷賦幽風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已復作  
織婦詞具悉稼穡蠶桑勤勞之隱而輔臣士奇言各  
省官田起科不一而賦額重蘇州尤甚幸除豁 上  
慨然詔畫一下已復嚴違格之令嚴預備倉儲蓄之  
令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  
徙至北京東疆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追還山

東顧附籍聚糧便 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  
聽附籍毋追還福清民詣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  
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  
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樂民失業 上覽奏太息  
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民詠得上達良苦既得  
請奈何復倚閭慢廢之乎諭吏部貴修築已申飭郡  
縣陂塘閘閘年久坍塌不能儲泄淤塞下能灌漑者  
令修築復故爲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其退具實聞已  
詔郡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  
廢者糾劾之正統中詔農桑衣食本源布政按察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民毋有所惰荒  
有棄田不治者發所在田少丁多民往種之交匪之  
役命侍郎素行湖廣督軍饑 上謂尚書原吉曰朕  
昨思湖廣去歲旱民艱食征南餉廣東西近地非乏  
也其止素毋行新安縣知縣劉銘言邑在山谷本瘠  
土薄收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田驛有儲糧欲  
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縣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  
請伏專擅之罪 上曰真民牧也勅發諭景泰中淮  
徐飢歛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得至都御史王竑  
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水

力能它就食者爲衆追警者爲贖還其家即空廈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次給棺爲殯瘞之窮置衣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民流報至上于稷輅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飢歟矣飢歟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玄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飢歟矣成化中敦布政按察二司言往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爲民預也比及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覈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倉

三

數仍儘各處在官贖金續糶粟備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于附近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違同官吏實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于衛所地分置倉亦如之弘治中儲蓄寡而盜繁都御史朴俊乞敕省司招民輸糴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舍義學義塚各半俗三義得表門示旌詔施行已定制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

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而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獨存于後世自臣觀之其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歛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取貧民而詐爲訖詞貧民必甘與里胥而覲爲滅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欲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不貸乎將前功之盡棄必貸乎恐給散之不敷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倉

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寧賣子女其流徙而不肯覲倉廩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致數竭于官有出而無入約其于民有貸而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後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糶以爲備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飢願糶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于石在市粟價自平其利常周其本不什故公私兩便惟常平爲然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時豐而糶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

廉吏而主其衡羅不出一人不遇一石而又善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種者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使焉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飢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貨糴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貨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臣應之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于漢義倉立于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徒起而即廢至宋于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後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備貢

入彙類纂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淫塞如故召里老咨問云在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于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其于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毋管一至郊野見所謂陂塘渠堰歲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徵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臣于是行所屬府州縣官清勘陂塘責令築濬理其填占而臣謹行阡陌以稽督之兩月之

間漸見脩復自國中素來貴戚內臣往往有莊田已又有皇莊田做宋李公田謀祖典以中官弘治中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皇有莊示天下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管莊內臣責有司課租粟解部進亦爲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東官莊管莊內侍欲買占民訴于朝命戶員外郎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民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田盡歸我同事者頗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

入彙類纂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惠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長寧伯周或以皇太后弟與真定武彊民爭莊田詔刑部郎彭韶往勘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應專以大體爲先我太祖高皇帝立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有定額已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英宗皇帝不許因廣寧疾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以爲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也七十餘頃畀之臣等疏

諸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若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不常餘澤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除僅得一畝之入祖宗許開種良爲此也今武疆地方迫近京師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尾隸等項賦繁役重爲生已劇所深類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旦夕未忍逃亡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外戚彼安所復計哉臣知其非必則徒耳自古立國皆重京師爲國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七

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疏上下歸衣衛獄以科道官交章論救而見其後壽寧侯張鶴齡有河間陽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乙均其稅于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畝稅銀二分戶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連旱民即退難地耕之因稍有收遇涼輒沒倘即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畷稅銀三分而此疆二分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憲廟后姪家亦有私田與令賜田比一切等之彼無以爲業又祈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得免後有以

登縣退還北畝爲東官莊者上感經奏抵之罪一府貴戚近幸有陳請經一裁以法皆斂手不敢肆云云請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猾擅稱湖蕩不耕之地接近幸勢要具奏建皇莊比近民田多所混賴乞查勘于是詔給事甲言御史繼祖戶主事希尹會撫按查駁奏報言自天順成弘治間建皇莊僅止五處餘皆正德年所增計爲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七

望皇上永念國本皇莊田租稅照原例畝納銀三分解部類進皇親功臣起關開領禁中官宦僕母得出收受幸甚于是前弊盡革史尚書桂萼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屯分里甲循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新至僑寓其受地頃畝甚狹社民土著久居其分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止畝廣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村分里甲當定稅時吏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即因民間所收佃

作之租定爲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歎于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爲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行均景即上下資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時而已也。惟陛下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黎民之利遍于天下。時唐冢率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賦言國初計畝成軍征江西有等巨室置買田產過冊曉里書籍之見在人戶名爲活產有暗藏逃絕戶月名爲藏匿有花分于戶不落戶賬者有留贖戶不遇割及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誰無收有總無糧名爲應納者同者有結聚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莊者有冊爲係上之系在戶借空甲人編類案

之是以致孤獨編差無所歸者俱小民所憤。小戶逃絕賣之里長里長逃絕而糧長具舉也是而戶口日耗。江次之故過倉編糧長大小對江銀歲相平而請嚴田糧說寄影射書算飛灑之誅乞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飛說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硤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歸之原戶而圖總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大造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糧有一定之則便胡尚書世寧言立國者于平定之初不能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

安定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得均也。今可議者惟江南田賦等則既多而里胥飛灑之弊繁江北蔡丁之家田不輸糧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不均宜權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爲準田廣狹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薄南方江湖砂磧山岡易旱之田做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畝亦不爲過。餘緩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爲疑不知田之制賦視穀入多寡爲差非可以額拘也。宣德中因知府况鐘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固未嘗以舊制爲拘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爲急狹世乃有均田限田之法今既皆不可復惟均其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者之累而猶曰不可則必富者蠶食貧者推肌歷體相推于逃亡成役而後以爲得其實是時安福通縣糧四萬三百一十五而虛糧乃至七十石有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于朝呈于撫按列訴于藩臬鄒縣請丈量而豪有力者鼓眾阻其事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爲丈量法莫善于鄉有其人莫不善于吏與其事今鄉有

人焉可矣

本終

人焉可矣

入編類纂卷三十八

由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下

萬曆初 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賦且諭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於是府州縣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撫按官嚴督核課殿最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固自效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筭而賦以大均雖欺弊時有繁費時有而一時虛糧貽累之病不致大折

入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曹類

一

閱如異時矣成化中陝西劉襄唐鄧開川谷綿千里饑流連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輒必罷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頗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譏憫之著流民說以爲東晉時盧松滋之民流至荆川乃僑置涇縣於荆江之南陝西秦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時以寧謐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錄後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

入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曹類

二

焉成化中流民復集右都御史李賢奏設流民所上詔右副都御史原傑澈其事傑馳詣嶺南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爲編民保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官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劉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漢中洵陽地置白河縣陝西安之商縣爲州而析爲商陽山陽鄖陽南陽汝州之地而析爲桐柏南召尹陽皆流寓上著參籍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山竹溪鄖西上潯陽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衛其中畫既定乃曉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之樂好德也爰劉千斤鵬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甌州縣簡賢能以撫字之庸詎有今日哉撫幾不輯幾成大變今誠建官設師以撫按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佩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種土入貢於版圖反側蒼生安枕於田畝策莫良於此固焉知鄖州吳遠爲鄖陽知府南州縣舉選才以充其舉御史吳道宏以自代上悉報如章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三省八郡民進保右都御史尋陟南本兵永上卒薨南新尺



閩之爲罷市流涕祠祀焉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  
漸海沮洳歲霖雨輒泛溢爲患嘉靖中給事中秦鏊  
言畿輔之地北抵深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  
少然水土深厚地沃饒可田乞選江浙士爲之長吏  
使訪募江南田作隨其地高下以耕或鑿渠畜水或  
築堤環田畢力樹藝其中仍倣古孝弟力田之科有  
能以千夫耕者即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即  
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即  
三數年後積事登盈京輔充實必且有舊倉之積矣  
王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魯事霍輅亦言自真定至  
入絳類纂 卷三八 三  
永平諸州近遼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獲  
以爲害能任還守令勸民農開導溝洫旱灌潦泄所  
收自倍沿溝之叢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畿輔  
荒瘠之地使爲膏腴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  
阻而不得失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固守國之道也皆  
須後未行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于民心葬爲苛虐  
黎庶思德並起而禪之蓋其感也光武明章之世遵  
前度不改至靈帝好蓄私藏歛天下田祇十錢以修  
宮名修官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舉行錢謂  
廣民困獻少費多漢遂以亡晉既平吳制戶部戶丁

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  
邊郡或三之一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來三  
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義錢人二十八文登合漢田  
賦口算而一之而時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  
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僑人  
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益藏  
獨諸登陬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財物以俾國用後  
軍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飢而軍興已來饑  
餉轉清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  
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  
人勤農 卷三八 四  
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正宜備  
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  
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  
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役于賦法益速宋仍晉課而元  
嘉之政責成縣民頗殷富武急徵歛患郡縣遲緩  
遣臺使督之操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速徵倍從不啻  
民不堪命益殫瘁耗矣元魏之初亦用戶調一夫一  
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賦  
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  
帛焉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公司賦

掌賦均之政令司役主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  
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  
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  
之下年三之一四扎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于  
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半年一旬起徒役無過一人  
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四扎無力征蓋是時蘇緯爲法  
依于古然猶重役之居常歎曰今所爲制如張弓非  
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施之其子感傷父志聞  
皇中事隋高祖爲納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  
節儉勤于治悉從之故百姓雖遇水旱而戶口歲增  
其後以江表混一益寬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  
滿請更置上大驚曰朕薄賦于人又經大賞何得然  
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  
者不少以故饒上大悅下詔言既富而後廉耻可興  
卒茲于民無藏府庫焉唐宗者令民始生爲黃四歲  
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里立手實法歲  
終兵民生成堪地湖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  
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  
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爲九等定戶以仲年子午造籍

三年辰戌歲上計部而留其武于州縣其賦後  
注有三曰租曰調曰庸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私田  
私而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而事難於檢制  
丁男一人授口分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言以  
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限其土之產歲輸絹  
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地輸布二丈五尺麻三  
斤謂之調言據丁戶所製藝調而取之也中歲定役  
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謂之庸言人出織而當  
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  
俱免水旱蟲蝗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  
小編類纂 卷三十八  
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欲役早晚  
地險易遠近爲差同輸者收先遠民皆令尺自量  
庸調輸以八月上供以九月州府歲市一所出爲貢  
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  
則以代指限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大府以  
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  
儉約于上親乘輿服御放宮女加意于窮民又蓄兵  
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  
易祿罔元初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過溫幅尺有  
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

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其居以避徭其五二  
充一丁免二以待奉孝者蠲其徭諸任官應免課  
役者給蠲行蠲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天子心  
驕于運樂錢穀之臣楊慎孫宇文謙王洪等爭破制  
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分進錢百億萬緡賄  
璫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適  
遭大盜積肅宗即位至籍江淮富商營以給費吳鹽  
蜀麻銅冶皆有聚幣官勸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  
猶不給也大曆中天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  
爲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  
本朝刻本

方苗青而徵通流青苗錢後增乃至倍實應中租庸  
使元載言江淮郵經荒亂視諸道終爲富實乃籍八  
年租調之違負者卑徵而擇豪取吏爲縣令均之民  
不問逋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益  
賦大起其財理人吏獨元結爲弘竟當是時回紇助  
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酬繒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  
既陷歲徵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  
鎮擅地自治兵結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留意洋屠  
言於帝王度支與賜僧巫歲鉅萬計其番吏貢獻不  
報若失賦本賦者食度支歲數千百以麻場契德

宗即位相楊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前世多宰  
相掌其柄熈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  
出入請出歸有司上即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  
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  
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  
復常準富人多丁者爲宦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  
率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其  
一制先度國家百役費用上供留州之數而賦于人  
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貧貧  
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  
入籍刻本

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  
稅毋得過十一月縣券孤獨不日給者免天下之民  
不主著而地歸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  
徭各目卑省而皆總于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  
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于是  
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開津各置吏閭商錢給稅  
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越貨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  
陌而民益愁怨于是涇原兵反而天子出居奉天其  
後奉天之圍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上困圍城中久  
苦財不給重損財于行官廡櫺瓊林大盈庫爲內藏

學士發見之大驚時上方倚信賈誼去其物其後云  
子益憂之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賦以五十萬  
緡今歲併三十萬緡用不足奈何泌欲廣帝意闕其  
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歲歲供官中錢百萬  
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宜索必有須獨降勅折  
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上從之然數有宣索勅勿  
令宰相知泌聞之惴惴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  
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諸儒急供軍折  
估宜索諸名色一之于兩稅千爲賦已重每以軍興  
費加他一百物事畢停止已竟不能初定稅時計緡  
入緡頭案

卷三十八

九

以公估準物貨其捨公估計以直規以自潤者禁使  
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取于所屬州而送  
使之費頗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宋興歲賦  
之則約有五一日公田之賦謂官田也田營田賦民  
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  
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  
牛革鹽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  
之賦計丁率爲賦諸皆輸之屬州縣有常處而移此  
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  
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當令轉折以代置曰折  
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  
其贏爲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  
至務去民疾若諸無名苛細之歛畢革水旱徭役即  
蠲除倚閭無虛歲衙閭者凶歲開不征需後復遇  
凶歲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  
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爲姦太  
租謂五代重斂之弊而選官監京畿倉及諸諸道受  
租謂五代重斂之弊而選官監京畿倉及諸諸道受  
賦亦謂五代重斂之弊而選官監京畿倉及諸諸道受

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  
科院計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景德中廣  
南西路轉運使言廉價實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  
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奈何困  
之乎亟命省罷先是縣吏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  
折主戶爲客戶登籍月實者詔禁切之雍熙初詔諸  
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廢疾者皆免天聖初命  
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于是  
祥符齋醮宴賜諸官觀之表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  
以幸天下而元昊竊發邊久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  
調繁三司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度僅  
充今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枵然  
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于國又不在于民倘有水旱盜  
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于是議省冗費減皇  
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  
上俸給以助饑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  
近臣亦各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也及西事解三  
司使王堯臣言臣謹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  
前來用兵後出入用用之數益增以再倍而元昊  
稱臣西事卒解宜急減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

屈于是下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修議處除及從屯  
兵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病無幾  
加以宗于蕃衍凡冗官邸官吏冗積溢千位而財賦  
益不贍神宗即位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  
天章閣覆閣權輿上不許曰諸殿閣權放弊用覆之  
何爲儀鸞司缺遷請命河東料毛造之上曰牛羊飼  
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遠取勤民爲乎每太  
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爲民病也當是時吏員  
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官觀差遣以處異  
議有官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疎補外有宗子口  
人編類卷之六  
券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騁起費又以  
鉅億計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而國以逐億  
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嘗新法爭役  
法謹然即尋常間失得以相較而不皆適于本于是  
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特拂不孫于理也宋役  
法因前代以御前王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  
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  
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克後隨時  
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  
能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爲九等若籍上四等

輪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爲衙前  
主典庫藏官物有折耗賠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  
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役衙前里正  
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于錢乃僞爲券售田勢家  
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即多樹桑一株  
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足帛輒見指目爲殷實推當  
衙前益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輜內  
庫金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日還神宗廉得大  
傷之議變法于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致民賦  
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爲用漢世宰相  
入編頭卷三十八

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旨  
廣敷民錢爲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爲寬剝  
錢而民始苦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徠無上戶類  
獨得市姦即幣藏網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  
市易均輸兵興費並起羣賦民民銀得錢則最病此  
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青苗未散而  
已歛方田山稅等具號名田賦文移之實令民以所  
占地里而輸錢已反覆租折至數倍于初而費猶不  
洽也于是內侍楊戩主役花爲上言汝州地可爲稻  
田者蓋務掌之租入可數萬以佐費乃選稻田務已  
行于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豎襄唐西交澠池北踰  
大河方諸民田步畝稍溢于初募者輒名公田令輸  
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  
焉皆內侍主之名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  
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倚閣不役能畢輸  
矣已又創增鎮柵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餘場  
尚書左丞宇文粹中爲上言近歲南代蠻獠北驛幽  
燕開陝綿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  
賦歛之歲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于民故陝石上  
戶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棄產而入川蜀河北冠

帶未發天下而蠶絲什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  
穀麥未登已開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逋罷應奉而  
求珍奇民積欠一路至數十萬祖宗時上供四百萬  
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  
百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  
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督辦料額而繁富路分一  
族所入已倍于上額耗妄百出而不給于用也是時  
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朝廷戶部爲三其措置哀歛  
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  
詔下諸應奉非泛科額並罷而二帝竟比矣宋南高

人編類

卷三十八

上

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蕭院久處民隱稍深嚴  
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曰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  
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緣軍須拮歛無藝極朕甚憐  
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省朕  
將何賴焉其察所屬爲侵漁者按劾聞統制張俊乞  
蠲賜田及所置私產租上許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  
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  
敷稅與編戶等益欲寬民力以厚下也今俊得免即  
當均其稅于齊戶過使民爲便代輸也方今大將不  
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上以示俊曰

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僧用而貪猾密  
諭諸路暗增民利十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  
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于是命其黨曹泳責荆南已  
蠲口賦二十萬器甚急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  
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清計合收案名目有丁  
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  
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糧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  
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  
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  
非泛督索無虛日是使爲令者備備惟征歛是急朝

人編類

卷三十八

上

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者承流宣化也  
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  
迫破罪而避之耳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  
中孝宗受彈歲蠲積欠以蘇疲民秘書監趙萬里言  
民輸粟于官謂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  
帛于官謂歲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  
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  
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輸免役一錢今額歲  
增無紀極矣既一倍其累又幾倍其帛又數倍其錢  
况月給俸祿又幾倍于祖宗之舊幾倍于漢唐之制

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  
歛始欲薄賦歛當自節用始又臣儉言陛下登大寶  
而來獨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期督小民  
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闕者攬戶之  
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  
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爲文意豈處是乎  
今宜倣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恤之實惠監察御  
史陳永魯言今常賦爲額已重近乃預借一歲至再  
歲三歲甚乃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業  
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  
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寃心于撫字法藝祖出京朝  
官爲令之典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  
其氣然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庶可裁其  
橫斂而民瘼有瘳也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  
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虛費三十萬乃自  
實其資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于籍衆割公田之以  
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  
降則告于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早會罕禾醴酒舊  
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  
約初成上其書于府願爲有司所持准任以爲必可

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于有司俗大歡洽  
郡守呂希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業  
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敷天下之丁以墾田定天下  
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戶以置戶帖戶  
各具其姓名年歲實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  
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  
有司以時覈焉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墮下薦之  
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  
爲十甲甲十人名全圖其不能十人或四五或六七  
人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  
冊冊首爲總圖總圖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  
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  
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  
里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  
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比查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  
生並產田塘山地貿易者過割其糧稅其耕年坊  
里長消之者于百十戶內遞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  
役戶終有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圖局造冊有歛



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阻故抑不撰造者以是次科  
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  
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遠里甲  
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  
案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于所屬  
州縣文冊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  
省官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架歲委  
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  
檢舉蠹混益俸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  
內民有儒有醫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

入編類卷

七

裁縫馬給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  
以其業者籍而人戶以籍為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  
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唯軍匠  
有清勾以異籍為現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  
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  
田皆謂官田泰做古公官田在官田則起科而沒官  
田有一沒再沒至三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折  
銀二錢五分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灘  
與寺觀田皆謂民田泰做古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  
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為差租二等微以夏曰夏

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桑植者農而蠶事  
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折色以米  
斷而穀至秋始成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  
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低有恩蠲有災蠲恩  
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  
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  
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  
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驍冊丁  
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  
以上許一子侍養免徭泛役案婦年三十前夫亡守

志

志追五十不改節者註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  
視職秩為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  
入各以其地產為其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  
萬石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而淮為重鎮漕泉淮給  
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于是本色起漕米  
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  
銀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  
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稅所京東官田折色  
銀京東折色則耗銀全作正支內帑計之耗銀五  
萬京東折色則耗銀全作正支內帑計之耗銀五  
米各將軍府總有將米各省三司府州縣官吏俸

及學官弟子貢膳畢具賦其中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奸而販賣戶爲糧長者永克無易勢能爲細民重輕得賜洋料而欲之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轉展爲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國稅爲淫浪事兌至買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隕身滅世也于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爲差次務從公僉凡諸糧目視部所下京版派單若諸貨輪納者釐十則如月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 戶部

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于賦役派算之目即宿姦以稍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皆都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上憤其久不下民困于苛暴而更爲守死無爲也籍諸諸豪族田役入官而按其租入簿爲定稅額微意獨以亦德後三年而蘇進稅至二十餘萬計部奏上上惻然調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

第一賦科上十五

六升之二十四升三升三升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部四十一升二千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起科二斗其斗一升以上至二斗者起科一斗而蘇州城隍糧至百有萬當是時蘇州通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起擢至閱籍大城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鍾曲弄疏減者八十餘萬大患在勢豪于是創爲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爲式下之民令縣于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輪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撥比運期酌所兌遠近爲支撥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 戶部

京通倉速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楫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爲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農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廷議下平糴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于是凡運輸風竄盜奪者以國庫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修于平糴濟河朔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索刀及種田多寡給之役成并稅糧並輸凶歲

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其甘悅爲認蓋其當于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飢凡役法賦備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之義也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稍衙前而名又五歲而克里長甲首做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爲經催已因用爲糧長皆起于役于田賦不相及里長甲首本令以督辦貢賦邊攝公務而止而均徭至重者若庫子若倉戶亦獨以看守庫藏廩倉非使有與也其後乃頗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其均徭約十歲中各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食

五

色雜日宜均之民者編籍之或力或銀各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意主于便民以爲想甲錢入官則單細戶可弛然臥無承直之擾均徭設行而民亦泰然衣食租稅無苦也而洪武中下令言凡祇應禁于弓兵等毋得差點徭多人戶係于市民食克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即毋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積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獲厚祿得免役而土著困殷人戶則官吏里胥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論了極庶幾循古人租庸調之意焉徵一法一條鞭網銀諸法于在所名異咸稱便利矣徵一法者都縣

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言不虞它七郡獨虞蘇松常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下半即不給當如國計何歐田雖有上下然猶伯季耳季祇僅至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歐而曰版籍糧粟不可擅變而加耗糜會同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于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捐者爲遞減耗米派輕諸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食

五

能益者爲徵本邑通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牙不從田爲母人爲子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額役毋得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于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之行豪有梗其議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網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勿知不繁徭獨有網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遍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饒里甲上貢

原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數，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輸甲，則通年十甲完一之歲條役額，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粟多易困，條難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焉。于民而民如限輸銀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役。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入編類集 卷三十八

則毫末承臬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誅求者自歛，又以府得代，不又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輸庫銀，而逃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克覓覓，覓覓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僅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便盜也。今募吏克歲加脚費，折耗貴之，勢不敢自盜，年終無耗爛之憂，又甚便，諸通運夫馬，俱官吏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克廉所首倡，而諸上議具出，王參政字沐戶部尚書韓文上奏言：本都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人往往不及額，國家官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陳廉也。嘉靖中耗弊滋甚，會上命翰林院局集官緒纂脩大明會典，詹事霍軒廣上意，具疏言：臣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七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

山存者半失者半也臣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處於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歷歷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逾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敕行戶部考洪武初年額田原數查弘治十五年失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戶部

三

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餘口六千五百四萬餘時前脫戰桑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稅初年減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稅初年減百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參加貶倍公下臣考

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將而千七百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田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而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數日繁數亦難稽臣考前右若光武中興暨前世冗官之弊甚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十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統治定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有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統崇不立即矣乎 則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戶部

三

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藏獲也。軍士衛守家之大也。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兀。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永樂初。湖廣夏糧至期。後戶尚書郁新請。索州縣官稍緩罪治之。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令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利有遠近。何可禁必也。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思有以利之。苟罪其官。必急責于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

八  
和  
興  
公

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上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

比年丹漆石青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竭金幣。轉賣價。騰躍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痛也。自今于出產地計直市。毋槩派。嘉吾民。

八  
和  
興  
公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九

實用編

六曹類

戶曹

太祖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  
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  
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  
患旱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減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  
所管田積穀獨充仞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  
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裁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惟  
不如今者謂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  
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  
時空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  
獲多寡立爲勸懲吳元年冬祀國丘世子從上命  
左右導之偏廡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  
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此乎人農樹藝五穀身  
不離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糲飯其以俱  
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  
有節使不至于饑寒也比登大嘗洪武元年即詔遺

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並經理以實聞母

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幸先農以后稷

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簪

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五月

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

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暑而耘心惻然

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

辛若是爲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破

兵田多荒無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

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

山川壇躬騎設蒙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于地皇

太子捧檣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

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軍勞苦能自

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

故所築壘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入命工部遣

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務令

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聞士卒有饋運渡逾海

溺死者終久不瘞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永久十

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計畝納紗

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絳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

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者大誥言古田井於官給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隣里互相和丁至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謾寄飛灑奸弊百出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中劉九皋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者任業之令耕種蠲科蠲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敵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紓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

田之民往耕淮河邊南潯和等處開田仍爲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爲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營王坐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粟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間爲壟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八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達者滿戊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蒞天下督吏民脩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蓄畜備旱燥宜洩防霖潦者各因地脩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聚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情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鏹每月旦召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至今讀嘉瓜一贊離于萬世不忘勸農之句而情



見乎詞矣 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極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焉 文皇帝入繼大統乃命賢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送至萬頭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嘗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蚤遣人督勸毋忽首命靖安侯王忠往井平安補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井平何諭令寧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輻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持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番夷入貢方物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爲軍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王六月不雨憂形于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 詔中

外軍民子弟自削髮習儒者并其父兄發二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 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徇 文皇帝三犁虜庭意欲計所畫屯田法甚具 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啟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 時可令農隙修築嘗赴 召過鄒縣道逢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動念召親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且欲尚及徵租耶連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者見 上曰奏也及 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不可即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悉蠲實除警召開佃中官田監照民田倒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上曰 水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勸版替里老百姓以墾田出園修陂堰種桑繫從之 上官促詔賑淮魯山災饑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如此仁哉 實錄所載云 上嗣位每曰爲人君止於仁故弘治時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

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廟號曰仁。允矣哉。章皇帝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趣稼。不待勸率。斯蓋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煩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來貧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桑。聚令砍伐。殆盡。有司不官民更裁。致民無所資。上曰。古宅不毛者。將里布。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今郡縣督民以時栽種。迨延祝嘗謁。陵道中。憫秉耒者。為賜鈔因御製耕人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擇實令因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田間有詩。繇婦則有詩。幽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使殿資。徵屬又令其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內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益。實以獲。章皇帝愛養。聽政而添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奉詔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英廟冲齡嗣

位臨以。太皇太后猶冀餘庥。庶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即用以殿最。有司得旨。令亟行之。景泰間。商學士韓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官。勛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開田。又被鎮守總參等官占為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由成化弘治。蓄積寡而盜竄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舍之制。括銀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防旱澇。已又招民輸粟補官倉贖罪。而督有司積粟。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具莊田。做朱李公田。祖謀典以中官所侵。賄近民家。其積賴。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幸歛。不敢肆。云當弘治初。上允戶尚書請。一戶部籍錢注內。增上中下農夫。令十人服常服。或衣。或見行禮。令終祀人賜布一疋。又元撫臣言。察右獄。之役。據悉鎮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游英。泐自。卷。以。謂。積水。肅皇帝起。日。謂。趙。趙。公。私。鑑。其。之後。御。二十。年。以前。彭。念。民。七。切。允。給。事。中。底。

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動戚家不許朦朧陳乞。又  
下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  
屬官帶農田。倘有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  
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  
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壩於蒼節有除。除所司不能  
究。宜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贖。細民滋困  
其擇廉節官勸嚴除之。九年建先農壇於北郊。十  
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等陪往  
西苑視收穫。帝御郊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  
見爲真我。聖祖常有訓曰。永帛當思織婦之勞。食  
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建  
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於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  
飲。食曰恒裕。刻與獻考睿製農家忙律于殿壁。  
御文選之意。念遠矣。十八年還自頤陵途中。爲  
賦麥秋詩。十九年。薛雨宮中有應。下年。請雪有應。皆  
爲賦詩。二十萬曆初。允輔臣議。清丈均天下田。古  
下言所分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求增稅也。  
恩意深真。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官  
督課嚴。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  
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量。而賦均。是時虛糧

之弊盡汰。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  
具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  
行。大象災旱。朕爲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風駕  
擇四月十七昧爽步詣郊壇。祭前知儀。上於帳  
次。諭輔臣等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恤。亦因天下有  
司多貪暴。爲民害于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  
宮。浹旬乃大雨。是舉也。我皇上齊心露禱。布袍蔬  
食。親郊額。帝自宮殿至壇。還往。返幾二十里。累  
無倦色。而陸降漉獻。彷彿上帝進臨其前。且停內操  
減織造。蠲租稅。叙直言。清刑獄。召見大臣。責成守  
令。敬天勤民。真切懇至。益然。高皇帝憂旱。芳規  
矣。已。因中州大饑。特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  
賑。而慈聖宮中。各爲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  
外莫不歌舞。皇仁乃傾者。征繕日煩。南澤遍天下。  
西苑鞠爲茂草。省耕省畝亭。更爲臺榭。恒俗倉。祭而  
東。裕庫獨盈。老成之公。低蹇謬之。見謂前代叔  
季景象。備見于今。然愛亂而久未亂者。徒以太祖  
之樹德既深。流光甚遠。皇上初政。在人心未忘。而  
今農狹於野。旅傷於途。未病而本未。是以揭竿之  
風。旋煽旋撲。顛未足恃也。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

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  
齊皆崔嵬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詎宜用浙  
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定其等爲之強畦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  
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  
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  
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  
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  
亦卒有歸議中格役竟以海運不繼亟爲海口萬戶  
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本朝海運既廢軍  
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  
倉庾無二十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額多  
曠土海墾卒成沮洳如在可耕可墾易靖中徐中  
泰養廢事崔輅皆扼腕言之邇年御史徐貞明念西  
井水利事畧輅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  
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薄近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  
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蔬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  
昌平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之唐會庄順慶  
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官城西則有白

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  
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瀆疏渠皆因  
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  
錢廠湧珠河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  
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  
桃林河又三里湧泉流入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  
河與灤河接夾河皆可田盧龍縣河營湧泉成河及  
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西臺頭營河流  
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  
榆屯史家河大王庄東則榛子鎮西則楊洪橋夾河  
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庄場導河可田後湖庄疏  
河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  
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  
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  
處北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  
其藉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  
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  
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  
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閘急則激取緩則  
疏引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

於高丹心下流而真定尤漚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  
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因其  
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  
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何數衝淤漲及東省水利以  
爲治河壅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治運河以東  
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沭泗等河與民  
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潏  
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  
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  
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漚  
沱不修之故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謂三吳古稱澤  
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  
海國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  
苦澇昔人旣於下流之地疏其塘浦導諸湖之水由  
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引江潮流行於  
岡隴之外是以漚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  
漚橫塘多連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  
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  
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漚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  
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要

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  
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  
漚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  
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  
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  
所歸而潏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潏無所憂矣  
凡岡隴支河連塞不治者皆漚之使復其舊則上流  
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潘鳳梧言嘉湖水利如湖  
州之圩低其港常聞人憚於增外僅爲修內故水益  
潏易衝而湖州多淹崇桐之士高其港常窄人憚于  
開外日爲填出故水益窄易潏而崇桐多乾此其言  
蓋與光洵互相發云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噴  
輒以全河建甌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  
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  
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鉅鹿陂昔人  
率用以廣漚溉宋於河非諸州水所積處與堰六百  
里置二閘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至於今皆沒沒也  
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  
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李冰爲蜀守壅江  
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

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腰環河至如今之鹵莽而獲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谷有未興之利入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邐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饒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瞋也謂墾墾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著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數徙民就業寬鄉移人通財以繼蒸聚猶彷彿手井授遺意而嗣後未有踵行之者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祝國初屯糧之

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雖蘇詩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於崔詩曾未聞有以權衡移闢草萊上功幕府者又何暇言以建阡陌凌溝洫乎利於非常之原承昔有爲行經界實地勘之議每以爲秋騎利在乎曠曠爲馳突今遼東平壤原野險阻實難宜固屯出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添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一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益本吳弁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

存畝澮而東虜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今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先臣吳世忠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豪家壅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朝臣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

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數實豪強壅占又置不問雖奉勅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易嘗一宜於野民則費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食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又豈料征之乎  
周禮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楊木而火之冬日至剝柞木而水之計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被爰

載作其耕澤 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細淺則召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壅。寬則食生費力。細則食熟。功惟得中。則可今漢污淮潁土率多創闢荒地。當年多種麻。麻等種有痛收至盈。蓋舍稻連富。若如舊稻。應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灰。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一揀。終別無裨養。數年之間。可無荒蕪。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開既久。地力有餘。苗稼豐茂。子粒蕃息也。謠云坐賣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耨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耜。十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加耨之裔叔孫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年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爲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其欲深。不之犁節。前一面已欲驟。欲猛。取之犁。稍一而已。然則犁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之法。耒耕曰生。已耕曰熟。初曰耨。再耕曰耨。生者欲深。而耨者欲淺。而耨此其畧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地。土輒平。磨其泥。以生草。草生復耨。大有小雨復耕。和

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否。始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蘭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蘭之上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而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獲刈。纔畢。隨即耕治。壟桑加糞。壟而種豆麥。蔬茹固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勿役其所。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甚枯。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初。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同旋。惟人所便。此南非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毋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驕驕。言力不及而貪。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嘆。莊子曰。百十爲耒。耕而南。耨之其實。亦南耨而報于云。而歲累之其實。亦減裂。正報于此。言苟簡之害也。凡治田之法。犁耕。則有把耨。把有渠疏之義。旁有蓋磨之功。今人呼把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耨去。及平土壤也。桓寬益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堤之間。

無美苗。肥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難矣。  
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耨六今人只知犁深為功  
不知耨熟為全功。耨功不到土蘆不實。下種後雖見  
苗生根在蘆土根土不相着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  
狀諸病。肥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  
土相着自然耐旱不生諸病。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  
背勞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硬又曰耕欲廉勞欲  
再凡已耕肥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  
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  
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肥勞  
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  
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壠每一遇雨白背時蓋以鐵齒  
編條縱橫肥而勞之。肥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  
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熱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  
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單則肥畢即抄故不用勞。  
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耗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肥後用  
勞乃無遺功也。非方又有所謂捷者與勞相類。齊民  
要術云春種欲深室更重捷春風吹土速不見捷雖  
生夏氣熱而速曳捷過雨必致堅塔春澤多者或亦  
不須捷必欲捷者須待白背濕捷令地堅硬也。又用

更打場圓極為平實。今人凡下種種後惟用犂車  
碾之然執耨種者亦須腰繫輕捷曳之使壠土覆種  
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捷之打令土  
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於肥勞之末。然南人未嘗  
識此蓋南非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捷之功。至於北方  
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肥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  
不知用肥亦有不知用捷者。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  
糞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  
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  
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  
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  
生於桑或楊太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  
楊桑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  
荆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  
勢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田宜種早良  
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  
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滋實大抵耕治  
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灌水勿致走  
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芟之不間草之有無必編以手  
排鹿務令根根之傍被液然而後已荆楊軟土宜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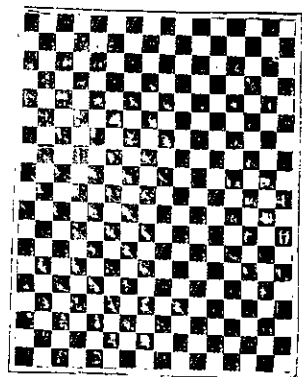


一、拔

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蕨撥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與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盤以代手足工過數倍募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為耨後生者為耨是故其耨耨其弟不致其耨而收鋤後復有耨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狼養其穉雜其穉出益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非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趣功

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孟酒通相犒勞各為鋤社甚可效也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非方收多用鋤用耨用鋤參攷於腰後籠內繒滿則戴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

區田圖



按舊說區地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詳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八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接過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手每畝可收陸拾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泥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沿有七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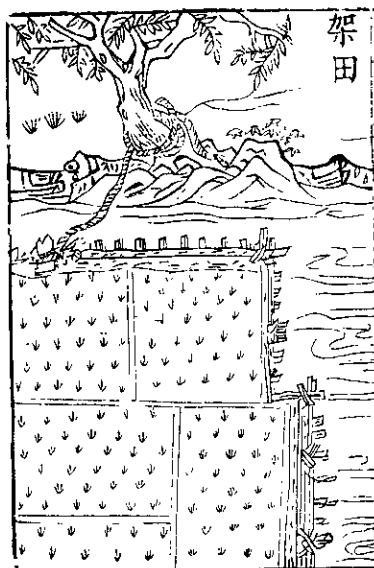
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種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於間時旋旋耨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千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不可命多夫豐儉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藝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犂但整鑿壑廝又便貧難

園田



園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數澤或瀕水不時滄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爲稼地後值諸將屯戍因領兵衆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屬復有圩田謂壘爲圩岸圩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贖及隣郡

架田





架田，架猶茂也，亦名封田。新穀根也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黏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滄浸，周禮是也。芒種有一義，鄭玄謂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糝穀種之於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糝穀自初種以至收割，不過六十七日，亦以避水溢之患。竊謂架田附黏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安效之。



梯田，謂梯山爲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一體之間，裁作重磴，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種之際，人則僂僂蟻沿而上，藉土而種，踰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杭，如止陸種亦宜粟麥，益田盡而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至此，未免艱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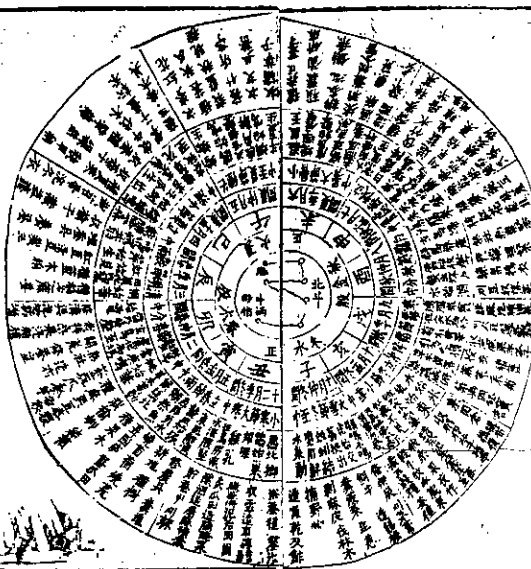
塗田書云淮海惟揚田厥土惟塗泥夫抵水種皆須  
 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淹沙泥  
 積於島嶼或墊弱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  
 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塗泥初種水稻斥鹵既盡可爲  
 稼田所謂瀉斥鹵今生稻糧盈邊海岸築壁或樹立  
 椿板以抵潮汎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漑謂之  
 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為永業又  
 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墾若不同夫  
 牧債之利則無異也



江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  
 四圍產葦駢聚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昔  
 爲墾墾可種稻秫間爲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湖漚  
 旱則平溉或傍繞大港漚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  
 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  
 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梁俊彥請  
 稅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時相葉顥奏曰沙田者  
 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  
 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爲常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

况沙田乎其事遂寢時論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江淮爲舊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于沙田聽民耕墾自便今爲樂土云

# 授時圖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脩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殷而南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脩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爲天文器後世言天之家如洛下閎解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管之蔑之而作

渥天儀曆家推步無起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于每月之下務農

八種類桑

卷三

三

五

王盤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樵營桑少樵葉薄而尖其邊有鋸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桑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爲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絜絲注曰絜山桑此荆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樵之

八種類桑

卷三

三

五

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鷄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強堅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揀次日水淘去輕穢不寔者晒令水脉纔乾種乃易生凡桑果以接擇爲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嶼于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宜用宿條向者臘而新根枝各從其類然則桑亦可接李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狀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以春分前後十旬爲宜或取其條氣和一經接擇二氣交通以惡爲美以彼易此其利接擇其法有六一曰身接先用細鋸截去元樹枝整如小樵其整之兩旁微敲小縫深可寸半先用竹篾子先食口中假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葉中皮肉相對封之勿令透風外仍二曰根接用牛糞和泥相封留二眼以通氣外三曰皮接用牛糞和泥相封以土培封之以如身接法三曰皮接用牛糞和泥相封以土培封之以如身接法四曰枝接用皮接法五曰磨接用皮接法六曰搭接用皮接法

并餘去地三寸許上削作馬耳將所接條併削馬耳相接之封擊實壓如前法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稂莠而爲嘉禾易砧砮而爲美玉世之所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蠹法桑葉不無蟲蠹空務去之其法用鐵線作鉤用桐油然取之一法用硫黃及雄黃作煙熏之即滅其傷樹勿用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蟲蠹椰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爲國者所當視儆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放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躍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買人不得承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

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

一

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滑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今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咤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輪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

世力形  
和氣餘

至大庠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發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諸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興焉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紿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

八編類纂

卷之四十

二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井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上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廩與服幣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夷通蜀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焉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獎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大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送殊陵選廉耻相



武力進用法嚴今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  
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巧焚以集之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相  
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于南夷又與  
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  
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出擊胡得首虜萬  
九千級捕斬首虜之王受賜黃金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  
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  
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  
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  
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  
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議今民  
得買爵及贖罪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者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三  
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愁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  
郎吏吏道雖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  
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于是  
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  
南衛山江都王謀及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  
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史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  
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  
弘以漢相布被舍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  
驚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伐胡 擊胡獲首四萬其  
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漢發車二萬乘迎  
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 凡百餘巨萬初  
先是往十餘歲河決壞莽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  
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兵後番係欲省砥  
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  
漕渠渠同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期  
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稅費亦各  
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匹之吏食長安者數  
萬匹卒率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

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與  
葬藏以贖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貧民多飢天子  
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  
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克剗  
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于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貸以億計不  
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踰財役貧轉  
穀百數廢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煮鹽財或  
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貧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  
卿議更錢造幣以聽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崇  
龜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  
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小縣官往往即多銅山  
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數計錢益多而輕物益  
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以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而奸或盜摩錢更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  
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緇爲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爲璧然後得  
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子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  
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今縣官銷半兩錢  
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東郭咸陽孔僅爲  
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  
之大農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鄣當時  
進言之弘羊雖陽贊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  
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更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二益鮮於是陰千夫五  
大夫爲吏不欲者出焉故吏有逼迫今伐棘上林作  
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  
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復數十餘萬匹轉漕車  
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用益乏不得祿矣有司言  
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前鑄五銖錢周郭其  
下今不可磨取銖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  
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  
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彙役利細民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  
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京郭

臣聞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  
為吏道益雜不還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苦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貨賦而民不齊出于南詔商賈滋眾食者蓄積無  
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老請美如  
故諸賈人未作賈什買居邑積蓄物及商以取利者  
輶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錡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其半留之賈人有市籍者及一家無得籍者出  
以緡錢數免稅沒入田官天子乃思卜式之古召拜  
式者河南人也以問者為事親死式有兄弟弟  
式身出分獨取盡其子餘田宅財物盡于弟式  
入官數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家式販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止書願將家也其縣人助進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小民不習世官不願也後問曰家豈有

寬多言事乎式曰臣生矣人無公事武臣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以寬乎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詠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天子語承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民不可以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拜官貴眾舍府空  
其明年會民大造皆仰給縣官無以盡瞻卜式持錢  
二十萬于河南守以給從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牛助  
邊乃賜式外縣四百人式又置復子縣官是時富家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為官自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衣綈而牧羊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耳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  
拜為緡氏令試之緡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  
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劾于九卿而桑羊為大農丞

竟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夫始今吏得入  
穀補官邸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散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故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大抵無處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太俗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養并之徒守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議初異爲解  
南亭長段熲直稱遷至九卿土與張湯偃走白鹿盧  
幣問異異曰令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麕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  
今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今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  
矣矣郡國多新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  
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

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僨其金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鑄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竟鹽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  
欲興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  
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典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果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聞難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十人命曰  
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還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舊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曰江南火耕水耨今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于是誅北地大  
守以下而今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  
息什一以除告繇用充何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于是天子爲山東不勝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子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贈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者今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牧馬天下亭亭有  
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王受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願奮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買  
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縣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僮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邊兵三歲誅羌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察  
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營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僮完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郵輪轉郵傳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不煩輸置平準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其粟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天  
禾  
明  
一

100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唐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  
中木倉其泉倉滿，邊餘穀諸輸帛五百萬匹，民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已。唐左庶長黃金再  
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減價，下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販物求利，弘  
羊天乃雨。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乃龜貝  
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  
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  
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  
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

髮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  
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競所以爲治而  
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微山  
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親用李克  
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  
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  
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  
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內廢夏之  
幣金爲三品或貴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且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爲名爲上幣銅  
錢議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  
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于是  
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  
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財以奉其上猶  
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相激使然易足  
怪焉

賣貨物以便上豪轉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治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奸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賈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臆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鰥寡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疆暴遂其貪心家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井之徒舒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醵井宇小而用非者然下不堪其求也諸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民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醵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禁無不食之地國無乏

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章作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菓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桑田野闢麻桑治則上下俱得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未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衆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畝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墾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社羨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二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縣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

庶民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志  
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  
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  
修其塘圃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  
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  
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  
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  
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  
統輪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  
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道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僇尸衰

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當  
於秦徵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  
御史然不答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  
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  
地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曠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  
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縣置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  
服溫煖而不弊器質朴而致用焉足以易步車足  
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淫樂足以理心而不淫不  
無宴樂之陶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臚止作鉅觥則  
物而財儻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

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  
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  
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亢禁服  
張大夫車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  
妄殺殘吏萌起擾亂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  
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  
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寤矣至今  
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幸尚有強奪之心  
大臣擅權而斷賢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者侈貪賤  
寒賤女工難戚而易敝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解

書案譚帝天統履絲匹庶裨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  
遷夢生不哀死厚葬殯家遺文綰統滿車富者欲徇  
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弱而少廉刑非誅惡  
而奸猶不止也往時鹽與五穀同價暴和利而中用  
今縣官鼓鑄錢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  
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鐺手鐺土鐺淺食鐵官賣器  
不貴或贖賦與民辛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  
限百姓苦之今歲務本去末遷民以豐示民以模範  
百姓反本而不營承夫丞相曰先王之遺教久而難  
復賢良文學之言聖主遂而難行非常世之所能及也



於是遂罷議

東漢光武時穀賈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

所以賈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

天下之用又鹽金之急者雖賈人不得不須官可自

賈又宜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據其利武

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召諸尚書通議朱暉奏

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有

詔施行暉復獨奏曰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

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王

新書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物

賈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

聞獻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

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議

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

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

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

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晉司隸兗豫荆揚州大水蝗傷稼詔問王者何以佐

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

宜勅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餘皆決

置今飢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

永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

版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

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賈其租稅此又

數年以後之益也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禁採之

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賈為天子所乏者非財

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

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

之利將堯舜抵壁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

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房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

自領之

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

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

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

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

樂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

布帛而世充賈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

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

強欲以資施教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馬周上疏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贖軍轉輸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早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條而欺奪之？」姚璹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為議大體者，邪事遂廢。』宇文融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旋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然後

處決。時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則亦稱是。歲終增給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明皇今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錫獨抗議以爲：「猶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錫出爲華州刺史。」

度支郎中楊劍苦聚歛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還給事中，專判度支事。蘇冕論曰：「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洎奸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歛，震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

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鉉繼之，其統楊國忠終虛其亂。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贖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聚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人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爲羣盜。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干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弃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遞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穩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贖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糶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

劉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四皆食河東池鹽度支王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王之晏

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運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別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德宗於行宮庶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

卒怨望無復聞志上疏諫其略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實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德宗即命去其榜

德宗改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

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王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德宗命復其家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張延齡奉自判度支以來檢賣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買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諸別置欠負耗賺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買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

八編類集

卷四一

三

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河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鹿焉德宗使有司開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觀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宜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德宗時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洎之請也洎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也

德宗時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洎之請也洎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較

八編類集

卷四一

三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兵興以來遠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寬意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奸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金在空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口錢帛者人之所爲財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制者令租出穀出絹調出綸績布帛有禁入鑄錢而以錢爲賦者

哉今之兩稅獨以錢較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減一增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史以增戶加稅開田爲課績曰長人者平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幸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候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戶股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殷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未假而費其倍醉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鹽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欲重于公稅請爲占田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李異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爲楊子留  
憲宗許之異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左

罪前并勾檢簿籍又精於異卒獲其用 李絳嘗從  
客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  
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  
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  
儉薄多藏何用邪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異  
自代以異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  
之職者莫能繼之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  
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李吉甫奏中  
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  
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  
之輩也今内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  
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舊制  
一品月俸三千石正議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  
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十緡州無大  
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後皆加然有  
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均異兩敕有  
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人仕之塗定有給之數於  
是詔段平仲章貢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  
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張平叔上言官自糶  
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自將監就村糶易又乞

又乞檢責所在賣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  
李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  
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  
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  
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  
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  
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  
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  
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  
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  
少或有淡食功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依價官吏  
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  
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難  
以醜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鎔皆以錢貨爲計名利  
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以爲州縣之所  
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  
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  
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  
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之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欠

詔免之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美餘以爲累

甄別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

將士減削衣糧則美餘何從而致

有不平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

發兵致計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

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節遊宴省浮費能致

美餘者然後賞之帝嘉納之

答我國象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

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美餘遇百姓不足而卒有獨恤

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

賦支計屢空于是言科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爲

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

之師范陽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

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

以荐饒克逆承繼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

豈惟天時周之典也得太公濟之霸也得管仲魏之

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

高頊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國次以富國強兵

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堅

知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

于經邦正俗典利除害懷濟時之畧祖政理之規者

蓋不可多見矣

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臨唐統姚崇宋璟蘇頌等皆

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

自後賦役煩重豪猾兼并外逃役者多浮寄于閭里

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于居民者十一二矣蓋漢魏

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慨然有制御

夷狄之心而宇文融揣摩上旨天子前席而見之不

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

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

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

害故能獲終融歟且十餘年始用章堅及崇禮慎於

皆以計利典功中人主賜權相減爲天下笑而王鉞

湯國忠威震海內尤爲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千

倍于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

必先生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隨也隨竭人亡財

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士流若出市井匹夫而笑

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一疏上百室空矣片紙下

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誘引以塞計勝領其職者竊天下之財以爲之所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群國貴倖得其賈賂多託買入汙吏處之類類牧羊而畜私養魚而縱網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

張空河國用日促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籌

藏之財填廬山之谷今貨入權門甚于是矣壽昌督

分錄之事私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不

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

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正而反居相位可不

爲之甚憫哉

李德裕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迴天抵幹河漢使左右貴倖從當世奸人如孝

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

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電不能炭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榮

于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恭榮祿鄂析

猶謂之真人兒來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

鈇鉞于貴士施枉結于朽株無害于身矣則大易之

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以不足信矣晉秦時得金

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于錢神漢

台不慚于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甌之

飲晏平仲肥不撓豆公儀休慍以校蔡皆爲壽命之

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

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

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興嘆

而已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後梁時楚

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歛每

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項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

曰但令田在何憂無殺命嘗田使鄧懿文籍逃田畧

民耕藝出租民拾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

其業又聽人人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

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貢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是歲用孔目官周陟



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  
官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  
之音馳騁遐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  
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  
懷吞噬之志荆湘目圖窺伺漢洞待我姑息  
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詠周陟以謝郡縣去  
不急之務減典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  
大怨他日請見筭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  
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一

七

良自米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殷  
奏於汴制美善鄧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  
之以易綿繒戰馬而部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太祖  
許之湖南由是富饒唐主以王攻封左戴見財失  
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鈞考弊嚴  
午通欠之數姦吏利其微費勾取故存之昫具  
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徵者悉蠲  
之解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  
通租三百三十八萬減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  
怨之舍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執苟

其

非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晉李松奏諸州倉稅於  
帑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  
稍貸其死各痛懲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  
租稅所入皆以自贖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  
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  
貢有數宋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  
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師缺即令文  
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  
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  
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太宗賜三司錢百萬募吏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一

十

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  
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  
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減梁無取上等取利太  
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  
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  
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與鹽鐵耿恕復置三  
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爲十道  
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南東西浙京西廣南  
以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恕爲總計使魏羽爲左計  
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

官其畢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各  
達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陳恕罷以寇準爲  
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  
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  
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  
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恕卿去恕薦準焉  
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收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  
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  
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  
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  
爲精密帝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  
金銀錢帛等簿以聞至是丁謂權三司使者會  
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仁  
宗時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贈鐵判官  
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猶苗未生而和紐桑葉  
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其大臣議操  
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孫宗  
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蜀糧者權貨粉給券以  
茶償之文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佐  
計之三稅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

弊上命諸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略等言淮南十三  
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  
券真錢十萬緡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  
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  
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龍三  
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  
闔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蜀舒  
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  
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羣茶入官隨商人所指  
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  
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蜀糧塞下者隨所在買  
估度地更遠並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幣錢償  
之謂之見錢法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鹽水而  
成曰煎鹽淮浙蜀廣海或井或鹹而取曰末鹽皆  
通商貿易乾興初弊監計歲入二十三萬緡稅入舊  
中鼓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中並爲茶上  
皆從之自茶爲官榷民私蓄聚販賣有禁茶之  
禁尤嚴闔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縱侵擾因防罪戾至  
破產逃匿者作佐郎河陽三班奉職丁惟賢皆上書  
請罷茶榷本錢闔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

美梓權貨務以備邊儲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  
錫韓琦曾公亮等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歲三司  
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民患聞戶輸納  
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  
均賦於民悉其賣賣所在收實而不給本錢遂詔弛  
舊禁與通商利元者輸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  
之緡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儲自是雖張茶禁  
如舊蘇軾雖行天下矣而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  
民賦不特入刪本及之商賈利薄賦重者少必致廢  
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  
請除前令帝不聽

臣先監左藏軍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  
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  
已前帳案不足遂下生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量  
亦是多不存在甚為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  
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  
用乃是徒擴空文或勸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  
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  
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  
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思福若又  
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  
有勞費淹滯無成臣愚欲望陛下飭官掖之閒先務  
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  
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侍省御藥院  
內東門司收元用及今來賜于支費則例比附酌中  
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  
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  
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  
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

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自復權鹽法兵  
民筆運不貲其苦而邊務誘入入中勢眾皆為虛佑  
騰踊至數倍大抵取師錢幣太常博士范仲淹關中人  
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溥而不足少助邊計  
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僅一變法處可省錢文得錢數  
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其行之論者  
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與臣等共便論者猶  
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因  
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權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  
鹽地一切通商聽鹽人罷罷九州軍入中勢眾令人

戶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  
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糧粟輸並遼九州軍而  
悉留糧貨物錢幣以實中都復權茶鹽初李諤以  
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  
人失厚利怨謗騰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  
司而遣官行視諤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  
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  
法後壞解鹽亦復權之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  
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  
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  
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  
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  
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諤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  
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令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  
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後此安石  
臨川人曾鞏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推  
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  
安石獨否調知鄆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  
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爲諫官安  
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爲

郡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於是上其大要以爲  
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忠在不和  
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  
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加  
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  
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  
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王安石書

京師祗平衙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  
國依兵而立兵待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  
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邢  
計嘗爲朝廷特言此事果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  
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  
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  
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  
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  
帝創折枝法免其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  
乃展轉增創軍額今禁軍數百幾等此其歲

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  
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額皆增  
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慶  
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  
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  
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  
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  
細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賤軍衣遂通其  
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  
萬足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  
問比校督覈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凌取天下豈復  
有遺利乎唐室自大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  
軍之餉議旬百姓至投繯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  
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  
而解兵解則民力新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  
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  
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  
草在京文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  
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  
年支撥內庫銀絹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

計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  
有所處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頽廢之餘唐  
虛匱宿弊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蠲減加之  
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來夫苟且者臣下及身  
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  
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其根本在於中書  
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敕支給必  
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  
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  
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一  
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道端非簡便者裁而  
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焉之  
有司可矣  
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子外其餘  
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并條例有定  
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計度利害  
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  
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是皆景德中法也理財者  
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等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  
六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

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分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不關統制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百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致不應。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是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違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關。無由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謀尚書右曹不謀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今縱未能大有更張。微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謀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

理矣。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體念。詔曰。國祚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妄進。賜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執政以河朔旱災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譚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衣弊堂鏹時以爲哀。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衛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斂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秦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令安石草制。引常衣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曰。此最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肯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錢財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耗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貼危者若是而上不警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餒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歲民而歸之農者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拔游食之民轉而緣南轅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漢書食貨志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悉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浮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寒者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大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資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亡亡饑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卿盜賊有所動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  
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  
往迎來弔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產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  
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  
相傾千里游放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編此商  
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民務農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  
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人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夫能入  
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  
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勤  
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改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  
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蓄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天下人入粟於邊  
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要必多矣此論貴粟  
宣帝時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殺賤農人少利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  
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今邊郡皆給  
倉以穀賤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



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縣開內倉  
貯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  
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  
凶年名曰義食隋主從之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  
民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  
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  
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  
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  
監臨胥吏相與浸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  
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

倉合之廉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代爲法

唐西北數十州多宿重兵地阻庸田皆不能贍始用  
和糴之法玄宗時有彭果者因平仙客獻策請行糴  
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令增時價什二三和  
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和自是  
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數河南北租應  
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舊制天下金帛皆  
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  
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  
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

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  
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  
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嚼結根株牢不可動楊  
炎顛首於德宗前日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  
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  
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  
之盈數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  
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德宗即  
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  
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

稱之

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欲乖宜故也今戊卒不隸  
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族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  
比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  
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  
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  
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  
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  
司覲爲纖荷不時歛費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

原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  
貴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  
則百十不足此所謂善飲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  
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  
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  
患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緩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語  
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  
弛財而務資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蓄用  
資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  
關輔宜加價以權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權而無米  
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  
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餽直又約二  
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緩彼人  
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  
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  
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  
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今來年江淮止運三十  
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  
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  
糴之以救貧之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

宋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師以補渭  
之關穀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十萬六千緡付  
運使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十緡以充來  
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糴市糴  
網緇綿以輸上郡價先實戶部錢認行其糴處  
唐時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  
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美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  
上之官厚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稱非之况戶部  
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美餘若自左  
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發之西庫臣不取  
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宋真宗詔京東西河  
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支常平倉計戶多寡量  
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上或增糴糴三年以  
上不糴即回充糴糴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  
悉置焉 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  
田官自糶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糶募人耕而收其租  
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  
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  
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糶  
如舊

唐明皇歲祚之初躬履儉德逮平末年內縱奢崇  
臣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  
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  
盈之庫王鉉每歲進錢自億皆云不出租庸歛後輩  
畢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爲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  
蕭賈餽之利以遷廉察嚴殺領軍府之資以拜刑  
曹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貨職  
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爲非且王者之於  
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餘絀漸  
東大錢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  
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  
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錫其征及至  
則米已罄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  
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彈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  
蕭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  
疎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  
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  
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  
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千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自後隨年欵款歛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

龍校

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  
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  
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  
法以十家爲一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  
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  
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  
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  
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漏惡不實還者有罰  
鄭幾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饑國人粟戶  
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民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  
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  
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  
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  
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  
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諸羅于齊公曰誰使  
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展也備卿展請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

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  
 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  
 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聖主  
 與玉璽如齊吉權曰天災流行戾于敝也饑饉荐降  
 民羸幾卒大懼參周公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  
 其而獲戾不恤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行執事以  
 救敝已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責受君賜其  
 周公大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  
 而子之釋晉饑乞糴於秦孟豹曰晉君無禮於君  
 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若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  
 也多矣君其伐之勿十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大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虜饑道也不可以廢  
 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子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  
 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  
 名弗子而天子之苟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  
 矣不如子之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  
 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  
 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與馳道不脩所以幣玉祭祀不  
 懸祀以下牲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趙饑句踐懼四

水進陳曰夫饑越之禍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日  
 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事越以  
 請糴于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  
 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  
 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吳夫齊晉不能  
 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聞  
 慮之所以稱也且夫越則利去而凶至財賈而  
 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報仁人不可以饑  
 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解三年吳亦饑  
 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吳破 汲黯為請者東  
 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苦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  
 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  
 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木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官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  
 歸節候備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唐高宗時河南北  
 旱遣御史中丞崔諡等分道賑給作御史劉思立上  
 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  
 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

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制曰承前饑饉皆  
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諛諛揣所悅意則後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 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官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欲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制降天下緊要關稅出官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既而絳表賈 憲宗謂宰相曰御筆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朕道者不思失

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時南方旱饑遣鄭敬奇宣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植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宜歛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承賈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乎安莊言其必償也 宋仁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徙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者皆給其祿使卹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 呂公著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慰慰籍出於至誠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或者爲大家莊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作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臣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鄆州界逐熟者甚多臣聞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狼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貢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據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漁樵樵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者朝廷後來指揮此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恤稍遲轉有歛損遂日刷上項條件施行當謝論河北流民疏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從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粟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足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閻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

通鑑

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爲公家長計也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費平日未有及此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費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屬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顛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榆乎曾舉放災議

元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或言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欽富民錢自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訖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銀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

八  
湖  
與  
美

卷四十二

六

八  
湖  
與  
美

卷四十二

六

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間貞觀永徽之際  
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  
安居今用度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  
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  
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  
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  
臣請於河口置倉使晏船至夜即輸米而去官自催  
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  
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  
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漕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

明皇深然其言 明皇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  
使於河口置輪船於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  
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黎陽渠十八里以避三  
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假車陸  
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  
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  
倉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  
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麻縮之  
利耳奈何以之市籠乎悉奏以為市緡錢代宗時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

費以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又  
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稅聽從便宜行畢以聞  
時兵火之後中外艱倉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轉以  
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憂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  
具陳漕運利病今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  
石以給關中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  
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為  
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  
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  
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  
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  
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功自者晏於楊子  
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費不及半虛  
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  
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  
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  
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少之者減半以  
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  
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  
薄易壞漕運遠廢矣晏為人勑力事無閑劇必於一

日中次之。不使留宿。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

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

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

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州，濠都團練

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

則濠青傷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韓

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請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

滉喜曰：若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

別家之薪米儲待已，雞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

充舟中矣。下至廁，善泥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

夫與白金一版，使置接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

負糞米置舟中，特佐吾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

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賊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

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一石直錢五百，及渡米至

咸五之四。元世宗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

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漵，陸運至洪門，入御河，

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人海，勞費無

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亡入

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

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

藏。

雜寶

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帛千戶，二人起言海運可

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

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運，其利未便，遂

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官民之利，乃使遂

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舊運，其利止

令瑄二人共掌之。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

故寧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

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千

里置一隄，以時蓄洩。世祖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

衡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隄之處，往往

於地中得舊時軌，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

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

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

此爲務。輒近世，墾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

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

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

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鏡材竹穀織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櫛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牝多馬牛羊旃裘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名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栲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缺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

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奸行其德小人富以道亡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求秋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戚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玉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聞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養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太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遇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以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奸行其德者代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倚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住於衛廢著蓄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意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卑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子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大陰在邠穰明歲衰意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早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禍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

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倘賴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絳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請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東亦不肯請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樂女懷清室夫保鄴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從豪傑諸侯種族於京師關中自開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遼邠女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危蓋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蠻賈僮西近邛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殖衰斜綰轂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其地上郡與關中同俗  
西有走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  
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  
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  
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  
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  
人民矜慎恃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獨狹不均自全  
晉之時固已患其僥倖而武靈王蒞厲之其諺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半陽陳穰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  
北賈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  
餘民民俗僥倖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忙  
慷慨則相隨椎剽休則拊家作巧姦治多美物爲倡  
優女子則鼓鳴瑟貼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  
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承南有鄭衛鄭  
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徒  
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  
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

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稠悍少慮有角  
鹽東栗之饒北都烏桓夫餘東綰貉貉朝鮮真番之  
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  
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  
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閑達  
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捷怯於衆聞勇於持刺故  
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洙泗  
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  
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偷嗇畏罪遠邪及其  
衰好賈之利甚於閭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  
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  
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  
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耕聚江陵故郢都通至  
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  
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襟以壯俗則齊浙江南  
則越夫吳自閭盧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  
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  
俗大類西楚鄧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  
南北胡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關中于越雜俗故南楚  
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  
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  
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  
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信猶有先王之  
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遂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鄧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  
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  
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謹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塩鹵  
嶺南沙非固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  
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蠡蛤不待  
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其俗偷生無積  
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  
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  
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  
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成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入富厚也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  
將奪旌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  
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爲其實  
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操長袂  
躍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逮下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  
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  
博戲馳逐關難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志神極能爲重槓也吏士舞文  
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於賂遺也農工  
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者能索耳終不餘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糧居之一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  
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  
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歲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  
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從租賦出其中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  
角千十足羊澤中千十足豨水居千石魚陵山居千重  
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郭郭千畝畝  
鍾之田若千畝危蒞千畦蠶非此其人皆與千戶侯  
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醑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聞智既饒爭

賤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  
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寡富最下無屢處奇上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  
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  
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則拙文不如倚  
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釐  
醢醬千塊醬千饌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炭  
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軋車百乘牛車  
千兩水器聚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危蒞千  
石馬蹄數千牛十足羊彘千隻僅手指千筋身丹沙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楸布安邑千石  
千斗藥麴鹽豉千荅鮓椒千斤軋千石鈞千鈞栗  
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  
果菜千鍾子貨金錢千貫節驢會食買三之廉買五  
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  
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今  
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  
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大妻椎華行詣遷處  
諸邊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踞至氣不饑

民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  
鑪運籌策傾演蜀之民富至僦千八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以鐵冶富之民富  
將卓氏例居臨邛宛孔氏之先人也用鐵冶爲  
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積陳池連車騎游諸  
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  
過當愈於鐵冶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  
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僥有拾仰有販賈貨行  
賈徧郡國邴邴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

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閭獨愛貴之。集點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閭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鼓千萬。故曰寧歸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穀以百數買。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買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管倉粟。造漢相拒榮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李取賤買。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求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王。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橘苑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侯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喬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

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求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鐵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揭家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買史。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冒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學鍾。此皆誠。臺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臺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三

大學衍義補

禮樂類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臣按禮樂自天子出而用之於諸侯之國帝舜  
延守至方岳之下於律則同之同之恐其有不  
一於禮則修之修之恐其有廢墜則是禮樂之  
制作天子既用之於朝廷之上頒之於諸侯之  
國而又以時同之修之非但備其儀文協其聲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三

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風俗也後世  
惟於創國之初頒其制繼世之君不聞有同  
律修禮之舉詳於政刑略於禮樂此治所以不  
及古歟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  
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  
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臣按天產地產即下所謂百物之產也陰德陽  
德即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產陰陽  
各有其德先王作禮樂以事鬼神陽之德為神

陰之德為鬼用天所產者以作陰之德禮由陰  
作者也禮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實必得其中而  
不過於奢儉焉是以地制之禮而節天陽之所  
生也用地所產者以作陽之德樂由陽來者也  
樂以防之使其運豆之實必得其和而不至於  
乖戾焉是以天作之樂而節地陰之所成也夫  
天本陽也以天產而作陰德地本陰也以地產  
而作陽德如此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合為一

矣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三

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  
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  
萬物得

臣按聖人本天地之陰陽以作禮樂故樂由陽  
而來禮由陰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天以  
之而發舒天道之陽欽肅地道之陰然獨陽不  
一生獨陰不成故必禮備樂和發施並行然後天  
之陽地之陰氣交而形和而絪縕之氣通生成  
之道備萬物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

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

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舉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

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

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議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六者其樂備其治齊

者其禮具

正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臣按樂記此章與易繫辭大同小異記者引之

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

彼以易象自此以禮制言耳

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薄天地相薄鼓之以

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變之以日月而百化

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故聖人曰禮樂

動者也禮靜者也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

樂也者天地之和也禮也者天地之序也故聖人曰禮樂

樂也者天地之和也禮也者天地之序也故聖人曰禮樂

樂也者天地之和也禮也者天地之序也故聖人曰禮樂

樂也者天地之和也禮也者天地之序也故聖人曰禮樂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  
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  
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人道舉  
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  
反以反爲文

臣按禮以謙遜退貶爲尚故主減然禮之體雖

主於減殺而其用則在乎進前也故必勉而作  
之以進爲其文樂以發揚蹈厲爲尚故主盈  
然樂之體雖主於克盈而其用則在乎抑反也  
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其文主減者當進須  
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程頤所謂  
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型  
不動無節不作

子張後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類之行位兆與

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

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

奏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間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敬而已矣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

經不全惟見於載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

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

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六經爲

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要道不君爲

治誠能以禮樂爲本凡夫政治之施惟唐虞

三代是法而不雜於秦漢以秦功利之私則古

治不難復矣

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二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

父子兄弟兄弟夫婦萬物各得理然後和  
故禮先而樂後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  
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  
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  
諸儒猶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  
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  
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

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  
石季龍僞禮獨存禮記之科棄而不傳不  
過習爲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爲教則  
久絕無師授付天知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欲以  
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  
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其列註  
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  
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  
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

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觀朱氏此疏  
所謂以儀禮爲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爲傳  
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益已  
私輯之以爲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  
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  
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離有刻本已行於  
世而律呂新書宋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  
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  
得表章於

聖世臣竊聞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遵他務首以禮樂爲意開禮樂  
二局徵天下老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  
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祭  
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成有未足  
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  
有全書焉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

禮義之節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朕三禮臣伯夷名帝曰俞

咨伯汝作秋序宗廟夙夜惟寅敷直心無欺惟清

臣按禮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祀之禮凡有三

焉所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

官惟於百揆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

之職而秩宗則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

也禮官所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輕授經其

官守則是輕神明矣是以帝舜於他官皆直命

之獨於秩宗之職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

重之亞於百揆意可見矣後世人主往往重治

人之職而輕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異小人非類

失古意矣

皋陶曰天叙有典勅也我五典五惇厚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常也哉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周官宗伯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純百官以諸萬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示之禮以佐

王建保也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飢師雨師以血

祭祭祀稷五祀五嶽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騶騶祭

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

王詳見秋

以凶禮哀謂喪也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成也以荒禮

哀謂凶也以禮哀謂禮也禍故以瘞禮哀謂瘞也國敗以

恤禮哀謂恤也冠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聘曰覲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

也

臣按王安石謂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

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用其命而不知

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

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謂軍禮

軍禮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爲終。嗟乎古人用兵而必爲之禮如此。後人惟知用法而已。驅之如牛羊。視之如艾蒿。豈復有所謂禮也哉。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姻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厭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其不由於五禮也。周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

人壽與否。其有大於此乎。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祫之昭穆。古因之五服。五服宮室之禁。三族之別。以別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吳說曰。五服古因。軍官者也。用者。器幣尊卑之別也。廟祫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二穆之外。又有二祫。祫者。遠廟之士。遠而祫之也。古因之五服。古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衰。衰也。錫衰也。緦衰也。緦衰也。族者。父子孫天屬之正名也。辨親疎者。重服則

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疎曰。族。九族之內。凡適子。正體皆爲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听其嫡庶。使不得以

平代尊孽代宗。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

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

人壽與否。其有大於此乎。

退讓以明禮。

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祭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慍。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節而就之。不至

焉者。跛而及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其非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臣按寧戚之意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咸得之者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飯謂豚豕新豚之汗尊以盛水而杯飲以手期黃釋爲鼓推而土鼓爲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是故禮者君之太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接實以鬼人編有象禮曰實

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達上位臣竊刑意而俗

敝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之秩禮無列則士不事又稱職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成而忘其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失其禮故禮也者義之實也飭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恭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管仲饗魯魯有陳朱紱山節藻梲君子以爲隘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以爲隘矣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備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君子曰其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夫其義陳其敗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人編彙纂

上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教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其善於禮此之謂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且按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變早無水患也幸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卒欲

爲之坊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有何以異此

故婦嫺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俟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人編彙纂

上

治國而無禮譬猶簪之無相與張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珠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相洽也於衆也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

困人之情而爲節文以爲民坊者

喪服四制凡體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故謂之禮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

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莊公十三年

君子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

勸力以事其上足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

也謂之懿德魯公十四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往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忌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子貢曰夫禮歟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五年

齊叔向曰忠信禮之器也軍議禮之宗也昭公二十六年

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昭公五年

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

臣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于病不能相禮乃請

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終久召其大夫曰孔

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於夫子使

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古之聖賢教

子必以禮也如此

子太叔鄭大夫引于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民失其

性故爲禮以奉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

之成人昭公十五年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

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以上禮儀之前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

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

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爲禮也夫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

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

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

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

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効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備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人壽奏

宋臣三

上

命掌禮大臣會同翰林儒臣依唐開元禮

宋開寶禮著爲一書以

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陽之雷出於地陰之中奮發運動以成聲而有和暢豫悅之象故既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爲一

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於一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燕享或用於羣祀而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乃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養於人聲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爲治本又專官以之爲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蓋樂者出治之本人者用樂之具而胥子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絕者也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林浴膏澤而歌詠勸苦者也吳漢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破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趙其祿事里宰趙其耕耨篇章吹幽雅勸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蔡治忽以曲盡五音汝。  
夔曰聖學也鳴球也搏也拊也瑟也以誅祖考  
來格也虞賓也在位羣后也德讓下也樂管也鼓也而小  
祈合止祝也祝也以合樂笙鏞大以間鳥獸也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歌  
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誅蓋琴瑟鳴  
球搏拊琴瑟以合誅歌之聲也丹朱在位與助祭  
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

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  
合而言之則總名為蕭韶

周禮大司樂之長掌成均之法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  
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中和祗也庸也孝也友也  
弟也以樂語教國子興也典也道也直也誠也信也以  
樂之也言也日也誦也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也其出  
卷言也樂二大成也大器也與也同也大夏也大濩也  
大武也以六律也大器也與也同也大夏也大濩也  
應五聲也宮商角八音也金石土革木六舞也大令樂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蔡治忽以曲盡五音汝。  
夔曰聖學也鳴球也搏也拊也瑟也以誅祖考  
來格也虞賓也在位羣后也德讓下也樂管也鼓也而小  
祈合止祝也祝也以合樂笙鏞大以間鳥獸也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歌  
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誅蓋琴瑟鳴  
球搏拊琴瑟以合誅歌之聲也丹朱在位與助祭  
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

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  
合而言之則總名為蕭韶

周禮大司樂之長掌成均之法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  
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中和祗也庸也孝也友也  
弟也以樂語教國子興也典也道也直也誠也信也以  
樂之也言也日也誦也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也其出  
卷言也樂二大成也大器也與也同也大夏也大濩也  
大武也以六律也大器也與也同也大夏也大濩也  
應五聲也宮商角八音也金石土革木六舞也大令樂也

陰陽以制器焉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是相爲宮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

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一

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

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爲宮，則林鍾微

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爲變宮，乘賓爲

變徵矣，其十二律爲宮皆然，旋之爲十二宮，折

之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五音，第一至六爲

變宮，又第六至七爲變徵，然後旋轉爲宮，次第

無窮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

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

無怙惡，賊之音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誼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

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倡動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

以簫管，會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絳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

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

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亂德矣。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蹈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客，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備舞。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相也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列竊聲以亂，不窮而止，及優俳侏儒，小優大，難于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

以誦，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夫樂者，聚成者也。總千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臣按此孔子因賈牟賈問武樂而答之也。先儒輔氏謂此三言說盡武樂之軍。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固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二士二，士二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之風，故自八以下。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此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和五聲，一氣以風，則二體，類有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十舞，十一人，十二風，十三人，十四風，十五人，十六風，十七人，十八風，十九人，二十風，二十一

律，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十舞，十一人，十二風，十三人，十四風，十五人，十六風，十七人，十八風，十九人，二十風，二十一

出入周旋，疏以相濟也。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官，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度律，度其均也。鍾，百官執也。通儀也。紀之以三，天地平

子 3-221



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爲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順之本也

蔡邕劉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圖其外渚四角契而圓之  
施不處旁九釐五毫釐尺四釐也累百六十二寸  
方尺嘉百寸聞其外無旁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  
方寸五十寸其旁外五寸寸累百六十二寸爲容一斗積十  
容十斗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一斗積十

臣按朱嘉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圍徑之數則

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  
論黃鍾曰其九寸空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八  
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天通典具焉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迭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債忽微目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債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

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所引黃鍾不復與他律爲役者。蓋以黃鍾至尊。無與爲並。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爲役也。

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愛者和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謂五聲二變之數杜氏通典

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角與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總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其所謂和繆者，淮南子曰：始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  
運所商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  
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致矣

臣按朱熹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  
之說既因亦可見者此也蓋五聲十二律旋相  
爲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爲  
八十四調非古矣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  
百妃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  
入焉養其性朱四三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平則厥心釋德威治至  
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暴縱欲  
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  
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  
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臣按周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學今樂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  
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  
爲準非柷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

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效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  
將黍以實其管者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  
古法律管當實于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  
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胡先  
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  
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沒聲上下以定黍  
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  
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  
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  
知之朱四三

臣按朱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  
攷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  
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有宋全  
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切瑗范鎮司馬光輩  
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  
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叙  
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臣按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  
不及於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

鼓者論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  
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以爲自是之後  
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而併與  
其習樂器之廢工亦無之矣後有作者其  
何所持節而後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  
存者文帝資驩近道而謙諱未逮武帝慨  
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也魏  
用杜夔隋用鄭譯何矣宋用和峴胡璩阮  
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也然卒無所  
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

八

卷四三

故耳先王之樂器無存而有者亦多非古  
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此  
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代之  
傳也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  
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  
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木四曰文王皆  
古詩餘載記頗有闕誤篇數不可攷漢本  
止有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  
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郊儀  
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升  
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  
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  
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卽開元遺聲  
也朱子旣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爲詩樂  
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  
攷而爲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韻句  
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  
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旣失  
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

八

卷四三

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  
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大音然哉又其  
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旣不可攷  
始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  
者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  
信都芳萬寶常王今言張文收之輩必能  
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  
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然如此  
之人豈易得哉昔宋李照胡璩阮逸收錄  
鍾磬餘復笑之曰聖人寓絲以聲不先求

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卒無所  
如後言

八藝類集

卷四十三

書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四

大學衍義

六經類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

冠昏喪祭鄉相見也

吳澂曰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之祭有特牲饋食禮鄉有鄉飲酒禮相見有士相見禮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  
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按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

書作爲家禮一書酌古準今實爲簡易可行

太宗皇帝命儒臣修性理大全書已備載其書今

士大夫家亦往往有舉行者。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呂祖謙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宰降臨于眾

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

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十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衣、栉、總、纓、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

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也。疥癩而微仰。之。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發扶柩之進監少者奉槃長者

奉水講沃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采色以溫

之饌也酒醴芼羹芼荻麥黃一稻黍梁秫唯

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薤粉榆兔音問蕤滌音問

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子謂爲人者婦子之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

不敢私與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天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U. J. C.

業恒言不稱

食饗不爲槩

聽於無聲視於無

父母存不有私財。

戴溪曰粒粟縷絲以上皆親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鄭玄曰純

父子不同席

吳澂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幾子偶共一處而坐

各平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情。琴瑟不御。食肉不至。羹味飲酒不至。愛貌笑不至。前本怒不至。皆疾止復故。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呂大臨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親所疾飲藥子先嘗之。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

諫父母怒不說而捷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穎達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長。不諫使

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

諫謂純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

吳澄曰熟諫謂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

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輒熟也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敢坐

王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方慈曰不敢私父不敢私受

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戚顏色容不盛此孝子

疏節謂常行難曉之禮非大節也

內則曰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無禮於介婦

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

可憚其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

命不敢並生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上

曲禮曰見父之執父之執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年長以信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並行而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少儀曰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

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不畫地手無容不褻也寢

則坐也而將命

王制曰父之齒年隨行從其兄之齒年與鴈行並行

朋友不相踰並行輕任任已之重任任分班白

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無乘庶人者老不徒食

無羞

凡家人初九開有家悔亡象曰開有家志未變也  
出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櫛音加蓋衣服之具不同巾漢

者櫛音理髮不親受  
外言不入於櫛門限內言不出於櫛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  
床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器而食

課婦曰許嫁則繫以纓以纓有所繫屬也此與初所  
香纓不同

文異長

鄭玄曰男女各自爲伯季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

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也奠之而後取之

內不共井不共湫音湫浴不寢寢席不通乞假男女

過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

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掩音掩其面夜

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

按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

多爲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娛賓而人  
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於胡元入中

國五者之倫數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

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

一有犯焉終身不齒今元之弊政汙習固已汎

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弊尚存者男女之無

別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而今閭

閭之下貧下之家內外無所限隔乃至男女同

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迴避

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配乞

勅有司痛加禁約以上人家男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

璋音璋其泣嗶嗶音嗶嗶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音褐載弄之瓦音瓦

無非無儀音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音詒

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音弧於門左女子設音設

門右三日始負音負也子男射女否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  
則皆降一等  
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



之手。負。劬。道子在長者。辟也。呼。口語之。則掩而對。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

鄭玄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

范甯曰羈貫謂交午剪髮為飾成童謂八歲以上童子之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士冠禮曰筮于廟門。稱廟也。主人戒賓乃宿賓。宿以厭明。謂宿夕為期。所加冠于廟門之外。夙興。是設洗之期也。直於東榮。星氣。陳服於房中西楹。下東楹北。上主人玄端。主人。爵。綈。也。立於阼階。東下楹者玄端負。北面東塾。將冠者宋衣。綈。綈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

先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於房中。西面南上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將

者即筵坐贊者坐。說櫛也。設纓。纓之具。賓降盥。卒升賓筵前坐。也。正纓與降階一等。執冠者。也。升一筵。

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冠之左手執前。冠者進容。而賓乃祝。祝始如坐跪如初。乃冠。冠與復位冠者與賓揖之適房。

始加祝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詩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服玄端爵綈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賓盥。

正纓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

如初興賓揖之適房。

再加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冠者服素幘素綈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紼。給其他如皮弁之儀。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一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筵於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賓受禮於戶東加綈。

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醢。三興筵未坐。辟禮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賓答。

禮辭曰甘醴醴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  
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  
兩面賓字之冠者對也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宇爰字孔嘉  
髦士攸宜宜之於假也永壽保之曰伯某甫

郊特牲曰適于冠於阼以著代也醴於客位加有成  
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陳澧曰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  
醴客位在戶牖之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

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若使  
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于之禮若庶子  
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醴亦戶外也

按古禮三加始加緇布緇布之粗不若皮弁  
之精再加皮弁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  
而愈尊後世均於時服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  
用行禮者因時制宜不必盡拘可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並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

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  
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  
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  
故行之於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  
不忘古也

按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  
不常服却是僞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

加緇布冠冠畢而醴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  
是僞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  
意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其禮  
無副髮首

孔穎達曰燕則髮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

丘葵曰香烟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

杖六十。諫而寢。寧。古。是禮。然父母終而無

姑姊妹在室者不可也。若有寡嫂及其人之年五十以上者，揆之於人情，似亦無害。

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廢牀徹衾衣，加新衣，男女改踞屬績，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面者一橫者三

一，衾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衿二衾。

按古人之死，必爲之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使之堅實。後世不知此禮，往往有謂不忍將死者束縛而不肯斂者，此愚下之見也。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大棺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

三寸，士棺四寸。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欲首足形還，與

同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戴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

按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蓋親者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禮皆然。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按成周之世，卿大夫家有喪事，尚設官以相其禮。後世徒有其文而無其人。

檀弓曰：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

鄭玄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僑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也。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按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故喪多有留至三五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屍於室家之內，十年之中，其

家豈無婚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爲甚。

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貴以暴露之罪。

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頑葬之具皆爲



呂節禮不可爲。如散制說分不得爲。如禮制者一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以上散制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鄭玄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汰制也。

臣按周禮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汰者蓋以五服之冠經衰裳皆有所取義非徒異其製而已也我

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

大明律之首蓋以違於禮則入於律既以汰戒天下又製爲孝慈錄一書復以禮諭臣民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玄曰此論服之隆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麻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爲最大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喪服。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做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皆可以一槩服之故聖人不製其服心喪之謂也。

臣按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靡然無以異於倚廬而聞几筵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古人謂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生則尊敬之歿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焉人恩深義重者固當爲之隆其服矣然恩有淺深義有輕重又當因其淺深輕重而處之是亦所以稱情立文也

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而禮曰知生者乎知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引柩殺梁傳曰乘馬曰開衣帛曰殓殓至曰含錢財曰賻曲禮曰鄰有喪巷不相里有棺不巷歌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居先  
凡家造祭器爲先

鄭玄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自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  
不謂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新於丘木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廟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

舉祭若宗子有疾不舉祭則告于代攝可也

猶必告于宗子然後敢祭

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

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

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

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

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按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

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令祭于

宗子也乞勅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

其所曾經事者如述事會祖或祖則許祀之

不逮事者准得祭禱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產之時

必須以一分爲祭需原不會有音樂共補之凡

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爲新之類

皆就長兄家行禮如此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周詩曰無日則薦言性器未設不備不敢以祭也

自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而好禮

者無祭田苟有課食又有財差皆當隨時致

祭不可拘田之有無蓋祭薦之禮子孫所以報

本而反始後世禮教不行人家往往厚於奉養

而薄於薦祭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

黍以豚稻以鴈

陳澧曰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

孟月也

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祀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

於正饗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爲繼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

陳埴曰宗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湮寔多姓氏紛錯易至散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祖

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肖始今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爲大族鉅姓自謂爲士大夫者

大綱彙纂

卷四十四

三

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爲譜系孰爲始遷於此者孰爲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長者爲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爲繼曾祖小宗某與某同祖某與某同稱各推最長者一人以爲小宗其分析疎遠者雖不能合於一處然其所以聚合于一處綴列于譜牒者則燦然而明白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其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支絕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卽將其名

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所生父母以爲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亦體廢存之意

陳淳曰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繼爲憾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邵子取焉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貴冏王人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稱派爲大宗庶子爲小宗小宗絕不爲立後侯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

大綱彙纂

卷四十四

三

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

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表

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况庶民乎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

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天下既定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作云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退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切詳律令無有死後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典範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

之後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

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

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其前

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

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爲律令以禁戒之也

別禮小史掌邦國之志也莫繫世辨昭穆

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

之所出謂之繫莫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

知其世也

儀禮士相見禮曰贊冬用錫夏用脰左頭奉之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

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

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

儀問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

儀問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閭吾

子稱贊賤辭贊賓對曰某不以贊不敢見主人對曰

某不足以得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贊不敢

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敢從出

迎子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出主人請見賓反見

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按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

結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

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聞其有贊也

又辭之至三而後敢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

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此一贊之微而且力辭

固拒如此

祭義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

七十者弗敢先

方慙曰一命齒於鄉里，奉其鄉里，則以齒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族則以齒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齒之矣。然此特貴貴之義耳。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所謂不齒者李氏所謂異席是已。蓋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而居於其上也。以上鄉人飲酒會別之禮

**葬**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燬官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吳澂曰：燬官室者，野廬也。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而不可忍棄。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為舊俗，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本然之近淳古所行者，今則變而流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家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為之生計，壯者為

之身計，老者為之老計，老者為之死計，無子者為之後計，而又時修謙讓，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禮親未盡，不得同居。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戶別籍，私家既為之，則範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為之禁令，而服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費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復矣。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總論祭祀之理

易辛王假有廟

漢大彖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虞書肆也類于上帝禮精意以于六宗望祭之而于山

川名山編周于羣神丘墳增衍古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

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何也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

郊祀而爲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

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

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

帝爲主而類聚羣祀以爲一體如蘇胡二氏所

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

以成周爲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

數言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

要當以之爲正其禮雖爲攝位而祭告實則當

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傳說進于王曰曠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祀神

則難

祖已曰嗚呼王司也敎氏罔非天胤嗣也典祀無豐于

昵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

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顯

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進其君於祀神之道少

有過豐即相與諫言過於厚者猶如此况其過

於郊禘放肆者哉

周書周官曰王肇禘殷禮祀於新邑咸秩序無文

不典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呂刑王曰乃命重即重黎也和即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逮在下明明之理崇崇也帝之尊祭祭也無益無益也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表九黎亂德民神雜糅

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顛頊受之乃命南

正董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

讀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興之

臣按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  
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制爲祭祀  
之禮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  
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  
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固有降格者  
也請於凡天下神祀弄夫經典所載反

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葉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

而馭之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

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禘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

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主幽而鬼神

亦在吾操縱闔闢之內是其爲則未嘗略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與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行各因其

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  
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  
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  
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  
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  
東郊兆月與風伯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  
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  
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面  
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

八神與衆

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

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爲之位焉

肆師陳列祭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

祀用玉帛牲醴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

序其祭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禱鮮求永長貞正

一日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

六曰災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日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祭

五曰攻六曰說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解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詣其所若造于祖也禱若禱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祭若春秋祭祭之屬攻若翦氏以攻祭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氏以攻說禱之之屬凡此所以祈福解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盥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阼也主階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

事曰嗣王某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賸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霽武子之不祀相背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為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祀三公四渎祀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國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為越越猶越也而行事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仰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綽

臣按宋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君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

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

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至廟以為後世人君

往往於柩前卽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

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

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而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祀列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為神受職焉謂風雨神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謂地不受養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  
孝慈之道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貴賤之  
禮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為祈不應也豈時為然不  
樂係於祭大為可樂不為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  
美多品

陳淳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  
時為扶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褻大為可  
祭也莫吝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祭牲不及  
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爾栗宗廟角握社稷  
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重及肥大也薦祭之品  
殊有定數不以多品為薦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淳曰近者為義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  
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祿有一  
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特神而不敢予以已  
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新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謂  
為辟

陳淳曰如周禮所謂弭災與遠罪疾之類由弭害

用此以消弭之也

方慙曰欲彼之有子也故有所以求之若詩意喻  
祈穀于上帝戴交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  
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其稌之秋  
報社稷是也

祭法諸祭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  
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  
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寧宗祭水旱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  
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  
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  
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  
泰折即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人也  
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祭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祭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謂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詭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心不苟處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德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秋修其五教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難獨豐其何補之有

史記曰吾聞之國將興雖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衛遷子帝丘衛成公廢康叔曰相奪子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部何事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界在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記曰盛德必百世祀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考洪武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禮長官通行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意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體官行事郊祀天地之禮

虞青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按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年也豈得爲瀆

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

亂虎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

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

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

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

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

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

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

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制在周之前

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

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之言非解書也夫

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類常祭

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者何

時此所謂類者何所謂乎我

聖祖初得天下卽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圓

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

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爲合祭之體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

宗山川羣神皆各爲壇以從祀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八廟類祭

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按自古論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爲據朱熹

深辨其非夫月此一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

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說

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醴祀昊天上帝

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

上之別十有二所謂醴祀實柴燔燎三者祭天

神也血祭醴沈醢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裸饋

食祠禴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之祀有昊天上帝而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圖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雲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闕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兩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鼗鼓靈人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用皆出可得而禮矣

人篇類纂

卷四十五禮記

十三

吳棫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既曰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而其下則止用黃鐘大呂雲門祀天止用太簇應鐘咸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爲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况周家祭祀已行之述莫詳於詩之頌今攷吳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與異祭之文攷之詩禘祖而其末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地與祖亦無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祭而配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

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况攷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執磬祝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執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况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

人篇類纂

卷四十五禮記

十四

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養璧璽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闕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

祭禮之始。始者。謂其所行之禮。則正而所  
 謂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凡於司服。掌王之  
 右。服止有鹿裘。衾。衣。帶。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  
 有所謂后。遂。地。祫。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  
 神有兩。而主祭雖似一。亦可見失惟其神之兩。  
 故兩其器。或以蒼璽。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  
 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  
 則皆而也。然則太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則謂  
 周禮非盡出周公。究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  
 激南其不經不韙。非無稽之言也。失其所論。  
 茲舉。既不退。則所論。禮。又烏可深信哉。  
 禮記如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  
 日也。饗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  
 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五。按祭義。大報天而生日配。以月。蓋天之為德。  
 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  
 焉。故以日為主。而配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  
 以為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  
 側。猶至燕。而並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  
 蕭。祭。而配以句龍。祭。而配以蕭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官尊祖親。今之義也。  
 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  
 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  
 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  
 開。蓋古卜法。不存。而擇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既  
 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  
 次日早。朝復。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徽京。都城隍。神。編請天下。當祀神  
 祇。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  
 各宮于齊。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  
 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埽。反道。鄉。為田。蠲  
 那命。而民。罷上。  
 陳澧曰。泥埽。酒水。而後埽也。反道。剋道路上之土。  
 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  
 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

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即古人之制。但所謂養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語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國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禮祀實柴。燔燎爲祀。天神。迄主體郊之祭。大報天。卽是以禮配祀昊天上帝。

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厥伯兩師。若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獻于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是類則分官以行獻耳。

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祭。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日神。祀進乎。夫混以祀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則天子行幸而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爲。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人壽萬年。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爲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常行。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如其器之色。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禮器祭天特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如繭也栗猶也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也

則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陳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

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半中清除之所也二牛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爲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吳澂曰鬯者釀秬爲酒而芬芳條暢也秬如黑黍一稊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爲巾纂而畫黼文也

按大宗伯云滌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

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醴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大祭三貳則酒一尊又

按五齊一曰泛齊

成而滓淨

二曰醴齊

醴醴也

成而滓淨

成而滓淨

成而滓淨

成而滓淨

成而滓淨

成而滓淨

成而滓淨

成而滓淨

成而滓淨

而土下一體三曰盎齊

盎盎也

五曰沈齊

沈沈也

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

之酒也二曰旨酒久醱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擗尊疏布鼐俎杓

陳酈曰大羹者大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

主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爲犧牛之形此尊以蠶絲之布爲覆象俎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耒盛秬鬯以事上帝

以上祀天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享飪也聖人享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叩也盛于豆

不器以于豆于登

香始升上帝居歆

臣按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醴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享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

襲領海之香木以代鬱鬯亦此意其氣之芬襲

清遠有非蕭桂鬱金所及者用之以祀神禮所

謂以義起歟

謂以義起歟

謂以義起歟

謂以義起歟

謂以義起歟

謂以義起歟

謂以義起歟



郊特牲器用陶瓦以象天地之性也

莞簟之安而蕭越音蕭越藁鞞之尚明之也以上祀天之義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風夜基命宥宏深密密於緝福也

熙也九則單厥心肆其靖之安之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

援此序以爲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爲康王

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

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爲康王以後

之詩臣按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與太史氏爲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

而各有所三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

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

表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

至於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田事

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

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

臣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未

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爲成此王業則未

必然爾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

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

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

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

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

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爲有

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

失之臣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

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

樂章

臣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

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

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

章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

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

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

上加以至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

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必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難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諉爲異教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人報稱焉

孝即主

主

周公其人也。始於周公一昔者周公郊配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配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配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求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配之。共爲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春壇明堂爲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

以上論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帝三歲一郊。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祀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

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不得配享于天可慨也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之禮而哀平休於禍禍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朱元始故事為圓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壇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

八神類

卷四十五

三

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宮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時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面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兆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朱元始

故事合祭天地與祠禮司舉不合然而一體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編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與以上禹漢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初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宗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宗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八神類

卷四十五

三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實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鳴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未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唐宋之世乃用青祠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將自后妃以

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而人資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人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歲事之

修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

之敬非因是以爲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至于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爲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缺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聖祖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赫蔭補賜賚

一切革去

以上唐宋郊祀之體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文獻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宗廟祭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穎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人編類纂 卷四十六 禮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曰於穆清廟肅敬也顯明也

濟濟多士之德對越在天駿人也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謂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以清廟爲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而不及乎他云

詩雖頌有來雖醴也上止肅肅也相助維辟公諸天子穆穆天子於廟爲廣壯牲相于肆也祀假大哉皇

方王侯也子孝子武王

臣按

國家一歲五享

人編類纂 卷四十六 禮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卽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啇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

冬享先王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享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享

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矣。敵以肆俎，深為禘饗。食為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饗而敵有焉。腥禮既薦而肆，有焉。蒸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禘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為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祫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法數。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而予此者，商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為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類，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為言也。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予其中。周雖未並言而昭穆之次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于此耳。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為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昭

之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若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蓋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千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陽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魏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義侯梁世傑十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王、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文武之廟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卽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述遂至懿王時則又主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主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

皆諸士

太祖自世不遷一昭一

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進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稱乎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七廟者

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章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說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

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遑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況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

天子值與特

同祔祫禘祫嘗祫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祫當爲祠祫當爲禴禴謂各祭於其廟祫謂合祀於祖廟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日之間備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附錄

卷四

上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況天子乎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祫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爲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況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歟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魚音作烹開米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鮓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鬯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離嘗黍以合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說解者率以爲二竊以謂月令之書推記素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爲凡

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卽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木在室而近北醴醴者醴齊  
在戶設之於內棗才細在堂設之澄酒即醴

在下堂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爲主人告嚴主人之辭以降上神在天之神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也造其祝辭號美玄酒以祭薦其血毛  
取食及毛

其粗盛於內與熱其餽醴醴血脂脾明以獻薦其  
燔炙燔肉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死者有是謂  
合莫與其契令於冥之中然後退而合方今而煮體其太  
豕牛羊實其簠簋俸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也此禮之大成也

燈器廟堂之上。尊尊在階。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東。君在阼。六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醴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澍曰曩集夏后氏之尊也儀尊周尊也縣敦大應敦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爲上故儀尊縣敦皆

在西而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

象夫人在西而東酌壺尊此禮交勳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牛其忠也。勿勿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

於庭血毛詔於室美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  
求而未之得也

陳澹曰洞洞鼓之表裏無聞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語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

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





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愜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取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澧曰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有欲之之色也

臣按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饌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饌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饌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禘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禋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王祭于太祖之廟臣按禘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禘禮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禮考

十一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禘焉謂之大禘則此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

三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經無明文先儒所不敢以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有不然則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度

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圖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間加一祠歲祀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不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

八廟類纂

卷四十六

三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其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

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族四祭如周禮所

八廟類纂

卷四十六

四

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禴祭夏秋冬則禘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二廟前一曰省視祭畢即釋歷十有四日備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稭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稭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稭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稭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稭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稭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舉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見蠲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休宗七帝

二帝不功，德不祧，以為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尚宗孝宗，大室為親廟，前此廟異，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所以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太恰，配食其左。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冷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為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並不相稱，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亡如事存之說。焉。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  
 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忍死之之誠，有不客已焉者，明帝此舉

亦不<sub>何</sub>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sub>何</sub>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子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生，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體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今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大牢春祠，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年一獻。  
 臣按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園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兩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天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歲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

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

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

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

則有罪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朱子曰

詩大雅維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子曰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

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官

詩序職文卷箱田而新社禮也要結秋報則報也

按前經禮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馬設其社稷之壇以辨九畿之圉

各辨其野之所有禾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

小司馬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通令社稷之職

州長各以歲時祭祀州社

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也諸侯社稷皆少牢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人編類集

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

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諸用戊日戊者土之

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爲是況所謂

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

秋二社皆在仲月竊以爲官府祭社宜用仲

月土戌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爲

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

旬丁在戌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呼豎所用上

戊哉秩之爲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

序其祭祀正諸此爾祀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

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慇曰郊用特牲而召諸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彙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而國主社示本也

八攝類

卷四下禮記

上七

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秦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

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

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

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

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卽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

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

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

太社大宗並配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王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陳澧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

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爲壇於而祭遇雪霽風雨之不時則又祭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以上祭司

大宗伯以禋祭祀司中司命輶師雨師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人爵與等以司中司命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台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輶師雨師亦以爲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爲某星則執泥矣如後世所祀之雲靈

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以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祭法理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按一歲之間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蠶雷爲其始畫卦成象威

人爵與等以司中司命

物教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嘗合而爲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而爲一壇以從獻於郊大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蓋有間矣然雲興而雨霽既祀夫雨而獨遺於

人編類集卷四十六

三

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遠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而

宸居所蒞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而凡冥漠之中有靈高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焉嗚呼至哉

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舜典望于山川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粢流祭山林川澤山林曰經川澤曰流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袞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

臣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爲壇以專祀之初春

人編類集卷四十六

禮記

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

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

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所在祀焉

月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吳敞曰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泗源自沈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而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酈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

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

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

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

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

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河則望祀

于懷慶夫宋都于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副之域出國門

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况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開有大海通西

人壽集卷四十六

南島夷此地在商代未入中國今旣爲禱祭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

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祇而祭之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也惟泰山其河海潤于千里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祭江

漢雅漳楚之望也

劉邵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

以霍山遠以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中嶽

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飲雲雨焉

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

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千海焉能

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

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

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八編刻集

卷四十六

辛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

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

維本所為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

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

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

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是為五鎮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略曰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禮體不經莫

此為甚夫視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合命

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鑒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濂千古之繆臣知

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

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

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瑞有在於茲矣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

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開雜祚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設公座筆  
硯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昇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亦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令

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

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

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

屬也國家祭祀以附之山川故此以附之山

川之祀之後云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禘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禘至所征之地而祭

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人曰振旅其禮一

也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

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

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爲兵禱

唐百官志節度後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

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于此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諸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禘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

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

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

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

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八月祭

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

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日門祭然即古人轅行之祀也是

期

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鯨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五日泰厲諸侯為國立五祀

八為類祭祭曰下禮

五日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

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

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

厲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壽而祭司壽也祭百種謂百穀之類以報報其德也

也饗農古之田畝有及郵舍表報其德也

間變居以禽獸謂狐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獵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為獵虎尸也祭坊與水庸坊防也水庸謂也

祭水事為農事也謂土反其宅無所歸則水歸其

也謂昆蟲之屬也謂蟣蟪母作也草木歸其澤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

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

則以貓虎為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畜祭司

畜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啜禽獸曰

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為主司

畜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

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壽也若夫田畯之官及

郵表啜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

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貓為其

食田鼠迎虎為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

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為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

不止貓虎凡食為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

矣所謂昆蟲者特兄祝辭中語昆蟲視其母作

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臣按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與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祀先耆于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勩之苦。

延陵顏季子會通父較

八蜡籍田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七

大學衍義補

禮類 秋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編周于羣神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信王維后。

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禴辜祭四方百物。

吳徵曰狸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狸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禴辜者按左胸中曰禴禴之曰辜。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早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大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勸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蔣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諸臣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爲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彼今郊廟既立于北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典而邑立后稷之神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按漢舊儀修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太牢爲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

人編補錄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法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

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獨近廟佃戶克掃除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祀其冢墓有壞毀者亦加修葺乾德元年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太祖太宗十有六

人糾刺錄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帝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殤安順沖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憲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卽帝位也而亦列于

成康漢文之間，宋溫恭試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於景武宣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主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既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燭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

八種新案

卷四十二

禮記

王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二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豈不大有選庭哉！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傳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鄒東里子產燕樂毅趙簡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肅望之內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妃魯大夫姜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魏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行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人。獨新案 卷四十二 禮記 王

嚴延年母淳于綏榮也。以上並今郡縣長官隨

其所在，立爲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勲業優劣，以聞有司。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



兩戶乘端其役恭容德等無焦採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且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祀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爲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陝西通志

卷四十二

禮

十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駁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

本朝始詔華天下神封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

稱皆與華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謬可以爲萬世法矣

列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畤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尉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之家尚不欲絕種祠祀所況於國乎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詔孝事祠大

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叔世表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

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誨者十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第

所在祠廟畧叔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

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樹立神祠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

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也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其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爲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將忠烈卞忠貞曹武惠劉忠肅衛國忠肅諸廟皆

敕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

八廟類集

卷四

廟

三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

文忠寧河王邵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

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祜康茂才

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

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

功于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

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

祭告祈禱之禮

月正元日舜格于九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

年畢將卽位故得至文祖廟告

太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廟廟邦

侯衛駿也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祭沈日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祀于高廟

光武卽位于鄴爲壇營于鄴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

神俱從

人壽類集

卷四

廟

一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卽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

諸官親詣陵紹興兩樞官光宗寧宗亦如之以上告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望望祭而秩

祭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望望祭而秩

之文第千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用特也

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殷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禴

陳酈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

出爲巡守也以上巡守祭皆儀

詰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廟則躬行祭祀

久嘉齊集

卷四十一

告于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爲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遂主乎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祗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赤一

王命作冊邇史佚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

中祿降地王命周公後作新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祗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朱告

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

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祫祭日

逸祝冊者史佚爲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

又曰王命周公後祀疏以爲尊周公立其後爲

魯侯蔡傳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

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大廟史由君右

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

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大雅

卷四十一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也來宣也文武受

命召公康公維翰幹無曰予小子王自召公是似肇

也敏戎也公功用錫爾祉釐爾主瓊瓊瓊瓊瓊瓊

告于文人先祖之有錫山土田于周周受命自召祖

康公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

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

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

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

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

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官書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也作莫于其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于閭爲齊王旦爲燕王晉爲廣陵王閔之策曰嗚呼小子閔受茲月社然王曰社廟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按王北土世世爲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

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鄭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也天之罰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周禮大祝大司馬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

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禘於所

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遷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齊車言必有尊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設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社禘遂奉以出載于齊卒以行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欲幣玉戴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牒祭肉戎

有受牒宜社神之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牒兵戎之祭則有受

牒此是交神之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

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

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

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謂之主命亦

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

車主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

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略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庭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九經類考卷四十五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能見而

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為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為民之心切遠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雩帝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祭於南郊之傍命

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為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

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敬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嘯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憫念之仁而為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公廣漢集卷四十二

之術為祈禱之事今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盡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臣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為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肅率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略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臣按高禘之祭前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千

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學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也時維姜嫄

如何克禋禋也以克祀祀也以弗弗也無子無子也求有

履履也帝帝也武武也敏敏也敢敢也攸攸也介介也大攸止大攸止也載載也震震也載載也夙

臣臣也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月侯也祭以大牢尊

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玄鳥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子

高禘高禘也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帶也以弓以弓也矢矢也于高禘之前

陳澧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

為祠禘祈嗣之候古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

經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禘后妃帥九嬪

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

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

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禘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

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

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

無父而生乎

陳澧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

至之時祈子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告自

大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

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竊以為古者祀高禘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帝

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

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

者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禘壇中設帝位

而以高禘配庶於行禮為宜庶之上高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四望四

按族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

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哉及執事禘祠于上下神禘祠凡天地之

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賈公彥曰大災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禘

祠于上下天地神祈天災謂日月食星辰奔頌地

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亦以小宗作祭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日繪四日禁

于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禱若國之

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禁若春秋祭崇之屬

梁王崩晉侯公召伯宗大重人祭人舉重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祭降服期盡乘綬車無

徽樂出次舍于祝幣陳王史辭辭文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贈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公使禋之晏子曰無益也禋取誣焉

入竊類集卷四十二

大道不詬也貳其命考之何禋之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禋焉若德之穢廢之何益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公為三壇同卑也為

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

大王王季文王史大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也

旦同公代某之身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也祠報祠之

事掌以時招梗膾禱之事以除疾殃

男巫春招招吉禱以除疾病

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

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

則舞雩國有大災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巫則

足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禴禘祈禳無不與

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後世巫不設官而禱

崇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

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為厭星

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為之世之儒

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

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為幻誕矯誣

情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神

百隸而時難也索室毆疫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雛百九門磔也磔陰禱

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雊以達秋氣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雊雊磔

陳澧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以終畢瘴氣也季

春命國雛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雛者此為除

過時之陽景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離也季春惟國家之離仲秋惟天子之離季冬則丁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離也傍礫謂四方之門皆披礫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礫禳而已

漢志先臘一日大雉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僎子皆赤幘皂製執大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入編類纂

卷四十二

雜考

三

謂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曰僎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僎子和囀呼周遍前後者三過持炬火進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業從水中

臣按雉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雉則通上下行之也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違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毛遺

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金盞遍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至逐疫之法是亦開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惠建議曰舜朱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入編類纂

卷四十二

雜考

三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學名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成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是也成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

大胥春入學舍采舍舍音釋采舞舍音釋采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詠歌告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澧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二日，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

陳澧曰：釋奠者，但奠所祭之物而已，饔飧無食，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追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丞者。此非諸生所得利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討論禮樂各立師，不能

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遺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案。

鄭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乃退，侑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澧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典，樂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又釋菜，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樂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

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則此樂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桃綖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欲善以收衆望，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漢武帝之世政出

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輿論之文姦謀

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于辟雍以

新淵覽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兩孔子

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人編類纂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

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裝松

之蔬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較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

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饗博士以下及諸子而學生以

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

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為享未名為釋奠及

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

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始始詔國子立廟

人編類纂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

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

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

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孔子為先

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

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

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

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古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諸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

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確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生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立侍又四科弟子問子齊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需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需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宰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會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子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

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

爲先師配食孔聖夫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

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

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

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

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

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

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詳洽而義理

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實景伯之附會

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

之食餼則其素殿固當見積於涿酒今乃俱在伯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璣雖惡惡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於子齊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露享祀蓋拘於廟成之計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人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王無有所謂像設也後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璣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燹有言北史致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士給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夫國學廟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大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締結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同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

重修廟學情無以此

上聞者僅有以聞才必不從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

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大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闔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諫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休閔損以下皆爲公鄆伯曾參以下爲侯曾史左丘明以下爲伯予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伯予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秦崇宣聖故事  
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  
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廣  
之圖曰孔子毋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子曰悟  
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蓋之有無  
固不爲之輕重況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矣而  
又以犯其誕妄之祖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  
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  
攝未副崇視衛學之意

痛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諸略曰大學之設所  
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  
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帥乃曰備官攝  
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  
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  
必寡故該官以代祭酒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  
職潔性率情運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  
之盛而美莫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  
子祭酒猶尚錫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

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禮乃司原代草我  
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  
之意不同然

聖祖發言則爲經自我作古可也 不朝舊制主

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遷翰林院官然祭酒初

上猶遣一次上請如 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

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春秋

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諸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舊歌

陳賜曰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

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此亦以

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

釋奠用官架之樂宋開元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

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

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

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

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入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配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

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况三人有從祀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于

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

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拭呂祖謙伯簡從祀孔子

慶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顏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先國復聖公會參鄉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鄉國亞聖公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畫像從祀孔子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列躋子微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陳孫於祖坐而論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創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面顏路會曾孔鯉孟孫氏佈食西嚮春秋

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

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

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瑣說者謂泗水

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

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

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

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會子子思配  
能承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濟也姑誌  
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  
物正位特一羊一豕一蓬豆各十登一銅一簋盥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  
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  
邊簋簋悉代以甕器

按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  
爲宜矣今既塑爲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

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訂訛就食  
之議也然既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  
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  
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  
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  
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  
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  
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而  
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  
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

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  
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  
江左進會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  
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會思孟所在學校皆  
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  
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  
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  
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  
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燧之所見蓋  
北方廟像較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既奠廟  
蕭合羶鄉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廬  
燎以其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爲儀竊以  
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  
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  
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  
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  
之設乃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  
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

九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

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蓋美之稱皆與華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黃德秀元吳澄從祀

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

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楊雄韓愈宋

兩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

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

秀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

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

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右從學

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又何也

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姚

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

道而南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

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識緯之賈逵並祀於

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剛

典歟

臣按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下又謂

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免蔬等

物三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

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

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

故耳非古樂也

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

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

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

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

之太學天子大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禹

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

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

焉卑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

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



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禹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大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熊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侑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閬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臣按今世州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清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今南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八

大學衍義補

禮曹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賁之家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五品不遜順汝作司

徒之官敬敷布五教在寬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曹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衆民矣汝乃是不畏乃時惟不

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利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淮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

授邦國

太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日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日以陽禮教誨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舉禮教和則民

不爭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訓則民

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覿八曰以誓教恤則

民不怠九曰以虔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

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

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五禮言凶軍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言

大武言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干教象之法

千象觀推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爲快而飲之乃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曹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吳漢曰正治修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

與其戒禁

禮記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

德齊入教以防淫二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

孤獨以逮反不足上賢以崇德簡擇不肖以拙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則友賓客以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去五殊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隣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里有序而在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示，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日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責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之詩是月餘，子亦在十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

下按成周盛時，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恩，非禮犯分之爲，此垂學浚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設學校以立教。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

剛而無剛，與處簡而無與，與放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大雅棫樸詩曰：倬彼雲漢，漢爲章章，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十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曹居貞曰：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鳥，能自奮而有成哉。

早麓詩曰：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思齊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子造有造，也爲古之人，無斁譽也。

靈臺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也朱熹曰：辟雍，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地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王王也。

張載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

樂泮水之休薄朱其芹水魯侯戾止止言觀其

旂其旂後復也飛揚聲噦噦也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官謂之泮宮其東西南

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

亦以名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

曰儀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

人稱義舉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日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

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日孝行以

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

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

六儀一日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軍馬之容

未申曰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言凶軍  
嘉賓也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  
射白矢參連刺注囊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  
曲遇君表舞交衢逐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諸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小廣商功  
均輸盈朒方程勾股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

典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武

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

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簡其不敬者巡舞列

而撻其怠慢者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雍諸侯曰類宮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周禮大

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

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

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太子王子羣后謂諸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愛王親視學不愛王三日不舉上於屏之遠方

西方曰林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世子及學士必時即明各春

夏學于也戈也秋冬學羽之羽箭之箭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于大胥皆之籥師學文籥師承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誦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序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皆鼓南

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教以教

胥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且

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  
宗殷學也頻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

王者建也立國君也民教也立學也立爲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爲序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

遂

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

八編類纂卷內八援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

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

學我

聖祖立國于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

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卽立社學其與古人

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士著教人則

一也

北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聽經謂經義辨志謂志

三年視教業謂於所習樂謂樂五年視博習謂博學

七年視論學謂論學取友謂取友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通達明通義理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天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較之法

大學始教。人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示敬道也。

示之以尊宵雅小雅也三釋萊歌鹿鳴四官其始也

三詩取居官受注  
之美誘其初志  
入學鼓篋人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

夏楚一物夏楚也收其威也收斂未卜

禘五年春大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

不語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心不思幼者聽而弗問

無有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教之教必有正業退息退而必

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弦不學搏依。搏求理物

之所不能安詩不學雜服爲非衣家之類不能安禮不與其

藝則二者不能樂也。好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焉。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也畢也多其訊也言及于數

進而不顧其安狹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其施之也特其<sub>也</sub>之也佛之然故隱其

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臣  
按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

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

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

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教振作其頽墮者

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

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

和顧乃以中人以上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

人才使之如已。且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

歲不能徧雅所至之處又不能淹旬卽去固有

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

臣竊以爲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

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敬設置乞教內閣儒臣將洪武初

侍御史雖孫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

松者及憲卿等書曰一卦酌詳議參以聖賢教

學之運動以人爲中心立爲學校表法衣

令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為師儒者必依此式為教，為生徒者必依此式為學，為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為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為為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為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失新，以是為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蒙，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也，節有所分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興，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扞格而不勝，不能承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難施謂晚也，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難，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子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又曰：養士莫大庠，大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子應其者，非是王通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大學，道明師以養天下之士，較考問以盡其材，則英茂宜可得矣。

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為學官，謂曰：丞相御史言制曰：孟開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聞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宗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

薦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大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太常樂官。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合一千二百間。國學大學四門。亦進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自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月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爲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平制其

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聖祖所定。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齊治事。齊經義。齊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齊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肩湖學多。委其出而筭仕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戊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擇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讀治事者。固已在



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微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選諸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有出身入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輪苑者同科、其選選至矣。

臣按

祖宗以來最重教育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處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二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三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公試外舍生八、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平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教、九年大成者、選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類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

其法制、猶其去留而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爲解。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成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儀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鎖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儀管束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七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况

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頤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教導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學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草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選然之思以塞利諂之塗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無貳而厥修乃來

又曰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其積力久則  
天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  
布乎四肢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以  
耳之間時四寸耳

楊子曰終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  
不範爲不少矣一開之市不勝異色焉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焉一開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  
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  
而知衆星之策也仰聖人而知衆徒之小也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

周惇頤曰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故聖人立教俾  
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  
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矣  
又曰聖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有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  
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  
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  
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  
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也之宜深  
母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平母使力淺而易奔要當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默露於目前古  
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

本經衡以爲教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則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羣物之象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  
宰天之  
主事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剛之於未幾及上  
消也剛之於未幾一消一長一剛一剛渾渾然無迹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文  
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捃其機要足以垂世立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誠受其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八經類纂

卷四十八

主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朱熹又曰書有古文於古文乃壁中之書若今文乃  
伏生口傳

書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  
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始矣童子之謳吟皆有  
詩之情而未動也杼以箏鼓以土籥以箏竹有  
詩之用而未交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  
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  
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日

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  
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彼物彼此無心  
而能有所動也

八經類纂

卷四十八

主

至子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見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所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  
六德爲之奉以律爲之音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

也。

左氏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辭而顯義也志記也

而晦謂約言以記事婉曲也而成章盡而不汙謂盡其事

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發梁尊曰哉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邦王莫尊公矣

秋。藥。治。何。曰。方。下。之。重。禁。死。下。之。邪。正。交。爭。於。春。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

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僞與善

善惡賢賤不肯存亡國繼絕世補闕走虜土道

之大者也。拯溺世及之正。莫過於春秋。春秋文成於魯。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以

子思子曰君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賦而

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災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蒙自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

義初之空言不取辭夫不道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今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

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

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石棹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

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以上論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

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

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

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

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

法制。祖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

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

耶。

真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

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義理。尚完備於他書。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

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

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

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今體焉。朱子自輯家

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

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

有攷於斯書。

文中子曰。先師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

公焉。其道則一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行而

張載曰。周禮是的是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

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

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必待他日

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朱經行。故僅述大略。

俟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

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

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其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中府中宜爲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皆闈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怙而不敢爲非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私視導其上也

呂祖謙曰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常藩木槵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共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道化固隱然在此也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  
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  
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潰亂  
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古人有言周  
禮一書有關文

九等之類有兼官官無不備數有豫設封千四  
十一人之類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有舉其大綱者  
四而爲有副相副貳者自祭至下士各隨  
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有常行者高下同治此事  
其措置規模不徒於炳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  
詛誓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  
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  
者無不及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  
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  
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  
周制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  
可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  
是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軋夫成周享國  
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郊宮一介  
弁髦荒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  
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異哉周公之制  
有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  
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陋而糜食  
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  
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

樸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篇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騷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激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山足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待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其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大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治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又曰或謂禮記又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

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老矣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經作禮記篇以爲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

吳數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則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今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註總四十九篇以上

程頤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長樂教也潔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興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逮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但言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為監而不待於追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按荀況學聖人之道本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家言者而亦尊

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

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

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焉於禮法之

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過乎禮則

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

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通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中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次七十一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全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然魯

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

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論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

滅之效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聚技皆紛然雜出此

其所以差也

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

又為之章句或問

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

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

不配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子恐

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

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

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別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以上  
信孟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

禮類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詒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見以上三以持一統法制雖廢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歸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

因本所舉賢良或治郡縣張敖之官亂國政者請省

罷然可

臣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

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爲言而丞相衛綰又

以爲然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固是而知

尊孔子之道首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使儒

者之通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

盛行經術大明帝武帝振作之功術籍奏請之

續仲舒發揚之力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

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爰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

等撰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其間不能無繆

允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

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

穎達會諸儒臣誤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

端也

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人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

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

入於老則入於佛人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爲民

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二而用器之

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余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

歐陽修曰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問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閑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閑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在無幾去聖既遠矣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爲九經正義所載既博分作不精多引羣籍之書以相源流而後經法藏儒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而惑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難愚以謂欲使寸寸皆古而後經不本六經欲得六經而不本其義則其動化之愚不可得也

板蕩蕩以來之六經所以垂於今日者皆由孔穎達之疏義其刻救何有於明訓乎今校經諸本得以考其古人之制節義例而知其名物義數之詳雖其詞多駁難然亦于謂觀諸經班固注

詰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也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幸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也助也糜粥也飲也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使待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不弔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

袒衣而割牲制牲體執醬而饋進食執爵而酹以祭冕而總干總持于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整而始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

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

其德行年耆商者一人爲老老一人爲更服都紵太

袍單衣皂綠領袖中衣冠進賢杖五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上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二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展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祝饌在爵祝饌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 崇師儒以重道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然

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

外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諸侯

矢乎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貴帝顓頊之

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問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望見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

而王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

書之言曰敝膝忘者言忘勝教者減教勝欲者從欲

勝欲者凶凡事不彊則杜弗敬則不正枉者賦廢敬

者窮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徹戒書於席之側

董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愆不忘  
殷監不遠視而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口口  
生口口口口銘曰見爾前應爾後盤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抹  
也盤銘曰母曰胡焚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  
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盤銘曰隨天之時用地之財敬  
祀皇天敬以先時銘銘曰帶之以爲腰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萌以上尊  
敬師儒  
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子位焉嗚  
呼哀哉尼父

公儀襲

卷之五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止書于淇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  
不允編凡以聖人而獻匹夫之祀非聖天之意也今  
陛下誠能尊仲尼之業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  
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子並平帝元始初追諡孔子  
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誡追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兗魯幸朔里以大平祠孔子

卷之五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  
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  
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至於先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  
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折及孔氏男女錢帛  
百金帝黃初二年詔曰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  
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

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  
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  
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  
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  
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遽諡爲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諡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  
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  
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宋真宗咸平二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韠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襄莫拜禮曰玄聖文宣王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揖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纁而用韠禮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爲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經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說又因賤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也

臣按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就若遊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彫篆演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號以至聖似矣然爲作天書聖道如何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臣按宜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有皆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

翼其惡靈以爲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

仁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世界人豈宜從祖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席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積意于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元文宗加額回爲完國復聖公會參鄉國宗聖公孔叔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從祀臣按焉我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收元用言者從祀吳澄後又以朝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于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敔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也秋也節也祭先聖先師焉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高祖以爲學宮教職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學恩唐書高祖百題

宋大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學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宰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見諸生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訓導乃召孔穎達又幸國子監作有典講義典註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暨稷請尚書無逸

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日昃宗視學非

未見  
五卷二  
不若

有爵命之貨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以上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同中惟爾之中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存信言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卷四七

卷四七  
先儒謂此詩爲文王  
卷四七  
卷四七  
卷四七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自孝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綱本于古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上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子曰好賢如縑不惡惡如巷伯則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

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

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後行己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春秋左氏傳云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怠民知

所適事無不成

漢章帝時馬援上疏曰昔元帝罷張官成帝御荒哀帝去參

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只由慢起

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

地神明可通泥行令乎

廣教化以變俗

問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

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狎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簡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殷民在京邑之近下邇之以君陳以和

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

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

股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一處有隙而四方爲

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

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爲之助初矣民

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

惟賢餘風木殄公其念哉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勸

禮以湯陵德實忤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股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駘滯於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之推難。

又曰。賁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厥躬。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鄆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蹙之。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挈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羅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失期不令而治。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愛。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楫。楫以中流。而遇風波。脂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雖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既和平。則盜賊消。

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癘也。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

弟子爲除更。錄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

人稱其恭。宋王元時。民業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多出錢以求之。

縣是大化。蜀郡學者比焉。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義。恐百姓不從。乃置郡中長老。鄉中。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拔以禮意。人人問以

誨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怒。少壯者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節。有古禮不得

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紼。旦爲吏民行喪。

祭嫁娶禮。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備。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以詞訟自言者。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於民間動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兄治道去其泰甚者罰以外寬內明得史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諱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賙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服膺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次賜爵及弟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按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未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鴻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爲史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聖增秩賜金徵入朝抄爲顯官哉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史人親愛而不忍欺之茂曰律設大法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證也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違奉教化者招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行各州來陽縣民有蔣均與其弟爭財互相言訟荆討之數日自向國爭任而教化不行各在太守乃鞭使吏上書陳狀乞請廷尉均兄弟感愧各求受罪在任十一年父老病歿徵拜諫議大夫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太

批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主於果米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第居還就費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失事賦郵第寡穽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猶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且遇元翁處若輩類

子 3-317

表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于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更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百餘暴害吏民累息飢造爲學宮白掠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八編類纂

卷四九

七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齊魏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昔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昔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久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派諸論人莫不感涕事聞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思朴父子賓林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清河王勳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崇勵欲日子胥賢者豈宜

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誓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皆坐廊下有好事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蓬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八編類纂

卷四九

七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悅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趙德秀未沈雖

得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  
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懷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  
以爲學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餼自此潮人日趣  
文學立祠祀之

常衮爲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爲文章親  
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  
變歲得貢士其盛後衮卒閩人以衮配享于學宮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焚琦爲買田封  
樹刻石著令使得登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  
八綱前集卷四九

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  
劍鋸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爲郡屬能禁之今此  
風猶行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高著  
爲今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

失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忠類相恤孤寡  
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由其途者或病背  
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駭不

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  
父母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祭嫁娶之儀揭  
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  
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余仲寬宰叙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  
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  
往溺之建叙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  
爲人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醴醕親酌飲之出其

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十計特  
遷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  
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

按渭子之俗至今湘東爲甚謂自今有除爲  
衡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  
竝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  
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韋命曰旌別淑慝也惡惡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非彊抑死罪禁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命鄉簡不師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師國之喪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達方終身不齒

編永子曰有國家者章明善瘡也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為盜竊屢犯不入者則異其門而以為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質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舳舻蔽見旒敕行部去幃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賀賜之以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廳見而聞之寧不

惕然悚然慕乎

沛劉長卿妻和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歿和氏處

不免乃裸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旌其門閭號曰行義桓爰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爰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聖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慕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宣和氣力何俱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祿二百段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為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琚幼失父母與兄第三人及其族二十口同甘共食衣履和議歷四十年不受異物朝弟

鄉水連理瓜異蔓同樹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賊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龍其先世徙居南為江州長吏者累世聞

闔閭家法嚴明孫繼聲從軍于外其母之在常當誦教門陶唐為上義門黎初見其節敬慕宗

特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貞宗時官其主家者爲州助教

###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也惠也班名之浮於行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諱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謚有

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行壹惠

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一代以來

已有之生有各死有謚名乃生者之附屬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死死者之謚則節其

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諱死無謚

陳澧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般以

乃爲商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亦不謚也

曲禮也孤暴費不爲父作謚

愚夫臨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自之是

以已爵加其父微尊而反卑之排非所以與其父也

陳澧曰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王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按元世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

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既墓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爲誅謂誅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夫請所以易其名者若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

衛與國之饑者憂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

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

貞惠文子

陳澧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

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

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

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月

止賜云

尹焞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報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按謚法指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  
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  
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爲尊者親者諱之謂哉  
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  
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  
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泰  
人以爲臣諱君子諱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  
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夫古意矣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且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  
野終將堊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  
表市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  
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雅有今文尚書有人戴  
記有莊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本與之書有  
沉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鄭元  
之書有應鑒之書而燕勗之書諸漢魏以來諸  
籍取古謚法而釋以已說而多爲之說也其說

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愚以爲古今異宜  
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審酌以今世  
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  
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卽養外孫荀公子爲後春秋書  
吾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素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爲  
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明帝贈譙王承戴淵周顒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  
尚書下臺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  
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  
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室與周戴同例却鑒以  
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乎  
與否之間雖以明帝冠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  
社臣之贈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  
其死節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維



有贈謫不足以為勸沮

北魏鄭羲為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為嬖倖為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宥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義雖風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適至公愆違明典依註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勸成名曰靈改謚文靈唐許敬宗卒哀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狄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謂謚為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為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隱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義

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廢后殺忠良之罪謚之以繆猶為幸矣當時載至德謂王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為繆對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泰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加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富威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特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其事於

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太常謚不當

故相呂誼卒獨孤及議謚曰蕭嚴郭駁謚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徵旨也在微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豎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寬餘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侯散禮壞乃有三字之謚耳古也其源生於襄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周勃宣成之謚雖遺禮甚矣然猶棄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純亮近貞性多猜忌近褊言偏則失其譽止稱貞則遺其愆狹非一言所能各故曰貞褊若近無殊近事歸一貴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

謹忠溫彥博謚恭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今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繫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

人編類纂 卷四十九

子

竦者豈易克當先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雖謚之以正不足掩竦之惡而還於國家之至公耳

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仰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為正盡謚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為竦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其後光薨卒得是謚真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

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而治理皇儀非嬪御之祿追冊位號於官制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有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三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崇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動成名曰靈執中出自宰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待位行政不為不忠之臣賢士大夫無迷焉可謂不動成名矣請令二謚曰榮靈

人編類纂

卷四十九

臣

正典禮之失以為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為臣子者生前所為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為世教之助益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睚於所好而自敗其美典何不思之深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修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為謚議曰公為聖世賢臣一世學者所師

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爲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越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諫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鏐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

諱改文忠言者以爲楊意巨儒既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况一字俱欲擄美乎望敕故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按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中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蓋自二

久考等

官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于恩賜然竊以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

後有應得謚者未恩賜之先先下敕司俾其考

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

右編

六曹類

禮曹

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

臣仲舒對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族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積

其幣蒸藉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大德

臣仲舒對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僣狃最端於今匈奴是也

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誨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以果旅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北四番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通水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二天子七日而禘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口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禘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愛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成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不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大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有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兄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孝宣重難以極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乾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葬中壘校尉等議孝宣皇帝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照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毋從子矣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人子具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子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祭其父以君明尊本制而重止絕也孝成皇帝幸聖思之是改爲其子力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若世不改恩義也倘陛下親臨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利權之規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居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宗去一國太

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神井所以尊厚共皇也。歸其共皇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立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有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土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

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尚穆也高穆與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遠遠引京不見其可其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與自后稷漢不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昭王廟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妃之德宜升配唐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禁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肅明廟請以中宗爲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太宗高宗則祿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唐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以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

子 3-328

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常祔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位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當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祔。春秋非之。況大行及崩而太廟冬祔。不亦惑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兄先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大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聞宣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晉晉哉。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令軹平子平子接經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郡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遷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此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陳貞祖論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陳貞祖論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還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祖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藏祖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宮。謂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東向位。三謂引祖。祫祔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附於明廟。謂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賢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現百祭議。有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昭穆。上

居勢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一給於廟如真卿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詠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迨秦滅學漢不嚴禮皆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丁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土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土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則贊畫而後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畫而後唐宗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畫而後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諸別廟以居二祧則行周迭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杲曰太祖之上

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祖稷不重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與聖皇宗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祖也園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給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祔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葬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祔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宗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祔祔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祠與聖廟而不祔祔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晉立場宮春秋非之謂不當毀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



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祭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前代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謂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上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典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典聖廟什七八天<sub>下</sub>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推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典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典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典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祫制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sub>宗祫論祖</sub>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千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

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sub>章獻皇后</sub>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從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爲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登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sub>章</sub>章懿之明證<sub>後祫</sub>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亭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

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苟有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示寢罷，以全典禮。臣等謹言

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帝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間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間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當仁宗嗣位之初，僅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臣等謹言

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學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乎？臣等謹言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後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有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也。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學，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爲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其言曰：商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學。者，今商頌之長發大誥之時也。其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女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迺專歌述契之功，爲一篇之開，了無及誓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嘗者，臣亦未敢取以爲信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

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  
皇帝爲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  
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祀天地。  
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  
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爲始祖。臣亦  
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  
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  
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  
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  
不明被於後世。適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  
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若以得姓者爲祖。則趙  
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  
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臣今欲  
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祔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  
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  
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  
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  
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爲非。  
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韓愈作僖祖廟  
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

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  
神。神之受禋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  
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與成柴望。柴祭  
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  
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  
古者祀上帝。則并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臣  
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  
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喜不郊。猶三  
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  
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晉諸侯也。故  
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  
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  
祭乎。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  
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  
也。尚未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  
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  
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  
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其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  
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大地位

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颺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大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禘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諸元亮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物口凡所祠享必在籍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歲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東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祖稷五祀及祭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備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繫兵衛其簡用財有

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養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議也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懼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最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

未有一年一事。天者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瘵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之經。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燂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僥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有

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晉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毀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矣。則黃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蘇軾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祭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則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皇祐五年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享。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遵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後謂遵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顯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罔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裕享東向。係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子 3—336

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明皇而後世嚴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陞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祖宗昭穆是宜世出之封上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泊乎才德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魏晉已行之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廟識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識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爲天子絕期不妨宴樂臣切非之晉試乞以罷王

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程頤論除喪不可置樂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爲非蓋諫諍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爲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古者再期而大禘中月而禘禘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禘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附胸而後卽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週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葬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若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臣等謹言

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學率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虛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嘗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誌二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練紗淺黃之服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懷愴悲懷願謂羣臣曰

孝

嗟乎以北山石爲梓用紵絮斯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右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家中無可欲雖無石梓又何憾焉夫死者無終保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皇帝遂薄葬不起山墳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第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柳爲溝館人背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是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糴工

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宮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及今葬未有蠶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破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迷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禮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已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儲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營泰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

孝

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

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桃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願復之恩然陛下所



以負床蓐免富有四海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爲今日所以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直稱

乞以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難伏鑽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第五十一

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蓋平生之慮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竊所以不安介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墮人所共自棄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天下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國亡不嗣所謂墮人以自棄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

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晉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聖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天

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謚評國史之失豈云細哉

臣竊以凡爲人臣受祿不必多受立不必高苟當官不盡職則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惶不敢默然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其其位曰正者非系儒術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閭閻外則不能立效於

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氣，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意思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疎如此之厚者，以疎嘗爲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視有所定，至於疎獨不然。豈非知疎所爲不合衆心邪？又曰：臣等意思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疎如此之厚者，以疎嘗爲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視有所定，至於疎獨不然。豈非知疎所爲不合衆心邪？

亮

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習器唱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上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官，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問神者，以爲之視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承服之儀，羹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增易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

卷一百一十五

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安不至。求用不賈，故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大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譽，民罔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罔諱惡，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譴，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吉甫，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

季

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土，人亦實土，地豐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天天地地，何比之有？論衡云：人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人人在土無怨，雖有不爲災。古者日有非時，而歲水旱，則朝覲而出之，其藏水也，深山窮谷，周陰淫寒，於是其服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米皆與焉。大夫命婦，養

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水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虎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愆而設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水之道也

春秋之道舉生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之愛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大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俱禮之物天災之者若口借禮之臣可以去矣見羣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官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曾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

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過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魯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親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不及貢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陛下至德仁厚哀憫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遠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郡刺使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不關臣門聽議後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閭閻於嘉賓之雅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繡裳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中勅使昭然知本

泰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孛月婁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叛亦字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日食于衛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儼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謂臣不知治道泰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孛月婁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叛亦字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日食于衛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儼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獲國經寶勝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說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奢政經民心用離沒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劫遷

麟之大祥也

老君寧肯御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百愧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弃今未能所爲頗似王鉷等事論天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麋身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麋大麋牛尾一角卽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騊如馬一角不角者騊卽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賀臣以竊與觀之則麟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政元年漢名者關太平之瑞莫大于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聞不同閉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卽朝廷始爲蠻夷所許許謂麟也

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厝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

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夫  
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  
禍深也。此言禍深也。非言禍淺也。公通論。  
詩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皆日  
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憂也。王象之注。

八編類纂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圻則方矣其實一也至漢虞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於家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也丁巳用饗于郊戊午社于禘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今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幸也周之始郊日以壬而繼之以丁郊夫日主而郊周禮也丁用辛幸也也雖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又各不同矣

爾雅有言祀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上帝五帝者言天則天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于八名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犬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至日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毡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卜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曰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若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鄭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八上帝以五帝爲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洽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





則鄭注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言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禘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禘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注釋以爲祀新主於廢廟不及羣廟也夫禘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之禘若國家之禮則禘禘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禘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禘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禘禘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禘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禘爲禘本不以禘爲禘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禘者合祭也大禘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則禘則以未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禘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禘訓禘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言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二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禘于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疑也特不當以春秋所傳而遽知其禘禘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禘禘諸侯禘一值一禘之說又傳承皆作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肥之說皆指時祭

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秋當王制所謂天子禘禘諸侯禘一值一禘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詁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丞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傳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他國之祭祀而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

爲周禮非魯禮也馬融注

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

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卽郊也鄭氏以禘爲配天

郊祖宗卽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

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后稷者而尊之以配

天焉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

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

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

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

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聘姓適同乎唐乃推聘

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聘而其意謂吾

祖固天之貴人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神祇並於玄

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用之后

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

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

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

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爲

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爲昭穆矣周公制禮

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弄之祀仍

商之舊列于社稷是尊禘而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

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補鄭亦言古禮

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

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

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

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

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

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

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

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

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

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主世之祖既未有可以

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后稷有廟郊既配帝豈頭配大而無廟不可闕人鬼

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以共享

於祭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

祖之功德爲左甚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

皆藏焉豈可當享饗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

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

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

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

聖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值祫祫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爲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祫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版牲也駢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義蓋如此

唐家其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祫祫則祭太祖遂正東

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祫祫二祖爲宜詔百官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皇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神祫祫變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也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王居穆夫祫合也如有別享德明自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皆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是時言祫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冊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祫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設廟木成張綽爲室內

神主廟垣間奉與聖德明王居之廟成而稱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上獻議隔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季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妹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東漢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

非宗者退尊三后皆秦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宗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放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

命中與廟稱世祖孝明皇帝廟稱顯宗孝章皇帝廟稱肅宗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繫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孝元皇帝世在第八九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孝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廟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論議廟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

始也馬廷賢曰成周之制不惟錄京有廟岐周洛邑

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岐周洛邑

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

有廟也益廣洛邑而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

亦未嘗以兩廟於京師

姑以昭穆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

廟昭二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

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其王之弟懿王之叔繼

懿王而立故昭穆廟圖宜王之世則以穆繼武為昭

其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其王為穆王之序

於世次穆也為穆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

為共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素然以弟

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

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

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昭穆亦

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不能自

守其初說矣又况先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

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

王雖未當祀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

而所祀止於五世矣商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

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

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祀而祀者四世矣唐以憲宗為

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

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祀而祀者三世矣若必欲

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

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紀世嗣位者

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

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

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

行常制屬乎昭諸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

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為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祠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通考兄弟廟視廟制

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郊之祫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于祖廟有龜于廟堂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社宮是也若正祭則宋嘗執行雖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舉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一月五日行給祭禮一次而已蓋其駕臨其廟海難重而難再臨其禮即繁多故二歲一帝之時僅能舉一親親然若祭之時亦有大於祫大者如即位而告祭則自舞鳥受終以享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廟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則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廟特行

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禮告祭

西都人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蓋有自前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代行極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親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尊為  
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周部  
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毋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  
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  
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為祖母  
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  
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  
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為安  
徐野人云若以曾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  
漢代特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  
末但細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申能言云漢  
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從謂重里於是安帝  
服齊縗三年百官服周於西堂設菰藟神武門施  
南門柏歷神武門  
晉惠帝恩懷太子以庶子立為太子及薨議施上當  
服三年司隸干地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於前之初  
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主諸也正體承重  
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長議恩懷太子雖已建立所  
謂尊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稱  
執嫡同嫡從庶側天于諸侯不為庶子服謂上於庶

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  
既為太子而復非嫡乎荅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  
喪服庶子為其母緦不言嫡子為其妾母而曰庶子  
為其母許其為後庶名猶存矣天子立庶子為太子不宜加庶服太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  
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  
注云國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為異姓公  
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  
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塋不食肉比卒哭  
不舉樂側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尚書杜元凱以為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皮服諒  
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禮官博士張靖等  
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通有污  
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制情除服博士陳達等議  
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  
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十五月致  
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者於內而繼服  
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魏舒等  
奏以為靖達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倍喪也

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喪服妻爲夫妾爲后皆三年。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實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今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咎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綏麻諒闇終制。太子爲母后不終三年服義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燕尚書疑

所服徐邈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薨除之殷仲堪以爲當依庶子爲後服所生毋總皇太子服乃練冠耳按總麻章中有庶子爲後爲其毋傳口與尊者爲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俱庶乎當與尊者爲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者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爲言推義可知既曰君之所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所大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子服其毋大功而爲後者服其毋總此存亡異禮何可一其制耶。太子爲母后不終三年服義

唐貞元三年昭德皇后崩順宗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太常博士河內暢當與博士柳冕李吉甫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太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宜大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薨除服規亦以既薨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薨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

心喪三年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逮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月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毋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薨公除議者詭辭以并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薨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

臣道也。君臣以義制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間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間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人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表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膳。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

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省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尊祖父母服五月從朝省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絺奉朝服宮衰麻酌髮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薨辛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一月禫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觀省之交逮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令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垂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太子從

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諫  
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諭也太子爲  
母后服

亦此見

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  
其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  
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  
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只以四嶽爲  
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  
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

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興千乘萬騎輒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弊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纂魏主  
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笏先拜拜畢以師  
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  
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懸三師坐次子乃坐  
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拜敬也



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勳循法制吾愛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還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向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內也尸升延主人西面立尸北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內也尸升奠爵科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有春秋所載帝几知

一有尊卑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二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入古之意也今藝尚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建木主以報神大千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亦用以依神士結茅爲菽無有象設之事則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坐東

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與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是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蕕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學祖祭于黜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皆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享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

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子配

先師陳子思子也雜實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

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鮪、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糞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清始初張居居上再定張遂居在下顛倒斐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萊爲贊、故始入學者、必釋萊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本釋

莫有樂無尸、而釋萊、無樂是三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又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者、孔子實兼祖述、

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暨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晉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謂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宋通孔子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當非但得立文王

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倘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然者以經傳爲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禮

諸侯廟制

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特祭于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稱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鄭祭文祖厲足以塞矣

袁准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以尊其母爲

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于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稱復言仲子明其以妾爲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禮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諸國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

曰寂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禮秦不云夫人也說建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

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

法此大亂之道也

諸侯宗廟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諱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蒸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因于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章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爲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二十而冠婚及爲大夫者皆不爲殤至若諸侯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及殤之乎左不羊希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若父主焉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宜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降適士適士降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

而爲適士爲官師先大夫所立三廟今爲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禘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于裕今欲祭於曾亦將請於君歟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

廟與宗  
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于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米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道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也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勿爲後者其兄弟繼自繼祖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

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若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凡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族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共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

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四宗也人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爲宗有祖及祖加之然就之高祖世皆支子矣子不爲宗作爲其宗而祖而祖而已是宗父存則中截曰禮記所事曰禮稱曰祖而謂也曰稱其初則爲稱祖由其終則爲稱高祖之傳也事受焉孫祖而止至於孫然後爲宗宗者宗也之制宗宗爲長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稱長之親二領也故婦子可以宗家而宗子之嫡不稱爲高祖父宗

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尊視子孫也皆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謂高祖及其曾祖祖稱之獻而兄弟各生其宗其宗之

其孝思哉宗子孫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庶可享宗子孫鳴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者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問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影射極稱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紀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視之屬足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視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於一而於陽絕之是入僞也夫問閭鄙俚之人之處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罔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以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思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服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微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經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十戈賦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大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氣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陽修論

或問諸之不予人之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以

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子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教者也吾何子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禰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晉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愚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

八經類纂

卷五十一

禮

如之何曰比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謂三年喪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蓋奪宗之義或問諸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音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述諸昔曾莊之成風也文之霸也襄之歸也成之姬也妾也舉以子故書薨書葬書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吾奚其不諱且聞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譜乎哉謂法臣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爲父後出母更甚皆傳玄曰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娶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

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練經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卽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喪母張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尙爲已配苟有後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私情耳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當矣謂父遺命原子曰士爲妾母總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旣得立妾則其服必同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期之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總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已之見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總於其子則期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服妾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總之制可廢乎曰何

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沒得廢之也。  
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  
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  
不祭故也。母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祭，况父妾乎？則  
長子爲父後者，亦無服妾母杖期之理也。夫庶子爲  
父後，猶爲其生母總，以此則之，則嫡子之不爲妾母  
期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未代父祭也。然則  
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  
功。鄭玄曰：此大夫公子嫡妾之子也。言君子子則父  
在也，父在故以慈已加小功。父卒則總，今長子爲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後，獨不可以此禮相準乎？是故父在與衆子同服期。  
父沒，則總此禮義之至中者也。禮與嫡子同服期  
三代已亡，遭秦幾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  
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  
治之君，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  
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  
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  
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  
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  
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

揖讓拜跪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本節  
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  
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能識禮  
樂之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禮樂之盛  
諺之爲孝難言也，有微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後而  
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苟援顯人而尊之  
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  
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號號然尊其所知，闕  
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微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  
之矣。禮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  
故得家天之號，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  
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爵，夫人  
一國之尊，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諡章其善  
惡。公室之室，未恭，雖稱其諡，賢之也。卿人夫人，命婦  
也，無諡者，以我之妾無諡，亦以甲賤無所能，則猶上  
卑小不當諡也。東平穆帝時，彭城周上言：爲太妃李  
求諡，大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大爵，則  
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諡可知。春秋  
婦人有諡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諡非禮



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  
蕃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  
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  
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是與王莽之謚及  
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  
以周靈王太子聰昏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  
諸侯卽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  
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  
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  
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始遵之義遇  
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漢中二帝  
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  
依古然皆卽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位之義  
尊成禮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具尊者亦  
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晉書禮志

延陵顏季子曾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周天子之朝有四一曰外朝以聽訟二曰中朝以見羣臣三曰內朝以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國有大事致萬民以詢之於是後世有常朝與大朝會之禮焉漢高祖用叔孫通起朝儀七年長樂宮成羣臣奉賀武帝十月朔行饗會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此大朝會也每月有朝朝至宣帝則五日一朝此常朝也唐

貞觀初立政殿每日臨朝十三年則三日一朝二十年則每月常朝永徽間於太極殿五日一朝又朝堂每開元後不能日見羣臣而獨舉一朝其正旦冬至五月朔千秋節則受朝賀焉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御崇元殿受朝賀元豐中侍從官常參於垂拱殿百司朝官五日一朝崇寧殿在京官朝堂亦朝於紫宸殿其正旦五月朔日冬至長春節則行大朝會禮於文德殿焉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月始御大明殿受朝賀及後天壽節皆行朝賀禮每日則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三朝之制正旦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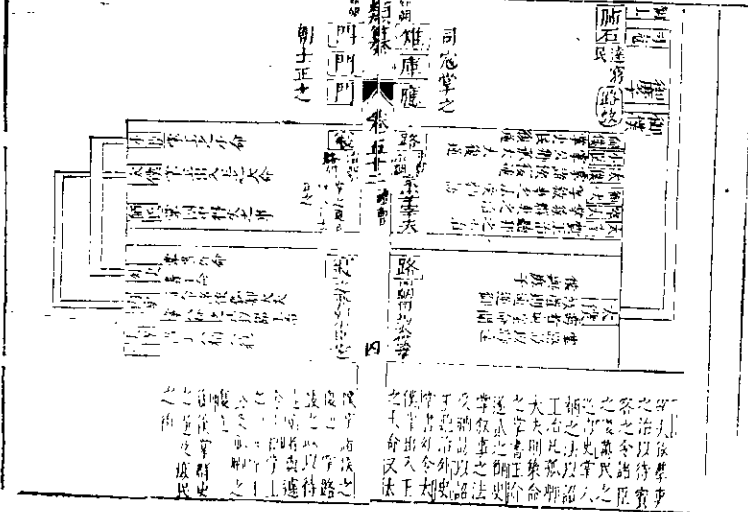
書節於奉天殿受朝畢賜宴於謹身殿及東西廡其番使表貢則以其所至之日而設朝每日見羣臣於謹身殿或奉天殿奉天門以爲常朝焉

朝會總敘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太僕長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六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砥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太僕之官在周爲侍御之長所掌者砥朝之事也後世則專以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然砥朝之政若後世付之鴻臚而屬之禮部可也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王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贊謀朝上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萬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肅石達  
 民焉師其屬而以鞭也且辟禁慢朝錯立妖談者  
 按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  
 有大典禮則于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  
 于此詢事而小司憲掌其政按每朝列位所向不同  
 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幾者以  
 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  
 夫皆以地道尊君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  
 朝之時諸侯東面尊于孤卿也按于內朝孤卿東面  
 尊于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  
 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朝而先於君所以明分室  
 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逸荒此所以使人見大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也

王朝命令復逆出入之圖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則名  
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後逆者王所以通達天下之  
大機也。一有所塞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皆亂  
亡所由生也。稽之虞書。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  
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唐虞事簡。二者總爲一官。而  
名之曰納言。初命龍而後典于工。故各舉一事言之。  
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命令。太宰詔之。然後命  
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讞可。替否。龍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  
外史草制。異下太僕。小臣傳達于外。善則行之。審有  
弗當。得駁正。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王之  
詔書是也。凡臣下有復逆者。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  
公孤卿御僕主群吏庶民在外。分接爲之傳達。其善  
其惡。得以司馬之法正之。宰夫以叙進其治則又得  
以治朝之法糾之矣。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又得  
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答問。  
使得讞言自盡。宰從而贊之。小事則宰夫白于冢  
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所謂工以納言。時

而颺之也。蓋周人制備。故在于王所。與夫親民而在  
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  
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蓋大宰主贊王治矣。  
然可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內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  
書而不得行也。必復官之太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  
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寧有下移之患哉。秋官  
朝士掌達窮民矣。太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吏民  
之復逆矣。而又有宰夫掌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內史  
掌敘事之法以受之。納之者非一人。臣下之復逆。豈  
復有壅蔽之患哉。聞之師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  
漢散爲尚書魏晉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  
也。由人主踈遠輔臣。進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  
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  
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又按太僕正治朝廷之位  
而退。又正燕朝之位。是內外之治常相通也。內宰史  
掌王內之政令而屬之大宰。是宮中府中實合于一  
體也。故宰夫掌朝法以戒小宰。小宰掌宮刑以戒大  
宰。凡復逆太僕傳于宰夫。小宰以達于太宰。凡命令  
太宰平章下于諸史而宣之于太僕。此周官之治所  
以出于一。而不移于多門也。  
古今納言說

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延年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光爲大將軍而曰治內千秋爲丞相而曰治外則是中有中朝外朝之別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惟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羣臣朝十月平明謁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單騎設兵衛張旗幟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雁

八朝制

卷五十一

七

何傳百官職職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譴諫入禮則漢之朝儀莫盛於十月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至於十月朔猶常奉會致後漢志雖以每月朔或首爲大朝賀衆薦上壽奏食舉樂然每朔惟十月以從故事若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若高祖詩諸朝儀於長樂武帝受計於甘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行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賦曰每歲元旦觀于鵷池下者數萬人賓臚傳節印將

司陪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羣臣燕飲之禮以罷此漢元會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造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凌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曰每旦也以其及之自蕭何置未央宮前殿而漢有宮閣之禁自叔孫通制朝會而漢有君臣之禮召文臣則見

八朝制

卷五十一

八

於宣室何武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醉矣殿上則有執髮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徵召而戮辱之則猶知宮闕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不見於大臺而願以常服朝諸朝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冕則何衰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禮之變也蘇武之典屬國蕭望之之賜爵則內從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爲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不曾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皆以列侯家

朝請此又漢世奉朝請之制也若唐之朝儀冬正議  
使以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爲外朝  
於唐爲大朝也朔望起居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  
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於唐爲正衙也隻日常朝  
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  
於唐爲上閣也夫上閣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  
太極殿有東西閣之名故唐置紫宸上閣所以法晉  
制也唐制凡遇紫宸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喚仗自  
東西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  
制也開元以後以朔望上食元宗欲避正殿遂移紫  
宸喚仗自閣門以入始有入閣之名自後行之至昭  
宗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御正衙而行入閣禮宋建  
隆元年行於文德殿者皆是禮也蓋宋朝之大慶即  
唐之含元宋朝之文德即唐之宣政宋朝之紫宸即  
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開新禮遂載月朝入閣  
之儀文以文德爲上閣差舛尤甚淳化中太宗嘗命  
張洎詳定儀注洎以爲入閣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  
盛制也至寶元二年仁宗又以開宋庠庠言開元本  
無此制仍請改舊儀歐陽修與劉敞論入閣之儀亦  
以唐日入閣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

自明宗失之唐末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閣尤爲誤說  
至昭宗三年遂罷入閣行正衙之制而朝儀遂爲萬  
世法若夫景德之閣門儀制景德之令班圖則定於  
梁顥李宗諤祥符之閣門儀制則定於陳彭年張知  
白祥符之重畫入閣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  
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紫宸西拱立班圖則定於景  
祐至於康定之閣門儀制則定於章得象李淑天聖  
之元會禮則始於王魯此皆宋朝之朝儀也朝儀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追  
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  
人人纔舉舉本手本手  
夜不寐善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門陛下勵精  
固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太祖曰吾豈好  
勞而惡安何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冀  
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  
亦豈不可願自古國家未寧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其可畏也可畏也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口朕即位未久常恐民  
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夜闌情思靜思熟計  
何邪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邪地迫邊鄙常置守備

且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曉旱朕用  
爭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  
部尚書及近臣論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若臣之聞  
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  
毋以將哺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  
時與卿計議上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  
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  
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問取四方奏

八編集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七

續一一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  
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開殿則取燈  
史覽閱本嘗取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  
可須臾怠惰一意情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  
相與勸勵無厭教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  
朝來處得盡委曲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濱諸神畢太  
宗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  
時已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須少息太宗曰朕  
皆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

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嘗自  
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  
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  
之爲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永樂元年九月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  
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  
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  
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  
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遠爲  
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洪武二年六月

八編集卷五十二

卷五十二

三

洪武二年六月上讀叔孫通傳至兩生不片行因  
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樂之權然創制禮儀  
于煢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  
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  
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宜孔子曰林月三年必  
世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八月  
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臣進膳日一舉樂今擬  
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熙然大和日一舉樂  
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壯征將士尚在暴  
露朕有所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朕之洪武二年六月

*Small birds*

[illegible]

利米力

大禘之章十二  
天子之廟十二  
下土之廟十二  
下土之祀一  
著天子之號十二  
天子之閣十二  
者下土之章十二  
下土之俗十二  
不天子之堂九尺  
天子之車馬  
不小祀之獻一  
饗婦之獻一  
可上公之豆四十  
上公之章九牢  
可庶人之妃一  
小國之卿二  
損大祀之獻十二  
大路之號十二  
益小祀之載一  
束修之物二  
顯宗廟之假火牲  
聽治之朝而尚微士服之元無章  
纓冠如無絳  
者章實無金象  
致與之齋載者中饋之牝無家  
庶子之爵無笄  
不五帝之祀  
諸侯之聘迎勞不匹士之祭無牛  
大夫之笄無釵  
可賢能之登  
號今之告揚處可大夫之內無簪  
諸侯之瘞元章  
拾太牢之治升中  
宗祀之配明堂大夫丈夫婦無脰  
匹夫祭無脰

利米力

少升之爵小子也而貴者獻以  
三升之觴小牛角而尊者獻以  
貴者五寸之觶小子燕而君有之尊以之  
爲無文也而士獻之貴員以之  
爲無容略也而有文者以員以之  
爲不琢朴也而大夫以員以之  
爲不和簡也而大國之貴員以之  
越席而也而大路之貴員以之  
者陳布櫛也也而轎車之貴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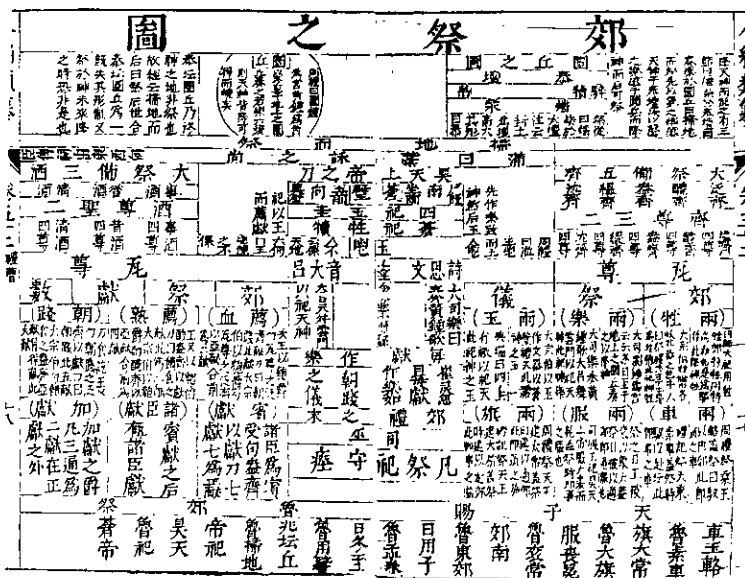


# 古祀地祇總圖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群立社	
春	夏	秋	冬
元日祀民社 祈穀于方社 四坎壇祭四方	榮小旱 報社稷	大社 大社祀于公 祀行	大社 大社祀于公 祀行
常祀 大社祭穀 祭社中宿	祀方 祀方	祀門	祀行
非祀 大社祭穀 祭社中宿	祀方 祀方	祀門	祀行
時祀 大社祭穀 祭社中宿	祀方 祀方	祀門	祀行

於俗宗秩望於山川武王之伐商也成商之罪告于  
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  
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  
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  
上帝則曰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  
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  
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  
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  
望祀社可以設地祇故其禮要而備所謂禮雖不同  
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爲南  
北郊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知人主欲行祀郊  
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爲難而常以非郊爲難夫五月  
雖盛暑之月它事之當舉它禮之當行者未嘗廢也  
而獨難於非郊何也諸儒諍諛之說惑之也按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  
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爲之  
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率爾  
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服大裘  
哉崔龜恩孔穎達與杜通典亦爲是郊天地之服不  
問寒暑必服大裘而非部送爲不可行之禮至宋朝

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未  
至南郊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  
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  
也因諸儒一時謬誤之言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  
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毋事地  
其心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  
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  
地乎周禮郊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皇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而言則隨言隨方而立名而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始分爲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謬妄不經之甚王肅引經傳以掛玄失併圖丘于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五德聖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

也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從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謂上帝稱號又于昊天之下加以金闕于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爲物滯于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所尚者爲上帝之尊稱其衰渎甚矣且老聃生于木死有莫及子乃人鬼也而跡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虞宋徽宗本欲尊入而不知其繫天也其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有虞氏禘黃帝祭禮釋天云祭也虞氏久而郊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鄭玄注云祭也虞氏久而郊商禘而郊鄭玄注云祭也虞氏久而郊周制大司樂云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司伯職曰以禮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特幣用絹長一丈八尺鄭玄注云子問云制幣長丈八事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刀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大帝十有二旒以祀鐘及莝隨之器以瓦甒以匏藉神

之席以素桔及蒲剪而不納謂藉藉天配以帝謂黃鐘其樂大司徒云凡樂闋鍾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大壇在國五十里禮神之王用四牲有邱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用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其壇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於中藥左壇亦曰大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西方白琥禮西方圭瑞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秦始皇既卽位以魯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東游海上禘祀八神二氏尊廟四時上帝名其尊處春歲祠禘因洋凍秋涸凍冬寒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每時用駒四疋木

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理無俎豆之具三季一郊當以十月上旬郊見通舉火拜于咸陽之郊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漢高帝立二年冬敗項籍還入關同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詔其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大祝大宰皆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至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卽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備具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爲博士申明土德改歷服色事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于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明年四月帝親郊見五帝廟燔火舉若元屬天於是賁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名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人有告平詐僞遂誅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卽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尚三歲一郊亳人諺忌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  
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凡七祭爲壇開八通鬼道於  
是令太祝立太一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  
忌言未幾又祠天一自此方士之言興而迂怪之詞  
紛然起矣宣帝神爵元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時  
修武帝故事二年幸雍祠五時明年春幸河東祠后  
土然未有定制元年卽位始定舊儀間歲正月一幸  
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  
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四  
百戶賜牛酒或賜爵赦罪人成帝初卽位丞相匡衡  
等奏言先王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  
卽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居甘泉宮卽于雲陽立泰時  
祭於宮南今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大陰祠后  
土反東之少陽未合承天之意於是徙甘泉泰時置  
於長安又言今雍鄠密上下時本秦氏各以其意所  
立非禮所載不宜復修遂廢雍鄠密上下時九天太  
一天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祠陳寶等祠所不應禮者  
四百七十五所皆罷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  
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  
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乎且甘泉汾

陰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  
明著者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郊長安如故  
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召方士復甘泉泰時祀如  
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  
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祀如故莽又頗  
改其祭禮後漢光武元年光武卽位爲壇營于鄠之  
陽祭告天地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  
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  
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鄠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  
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  
青帝位甲寅赤帝位丙巳黃帝位丁未白帝位庚申  
黑帝位壬亥其外爲壘重榮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  
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東月西北斗在北  
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臣列中八陛階五十八轍五  
帝陛郭帝七十二轍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  
門百八神皆背營內背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  
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至七年五月詔三  
公曰漢當郊竟其與群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  
爲漢起不祿竟與商周異宜從舊制以高帝配從之  
罷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

而北上天地高皇帝黃帝犧各一四方帝共用犧二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群神共牛四樂奏青陽朱明西結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皆筭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嘏既送神燎祖實于壇南已地明帝卽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承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堦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勾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

玄冥車旗服色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鄴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絃降壇祝燎成禮未  
有祖配明帝卽位大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十一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吳南郊尊父以配天晉南郊尊父以配天武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宜

除五帝之座五郊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月丁丑郊以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于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卽位于建康議立南郊于已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上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南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康帝南郊帝親奉焉魏文揚廟天子臣其安帝元興四年應郊帝蒙塵于江陵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納

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納之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駟駒漢則但云犢江左南郊用玄牲明堂廟社用赤牲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二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配天郊詔曰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同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于林陵牛頭山西南郊之午地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置本處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武帝繼立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梁

武帝卽位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常與非郊間歲正月皇帝置齋於萬歲殿上辛行事又云之月終置而冬之今之郊祀是報神之功也也受正又郊以祈農事設三壇於南郊則自是祭天先農自是祈穀祭農天壇在國之南則自是祭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禮以蒼璧制幣除恩祿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七年帝以威仰饗實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于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于其方爲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附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後魏道武帝卽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北齊每三歲一祭後周憲章多依周制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神皆從祀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玄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

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貞觀中奉高祖配圓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圓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祇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自南北分郊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詣地祇壇不在親祀之典

延陵顏至會通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隆有與天異致其絀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祈祀帝於圜丘北五帝於四時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王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王六變之樂冬日

至禮天皇上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大皇上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天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時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天有天帝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而巳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

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者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冬之臣各一人爾而冬有修與熙者修及熙

爲元冥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艮於器有權衡於色

有青黑則有修熙宜矣更秦則與鄭密上下之四時

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畤以祀五帝漢之祀天

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

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王女車有變轆駟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

蠢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

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北南郊於洛陽

之陽北北郊於洛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

制而先王之禘祫廢始盡唐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

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至漢識緯之書出以亂經自

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由是郊丘明堂之論

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

天也元以爲天皇大帝者非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

帝於四時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青帝靈威仰赤

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

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

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記感生帝於

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

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

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



夏寧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請以爲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肅肅撰問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經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壝坎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元皇

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王有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璠則欲以夏日至祭方丘陸佃則欲以冬日至親祀上帝於圜丘之北別祠於地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坎地祇之處冬至非見地祇之時樂以圓鍾爲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燎柴升禋非祭地祇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膺涓選休成天地並况皆合祭之辭蘇轍則以爲欲當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北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蘇轍則以爲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議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然宋朝之制又有恭謝天地之禮始於大中祥符之間再行於天禧一如南郊之祭仁宗於明道嘉祐均復即大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因輟郊祀自是而後遂不復講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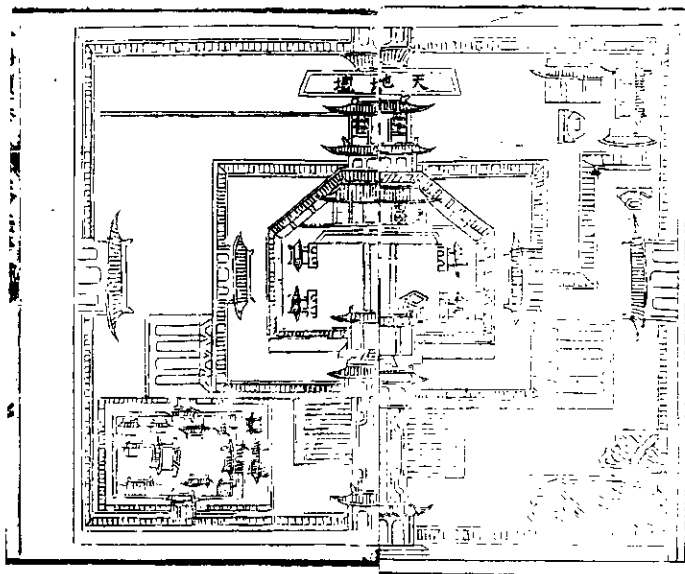
恭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三日奉天書於朝元殿恭  
謝上皇大帝聖祖配位在東太祖太宗在西天禧元  
年既上玉皇聖號寶冊皆舉是禮然別立壇壝於國  
南而儀物禮制悉如郊祀視五年之制爲加盛矣祥  
符六年八月詔入來春親詣亳州太清宮行朝謁之  
禮先於東宮置壇同日恭謝天地一如南郊之制歷代

按祭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說者謂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故郊以報天而日  
以主神然有其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然則周  
之郊以後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祭義又言  
祭日子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祭上下祭日子東  
祭月于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是于郊祭主配之外  
又自有專祭也恭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  
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其節文之先後輕重已自可見豈有郊之日一時  
並祭諸神者乎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東漢建武初  
采用元始故事合祭天地群神從祀泰壇之上至一  
千五百一十四神唐圓壇從祀之位尚七餘座復且  
衰矣承五代弊政一番郊祀實繁舉重國力不給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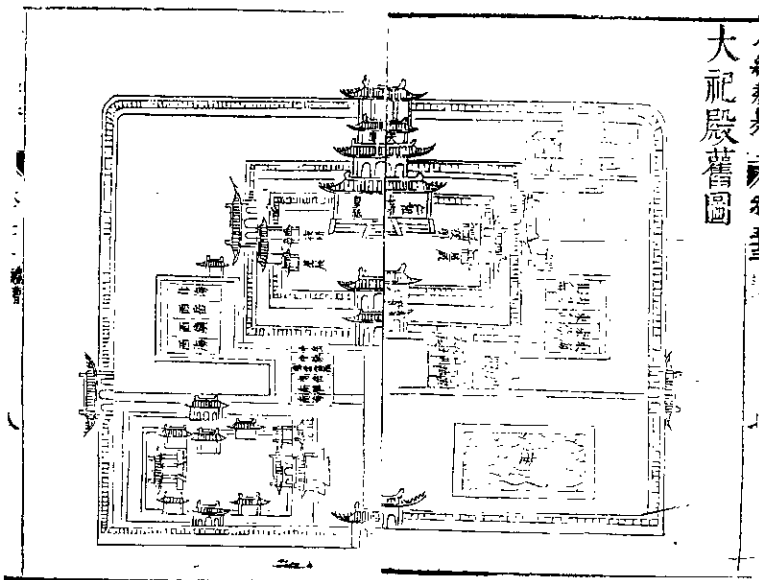
是禘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後土祭于園丘而海嶽  
鐸濟山川丘陵墳隰原衍皆在從祀之列于是祭天  
從祀始及地祇矣至皇祐中仁宗大饗明堂又因郊  
氏之注及歷代所行乃以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五帝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人官侑祀五帝  
于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夫莫尊于天莫重于郊  
祀精一以享猶恐誠意之不至也而復褻若此豈古  
人掃地而祭之意乎即歷代郊祀之非觀世廟釐  
正之典雖謂之於周禮並隆可也

# 天地壇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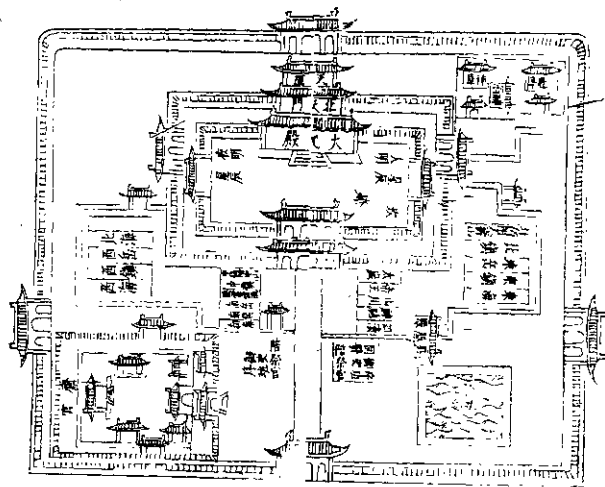


# 大祀殿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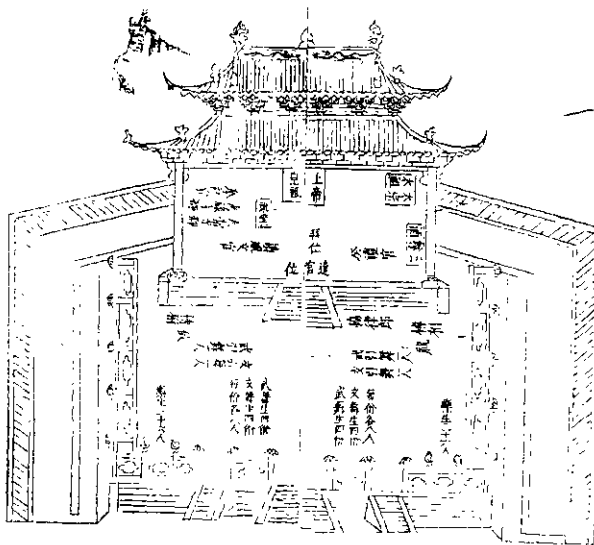
今

郊壇總圖



今

郊壇殿陛圖



大祀殿

吳元年建園丘壇於鍾山之陽以祀天壇崇尺許  
縱橫五尺壇不崇尺方縱橫各二丈立謂壇於壇  
內西南相距數尺壇亦不崇尺方縱橫一丈六卽高  
黃帝卽位南郊所也洪武十年春合祀大地卽舊址  
改築壇去壇約二丈壇皆繞以女牆崇約六尺壇巔  
以屋曰大祀殿九間中三間金飾左右六間繪采前  
後左右丹陛三級琢石爲欄斜廊兩廡外大祀門南  
天門中天路左御路右王路東並門墻壇南出與壇  
齊立具服殿壇北通天庫東通天厨西降階通西御  
路甬道右直西稍南立齋宮前立太和鐘樓前道左

直東稍南鑿池方里許曰海子歲十二月取水藏之以供薦獻歲首春合祀天地凡齋戒先日本常官宿於本寺次日奏齋戒次日進銅人傳制諭文武百官齋戒祭先二日用酒果奉先殿告祀上帝皇祇祝文年月朔日祀孝孫皇帝御名敬昭告於某皇帝茲以正月日恭祀上帝皇祇於大祀殿謹請配神伏惟鑒知謹告先一日本寺官奉聞明日與光祿寺省牲次日省牲畢同復令祭並上壽簪一郊祀帛一茶玉爵三樽牛一驂犢一豎一實以大羹簋二實黍稷簋二實稻粱遠十二實以剛鹽素魚栗棗棗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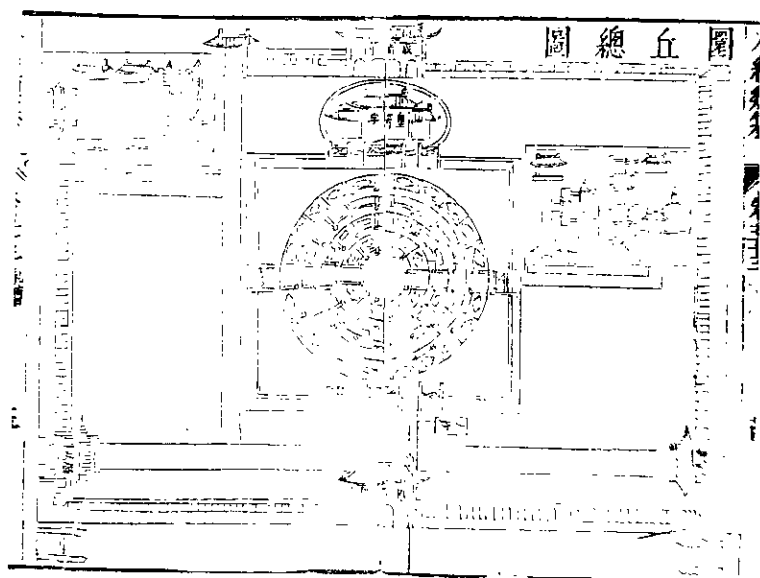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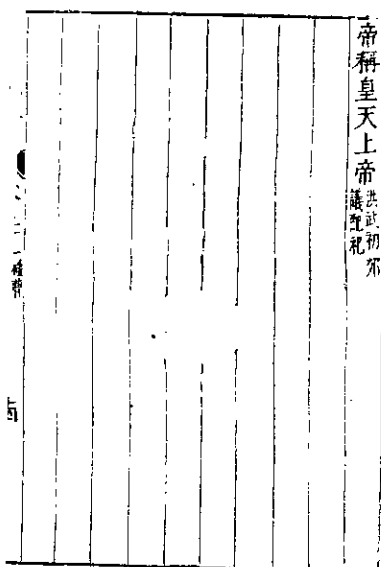
英鹿脯白餅黑餅換餅粉糕豆十二實以韭菹菁苳芹菹笋菹醯醢鹿醢兔醢魚醢脾折豚胎飽食棗食皇祇黃琮一郊祀帛一豎玉爵三黜犢一豎一簋貞各二通豆各十二太祖配位奉先帛一餘同惟無王大明從位禮神帛一紅青磁爵三酒盞二十楨一登一簋簋各二通十無換餅粉糕豆十魚龍食夜明同惟帛星辰禮神帛五色青磁爵三酒盞三十楨一羊一豕一登一劍二實和羹簋各二通豆各十西北嶽禮神帛一黃磁爵三酒盞三十羊一豕一劍三簋簋各二通豆十餘十九壇同惟帛各從其色祝文

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地祇曰時維王  
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祀  
於大祀殿備茲燎瘞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  
成功統天孝高皇帝太宗體天安道高明廣運聖武  
神功統仁至孝文皇帝配神尚南京大祀殿  
丞相善長學士安太常卿惟庸等南京上請祀天園丘  
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祀地方丘以徽鎮海  
濱諸神從祀上從之撰二丘樂章二年奉仁祖配天  
地位西向時中都亦有南北丘五年著令皇帝郊祭  
太子留官居守親王戎服七年上以大祀殿終分獻  
未安論學士詹同等宋濂請初獻奠玉帛已分獻官  
即初獻正獻終獻亦如之上曰合祀於奉天殿祝文  
善八年始奏上所撰樂章大祀登壇脫馬禮九年定  
郊社大祀國有三年歲不登十年春上感青居陰雨  
覲京房災異之說始定合祀禮上更撰樂章八年作  
大祀殿於南郊未成十一月丁亥合祀於奉天殿十  
二年正月合祀於大祀殿吳天上帝后土皇地祇南  
向仁宗配位如故從祀井堦四壇曰大明曰夜明曰  
星辰又曰星辰內壇外二十八壇曰五嶽壇五曰五  
鎮壇五曰四海壇四曰四瀆壇四曰風雲雷雨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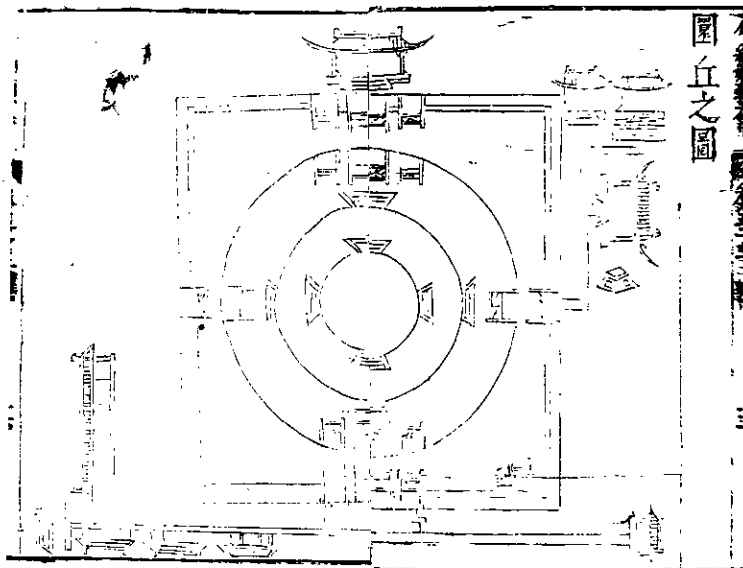
川曰太歲曰天下神祇曰歷代帝王各壇一凡二十  
四壇大臣分獻禮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  
二十一年增修壇壝大祀殿丹堦中疊石爲台東西  
相向爲壇四內壇外二十壇亦東西相向文武大臣  
及近侍官二十四人分獻罷朝日夕月榮星之祭并  
置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  
王春秋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于山川壇及帝王廟  
祭之建文元年撤仁祖配祀太祖高皇帝文皇帝即位  
亦如之永樂八年后攝遣禮部尚書至北京復命十  
八年北京壇成上歲親祀南京郊壇有事則遣官  
祭告洪熙元年奉文皇帝配祀太祖下西向嘉靖九年  
上從言官夏言欲分祀天地上曰分祀禮也遂闢  
丘于天地壇南稍北爲一皇穹宇先名奉和殿作方  
丘于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從祀園丘日月星辰雲雨  
風雷方丘嶽鎮海濱五陵山是年三月上從言議  
南北二郊奉太祖配孟春祈谷祀上帝于太祀殿  
奉文皇帝配下廷議群臣以爲不可疏留中言又疏  
請上恕群臣違君教禮令祈谷二祖並配二郊專  
奉太祖配已而罷祈谷之祀毀太祀殿改建大享  
殿殿后爲皇乾殿十七年薦大號于天改昊天上帝

帝稱皇天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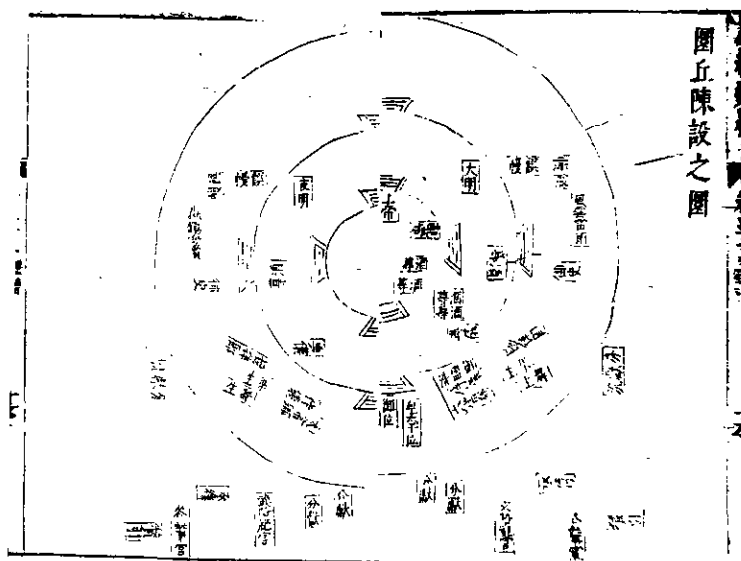
武初祭  
禋祀



圍丘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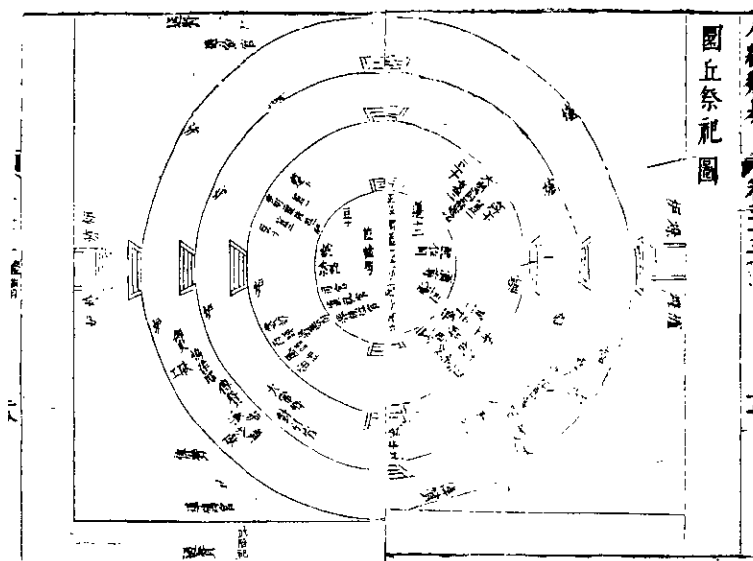


園丘陳設之圖





圖丘祭祀圖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謂烟也周人尚  
 臭故升烟以祀天祭法又曰燔柴於泰壇謂燔牛柴  
 上以焚之也蓋陽祀自烟始故升烟以致神不可不  
 在先及致神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  
 焚之然後爲禮之終也唐燎壇在神壇之左宋因唐  
 制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在  
 壇南二十步兩地元燎壇高一丈二尺四方各一丈  
 周圍護以甃在外壇內丙巳之位東西南三出陛開  
 上南出戶上方六尺深可容柴國朝燎壇在內壇  
 外東南兩地高一丈闊七尺開上南出戶其燎牲則

漢用牛首後魏同左體六朝用脊之九箇唐宋皆用牛首元用馬首國朝別用全憤以瘞瘞瘞瘞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嘗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嘗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蓋配天莫大于郊而祀

祖莫大于配天也自秦滅學舊禮廢漢至光武始以高祖配焉魏明帝用鄭玄周祀天於圜丘以魯配

之說遠推帝舜以配圜丘晉武帝用王肅之說始以其祖配由宋及隋或以祖配或以考配唐高祖武德

初郊以其祖景帝配太宗以高祖配高宗以高祖太宗並配開元中以高祖配實應初又以景皇帝配宋

太祖乾德初郊以其父宣祖配太宗時配以太祖真宗時奉太祖並配仁宗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

配神宗以后至以太祖配元至成宗朝始定郊以太祖配國朝洪武元年初郊議配祀上謙讓不許

親為文以告太廟曰臣於今年十一月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故先告祖考鑒觀歷代有天下者未嘗

不以祖配天茲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闕失懼有責焉去年上天垂祐有聲東南

又雷火焚舟及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上

生之德故不敢輒以祖配天也惟祖神與天通恐上

帝有間以臣之所行敷奏帝前善惡無隱惟上帝鑒

之候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詣廟庭告成大禮以

共享上帝之錫福謹告明年夏至將祀方丘群臣復

請舉配典上堅執前志不允群臣固請乃曰侯慶

陽乎議之八月慶陽平諸將凱還十一月十四日冬

至群臣復固請上勉從衆議奉皇考仁祖淳皇帝

配天于圜丘祀三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

人以夏至甘肅之於澤中方丘曰地祇曰后土曰社

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經之正說自鄭玄感

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

秦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一事為二事後世宗之

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雖上禮如祀

天而後世又宗之於非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

莽奏罷井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帝若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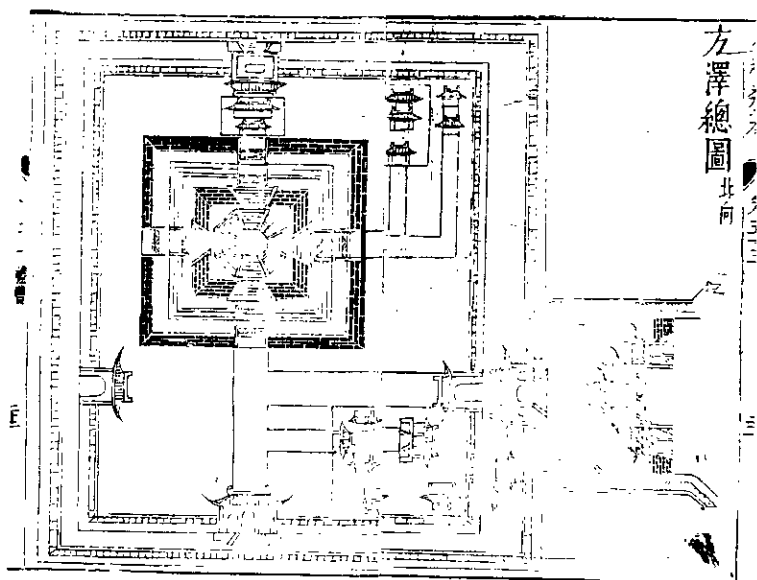
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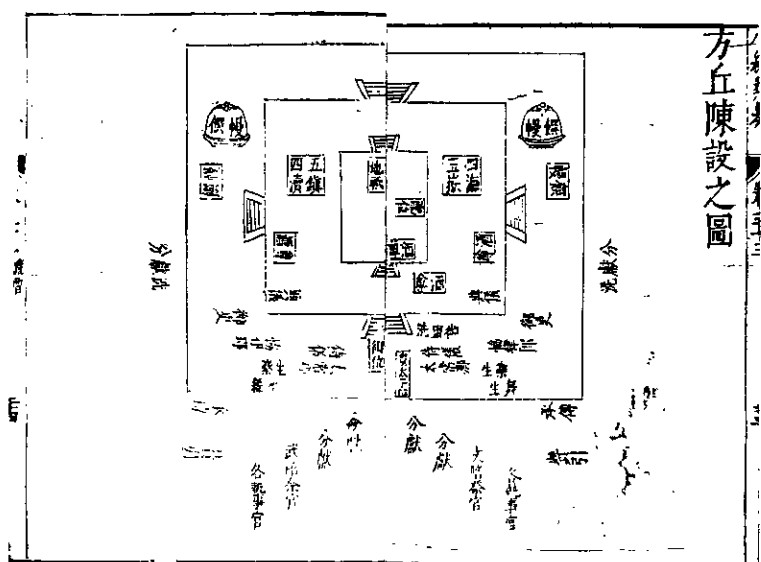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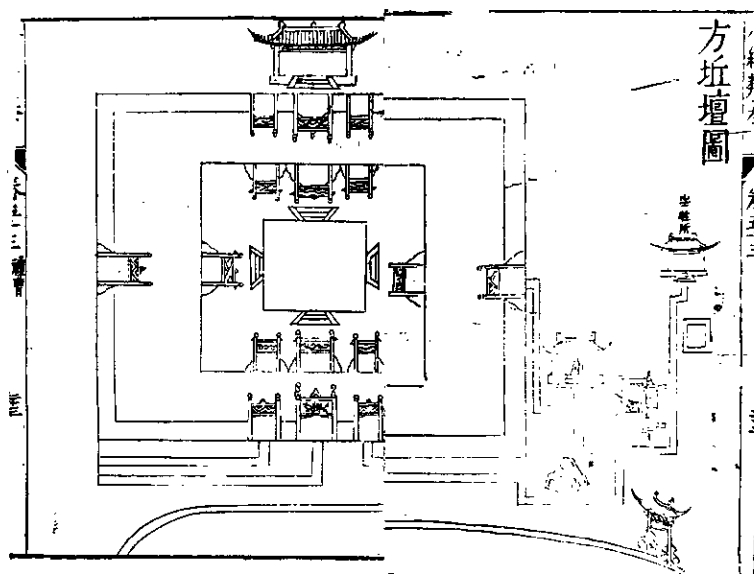
皆非禘經之正義矣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

者唯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

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祀非郊故  
 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行攝祀而已元  
 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國朝以夏至  
 親祀皇地祇于方丘祭地  
祭地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爾雅祭地曰瘞埋。埋謂瘞納埋牲也。蓋陰祀以血。始故瘞血以致神不可不在先。及致神矣。乃有瘞。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瘞之。然後爲禮之終也。後齊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壇之外廣深一丈。又唐瘞坎在內壇之外壬地。方深取足容懷。南出陞宋。開瘞坎於子階之壬地。國朝瘞坎在外壇壬地。其瘞牲體。用人瘞血。漢用首及左髀。國朝用周制。先瘞血。其祭畢。奉牲幣祝饌而埋之。瘞坎配地之神。用禮無文。鄭玄以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主。則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矣。其說無據。至

漢平帝用王莽之說。以呂太后配光武。時改薄太。爲高皇后。以配後魏道武。以神元寶后配。則愈不經矣。隋始改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時。以景皇帝配。貞觀中。以高祖配。宋初。以四祖迭配。皇地祇。太宗時。以宣祖太祖更配。其後。惟以太祖配。國朝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親祀北郊。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位配高皇在昔。分祀合祀。樂章俱載者何也。高皇御制也。至誠感神。基萬年之命者。在于斯也。又高皇常命儒臣。撰回鑾樂歌。眞聖人修己以敬。祈天永命之聖心也。洪武六年。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生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樂戒之意。茂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古意矣。常謂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詞。使人聞之。得意而自恃之心。生於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乃此卿等其撰述。雖有所避。於是儒臣承旨撰神降祥神祝醑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舞其詞皆存規戒。其樂舞分爲八隊。皆八人。禮部因其制。以上命工肄習之。莊誦高皇諭儒臣之言。直與絳熙齋業者同符也。洪武二年。有言教胡太常做個牌子。添得如法。將闕丘方澤

社稷宗廟先農風雨雷師馬祖凡一應祭祀時月日期明白開寫於牌上掛在這東耳房前我時常看要知這欽此又銅人制亦刻自高皇也洪武十二年上命禮部尚書陶凱等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耳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齊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致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由此觀之高皇誠敬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發祀

實

三年一郊郊則尚白蓋惑於文王獲龍之妖而欲以水德厭之是東海巡遊之餘誕也安在其能享帝遣建五廟於渭陽郊見五帝神氣若人冠冕尚赤火光燭天蓋惑於新垣平望氣之詐而欲以火德王之是宣室受釐之陋習也安在其能事天武德之分郊分祀似矣而五行六天其說何益庭耶乾封之祈穀祀天似矣而上帝五帝其禮可錯舉耶下禘先事於類宮魯行之矣乃天寶之後先朝太清宮而後享廟享天並不卜日稽何典也卜郊受命於祖廟周記之矣乃天聖以來先舉南郊禮而後告景靈宮謂之宮謝

遵何說也大都漢唐主合而宋主分其間合而復分者如建武宋元始中故事合祀雒陽復命營北郊是也分而復合者泰始中定郊祀北郊後復親祀南郊方澤不別立是也逮至元祐紹聖間集百官議禮卒亦未聞有確然定見可以上契制作之精世宗肅皇帝稽古定禮從國初之制南爲圓丘祀天於冬至北爲方澤祀地於夏至配以太祖特崇隆報至孟夏又有祈穀之祀季秋又有大享之典歲凡四舉大抵皆周公之舊也後復行祈穀大享於大內而圖方二祀中世以後多弗親行肆我皇上誕膺玄祐光續洪圖潤東所達天地爲耶矣適者肇舉禮祀大典輔臣因進祀禮圖考首敘分合沿革之由壇壝陳設之略次列儀註樂章之繁繪之圖畫繕寫成冊所以議復合祭之舊兼隆並配之典者蔚乎詳已郊祀崑崙者地之頂神所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祇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于二處天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澤以主崑崙北郊主神州不見于經誤分蓋二王氏由此非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謂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爲禘而不言及魯又以爲

禘小於祫此則其失也

鄭禮丘  
澤辯

延陵顏季子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子





在大司樂分樂始言天神地祇而未及日月爰論樂之變而後有二至方圓有之說蓋蓋謂分樂律以屬陰陽故丁是日奏之始合樂也故曰若樂六變若樂八變則大神可降地祇可出然後大地可得而禮是合樂而非大享也在宗室人以一至日致人見物罷則爲祈禱而注非大享之禮明矣至漢時人以二至御前殿會八能之士陳六言地樂均度則猶大司樂之道迄今方以二至且爲分祀大祀考本密詞考周官禮樂之文方止

國之大祀而祀之入至二至古禮缺後儒穿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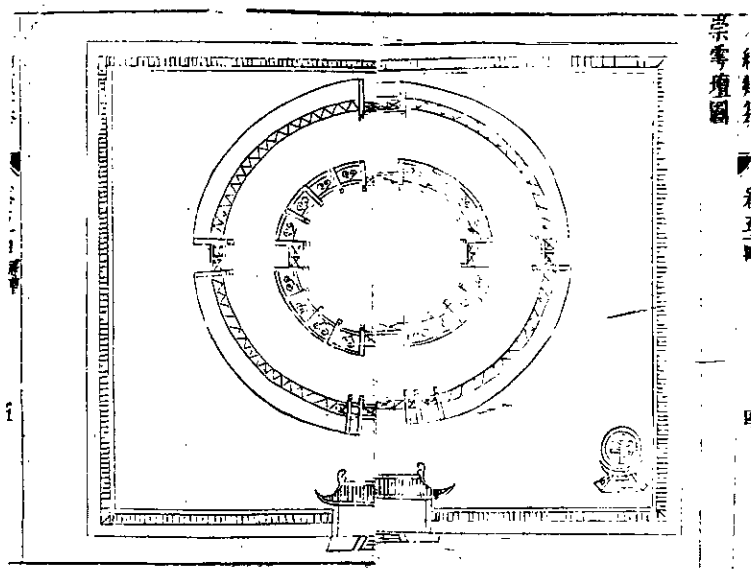
而五帝六天合祀之說迄無定論則以不深考于經折衷于聖以準之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又曰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曰類曰柴皆祀天之禮也然必及于六宗山川群神而不及后土則郊必兼社之謂也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曰聖人烹以享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皆舉郊以見社也家語孔子曰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電于禍宮尊君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

獻命唐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言郊之心卜也而不及社兼社也此唐虞三代之制也儒者但見周禮有冬至祭圓丘夏至祭方澤之文遂至分祀之說不知周禮歲之間祭天凡幾正月祈穀孟夏大雩季秋明堂十日圓丘此外有四時之祭則固合祭首矣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掌百官之贊成太史與執事卜日戒太宗伯詔相王之大禮祭之日大宗伯奉王太宰得玉幣爵之事詩歌昊天有成命之章此其證也惟是周朝建于冬至圓丘適當歲終不妨迎陽報天而後命于及地故其禮比合祭稍加崇享此惟

行周之時則可耳。乃其合祀之禮則未嘗廢散見諸  
 經及孔子之言可據也。使祭而必冬至也則何用上  
 之爲故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又不必于闕丘方  
 澤也。以是而知周之未嘗不合祭也。祀社合祀議

卷之三 禮記

九



在園丘之有仲夏禱雨 皇天之帝前四日太常  
公服奏樂進銅人牌于文華殿前一日太常  
拂安于香帛亭內俱奉陳設儀同祈穀去上是夜三  
更太常司卿奉安神御位 上乘輿至昭亨門西降  
輿過門東家廟至崇寧壇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  
至帷帳內具祭服出導引官導至壇門內內對引  
尊官 上行與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  
內對引官導 上主拜位對奏就位與儀唱迎  
帝神奏樂內對奏聖壇導 上至香案前奏跪奏  
上奏上各訖出主復位樂止奏四拜官同 禮獻唱

奠帛奏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揖進  
上受帛奏獻帛訖奏出主復位樂止與儀唱進俎奏  
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俎匣前奏揖進俎奏  
出主復位樂止與儀唱行初獻禮奏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揖進 上受爵獻爵訖奏出主奏讀  
祝位奏跪 官皆跪贊讀祝訖奏伏興 上受爵讀  
奏復位樂止與儀唱行亞獻禮 終獻禮 儀同初獻  
樂止太常卿西向立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導  
上至飲福位先祿官捧福酒胙跪干 上右內贊  
奏跪指主奏飲福酒訖奏受胙訖奏出主俯伏興平  
身復位奏四拜 官皆跪與儀唱後饋奏樂與儀唱  
送帝神奏樂奏四拜 官皆跪與儀唱初獻祝官捧  
祝進帛官捧帛導祭宿饌饌各恭詣泰壇 上退拜  
位之東與儀唱望燎奏樂捧祝帛饌官下壇內贊奏  
詣望燎位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燎所燎 奏禮畢  
引官導 上至帷帳易服出 上回至 殿  
祝文樂章  
迎帝神 於穆上帝愛處理宮咨爾衆庶  
新神於止委蛇雲龍霖澤斯沛萬寶有終  
奠帛 神之格思莫茲文總盛樂斯舉

精禮孔熒微于紫冥嶺新清澤渥我家生

進祖和百川委瀾名山出雲忽賜孔熒青澤新也

新年於天載牲盼祖神之格恩報以甘雨

初獻和有嚴榮祀日吉辰良酌彼豐洗馨芬

積香玄功濟濟時雨時暘惟神是聽綏以多祺

亞獻和皇皇禮祀孔惠孔明瞻仰來歆拜首欽承

有醴惟醕有酒惟清雲韶侑獻肅雝和鳴聖靈有赫

鑒享精誠

終獻和靈承無斁駿奔有客嘉玉以陳酌嘏以解

憲三再稱誠一以從備物致志申薦彌恭神昭景貺

佑我耕農

徹饗和有赫皇靈民勞瘁斯于哲于體載載禮

詩成三獻敬微不道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送帝神和爰迓寅清昭事顯穹仰祈并雨惠我三

農既歡既格言歸太室式霑下土萬方共同

維帝和赤龍旋取禮治樂成燔柴既舉昭假精靈

嘉祐九年上欲於奉先殿升殿行大雩禮復言言

大學丘立藩宮欲於郊兆俯將地爲雪壇歲孟夏行

祭禮上既以孟上辛祈穀於上帝自二月

至於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如雨澤

愆二上親禱焉高禩設木臺于震方皇載東

永安門之北祭品上帝儀同祈穀皇考儀同

高禩大羹一和羹二簋簋各二邊豆各六牛一羊

一豕一帛用紅上拜位設于壇下北向后妃位

七設于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待贊行禮行欽天

監擇吉具奏前三日太常卿奏齋戒于宮中

上吉皇后以下齋三日執事內外官齋一日前二

日太常寺卿光祿卿奏省牲如儀昊天上帝正位

皇考獻皇帝配位西向高禩設于壇下西向

弓編弓矢祀饗之數祭品質明上祭服后禮

服妃嬪各服其服上率后以下乘輅車至壇所降

導駕官導上至拜位女官導后以下各至拜位內

侍擁帷幃敝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

上就位和典儀唱迎神內贊奏陞壇

上陞至上帝前奏跪奏指主奏上香司香官捧香

跪進于左上三上香訖奏出主導至皇考前儀

同分獻官詣高禩神位前上香訖退立於東奏復位

奏四拜典儀唱奠帛內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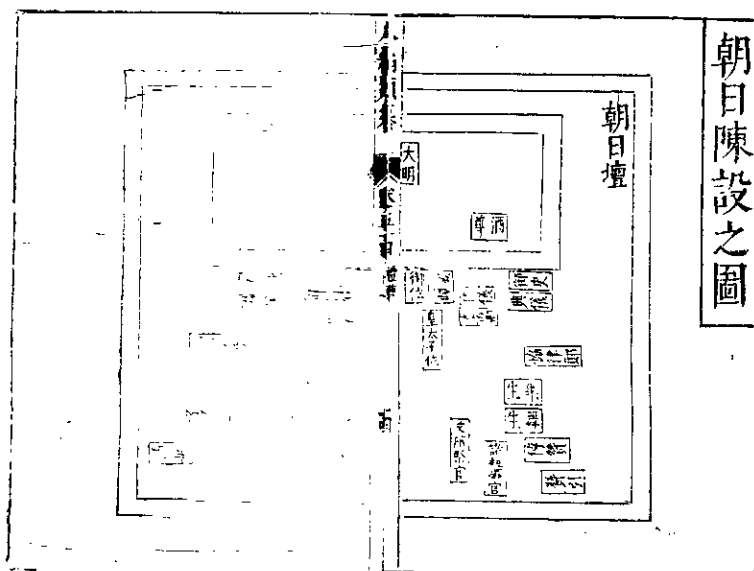
前跪奏指主奏奠帛捧帛官以帛跪進于右上受

帛訖導至 皇考前儀同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  
終獻禮儀同太常卿進立于壇前向東立唱賜福脰  
內贊奏詣飲福位奏飲福酒 上飲訖光祿寺卿捧  
福脰跪平 內贊奏受脰 上受訖奏出主俯伏興  
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平身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  
內贊奏四拜平身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  
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典儀唱望燎內贊奏詣  
望燎位 上詣望燎位燎畢內贊奏禮畢分獻太常  
官俱退女官導 皇后以下至高祿神位前贊跪  
皇后以下皆跪贊受弓矢女官跪誦神位取弓矢殿  
次授 皇后以下受訖 獨贊俯伏興再拜禮畢  
退執事捧神位帛饌詣燎所焚之 上率后以下乘  
輅車還宮

歲驚蟄 上行祈穀禮於南郊大饗殷祭 皇天上  
帝 前五日太常卿于皇極門奏請主牲 駕詣儀  
社所行禮畢同至殿致辭恭拜還宮 前四日太常  
卿公服奏齋戒進銅人齋牌于文華殿 前一日太  
常博士捧祝版于文華殿 上填御名訖博士捧安  
于香帛亭廚役昇至神庫供奉三更初太常官請  
神主奉安陳設如儀 祭品 皇天上帝爵三大羹  
黍稷稻粱遵豆各十二玉帛饋一昧與上帝服審與  
至內西天門外神樂觀二知觀叩頭起執提爐導至  
神路錦衣衛官跪奏落輦 上降輿導引官導 上  
至大次具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入至陛下  
興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官  
導 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帝奏樂內贊  
奏陞壇導 上至香案前跪奏指主奏上香訖奏出  
主復位樂止奏四拜 典儀唱獻玉帛奏樂內  
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指主 上受玉帛奏  
獻玉帛訖奏出主復位樂止典儀唱進組奏樂內贊  
奏陞壇導 上至組匣前奏指主奏進組奏出主復  
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  
至御案前奏指主 上受爵奏獻爵訖奏出主奏詣



# 朝日陳設之圖



嘉靖九年罷從祀建壇朝陽門外二里許爲制一成  
 壇面紅礪磚東西南北階九級俱白石內櫺星門四  
 面門外爲燎爐瘞池西南爲具服殿東北爲神庫神  
 厨宰牲亭燈庫鐘樓北爲選官房外建天門二北天  
 門外西北爲禮神街坊西天門外迤南北官齋宿房  
 護壇地一百畝

歲春分祭 大明之神于朝日壇西向甲丙戌庚壬  
 年上祭服親祀餘年遣文大臣攝之先十五日委協  
 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十日題請 上行禮先三  
 日奏致齋進銅人齋牌示長安門是日詣太和殿觀  
 禮樂儀牲所看牲先二日同光祿寺奏省牲次日具  
 本復 命博士捧祝版候填 御名捧安于香帛亭  
 厨役昇至神庫奉安樂舞生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  
 祭器夜半奉安 神牌陳設盞豆 祭品 大明赤  
 璋一禮神帛一色紅玉爵三磁酒盞三十辟積一羊一  
 豕一稻一銅一簠各二簋豆各十嘉靖九年欽伏  
 改而就禮不可改而就物以赤玉月以白玉此  
 不易之理見無赤玉台幣以決玉焉瑞之類代之  
 明且 上以出祭朝日告 內殿卿詣 皇極門候  
 諸聖駕 上由東長安門出至壇北門入至 具服  
 殿具祭服出導引官導由左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

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位設于典儀唱迎  
 神奏樂止奏四拜贊贊下典儀唱莫玉帛奏樂內  
 贊奏陞壇導上至香案前奏跪奏指主奏上香  
 奏獻玉帛奏出生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  
 樂內贊奏陞壇導上至神位前奏指主奏獻爵  
 奏出主奏復位樂止奏跪贊贊下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  
 作奏俯伏與平身贊贊下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  
 立于壇之左唱賜福祚光祿卿捧福酒酢跪進于  
 右內贊奉跪奏指主奏飲酒奏受酢奏出主俯伏與  
 平身奏再拜贊贊下典儀唱獻饌奏樂止典儀唱  
 送神奏樂奏四拜贊贊下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  
 官捧帛掌祭官捧祭饌各詣燎位奏樂上退拜位  
 南立捧祝帛饌官下陞奏禮畢內贊導上出左門  
 導引官導至具服殿上回泰內殿道宮之  
 年先期題欽定大臣一員簪祭增下由北級升降不  
 飲福受酢餘儀同祝文和服詞天子御名謹昭告  
 乎大明之神惟神陽精之宗刻神之首神光平  
 照四極無遠功垂今誓率土仰賴茲當仲奏式遵古  
 典以玉帛牲醴之儀恭祀于神伏惟聖鑒勗爾庶

尚饗  
 樂章樂士奏樂主七十二人舞八佾  
 迎神和仰瞻今大明位尊今王宮時當仲奏今氣  
 融爰遵祝禮今報功徹誠今祈神昭鑒願來享今迓  
 神總  
 莫玉帛和神靈壇今肅其恭有帛在篚今亦琮奉  
 神今祈享以納于恭莫今忻以順  
 初獻和玉帛方獻今神歡酒行初獻今武成齋芳  
 馨今饗色辭神容悅今鑒予情  
 亞獻和二齊升今氣氛今神顏怡和今喜將予今  
 樂舞今具張願番普昭今民康  
 終獻和懸懸三獻今告成群職在列今週盈神錫  
 休今福民生萬世永賴今神功明  
 徹饌和一誠盡今予心懌五福降今民獲禱仰九  
 光兮誠已伸終三獻兮徹敢遲  
 送神和祀禮既週今樂舞揚神享已納今還清鄉  
 乎當拜首今奉送願恩光兮普萬方永耀熹明今攸  
 賴蒸民咸仰今恩光觀六龍今御駕神變化今屬耄  
 束帛儲儲今詣燎方佑我呈明今恭緒隆長朝日





官導 上由中門入儀同朝日行兩拜分獻官

於唱助獻讀祝時聽贊朝上跪至俯伏興平身贊引

由北級 上至神位前贊指笏上香獻帛獻爵訖其

至終獻俱候 上復位然後行禮遣官年先期題飲

遣大臣一員攝祭一員分獻攝官位於南極升降

不答福昨餘儀同祝文白版嗣天子御名敢昭告于

夜明之神 惟神鍾隆之精配陽之德繼明于夕有

生共賴暨惟五星列宿咸司下土各有攸分眇予之

資仰承帝命君此生民立者時惟秋分爰遵典禮以

玉帛牲醴之儀用修常祭于神惟 神歆豐福我邦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民向 辛

集章

迎神 陸曰祀合今承陽武雅古典今盡以忠概

大監來格兮星張羅從于拜首兮迎神浴

初獻 神其承止有嚴其誠五陽春鍾清醇方節

奉而奠之願鑒微情失祀兮云何祈佑今詞民

亞獻 二觴載興樂舞雍雍維微而職惟供願

執分五行祈民福兮神必從

終獻 一誠已伸三舉盡饒維朕勤勤環祀節

聖帝之精願永保我世

敬饌 禮樂肅具於意用伸位坎居欲納茲藻類

徽之弗違儀典肅肅中其鑒之佑我生民

送神 禮備告終今神喜宴碧澄輝兮素華鮮星

辰從今返神鄉露氣清兮寔安眠隨簡饒今東帛薦

之于庭兮周於愆于拜首兮奉送願承朕兮民樂豐

年

擇日月于祀 天時已從祀矣而又建壇東西各專

祭之者何哉蓋日月為天之用照臨四方固其所司

也是以在禮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又曰春朝朝日秋

奠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周制以祭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

幣俱赤犧典祭五帝同禮神之玉以珪璧王摺大圭

題籍五采五就以朝日王服玄冕所以尚質自朝至

暮行祭之禮先以牲幣於柴上而燔之升煙於天以

同五帝之義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于

東郊祭月于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

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

合祭日月四也觀禮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

之外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

法不倣二分於東西常以郊泰時質明出行竹宮東



秋後亥日以雷師從兩師之位以司民姓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嘗合而爲一本本朝于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爲一壇以從獻于郊祀又爲壇于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岳五嶽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五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城隍月將與雲皆前代所未祀也夫雲與雨霈既祀大雨而獨遺雲可乎峙形于兩間者皆已享祀而流行于四時以司民耕作興作之候者而無其祭祀可乎名山大川遠絕于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于望祀而宸居所遊

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此皆祇聖祖之獨斷神見其視前代所制尤貴神之屬蓋有開矣謂兩師也廟家以建子月爲歲首祀天至午月乃祀地尚云適先養之宜我朝用夏正自夏徂冬則地先大祭雞次而食矣且郊者祀天之名地不得而十也故兆於南郊禮文載之北郊之名乃巨衛維維傷緯書以對南郊非周禮所有也豈得盡爲符合也哉尊祖配天之禮古有以始祖配者周之后稷是也有以受命之君配者漢之高祖是也夫配天以功德而功德孰大

于開初者則周之祀饗周明德光靈之遠也而漢之祀高祖非以崛起在位爲帝者首乎有天帝各配者周以稷配郊又以文王配明堂漢以高祖配郊又以先武配明堂是也有祖宗並配者唐番拱開元以高祖太宗配昊天宋至道以太祖太宗配圓丘是也夫廟壓于祖昭穆對向非嫌也郊座于天祖宗序列非嫌也然則天帝各配者固章別之道也而祖宗並配亦何可以連社接席議其非禮乎我太祖之始建郊仁祖配是周祀后稷邇本據源意也而成祖以太祖配則如漢奉高祖崇功德之特起矣仁

宗時以二祖配是唐宋所已行稱情而合禮者也世宗乃獨奉太祖配南非郊其祈穀之祭以成祖同配尋亦不行蓋始猶猶宋郊祀宗祀之遺而終竟以父子相並爲嫌矣夫成祖善造區夏一奠鼎燕京駿德豐功實同肇初而推舉未至非褒前烈之禮也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非孔安是若之義也且今祈穀之祭釐正已久而郊丘配位未復其其闕典哉善乎輔臣之獻議曰歲一舉合祀奉二祖以並配邇太祖更定之制率列聖世守之規體世宗未安之情備時宜順人心合禮

典應經義上固已虛懷嘉納久矣惟沛然下明  
諭中外博參之與論而昭告之靈祇不過一潤色  
概定間而可以迓瞻顧之休隆繼述之續聞帝王  
之緒垂宇宙之基甚大矣又何疑而不爲乎

國朝知  
修總纂

延陵顏李亨會通鈔



無墾故迭遷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  
其序而通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廟之時  
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其  
而可并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  
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  
之穆卽爲考廟也

論宗廟

唐世以景帝爲太祖唐高祖李淵當中唐間則景帝世  
近在昭三穆之內故裕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  
於昭穆至代宗後以景帝方居第一室裕裕得以正  
位然獻懿二祖獻宗之親盡已毀而裕裕則合祭故

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祔裕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  
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裕祭如太祖東向  
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獻懿二帝迭處之矣然  
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  
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  
之廟不可復遷始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爲  
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爲三昭三穆是以僖祖  
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  
祖太宗也今僖祖爲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  
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

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下今以  
僖祖爲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  
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  
纔及五代以藝祖爲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  
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  
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  
逮其遠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  
垂統者爲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  
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  
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

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  
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  
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  
故耳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聯庵之說其大槩謂  
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  
六廟親盡則毀而通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  
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  
引書穆考文王詩率是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  
穆也以爲證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移其子  
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

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始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

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共開，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

丁南庚陽甲盤甲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厲，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宜爲穆，敬文武爲昭。是三昭二穆，而懿宗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

六世，則武丁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子必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哉？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或立廟之制必全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定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廟有壇，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他



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  
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閑  
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爲昭爲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  
其世代之近者旣未幾遷於次一之昭小乙父也南  
也遷丁酉也  
高祖也武丁之子也  
小甲也武丁之子也  
五穆者武丁之子也  
順者又不可升則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  
而其地又尚於中門之內太廟廟之左右創造頗擾  
非也以其神位相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  
漢代 祠室運搬冬在一所東都以來之祠堂異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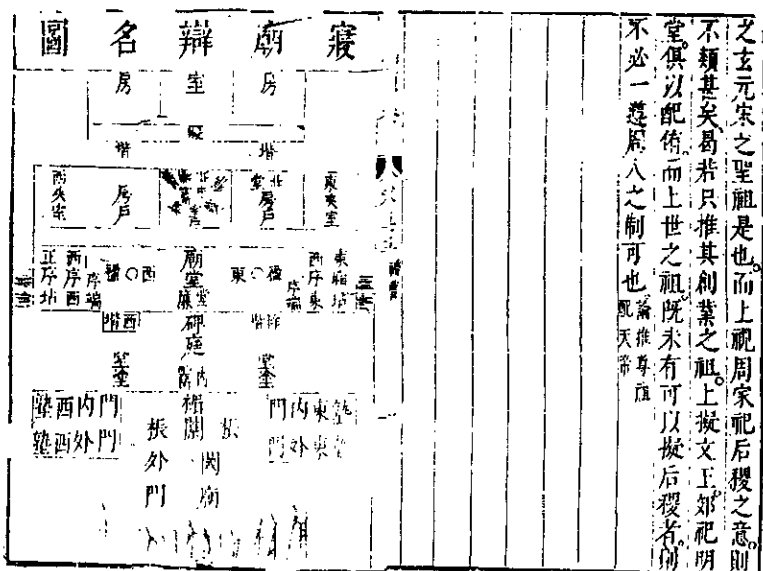
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懿祖庶乎其可以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奸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吳帝孫資之與黃鍾然其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遠華胄如曹魏之祀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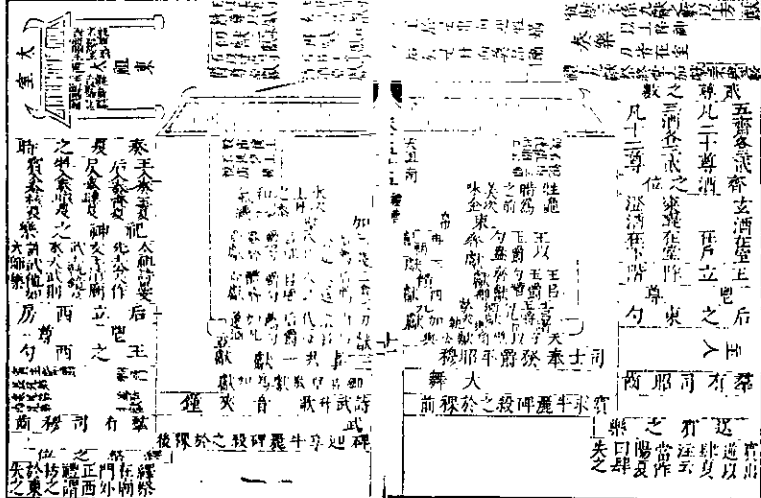
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也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

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矣而啗姓適同乎唐乃推啗以爲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啗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嵗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禮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効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僖宗

則俱爲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寵壯每帝各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于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人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嘗堯舜絳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其湯文武之功以郊禘祖宗皆擇有功德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劬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時會於古之帝主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祖農祖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真如唐



宗廟大



虞夏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周人進禘爲殷祭春春祠夏禘而秋冬乃嘗烝也三年而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於繼孝爲最周乃禘又追祀太祖所自出之祖而以太宗配則報本反始之盡也春獻羔開水也若嘗麥以雉也嘗黍以雛嘗麻以犬也嘗稻具薦嘗魚而薦鮓也嘗以薦糴孝之蓋也國太師大會同大裁必造而告焉出告反面之義也大宰掌誓戒具修如郊前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如郊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如郊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其奉之辨六齋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爨以待果蓏辨六尊以待酌獻辨物備物也醢人共薦羞之實豆人醢人共五齊七菹若醢醬之物鹽人共苦鹽型鹽甸師共齊盛共蕭茅共物備物也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帥六宮之人共齋盛烹人共鬯釀以給水火之齊隸僕埽除糞灑以待事備內外之官官具而備具也祭之前日六官各以其屬肅將事具如郊祭之日閭人設門燎以風事而張具世婦涖陳女宮之具大史執書以次位常於是肆師表齋盛告羣展器陳告備而祭行王袞冕乘金輅以出入即位於阼秦王夏后副禋人立于西序秦

齊夏王王后祭内外之主也。大祝逆贊刀刀服衾冕以入。工奏肆夏神之也。王及於室而不迎。記言之必在廟而後全於臣全於子也。贊入用裸主和爵也。而實之沃王盥。王執圭贊以獻刀。以裸祭之。啐之而奠之。后以璋贊亞獻重祿也。灌用蠶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而獻始此也。此切獻大司樂奏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以迎神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樂神而樂始此也。是謂二始二始者求神之道也。既灌王袒而迎牲牲入肆夏作王親牽宰贊之公卿大夫以幣從司徒詔於庭詔博碩肥腍告在滌敬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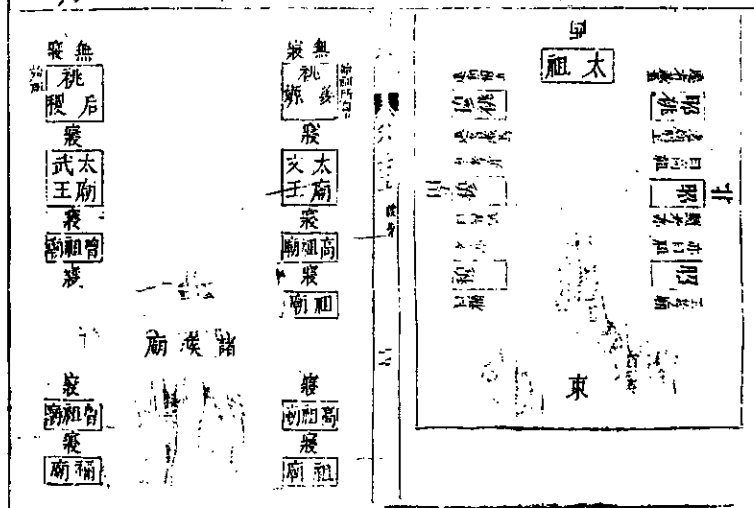
始行事。蓋追孝卿之而樂之也。此三獻也。於是美定而熟可薦矣。王拜受刀以玉爵酌象尊益齊以薦熟。王后以玉爵酌象尊之醴齊介冑饋食之豆蓬鴈焉。饋而食之。追而養之也。六獻刀告克王復以玉爵酌朝踐著尊之泛齊以酌刀。王后薦加事之豆蓬介焉。刀卒飲祝酌清以授刀。刀酢王乃布酢席於戶內。王受酢刀以饌贊祭祝以蜩告慈而后以玉爵實盞尊之醴齊獻焉。刀酢后如王則追養之盡也。孝慈之忠也。合莫之所交也。且也七獻而王獻公八獻而王獻卿。於是諸侯爲賓者以玉爵實盞齊備卒食之三獻而朝獻禮成。獻得天下諸侯之懽心共事之也。既九獻王冕而總干舞大武之舞以樂刀嗣子舉薦爲加爵旅酬行而禮成。蓋王主大烹以饗故薦血腥熟王后主豆蓬故薦備水土之品與樂先飲食先饋食豈施各有當與毛血詔於室始在室室在與尊與求之陰歟。美定詔於堂中事在堂堂在戶西南面尚明也。今之陽歟。納牲詔于庭外也。殺而登首于室內也。明日又擇而祭之。枋卒事在廟門外或諸遠人與務其諸遠者與則神埋然也。天子諸侯禮闕有闕而經唯特牲少牢之饋食屢饋食何也。食禮也。饋食追養

繼孝者所必先也故刀入而饋特牲九飯少牢十一飯食道焉已也獻爵曰醕醕以酒演氣而安食也侑曰王刀未實欲其克也蝦以搏黍詩懷而出也必嘗黍啻食之本也陰厭厭其始也陽厭厭其終也自第變至于闔牖戶孝無終始而一生於厭伏故曰是食道也禮饗祫有樂食嘗無樂故大夫士判縣特縣而饋食無樂則食道故也蓋饗禮亡也秋霜露既降以食禮接焉食養陰也春雨露既濡以饗禮接焉飲養陽也故饗禮有樂而食禮無聲乃其執特牲少牢皆無樂而以爲大夫士之祭無樂也失之矣夫祭疏數

有數比時也祝牲告克舉獸尾告備魚十有五而典膳一純而聘宗人滌告具宰命爲酒備物也司馬封羊升羊司士刲豕升豕雍人倫膚宗婦遷豆有踐備官也如是而後祭祝迎刀於廟門之外刀沃盥神明自淨之義也刀入而祝主人拜受刀敬之而後安之安之而後饗之敬養之道也佐食舉肺脅通敦主人羞肺俎刀告飽祝侑又告飽主人不言拜脩養之忠也洞洞敬屬屬忠孝子之所以事其親也主人洗爵而醕何也引飲也既食之又飲之孝之繼也有酢醕何也有醕有酢有醕而後愍恍乎其與神明交幽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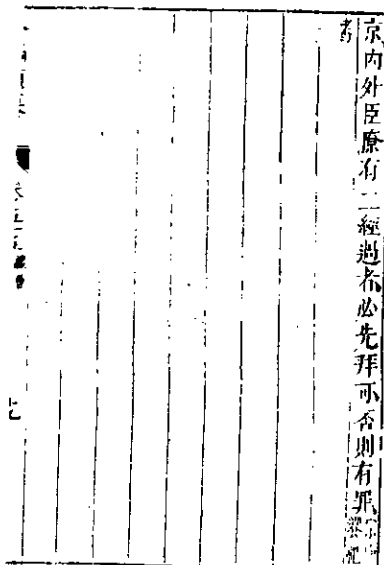
感通可酢可醕而蝦可久可大也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何也天子之祭也得四海歡心以事其先王故嘉與天下共之諸侯之祭也得四境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故嘉與境內共之大夫士之祭也得上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樂與嘉賓承之也於是乎有司徹而饗俎俎於堂既飲食之又從而鐸之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無已之忠也故主人主婦之交致爵也三獻作止爵刀卒爵酢賓致爵而主獻賓行爵也嘉爵徧獻而旅酌行也其義一也嘉與與祭者共之也上養之祝曰嘉有以也是先祖之德也以教忠也嘉與宗嗣世守之也下養之祝曰醕有與也先祖之思也以教睦也嘉與同姓共有之也故宗廟之禮死如生亡如存獻畢酢醕畢舉降降上下儼乎幽明之交交享慈達而百順備也

# 商七廟之圖 周天子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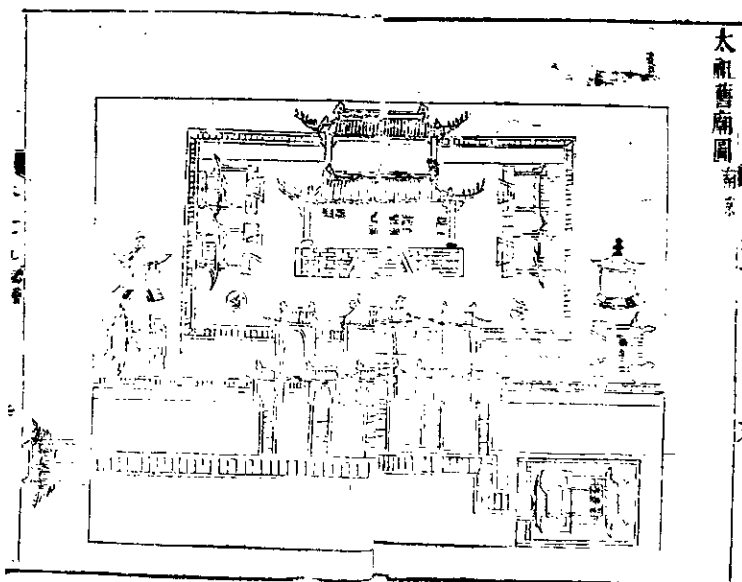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冬左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禹貢章玄成匡衡之徒雖用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立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食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歷魏晉隋唐其間雖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太祖之位不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以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鬲祖而除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有所不安矣又按禮經葬祭之文而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致也蓋不忍也光武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于春秋歲以爲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王祀焉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或一行其藩王或來朝者亦許謁孝陵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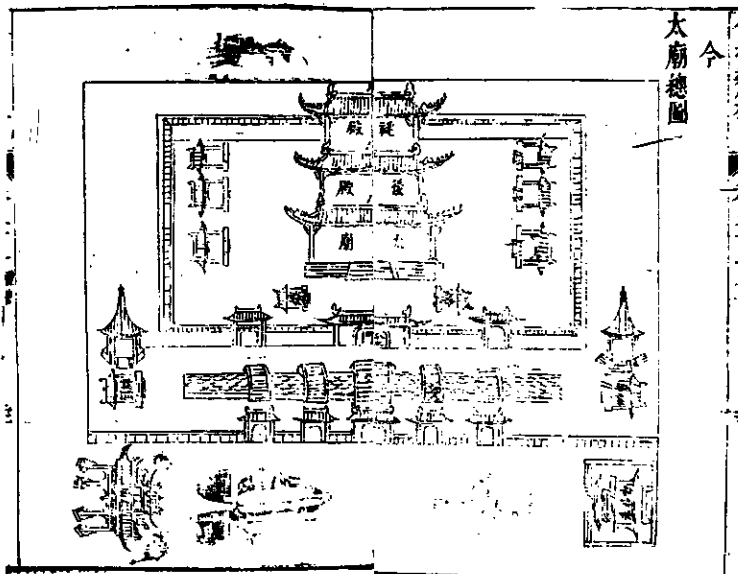
京內外臣僚有二經過者必先拜亦否則有罪



太祖舊廟圖



太廟總圖



國初建四親廟於闕左中 德祖東一 懿祖次 仁祖西 熙祖與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祭以周垣略如都宮之制洪武元年定四孟歲除五亥洪武元年命製大廟祭祀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鮮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範豆之屬以祭其先王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其制祭器如事生之宜於是祭用金送金祭器輒從舊儀可帷帳浴室皆備二年令清明端午中元冬至時享歲除如故祝饗于皇帝不備臣迺是太子祀云命長子某



不得稱皇太子三年時享仍用四孟孟春特享四廟  
 三祖奉三祖合享於德祖之廟德祖南向三  
 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廟樂餘奏德廟樂四年遣  
 大臣分獻親王功臣王曰國家祭祀太廟除特享外  
 其餘合祭之時正見同飲同舉之際凡有親戚功臣  
 皆可共享其樂九年改建太廟前殿後殿殿翼兩  
 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德祖帝后神主懿  
 祖東一室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凡席諸器備如  
 生儀時享殿中設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向懿  
 祖座左西向熙祖座右東向仁祖次懿祖西  
 向親王配享于東壁功臣于西壁孟春擇上旬吉日  
 三孟朔日歲暮除日皆合享奏德廟之樂能特享  
 二十五年令廟享餼國表樂備而不作三十一  
 太祖神主附寢殿西二室南向正殿神主座次  
 祖東向成祖遷都北平建廟亦如之成祖升  
 東三室殿座次仁祖仁宗升附西三室殿座次  
 太祖宜宗升附東四室殿座次成祖英宗升附西  
 四室殿座次仁宗弘治元年憲宗將升祔議祔  
 禮禮言國家九廟已備憲宗祔廟議者咸謂德  
 懿仁四廟宜以次奉而尊太祖爲百世不

遷之祖是如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  
 晉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  
 家自得祖以上莫推其次則德祖視周后稷不可桃  
 明甚懿仁三祖以次當桃太祖太宗  
 視周文武世室百世不遷禮也憲宗升祔當桃  
 懿祖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祔廟如古夾室之制  
 歲暮則奉祔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  
 陳言禮官議請尊德祖百世不遷如宋僖祖故事非  
 足禮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  
 也始祖必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也  
 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  
 者見宋僖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  
 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  
 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統卑不可謂禮不又有太禘  
 乎憲宗升祔請并祔德懿熙三祖自仁  
 祖下爲七廟異時祔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祔主藏  
 於後寢祔禮行於前廟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  
 祖如此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庶無忤禮上從禮官議  
 始建祔廟於寢殿後奉懿懿祖神主神座熙祖  
 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遷西向一位仁祖以下遞遷

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 宜宗 孝宗升祔 熙宗 武宗升祔 仁祖 睿宗升祔不得祔 德祖以故九廟 太祖居尊而四祖之主皆祔矣嘉靖四年立世廟于 太廟東 享 皇考獻皇帝九年春 世宗皇帝復行特享禮令廟官廟殿帷帳如九廟各莫獻讀祝三孟如舊奉 太祖南向十年冬上諭禮官言 太祖以恩降 德祖今日當以義尊太祖祔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席見太祖爲特尊 太祖禮官言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祫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向 德祖居中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叙 列聖左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列於羣廟之主足以申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 熙 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是年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時參禮官言議復古七廟之制太廟及寢殿祔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上得疏喜下廷議吉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

夏后因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序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不合都宮不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列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嗣後魏晉隋唐宋皆然我 太祖初別立四親廟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 太廟又用明帝之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宣諸召問謀諸臣弼者屢矣但今 太廟南近宮牆東逼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 上諭 太廟三殿勿撤則 太廟垣外左右隙地不盈數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在太廟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遠即使盡開其地分爲左昭右穆尤恐勢不能容若欲稍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況古七廟九廟制座皆同今太廟巍然弘壯而羣廟泯然湫隘亦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太廟兩廡即分羣廟不惟去尊即卑不足以稱 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非細故且有廟無寢神將何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議者又欲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明人廟制約儉宜效焉之夫門廟門大局七箇闔門容小扁三箇

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又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鳥在其爲儉約也今損 太廟羣廟可又損於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比隆 太祖 憲宗 獻皇父也又可減於世廟乎今之廟王 太宗之下凡有七聖將如古制爲三脩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爲商周以 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即使廟宇既成 皇上冠冕佩玉執圭服袞紆曲之途偏立羣廟而行典俯伏拜起奠獻之禮非獨筋力不運而日亦不給矣議曰周禮宗伯代后獻羣廟可違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請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今臣可以主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罔非天胤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上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廟祭是時不得不降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疎既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徧七廟此蓋無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以盡爲非禮也 皇上以皇考專享

世廟而 太祖列聖乃不得以專廟以全其尊然列聖同享 太祖以極尊崇而皇考專歸 世廟猶爲退遜若 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 皇上孝敬之誠 皇上割論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疏入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 祖宗各爲專廟諸廟合爲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各有寢室 太廟寢後別有祔寢藏寢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兩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一年罷設衣裳請主十三車南京太廟災一上欲勿建勅廷臣議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修飭方新遽罹回祿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嘉靖十四年欽依 皇祖文皇帝廟曰太宗廟昭穆迭遷之意要必昭不動穆穆不動昭方是正義可著爲令 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未先殿聯節祀獻新儀如舊十五年十二月廟成詔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 太祖爲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於羣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 皇考廟曰獻皇

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修時祭以避豐稱之嫌  
十七年九月遂尊皇考廟號爲睿宗附享太廟徽世  
廟又改尊 太宗爲成祖立春特享各出於殿成祖  
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徽饌還宮樂如太廟 仁 宣  
英 憲四廟樂歌同 孝 武二廟迎神樂別歌三  
獻徽饌還宮樂歌同 睿宗樂別歌異諸廟上親獻  
太祖 列聖廟遣大臣攝之立夏時祫出 太祖  
成祖七宗主於大殿立秋時祫如夏禮樂歌異於夏  
立冬時祫如秋禮迎神徽饌還宮樂歌異於季秋冬  
中甸擇日大祫出 四祖 太祖 成祖 七宗主  
於大殿祭畢各歸於其寢是年皇后助獻二十年四  
月宗廟災初震火起 仁廟風大發仁廟燬俄而  
成祖廟主又燬延奏太廟及昭穆羣廟惟 睿廟獨  
存 上奉 列聖主於景成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  
告題 成祖 仁宗帝后主奉景神殿二十四年七  
月新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 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 仁 宣 英 憲 孝 睿武左右次列皆  
南向設衣冠合享 四祖皆祔寢南向二十八年  
孝烈皇后升祔祔 仁宗四十四年改睿宗廟爲  
玉芝宮奉安 睿宗帝后神主宮後東北爲景神殿

奉藏列位御容乾清宮東爲致孝殿又東爲神庫殿  
又東爲奉先設奉安 列聖帝后神主四十五年  
世宗升祔奉孝烈皇后祔廟隆慶元年奉安 孝烈  
皇后神主于弘孝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太后  
神主于 神睿殿凡冊封等項告祭于內洪武二年  
壽春十五王進宿四祖廟壽春于孝陵爲伯南昌七  
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廬中木主稱壽春八王爲高  
伯祖考寶應七王爲曾伯祖考禮官誤矣是年祔享  
戰歿功臣也乃設青布祔於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  
十三人令大海遂海張趙德勝世傑再成楚國公廖  
永安七人已卒祔廟達等六人俟卒進係八年設黃  
布解殿左右即於廟中殿上祀 四祖左祀揚王皇  
兄徐王右祀功臣九年定春壽王王妃二十一人祔  
享於東壁功臣十二人西壁罷永安祀洪熙元年以  
靖難功臣王能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祔享 文廟  
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廣孝覓徒不宜入廟致祀  
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基祔祀 高  
廟位次六王十六年武定侯劾乞進其祖英伯享  
高廟下廷議不可戶部侍郎唐肅疏爭言廟火諸臣  
位次上下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顧敢輒增損乎勸言

往年進基祔享以文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飭言進英祀先是二廟侑享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上不喜曰何以。上基而下英也今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列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暨寧王基永義侯卜英未進侑時禮官建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朝廷魏祀尚書今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廟咸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中宗亦然如魏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不必皆創業也我朝二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相與輔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侑享二祖凡十七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廟缺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廟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廷上不允太廟在闕左前殿後殿後有祧殿皆九楹各異兩廡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前殿畢歸主於後殿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中室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達孝昭皇帝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顯天啓聖昭皇后宣宗獻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克仁純孝章皇帝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憲宗繼天寢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龍德聖孝純皇帝孝貞懿恭睿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孝肅靖肅莊慈哲懿明天贊聖敬皇后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龍文思孝毅皇帝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叙列左右室皆南向世宗睿宗世宗父也於武宗爲叔以故降武廟上祧殿藏德祖玄皇帝后懿祖恒皇帝后熙祖睿皇帝后仁祖淳皇帝后祧主廟殿兩廡侑享親王十五人壽春王劉杞一壇霍丘王翟妃下蔡妃安豐二趙妃南昌王共一

璽蒙城王田妃盱眙王唐妃臨淮王劉妃共一璽寶  
應王安六王都梁王英山王王昭信王共一璽功  
臣十七人十六璽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中山武寧王徐達  
開國弼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門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左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都  
督同知軍國事岐陽武靖王李文忠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寧河武順王鄧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  
國公追封東歐襄武王湯和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西平侯追封黔寧昭靖王沐英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忠  
顯公加封河潤忠武王張玉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  
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朱能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  
從國忠烈公俞通海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同知都督府事蔡國忠毅公榮德勝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越國武莊公胡大海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梁國武桓  
公趙開勝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鎮國將軍護軍  
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國武莊公耿再成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追封寧國威襄公郭英  
贈奉天靖難推誠効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追封金鄉忠莊侯加封寧國公王其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安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英武衛親  
軍指揮使司事特封永義侯系世傑開國翊運守正  
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基皆  
左右執兩廡東西二祭爐南爲戟門設俱服小次門  
左神庫厨南爲廟門門外東西爲宰牲亭南爲神官  
監西爲廟衙門歲四孟行時享於太廟春以上旬  
吉日夏秋冬以朔日 前十五日委協律郎率樂生  
於太和殿演禮樂前十日題請上請祭前四日  
本寺官具公服于皇極殿奏至齊進銅人于二文  
華殿東九五齊出出示長安門前二日同光祿寺而奏  
省牲隨詣太和殿觀樂犧牲所看牲前博士進祀  
于平臺侯上填御名奉安于神庫樂舞生設各門  
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祭器陳設祭品是日祭品

太祖帝后奉先帛二金爵四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酬  
 二簋各二蓬豆各十二 成祖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 睿宗 世宗各帝后同 壽春王妃  
 展親帛二磁爵六牛一羊一豕一劍一簋各二蓬  
 豆各十 霍丘王妃 下蔡王妃 安豐王妃南昌  
 王妃 璵餘同惟帛六爵十八 蒙城 王妃 盱眙  
 王妃 臨淮王妃共一壇用 賓應王六安王 來  
 朱王 都梁王 英山王 山陽王 昭信王一壇  
 餘同惟帛七爵二十一 武寧王徐達報功帛一爵  
 三羊一家一劍一簋各一蓬豆各四 常遇春以  
 下十六瓊同 上由廟街門入至廟門西降輿導引  
 官導由廟左門入至戟門帷帳內 上具祭服出導  
 引官導至丹陛上內贊對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  
 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  
 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奏四拜 典儀唱奠  
 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奉帛及金爵詣各帝后  
 御案前跪獻訖樂暫止奏跪 讀祝讀訖奏  
 俯伏興平身 樂復作樂止典儀唱亞獻禮奏  
 樂執事官獻磁爵于各帝后御案前訖樂止典儀唱  
 終獻禮奏樂執事官終爵 樂止 御至中室

京傍西南立唱賜福胙九祚卿捧福酒跪進于  
 內贊奏跪奏指主奉飲福酒飲訖光祿官捧福酒跪  
 進于 右贊父胙訖奏出主奉俯伏興平身奏四拜  
 儀唱讚祝官捧祝進帛官各捧幣位奏樂上退  
 拜位之東立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 上出導引  
 官導至帷幄內易服回宮 廟祀典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五廟皇祖考妣太  
 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孝世宗肅皇帝 皇考妣孝潔肅皇后時  
 維五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  
 尚享  
 衆章 年六美生七十二人舞八佾  
 迎神 慶源發祖世德惟崇我祖宗開基建功  
 京都之神祝廟在東惟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同

呼吸相通來格來享皇靈顯赫

初獻如 思我皇 祖靈靈于大源衍慶流祿高遠

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禮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如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

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如 惟前人功德肇膺天曆延及于小子爰受

方國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慙慙三獻我心悅懌

徽饌如 樂奏儀肅神其燕娛告成于祖亦佑皇妣敬

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還官如 顯方神運無迹發取道達安其所適其靈

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教 太廟禮儀集

章同時享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 仁宗

各帝后祭品同 先十日題遣官請 祧廟及告

太廟告 祧廟祔將三脯一脰二果五棗穆薦筠蓮

肉胡桃仁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禮遣 敢昭告于 德祖玄皇

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皇后 仁祖

淳皇帝皇后 仁宗昭皇帝皇后 茲者歲暮恭恭於

太廟舉行大禋之禮祗請 聖靈蒞廟享祀特伸玆

告伏惟 鑒之謹告 告 太廟儀同 祧廟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禮遣 敢昭告于 五廟皇帝

考妣太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潔肅皇后

茲者歲暮特修大禋之禮恭迎 德祖皇帝皇后

懿祖皇帝皇后 熙祖皇帝皇后 仁祖皇帝皇后

仁宗昭皇帝皇后同臨 享祀伏惟鑒知謹告祗祭

前一日陳設 德 懿 熙 仁 太祖皇后南向

祖 宣宗 憲宗 睿宗 世宗西向 仁宗 英

宗 孝宗 武宗東向至西 上詣 太廟行禮

時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 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 裕皇后



仁祖淳皇帝 淳皇后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

皇高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高祖妣孝莊睿皇后

皇曾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曾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靜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恭肅皇后 時當

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詣 人朝

特修祭祫用伸追慕之情尚懇

延陵顏季子會通校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六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高皇帝 命稽古首建 廟闕左以享 德

熙 懿 仁 四親而 壽春諸王咸以次而前享

焉 文皇帝繼統上承先德建廟北平以享 列祖

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以次在兩旁於時廟數猶未定

也至 憲宗純皇帝以世代既足始備 九廟之制

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並 仁 宣 英三

宗為九而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

也至 世宗肅皇帝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憲帝升祔為九而典禮於是乎益詳矣春月特享則

分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 前殿而已祧之

廟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 太祖為尊歲暮之祭則

升 四祖於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當 憲

廟時 四祖並列殆體 太祖之心乎而 九廟未

足禮固不得而有祧也至 世廟之時 四祖並祧

固尊 太祖之位乎而世數已足勢不容於無祧矣

其或祧或升之矣合享分享之儀孰非酌之今而詳

察之古而不悖者乎歷世滋久訛舛相承蓋於名實

莫可致詰矣以今日言之弘治中時享祝文稱八廟

太皇太后 皇考憲宗皇恭親稱也而 九廟之數

若減其一至嘉靖中 孝宗而上本七廟也而稱六

及 仁宗奉祧猶六廟也而稱五條損條益何廟數

之不常耶五廟之中仁宗並祧惟三廟設祭而祝文

猶五是祭者而祝增矣自 皇高祖憲宗至 皇考

穆宗既備六廟而 太祖 成英 三廟猶仍五廟

之稱是廟加而祝減矣何位號之無定耶壽春王於

太祖為叔 霍丘七王為兄而 實應七王姪也

英廟時誤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為 皇高伯祖實應

七王為 皇曾伯祖素矣今世系益遠而槩稱為

皇曾伯祖是素面又素也何稱名之弗當耶我 皇

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

謂宜世享南面東侑 成祖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

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明矣諸廟

帝后並揭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祀祀必

一其廟使神各有嚴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由 太

祖而上下之諸王之分雖百世可知也

周當禘之時則特設一神主於后稷之廟而後配享於廟禘畢則徹去魯之神主而稷仍居東面以享四時之祭也五年一禘者蓋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王者爲之舉大禮也禘必于四月蓋春夏之交萬物生長故祭其所自生也謂則用四齊三樂則用四代之樂獻則用九獻之儀此周禘之說也

周禮總論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舍誓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先儒多攻之蓋祖者

六

六

七

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魯也郊祀則及稷而禘則上及魯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此始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援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顯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疑長發爲大禘之詩疑雖爲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

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魯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八年有禘遂係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僖公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尤武建武二十六年詔開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非魯禮也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

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

禮記

馬融謂歲祫及壇壇禘及高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毀主未毀主皆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稷之遷主則祭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祫禘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祫祭年月經無明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



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備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殆於總考

趙氏曰王制春秋夏禘鄭註以爲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爲春禘者是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云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周二年五月八年十月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初祭義與郊特牲同

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何糾云夏殷時禮王制春秋諸侯納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禘然則不禘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嘗嘗二禮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祇歲祗朝即遠國往來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又云禘禘俱殷祭和則於太祖列舉廟之主禘則

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禘祭與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禴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烝禘三種以爲祭名盡于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武宮定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武宮以爲諸廟舍每祭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裏宮皆妄說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

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祭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可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禘禴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氏或謂先三而後三禘祭之小大則或禘於大禘鄭氏或謂禘於大禘或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降鄭氏或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降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禘以秋不以冬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

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當春秋時諸侯備禮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大夫事一有事二丞二嘗之類無非記其非常奈何反以爲周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癸亥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八年皆有禘云僉誤也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宜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魯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止一嘗又何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楊氏

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爲一事一失也輕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禘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禘郊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時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于周公之廟而行之于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知閔僖竊禘之盛禮以僭一時之美觀循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况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祭也閔公喪未必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祫叙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祫禘二禮之異正開僭竊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

所深議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神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祫一植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祫一植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

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及經

古

見推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攻禮記也

禮記也

洪武七年八月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

上受命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乎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本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嘉靖十年三月勅諭朕惟太祖肇創洪圖莫清宇宙掃除腥羶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

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願追報之禮本舉而昧切之懷因遂朕躬承祖鑒恭行大禘範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祖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

國朝大

嘉靖十五年羣臣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顯類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太廟奉太祖配先一日中書官書皇初祖帝神牌位於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

祭牌位 齊戒同大給 前三日 上祭服于廟  
告 祖行一獻禮用祝 前二日 太常寺光祿寺  
面素省牲 前一日 太常寺博士捧祝版于文華  
殿 上填御名訖博士捧安于神庫供奉 前一日  
午中書于太廟恭書 皇初祖牌內府以抵匠盛之  
御請安于御案前桌上陳設同裕 皇初祖帝神正  
位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太常寺卿捧 皇初祖  
牌候 上至安訖退是日 上陞板輿由 廟街門  
入至 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由廟左門入至  
戟門帷幙內且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戟左門入  
由丹墀東至緩由左門入請 太祖匱由 太廟後  
門入至太祖座前太常堂官受匱上安皇初祖牌退  
安 太祖主訖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制拜位典儀  
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  
唱迎神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香案前跪奏  
揖主奏上香訖奏出主導 上至 太祖香案前奏  
跪揖主奏上香訖奏出主復位樂止奏四拜 同 傳贊典  
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  
前奏揖主獻爵訖出主奏詣讀祝位樂暫止跪 傳贊  
贊讀祝訖樂復作 奏俯伏興平身 傳贊內贊導

上至 太祖前奏揖主奏獻帛訖奏獻爵訖奏出主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訖行終獻禮奏樂內贊  
導 上至 皇初祖前奏揖主奏獻爵訖奏出主導  
上至 太祖前奏復位樂止太常寺博士捧祝版于文華  
殿 上填御名訖博士捧安于神庫供奉 前一日  
午中書于太廟恭書 皇初祖牌內府以抵匠盛之  
御請安于御案前桌上陳設同裕 皇初祖帝神正  
位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太常寺卿捧 皇初祖  
牌候 上至安訖退是日 上陞板輿由 廟街門  
入至 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由廟左門入至  
戟門帷幙內且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戟左門入  
由丹墀東至緩由左門入請 太祖匱由 太廟後  
門入至太祖座前太常堂官受匱上安皇初祖牌退  
安 太祖主訖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制拜位典儀  
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  
唱迎神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香案前跪奏  
揖主奏上香訖奏出主導 上至 太祖香案前奏  
跪揖主奏上香訖奏出主復位樂止奏四拜 同 傳贊典  
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  
前奏揖主獻爵訖出主奏詣讀祝位樂暫止跪 傳贊  
贊讀祝訖樂復作 奏俯伏興平身 傳贊內贊導

主捧至 寢安訖拜畢 上出導引官導 上至戟  
門帷幙內易祭服還官 傳贊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 敢昭告于 皇初祖帝神曰仰惟  
先祖肇我厥初發祥鍾靈降戎列位追慕億源敬茲  
報祭願來格斯奉 太祖高皇帝配位尚享  
樂章  
迎神 元於紆皇祖肇創丕基鍾祥有自曰本先之奄  
有萬方作之君師追報宜隆以仲孝思瞻堂稽首介  
我休禧



莫肅初獻和木本有本有源人本祖考物本天恩  
報德今禮莫先仰希鑒考敢弗虔

亞獻和中觴載升于此理饒小孫奉前願故其誠樂  
舞在列庶職在廷祖鑒孔昭錫佑攸亨

終獻和芬兮豆籩潔兮黍粢祖垂歆享微乎敢遲禮  
云告備以訖陳辭永裕後人億世丕而

送神和神祀今具張佳氣兮舞昂皇靈錫納今喜將  
誠通今萬載昌祈鑒佑兮天下康仰源仁浩德今

以重小孫與首今以望遠瞻丹舟兮聖靈皇皇人

國朝弘治元年始建祧廟于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  
主及儀物於中每歲暮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  
左居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國朝 宗廟前殿後  
寢殿後有祧廟皆九楹各異兩廡寢殿藏主如同室  
具室之制祭出主於殿畢歸主於寢殿 高皇帝高  
皇后中宮 文皇帝文皇后 昭皇帝昭皇后 章  
皇帝章皇后 睿皇帝睿皇后 敬皇帝敬皇后  
獻皇帝獻皇后 毅皇帝毅皇后 叙列左右室皆  
南向祧廟藏 德祖玄皇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純皇帝后 恭仁康定景皇

帝貞惠安和景皇后不得入宗廟 孝潔陳皇后未  
祔廟別殿祀焉立春特享 皇帝祭 太祖大臣八  
人祭諸帝內臣八人獻諸后立夏時祫 太祖南向  
成祖北向 上於七宗東西相向立秋時祫如夏禮  
立冬時祫亦如之季冬中旬擇日大祫 德祖 懿  
祖 熙祖 仁祖 太祖異室南向 成祖 仁宗  
英宗 孝宗 睿宗 東叙西向 宣宗 憲宗  
武宗 西叙東向 成祖北向如時祫 皇帝獻  
德祖帝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獻諸  
后

漢之制通羣為廟百七十餘東漢合九室為一堂其  
繁簡殊絕至此漢儒去古未遠而禮從以失焉豈不  
可慨哉唐初之祫沿魏晉故習中虛而左右列代宗  
正位太祖遷獻懿二祖不得合食德宗時顏真卿請  
申孝尊先於是遷獻懿祫於廟後裴郁言其非李嶠  
請藏於夾室裴樞請建石室於寢閣柳冕請建別廟  
而張薦則請悉入昭穆仍虛東向之位其後獻祖竟  
遷而太祖東向二十年然後夾而韓愈所謂祖以孫  
尊孫以祖屈者竟不之用其禮不足言也 唐德宗時  
遷獻祖廟后尊等則祫祫建於別室其後獻祖竟遷  
祫祫廟而後孫尊孫以祫祫之言竟不之用甚王用

釋氏孟與論禮之詳者莫如宋初昭穆未葬虛東  
之與者矣  
向位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事虛東向宋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事虛東向宋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朱功業執大綱義仲思之言終之神宗當治平之末  
不行謀至用通家焚終之典者矣  
用張方平等議祧僖祖及熙寧間張衡等議復之司  
馬光輩皆以爲不可而王安石主之於是僖位始正  
程頤嘗論之曰世謂僖祖無功業天下基本皆出於  
此其爲功業執大綱高宗時董弁王普請太祖東向  
廖剛謂僖祖以下四主當遷別室裕則就享晏原復  
謂宜太廟異祭不亂裕祭雖不果行而僖廟已爲之

一議寧宗當祀興之末母魯三後鄭僑等議始建別  
廟遷四主而太祖東向裕則先四祖而後太廟而本  
嘉則有議曰原太祖始立別廟之心朕位自祧祧其  
所尊愛其所親而後可以爲孝且太祖太宗自爲世  
室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然後爲尊也故尊太祖  
以東向者爲義奉僖祖以東向者爲恩義者今日臣  
子之願恩皆太祖當日之心與其訓思以伸義執若  
大義以伸恩故雖光宗稱前之命而詔不果下趙汝  
愚以宗室之賢相而義不有從於是僖祖之廟祀始  
遷熙宗之正禮終失其後以度正刑災之言而不能

回理宗遂事之感也豈不亦大可憾哉今日以至  
之心行莫大之禮集公卿侍從文士二陳之臣集  
而後定一上而遂決蓋據程朱之說以 德祖比翼  
契以 太祖 太宗比湯與文武而祀 天之享其  
尊罔在每歲祫大禘於三年之禮下有加焉  
國家有 太廟以象外朝享 奉先殿以象內朝殿  
九室如廟制凡祀方正 則日 夕月冊封告祭及  
忌祭在焉餘皆於 太廟行之其祭品及日獻膳月  
薦新皆光祿司其事非始時切 聖祖中元冬孟  
集俱告祭十五年罷告祭十八年罷忌祭祭 高

帝后于 景中殿 則帝后于 永孝陵二十四年  
仍于 奉先殿隆慶元年祭 孝烈皇后于 弘孝  
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后于 神霄殿承天又  
有隆慶殿奉 獻皇帝后 神霄殿 奉慈殿  
左 奉先殿右 孝宗生 母孝穆紀太后也  
不得附 太廟奉先殿 孝宗即位初作 慈奉殿  
別祀太后已而 憲宗生母 孝肅周太皇太后  
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后皆祀殿中孝肅中宣孝穆  
孝惠在右宣主書皇太后太皇太后咸享薦如 太  
廟奉先殿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七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漢元帝時韋玄成等之議皆主四親廟之說亦有所據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此其本旨也又按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鄭玄注釋禮經悉本此意孔疏亦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此雖出於緯書然四親廟之云有合於喪服小記亦足以見古禮殘闕之餘猶有可考第緯哀帝以旁支入繼大統羣臣請定選毀之次昭劉敬據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悉改章玄成之議乃以天子七廟爲常數而其爲議又不論高曾祖考一本之親止序爲君之次故史皇孫宣帝之父也而不知于考廟夫宣帝入繼大統在昭帝晏駕之後與素餐宮中先定父子之名者不同乃繫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廢私親豈禮也哉自班固以該說爲是而王肅遂作聖證論以難鄭玄然馬昭猶或非之未遑得爲定論也漢

宣時景帝武帝戾太子史皇孫當爲四親廟而昭帝以叔祖爲繼統之君廟亦宜列至其後世武帝之服未窮則昭帝之親未盡是亦曰親之屬也如此則世之爲廟議者可以不勞餘辯矣夫漢之諸廟略于四親禮皆未合惟光武初爲其高祖春陵節侯曾祖鬱林太守祖鉅鹿都尉考南頓君立廟雖陽虔幾近之尋復奪於羣議立廟就園不親奉祀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爲四親夫爲宣元成哀平立廟以近乎厚然與前所論先帝當爲昭帝立廟者義實不同何也蓋昭帝在宣帝時親猶未盡而宣元成哀平在光武時則皆親盡也其親已盡則其廟當祧止可存有功德者爲宗耳其餘不以禮節從何日爲遞遷之期乎特廟雖毀大祫猶存何肯於禮哉惟有後者則勿毀可也蓋舜之受禪也其親廟必自瞽瞍以至高祖而堯之親廟則有丹朱以奉之舜不與焉禹之受舜禪也必自鯀以至于宗祖而舜之親廟則有商均以及太王而不與焉其所以繼正統明大宗者惟藝祖文祖神祖如後世有功德之祖宗而已然則天子以天下養而宗廟饗之豈舍其父祖而不親哉故曰親廟以四禮之正也高祖祖考與太祖之廟而五數

之常也其外繼統之君親未盡者亦屬四親親盡而有功德者世世不毀此豈可以常數拘之哉有一人焉則增一廟有十人焉則增十廟劉歆謂宗無數而舉殷三宗爲證此但得其槩耳魯公諸侯之國伯禽而下尚有武公瑒公桓公僖公四宮此雖未盡合于祖功宗德之正亦足以見古制常廟之外無定數也諸侯且然況天子乎夫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此歟所謂殷之三宗也然殷以契爲始祖如前所謂相土者已必有廟及受命而王如成湯者其功德特盛其餘書稱其德如祖乙盤庚祖甲皆賢

稱官魯公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稱也所謂世室屋壞者蓋指祧主所藏之處也古者祧主未瘞之前雖其世在大祖之上必別有一屋以安神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焉此以同堂異室爲義非一人之稱故不曰某官某廟而曰世室屋也禮家以爲祧主藏于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苟藏於此則祭有不及祧主之時其祝號笙磬之聲豈不徹于一壁之外何以安遠祖之靈乎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是祧以世分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況魯之宮廟既有定名不應別出一世室而所壞者伯禽一室又不應不以世舉就如其說室亦豈宜止于文武哉惟當祫祭而毀廟未毀廟之上皆祫食于太祖之廟則尊序爲君之次所重在君道而私親不可混于君事聖不可加于父故魯文公時夏公弗忌升僖公子閔公之上君子以爲失禮漢光武時張純等言祫祫高廟祫叙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踰尊不合禮意止以明尊卑之義而親親賢賢皆弗論矣鄭玄但見覆瓿之生不因人道之感也又以韋玄成有祭太祖配之說遂謂始祖感天神而生祭則以祖配之是以脩爲祭感生帝也郊天之外又有禘帝一祭則繆妄支離而

于經無據趙伯循求其說而不得又謂王者追祭始  
祖所自出之帝則如前所謂周人帝學義非所安  
皆未可以爲定論也左傳於魯言周廟恭指文王廟  
也杜預註曰周公出文王魯其立廟則亦鄭祖厲王  
之失也然魯祖周公實無文王廟故僖公禘于太廟  
祫文王也太廟周公廟也祫文王而于周公之廟見  
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其主何居藏于世室也因此  
驗世室非不遷之宗而太廟之夾室非藏祧主之處  
矣文王親盡已祧魯人未嘗敢祖然而特舉以祫亦  
兄魯之賢文王矣故祫者審祫功德所以賢賢也知  
此則唐高祖如受天命當爲唐百世不遷之祖而韓

而武王配焉亦祫之義也而其廟無祧主斷可議矣  
或曰祫爲遠祖女主可以無與祫序爲君而亦不及  
于國母可乎曰統治者男事主乎男而已耳然則國  
母而賢將若之何曰擇其有功於內治者附于先祧  
別爲一祀如祫之禮視男雖略焉可也後世有以兄  
弟同室如晉武帝之于景文者則姊妹雖居非古者  
異宮之禮其失抑又甚矣太祖也四親也世室也一  
定而不易餘親也諸宗也隨時而有加廟以類從位  
以義制此則所謂各全其尊而不嫌者矣必以太祖  
居中而定尊卑哉以魯諸廟觀焉武廟異世而立者  
也桓楨同日而死者也不知其爲左昭右穆之次置  
于廟中各列于別所也漢代猶爲也而  
每帝建廟各有一所雖未盡當得非禮意之僭有者  
祫如祫雖所云則都宮之地有限而增立之廟無  
常使祫遇廟多之際亦何以處哉蓋惟昭穆之  
祫則以昭穆之說判於此能通其義不尚宗廟則  
宋宣祖之十木遷而大祖也不失爲祖故晉武帝欲  
祫位以待宣祖不爲過也唐睿宗之世不混而中宗  
終不失爲兄故晉實欲以別廟處惠帝不爲過也  
又如魯無文王廟而其祧主藏于世室則必非周公



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祖廟，並與鄭注不同。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玄以爲三者各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雒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

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宮統三百步，東西九何，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玄曰：錄云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周禮孝經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何，南北七筵，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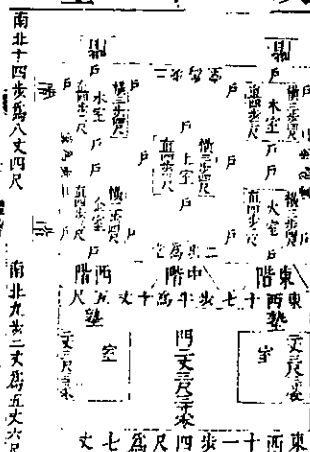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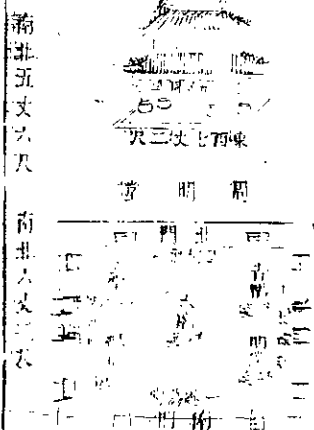
戶八窗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閣下方  
明堂月令云四戶八窗淳于登曰八窗四牖鄭駁之  
曰戴禮所云雖如盛德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也其制之不同如此  
古周禮孝經說蓋以茅蓋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  
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鐫示民  
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上塔三等以  
見節儉也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今之明堂茅蓋  
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杜軌漢曰上閣下方以則  
天地通水圖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亦綴白  
綴爲之戶牖大小相級大招飛檐上以清鳴玉葉覆  
之受而不行其制度之豐儉如此陰陽九九之交且  
同本方載六九之通也八門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  
州十宮以應十二辰二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  
八窗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分室而不閉示天下不藏  
也通天至高八十一尺黃鉅九九之實也一十八牖  
列於四方七窗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統四鄉五  
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杜軌漢曰  
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也九塔者法九十四戶者達  
四時八窗者通八風上閣下方以則大地白虎通又

以爲上圖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閣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  
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  
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方天子之朝  
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而其所向之不同  
如此或配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宋朝升  
以列聖同飾其配享不同如此或一牖明帝祀或具  
大牢武帝從其牲醴如此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羣后  
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奉天時聽政  
考言以修人紀適時也又號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

明堂之制  
漢初配以高帝  
晉初配以宋朝  
升以列聖  
同飾其配  
享不同  
如此  
或一牖  
明帝祀  
或具大牢  
武帝從  
其牲醴  
如此  
且明堂  
之制於  
以朝羣  
后而致  
其義養  
三老而  
致其仁  
頒月令  
以奉天  
時聽政  
考言以  
修人紀  
適時也  
又號曰  
不可者  
乎既曰  
可矣

# 虞夏人殿

# 夏世室



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廟夏后享祖宗于世室商人曰重屋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漢時公孫玉帶畫黃帝明堂圖則明堂要自黃帝始也今之言明堂殆知其始於周耳考古者蓋詳其所自始云

明堂考

漢武帝元封五年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牲以大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孫玉帶所上黃帝時圖也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左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選西面將各一饋奏樂如南郊皇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洛陽明堂禮祭西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於明堂各一大牛安帝延光二年祀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初建武營明堂其制上闕下方八窗四闕九室十二座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拜武帝奉始二年正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之座同

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  
帝位東晉大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  
服之宜悉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宋孝帝大明  
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  
上帝與祖羹簋一依太廟禮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  
以應一周之數其餘煩雜一皆除之六年正月帝親  
奉明堂祭五時帝以太祖配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  
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從  
王儉之議也明帝永泰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果祀  
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鐙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  
牛飾磨崖二節若水王之品蔬菜之屬應官以應郊  
所無者杜牧者行禮自東出而西實也  
酒無黍山之禮品皆諸及教相  
殿以其材為明堂  
開基廟本殿  
六庫是而向東來第一  
青帝第二赤帝第三  
白帝第四黑帝第五  
帝配帝總配五人帝有  
向大庭後為小殿五間以爲五帝室焉  
帝五帝於明堂與以大斗案盛六飯饗  
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於帝以  
間中央六間依前代案六座四方帝各依

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衆座依梁法後魏文帝太和  
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大廟遷洛之後宣武永  
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  
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叉執政遂營九室值亂不成  
祭配之禮迄無所設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後  
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並終不立隋文帝開皇中議  
立明堂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  
獻帝異之然以衆議不定故不成終隋代祀五方上  
帝於明堂堂常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依其  
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吳天南西向五官在  
庭各依其方特  
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  
于青帝及大司馬皆有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  
一獻禮有贊其者贊進熟如南郊儀唐武德初定今  
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  
並從祀記于貞觀之末未議立明堂季秋大饗明堂  
則於廟上行事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明堂有司  
遂以高祖配五大帝太宗配五人帝上詔造明堂四  
出九室之樣顯慶元年禮部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以高祖躬受天命奄有神州爲  
國始祖抑有北京太宗追格上上功清下點採率上

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諸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復議立明堂或云九室或云五室以議不定又止武后垂拱四年二月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詔曰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爲嚴配之所下室爲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爲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祀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姚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配武太后又于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造爲大風振倒俄又中宮具功未畢詔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未幾後今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闢造施鐵索以爲階非之象大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爲通天宮四月又行鄉享之禮人赦改元爲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例遂拆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儀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其大享儀興闢元禮宋

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圓丘正月上辛新穀孟春季祀季秋大享明堂凡四祭昊天上帝初未嘗親祠只命有司攝事寓祭南郊壇至仁宗皇祐二年始以大慶殿爲明堂合祭天地太祖太宗眞宗並佑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明堂者仁宗皇帝中始行之其禮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又設從祀諸神如郊丘之數政和七年既建明堂于大內自是歲以九月行之然獨祀上帝而配以神宗惟五帝從祀紹興元年在會稽將行明堂禮命適臣議之王剛中居正爲禮部郎官首建合祭之議宰相范覺氏主之以常御殿爲明堂但設天地祖宗四位而已四年始設從祀諸神上帝復祀明堂而徽宗崩問已至中書舍人傅崧卿請設追君太上皇帝配位於太宗之次禮部侍郎曾公輔言追君方在凡筮未可配帝乃不行一始宗祀後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而配五人帝五人帝于明堂上五官神于東廡從祀諸神係用歷聖配也乾道以後說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壇淳熙六年李仁父周子充議後自明堂之祭非作爲建十四年高宗崩明年季秋乃用敬父之典今郊祀從紹興明堂從早祫惟歲時常祀則以太廟配冬至圓丘太宗

歷代明主

大豐  
餐代  
總明  
濟堂

明 堂 大 饗 帝 圖

明人帝  
室  
太廟  
神  
主  
玄  
真

祀玉  
十四

人倫  
命案

\_\_\_\_\_

招徠禮玉白

神 王后  
金 祖 王  
樞 祖 王  
樞 祖 王  
樞 祖 王

服 祀 五官之刀鐔  
之刀裴覿太  
裴覿百執事  
祀服通服之  
為草祀官也  
臣父服主祭

五帝 伯冕 綸冕 大裘 官乃 獻

祭五帝不裸初薦腥  
主甸醴齊行朝踐禮  
大宗伯甸醴齊亞獻

金奏歌  
黃鍾  
頌之我將

雲門之舞

四海來祭  
獻獻

力食后王勺朝踐禮  
齊以獻謂之朝踐

執事

六獻 七獻 八獻

人宗伯又句饋食之  
洗齊獻乃謂之再獻  
而展爲賓共爲一獻  
禮曰七獻神謂是也  
諸臣更加三爵謂之  
加獻不在正獻之數

朱子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  
 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地其後乃合祀之  
 其爲類於南郊其土明堂之類蓋泰壇明堂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章配  
 春秋行人饗禮于南郊大饗殿前牲養戒飲同加酢  
 教前三日一上祭服詣泰宗廟前皇考配帝行  
 一獻禮用祀前三日太常博士扶視板于文華殿  
 上填御省訖抹安于香帛亭廟役昇至神庫供奉  
 三更初太常官請安神位陳設如儀祭品皇  
 天上帝南向神十一皇考西向配陳設同無

至是日上常服來興至內西天門外神樂觀二知  
 觀叩頭起執香爐導至神路錦木衛官跪奏落轡  
 上降輿導引官導上至大次具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出左門入至陞上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  
 司其事內贊對引官導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典  
 儀唱迎帝神奏樂樂止奏門拜典儀唱奠玉帛奏樂奏陞壇內贊導上至上上帝香案前跪奏  
 揖主奏上香訖上受玉帛奏獻玉帛訖奏出主內贊  
 導上至配位香案前儀同奏復位樂止典儀唱進  
 俎奏樂齊郎昇安訖奏陞壇內贊導上至上帝  
 前奏揖主奏進俎奏出主內贊導上至配位前儀同  
 前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陞壇內贊  
 導上至上帝前奏揖主上受爵奏獻爵訖奏出  
 主奏詣讀祝位樂暫止奏跪傳贊衆皆跪贊讀祝訖樂復  
 作奏俯伏興平身官同內贊導上至配位前同前  
 獻爵訖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其儀  
 獻禮不樂止太常卿立于殿西東向唱賜福胙內贊  
 奏詣飲福位內贊導上至祝飲位光祿寺卿捧福  
 酒胙跪進于左奏跪奏揖主奏飲福酒訖奏受胙訖  
 奏出主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典儀

唱徹僊奏樂止典儀唱送帝神樂奏四拜

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

各恭詣恭壇上退拜位之東立典儀唱望燎奏樂

捧祝帛望官出殿中門奏請望燎位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望燎位燎半奏禮畢導引官上至大次易祭

服出樂止上回至泰拜國朝明堂大典典禮

祝文

維恭泰享于皇天上帝曰時當季秋咸成農事羣

生來列黎北永安邦家是賴帝德敷天臣統臣工宜

爲禱享謹用玉帛牲體祗謝生成大廟備此禮燎奉

獻皇帝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樂章

迎神於皇穆清今弘覆惟仁既成萬寶今惠此

蒸民祇受厥明兮欲報無因爰稽首今式展明禋肅

肅廣庭兮遙遙紫旻笙鏞始奏兮祥風進雲臣拜稽

首兮中心孔懃爰瞻寶輦兮森羅萬神庶幾昭格兮

眷命其中徘徊顧歎兮鑒我恭寅

奠玉帛捧圭幣兮唯堂穆將愉兮神聖皇來予

心兮純一荷帝德兮鴻將

進俎和歲功阜今庶類成黍稷秘今廡幽聲敬薦

之兮懸菲輕大禮不煩兮惟一誠

初獻和金風動兮正宇澄初獻綱兮交聖靈瞻玄

造今懷鴻積曷以酬之兮心忉忉

亞獻和帝眷我今居紛淑繁會今五音再捧觴今

莫殫臣心惟帝歆降今生民足任

終獻和綏萬方今展豐年眇眇予躬今實荷旻天

酒三獻今心益虔帝命恭與今勿違旋

徹饌和祀禮既洽今人神肅離享親今勉竭臣衷

惟洪恩今罔極儼連蜷兮聖容

新歲丁巳年正月初五日在廟文祀天今祇修歲時常

昭今第千石方載我瞻今嘯鳴兮子孫黎民兮

誰帝是降於惟明德今永懷不忘

望聖和龍輿齊今歸上方金風應律兮豐斯陽

遠瞻歲兮合羣老帝延納今玉帛將頤下上今集不

忘願萬民今長康

嘉靖九年上祭於天殿今秋穀豐登今言報

衍行於大祀殿亦得見仲祀帝之嚴祭太宗而外

配祖宗兼舉祈報之儀盡矣十七年止欲崇祀皇帝考以配上帝乃徽南郊大祀殿建大享殿享上帝尊謚皇考爲睿宗知天守道弘德淵仁寬穆純敬恭儉敬文獻皇帝有享焉是秋報未成乃大享於宮右乾隅玄極實殿升祈皇考於太廟仍藏主於原藏國朝明金大鑒典禮

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之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十二辰十二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時所直之神若天歷本元功曹

天書之類雖不經見歷代因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夕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其風師雨師之祀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又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周朝悅祀於園丘以太歲風雨雷師從祀且增雲師於風師之次復以春秋驚蟄秋分後之三週專祀太歲太歲及風雨雲雷師并國南鄉祀原天子降香遣官親其事其郡縣風雲雷雨師之祭一如前代之儀云明祀太歲風雨雲雷師并國南鄉祀原天子降香遣官親其事其郡縣風雲雷雨師之祭一如前代之儀云在班揚州之西與園丘相對中爲太歲殿東則

兩廡南爲拜殿殿之東南砌燎壇壇之西爲神廟神廟宰牲亭亭南爲川井外四門東門外爲齋宮殿駕庫外爲東大門又神祇壇今罷祀護壇地六百畝供樂盛及薦新品物又極九十四畝有奇每半額稅四石七斗有奇本寺令曰禮部收貯神倉以備早潦又壇官種一百九十畝壇戶二百六十六畝七分歲孟春歲除遣太常寺卿祭太歲之神於太歲殿四季月將從祀春秋東應夏冬西廡先十五日題遣官行禮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三日同享裕泰齋詣大和殿觀禮樂儀狷狷所看狷先一日樂

舞生燒香陳設樂器厨役洗祭器至夜陳設邊豆祭品太歲禮神帛一白磁爵三酒盞三十盞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釧二邊豆各十簋簋各二四季月將同惟帛一每季爵三至期導引官導遣官出拜殿右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兩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捧帛爵詣各神位前奠訖樂贊止贊引贊跪典儀唱讀祝辭樂復作贊俯伏興平身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贊同初獻狀惟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贊同樂止典儀唱賜福祚執事



進福酒酢于遣官右贊跪贊笏贊飲福酒贊受排  
贊出笏贊俯伏興平身贊兩拜興儀唱讀祝官捧祝  
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贊拜奏樂捧祝帛官下墜  
贊禮畢孟春祝文 皇帝遣 致祭于 某甲太歲  
之神 四季月將之神時維孟春聿新歲序特用遣  
祭以牲帛庶品之儀 神其歆此祭誠敷佑康吉尚  
享 歲暮則改云時維歲暮將屆新春祭誠則改爲  
報誠 太歲壇

樂章 祭八仙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人  
迎神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輔國佑民太歲尊神

四時月將功曹司神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  
來格來歆

奠帛 和 靈其蒞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冥弗違  
有儀在筵物薄而微神兮安留尚其享之

初獻 和 神今我留有薦必受享祀之初奠茲醴酒  
晨光初昇祥徵應候何以侑觴樂陳初奏

亞獻 和 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二觴再昇  
洋洋如在式燕以寧庶未微衷交于神明

終獻 和 執事有嚴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  
薦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言樂只

徹饌 和 春祈冬報率爲我民我民之生賴于爾神  
惟神祐之康寧是臻祭祀云畢神其樂歆

送神 和 三獻禮終九成樂作神人以和既燕且樂  
雲車風馭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逸彼家鄉

望燎 和 俎豆既徹禮樂已終神之云旋修將焉從  
以望以燎庶幾感通時和歲豐惟神之功

洪武二年建壇于山川壇之西南壇崇人詩南爲籍  
田北爲神倉歲仲春遣應天府官祭 先農之神於

先農壇洪武元年御史尋遣請耕籍田享先農以勸  
天下 上從之二年建壇以后稷配正月十七日告

祭于 先農之神是日親祀先農畢太常寺卿引  
皇帝至耕籍位南面立三公以下及合從耕耨者各就

耕位戶部尚書北面而進太常卿奏請 皇帝復耕籍位  
三推訖尚書跪受耒耜太常卿奏請 皇帝復耕籍位

南向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禮畢應天府  
并兩縣官率耆老終齒已而奉 一祖配八年奉

欽依我想先農只是上古一個耕田的人今後祭先  
農時百官都致齋那齊致日子教應天府官耆耆老

并種田的老人去祭祭畢我率百官到那田所飲前  
親耕欽此這應天尹祭不設配 上親耕如故永樂

建壇如南京耕籍親祭仲春遯順天府尹禮樂如舊  
弘治元年二月十三日 孝宗耕籍禮部尚書李敏  
題順天府添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本等衣鞋各  
執農器引進叩頭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之奉  
欽依朕正要看農夫艱苦着順天府分付終畝庶人  
只穿本等衣鞋耕地人賜布一疋嘉靖元年奉 欽  
終畝農夫照例引見只穿本等衣鞋每人賞布一疋  
二年耕籍用樂舞仲春致坊奏樂九年走國廩方倉  
備黍盛視文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先農神十六年  
遣戶部尚書用樂舞四十一年仍遣順天府尹免樂  
舞 皇帝即位行耕籍禮祀 先農神  
嘉靖九年增司土部十年改築了內苑以仲春一巳  
祀二十五年罷歲春擇日皇后祭 先農神分命婦陪  
祀前 內尚儀奏齊戒先農令陳祭物樂女牛陳  
樂器 祭品 先農之神前三盞三十黍稷稻粱  
各非第一等一系一是田禾時而 祀 備儀仗及車  
轎車鑼宮內儀仗一副俱候西華門外稍闕 聖  
駕出宮門東角與角備駕迎駕公子次內命婦應  
及陪者各著其服以從至西華門引車駕車其備儀  
仗導女官林鈞管行於中而司土服殿 皇帝並祭

拜位司贊奏就位公主內外命婦各以次就位內贊  
唱痊毛血迎神奏樂樂止司贊奏四拜公主內外命  
婦同內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執事官捧帛爵下  
神位前各奠跪訖樂止司贊奏跪 皇后跪公主  
以下同跪內贊唱讀祝訖樂復作司贊奏興 皇后  
公主以下同興樂止內贊唱亞獻禮終獻禮樂作執  
事官捧爵于 神位前跪奠訖樂止執事女官進立  
壇東西向唱賜福胙司贊跪奏 皇后跪執事女官  
捧福胙跪進于 皇后右奏飲福酒奏受胙訖奏  
興 皇后興奏兩拜公主以下同內贊唱徹饌樂作  
樂止內贊唱送神樂作奏四拜公主以下同樂止內  
贊唱讀祝官捧祝執事官捧帛饌各詣痊位樂止  
皇后退拜位之東立捧祝帛饌官過訖司贊奏禮畢  
皇后還具服殿更常服詣東門行來系禮 樂止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  
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祇凡起大  
事動大眾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  
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  
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入非土  
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祀必及

稷所以爲天下求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  
羣姓而立者曰太祖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  
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  
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太社太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  
龍稷皆配以周弃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太社  
太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  
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  
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  
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春秋二仲月及  
臘日祭之元世祖嘗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  
仲月上戊致祀國朝建壇于宮城之右春用二月  
上戊日秋用八月上戊日致祭  
國初太祖太稷建於宮城之右與壇同地洪武  
三年壇址建祭殿并殿以備風雨十年改建關右祠  
壇同地先是社主用石牛埋土中稷不期土至是埋  
石牛於壇之正中并稷更設神牌而祠漆之永樂中  
京師壇成祠如之歲仲春秋上戊祭一先種稷于  
壇東太社西太稷皆北向配社后土勾龍氏  
西向后稷氏東向凡國有大事則祭書洪武九年  
以禮官張瑄議罷勾龍后稷配祀社稷兩祠一壇

合祀後撤 仁祖配 太祖承樂中京師壇成位設  
如故 仁宗又奉 成祖配嘉靖九年 世宗皇帝  
諭禮官奉 太祖 成祖配位藏大宸仍以 龍后  
稷配先是 高皇帝曰古人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  
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園之中  
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  
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  
乎於是合祀更正莫獻社稷壇  
祭法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國社者今之縣羣社也置社者今所謂里社  
也 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陳氏禮書曰稷并土無  
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澤故祭社必及稷以其  
同功均利而養人也詩載麥春祈也良耜秋報也漢  
高帝初起禱豐粉榆今天下立靈星祀后稷靈星龍  
星左角曰天田農祥也光武二年今郡縣皆置社稷  
今長侍祠牲用羊豕隋文帝開皇初郡縣皆置社稷  
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唐天寶四載定  
社稷爲大祀宋自京師至州縣皆有社稷而社主不  
以石禮部言社稷不屋而壇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從之於是社主以石社

漢高帝初起壽豐枌榆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為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平帝時王莽奏建立社稷自高祖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時已有官社以夏禹配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有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祀皆大牢具使有司祠郡縣皆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大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帝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晉武帝大康九年詔曰時實一神具并社之祀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京洛立二社一稷宋明晉舊無所改作梁社稷在大廟西依晉元帝所制有大社帝大稷凡三壇至太初初又加官社官稷為五壇陳休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飾以骨體薦案盛為六飯梗以敦稻以牢黃梁以簋白粱以盞黍以瑚案以璫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為方壇四墜以二月八月間朔戊皆以大牢分饗配社局奔祀稷並有司侍祠北齊置太社帝社太稷

<p>三壇於國右每仲春秋元辰及臘皆以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獻終後周立社稷于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大半祭牲色用黑仲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唐社稷亦於含光門之右仲春秋二時戊日祭大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上配武太后天授三年九月為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為帝社壇于大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大社</p>	<p>大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大社又其年五月詔于東都建置大社天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為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升為大祀宋制祀夫社大稷為天祀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奉之其常祀州縣惟春秋二祭歷代社稷</p>	
---	---	--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八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秦罷封建嶽瀆皆領於祀官及漢復諸侯則侯國各自祀其封內山川而天子無所預焉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廢五嶽皆在天子之邦至宣帝時嶽始有使者持節侍祠之禮矣由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則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又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焉元遣使祀嶽鎮海瀆分界南西北中爲五道其天下山川之祀則虞書曰望于山川偏于羣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官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伯子界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也其在諸侯封內者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雒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是已及秦罷封建則皆領於天子之祠官焉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皆有其餘山川之祀若其城隍之事莫詳事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水緒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

吳越有之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荊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偏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無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隆興賴表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濯嬰是也國朝旣於方丘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從祀復於春秋清明霜降日遣官專祀嶽鎮海瀆天下山川於國城之南而以京師及天下城隍附祭焉至於外郡山川亦列祀典若國有所祈祐則又遣使降香專祀於其本界之廟若人山川之在王國城隍之在郡縣者則自以昭致祭洪武三年建山川壇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鎮山之神於殿內祭四月將京歲山川都城隍之神於東西廡二十一年後各役于南郊附祭山川壇但舉秋祭永樂年京師祭亦如之嘉靖十年始特祭太歲月將而諸神別祭之十八年定月日如今禮山川廟與洪武元年詔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

後甲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祭風師雨師給米三石二年封京師及天下城隍神○三年正岳鎮海濱城隍諸神號又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壇諸神亦用鷩鷩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獻官及倍祀執事官皆前期齋戒三日七年令祭山川諸神於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後又以孟春○郊祀時諸神既預祭壇內一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十四年令祭山川諸神文職長官行事武官不得預軍民指揮使司自祭之二十一年令歲仲秋中旬擇日祭山川壇○二十九年令陪祭未入流官用祭服○嘉靖十一年釐正祀典改山川壇為天神地祇壇改敘雲雨風雷祭歲仲春秋上旬擇日行事令定上巳日祭壇國朝加祀雲以雨所絲與也山川歷代惟四望未有壇城隍自三國以來因事而祭代有其文其立祠則見於唐李德裕之在成都宋以來天下通祀高祖洪武元年令郡縣各立山川壇制與社稷同嘉靖九年奉制更神之序曰風雲雷雨行乎天山山川麗乎地其氣則相感相成以育萬物成歲功而阜民用報祀之典感不可略也城隍民之衛也為民舉祀故雖有廟復列于壇蓋國朝祀典視前代益周矣故報

黃帝祭山川為多虞氏秋於山川徧於羣神周制四大壇祭四方以血祭五嶽以埋沉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一者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寧時四者大禮時皆因以祭之秦并天下今祠官所常奉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京於是自喻以東名山大川祠山曰大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淮潞春以醴酒為歲禱因泮凍秋酒凍冬寒其牲用牛犢各一牢且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之岷山也名川曰河祠臨晉汧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淵禱墓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圭幣各異而四大家鵠岐吳岳皆有官禾其何加有常醴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四濡漑澧潞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此山川祠而無車馬駟駒之加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水偶馬代行過親祠者乃用駒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羣祀盛況主璋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莫祭霍山張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大常持節牲以大夫之具差

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蒲席梁令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者若海應祀者皆以孟春仲冬祀之後魏明元帝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餘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備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而祈謁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又武帝南征造恒山祀以大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大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遣大祀以牢一祭所過名山大川隋制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平一人主其灋掃並令多植松栢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祭於萊州東瀆大淮祭於唐州南嶽衡山祭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唐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及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大牢

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爲中天王南岳神爲司天王北岳神爲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爲靈源公濟瀆封爲清源公江瀆封爲廣源公淮瀆封爲長源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岳山爲成德公霍山爲應聖公醫無閭山爲廣寧公八載開六月封太白山爲神應公其九川鎮山除大諸岱外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分命卿監詣嶽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其祭儀具開元禮

宋初緣舊制祭東嶽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北嶽恒山於定州中嶽嵩山於河南府乾德六年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令安祭典請祭南嶽於衡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其江瀆準顯德五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復祭于成都府北鎮醫無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此後定州北岳同政和三年太常寺言大中祥符

中封五嶽爲帝四海爲王獨五鎮封爵尙仍舊唐元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爲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從封王然封帝封王各奉玉冊置立廟殿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各立后殿於其後歷代山川每歲聖旦元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分遣勳戚大臣祭長獻景祚茂泰康永陵于天壽山清明霜降則百陪拜懇忌專遣祭章皇后景皇后孝懿皇后陵亦如之此天壽山祀典也基運翔聖神烈純德諸陵祀典載南太常志及天人誌中十五年以憲宗母孝肅周須溪皇后孝宗母孝穆紀皇后獻皇帝母孝惠邵皇后不得祔廟宜祔陵殿乃奉孝肅於祔陵孝穆孝惠於茂陵合享之罷二后奉慈殿之祭十七年南祔獻皇后于顯陵累朝春秋陵祀皇帝間率后妃親詣行禮凡親王來京及之國則有謁辭之祭按春秋霜之威列聖並降而世宗躬修陵祀尤數故陟降興思職儀具舉觀十三后之祔陵殿蓋深體三宗之心而曲達之也禮記月令曰凡祭五祀於廟漢初祭族人於於宮中而謂之寢後漢立五祀於東門井中寢有司掌之禮

顏簡於社稷唐初唯祭中霤開元祀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寢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時享之日太廟令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北上設酒尊於東南盥洗又於東南一獻而止宋制七祀爲小祀用年一豕一不行飲福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近祭七祀皆非禮制請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季夏土旺日祭中霤於廟門之西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有事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玄冕獻必薦熟親祠及臘享依舊禮備祭從之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元制附祭七祀神位於廟庭中街之東西向其分爲四時之祭並與宋同唯中霤則附於七月之祭特祭則備設之每位邊豆各二簋簋各一尊二俎一國朝用周制惟祭五祀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其邊豆各四簋簋各一尊二共羊一豕一國朝國朝於京都則祭泰厲於王國則祭國厲於各府州縣則祭郡邑厲於里社則祭鄉厲而於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之無所歸依者不失祭享其爲民除害



之意可謂至矣祭

祭

凡各處宇祭官俱於公廡後築壇立旗幟願設軍牙大纛神位春祭用鶩鷄日秋祭霜降日祭物用羊一豕一帛一白視一香燭酒菓先期各官齋戒一日至日宰導長官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取旌纛以祭班師則仍置于廟儀注與祀稷同至時祭毛血與

祭旗

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師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

禮

九

壇禮廢後漢自立春而至於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在雲陽梁天監中停柴燎而用坎也唐武德初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觀雩祀于南郊開元旱則大雩此雩祭之禮也夫六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祀六宗孔光劉歆等以乾坤六子為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時歐陽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王官祭日夜明

祭月酌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是為六宗賈逵以為天

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

祀六子之神晉能其祀劉邵以為太極中和之氣為

六氣之宗後魏立六宗祀孝文帝祀天皇大帝及五

帝之神通典謂張廋以六代帝王張廋以宗廟三昭

三穆三等並不堪錄晉司馬彪曰周禮無六宗之兆

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也端肅者何也郊特

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嘗也可嘗也農也郵友駿也猶

虎也功也水庸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嘗而祭司嘗也祭百種以報嘗也嘗農及郵友暇禽

獸尸之至義之盡也迎備為其食田畝也迎也為其

食田禾也祭方與水庸事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大

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

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沈蜡而收民息

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郵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

黃冠而祭為蠟必矣正義曰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

蠟與息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太蜡祭萬民

今章句曰總謂之臘篇章國祭蜡則歌陶頌擊土鼓

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秦漢曰臘季冬之月星

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太享臘，唐正臘，李冬寅日，祭百神於南郊，宋朝建隆初，有司言以火德王，請以戌日爲臘，元豐六年，蜡祭日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而息民祭在蜡祭之後，此蜡蠟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有八神祠，漢則有蚩尤祠，靈星祠，高媒祠，太室祠，蒿呼，宋朝永唐祠，又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祠禮，東南曰招搖，正東曰權星，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言定江淵之說，隨每年貴神兼基之方，旋定祭位，從

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福天乙之號，君基神基民基之號，此皆雜祭之類也，終漢之末，一歲凡三萬七千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賢宗廟迭毀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庶得以類相從矣，三祀有昔常舉行而今罷者曰太禘曰大享曰祈穀曰嘗曰帝社稷曰神祇曰先聖先師曰先蠶曰金海太禘，蓋行於嘉靖十五年，于時羣臣皆謂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顯順，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祀，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太廟，而末，太祖配焉，先

一日，今中書官書，皇初祀，帝神，牌位于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燎牌位，事罷，大享，蓋始于嘉靖十七年，世宗皇帝欲宗祀，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太祀殿，建大享殿，是秋殿未成，乃大享於官右乾闥，玄極寶殿，祈穀亦于玄極寶殿，其始也行，大享殿則孟春上辛日也，後改於玄極寶殿以驚蟄日也，大享先是，世宗皇帝欲於奉天殿中行秋報禮，丹陛上行，大雪，禮後用禮官言建崇寧殿于闕丘之東，如雨澤愆期，則禱焉，帝社稷歲以仲春秋次戊日祈報于帝社帝覆嘉靖十年，命鑿西苑空地，藝五穀，建恒裕倉儲以供樂盛，遂建帝社帝稷壇于幽風亭西以祀焉，○神祇蓋嘉靖十一年，定雲師雨師風伯雷師爲天神，鎮海濱，基運翔聖神烈天壽純德五山京歲并天下名山大川爲地祇，建二壇於先農之壇，歲祭以仲秋中旬，其在國初，建山川壇，祭太歲風雲雷雨鎮海濱及神烈鍾山，配以京歲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永樂京師建壇成位，加進祀天壽于鍾山之下，嘉靖則別祀太歲月將城隍，特建二壇以祀神祇，以上俱隆慶元年罷，先聖先師，蓋祀于文華殿，皇初伏犧



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壇從祀禮官請加南郊廟春祭上不從令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郊祭罷十年春廟未成世祖祀之文華殿廟初成上至廟祭是年修撰姚洙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上從禮官議二十四年給事中陳其文言之乃罷祀元世祖并罷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國初上如江淮府先謁文廟率學至南昌亦如之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下傳制道官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四年國子司業導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倫莫此爲甚吾不知

八節須集

五

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饋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製用魏漢律所製大晟樂乃先師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祿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而列焉舉陶伊尹太公周公暨覆弗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逮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賢陳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庠序爲興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校以文王復可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意謫濂安遠知縣是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更定釋奠祭器禮物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五年罷孟子配享喻年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六年翰林國史院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上釋奠樂章舞六佾禮部尙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胡不相言誠意伯不陪祭額受脤上曰某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月寧坐不舉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下日食改仲丁仍以正月三十日降香用禮記曾子問當祭日食牲至未殺則止也五年則作文廟成遠官以大年祭上遂視學釋菜始詔同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頒釋

莫儀正獄鎮海濱城墉及忠臣烈士封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如故十七年議大成樂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今州縣學式於府學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祀進祀董仲舒文皇帝卽位之八月遣官釋奠先師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八年從輔臣士奇議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景泰六年加太學兩廡祭物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爲

式具在不敢撤議惟僧數居下宜令太師考正上從之洪謨又請上曰專崇孔子朝廷盛典遽置僧舞從洪謨言弘治元年上祖學從吏部尚書忠諫薄莫用太牢加幣是年諫官請罷况融弼雄從祀進祀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下禮官集議言瑄已出於洪武時瑄無著述况等皆有羽翼聖經之功遂已當是時以詹事兼侍講學士教政言融弼雄聖刻何達何休王肅預八人宜罷從祀鄭聚盧植鄭玄張度范甯五人宜祀於其鄉况雄實相伯仲言者併欲黜向宜也申振申憲本一人祀宜存振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寮秦冉顏何遠爰林放宜祀爰於衛祀儀於魯秦及冉何宜罷祀禮記傳於后於王通則儀什宜從祀顏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祠廟中祀啟聖王以祀國公無繇榮無佖點河水侯鯉邦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靖公於從祀下禮官議不可遂已邾陽何孟春言七年子有公孫尼子者作樂記繡衣宜從祀敏政不及尼子何也或曰尼子卽龍也四年祭酒鍾璵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免盡行其志而力闡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年長於洋祿舉

貢於成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入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述其所爲曾不及落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况二人皆太學之師乞升時上謝朱諸賢之位斥退下從養大人之制不報八年太學士溥又言時入廟首高麗安石泄其密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上從之追封時將平伯從祀十四年諡以特即領祭酒事又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顯聖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列數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則祀叔梁紇而以銘哲子魚配吳歷宋氏遺臣不恥事胡名節掃地宜罷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嘉清九年世宗皇帝從輔臣議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述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張二人存撥去黨蔡冉何況聖向述融休肅綱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象植度等七人祀於其鄉進后恭王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塹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

聖公孔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廟公蔡定從祀稱先儒徹無繇點從祀從之皇上以改稱先師故皮弁服調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再拜三樂三奏文武六佾配從祀賢儒又啟聖祠分奠用潤肅遂幸大學南京遣告祭告  
皇帝幸學行釋奠禮先十五日禮部題請欽定分奠官九員本寺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二日同光祿寺奏看牲次日具本復命午後樂舞生陳設樂器是夜陳設先師祭品禮神帛一白色爵三大牢一醴醴各一果三四配十哲兩廡及啟聖公配廡同惟無帛大牢至日上至廟門外降轎禮部鴻臚導入廟門御握禮部奏請具服上具皮弁服禮部前行禮太常寺官導上卅導引官導上由中道進廟門級上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導上入廟內奏就位執事官各各執事官各典儀唱迎神作樂樂止奏兩司贊唱典儀唱行禮莫作樂奏指主寺卿捧帛跪進於石上受帛獻畢於御莫于神位前少卿捧爵跪進於石上受爵獻畢授少卿奠于神位前內贊奏出主分奠官以次獻官爵于各神位前退樂止典儀唱是神

作再拜傳贊寺卿請先師前張翠出中吳

業爲終獻府州刺史至初獻上佐爲亞獻博上爲終

諸儒皆前代之精神或當代之臣子君拜于下而臣坐于上可乎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謂已博士爲之一旦毀之似乎不恭竊觀聖祖都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用可考也矧此塑者豈真聖賢之遺貌哉今文廟之在南京者已行聖祖之制令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又追證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族曾參等爲伯宋真宗追證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賈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邱伯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爲伯尋以犯聖廟議改玄聖爲至聖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鎬圭並用王者之制理宗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又加張栻呂祖謙伯曾從祀孔子度宗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顯孫師于十哲以邵雍司馬光從祀元成宗制加孔子號曰大成仁宗以許衡從祀孔子○文宗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鄒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沆真德秀元吳徵從祀近年

復建本朝旌瑄從祀然宋儒加謝良佐羅仲素李侂本朝如吳與詔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舉人從祀不無望於今日崇儒重道之朝云范甯祀於其鄉宜也鄭玄雖未聞道而行誼之端訓釋之博恐不在高堂生后蒼之下至宋儒如朱氏大臨進定胡宏張九成陸九齡李燾楊簡陳傅良葉適我朝雖倫蔡清羅欽順莊泉張元貞賀欽陳良辰張倫鄒謙特祀於其鄉也得非其所宜乎禮書曰四代之學成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序東序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皆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序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序即東序也皆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之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皆宗以居右學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則右皆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



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卽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卽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卽祀三老五更于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東膠亦謂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以成均並見建于一丘之上而已卽是觀之成均領學政右學祀學禮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

卷三十八

重

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太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太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諸于郊然後于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向外以升于內然後達於朝故也太學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書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也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人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序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一作智者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論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大傳大傳謂其不則而匡一作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蓋有虞氏上庠下序夏后氏東序西序商人右學左學周兼三代家有塾無有庠衍有序國有學廡人家無塾則中里共一校室有塾之意春秋傳聖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是也而國學則人兼之左近北東序卽東學也左近南以其無房室亦名東序祀先考於此卽南學也右近北爲士庠卽北學也右近南爲瞽宗卽西學也所謂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祀於瞽宗是也中爲大學爲祀學乞言之所文王世子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總名曰成均以成天子至庶人也亦曰大學又曰辟雍按天子設四學并中學而五學一處並建商人則辟雍居中南爲成均上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學禮有誦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于戈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戒等爲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

觀之故謂之辟雍總言亦大學也。

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詔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人不省親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于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有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遇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茂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于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大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爲大學法者爲令。

國初立學權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

學而存仁承之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喜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遞繆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蓋古之大學主子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諸體睦遷陟於他司絕等前代未有也即博士學正學錄學博行脩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官已乃實內臺當是時國學惟官民生之目品

官自一品至七品皆蔭敘與外夷子弟入學者曰官生郡縣中論秀升之若歲貢鄉舉曰民生軍衛子弟得選入受學曰軍生諸官民軍生非預學登科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仕事而任官其後官生惟京堂官三品而上乃得蔭已別設武學武舉而進士科目益重得一第輒以資自修舉人下第者引他故自弛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哀頻願就教爲廩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起而國學愈濫初創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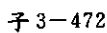
縣後補弊縣郡縣學停降增附若斤退者得納銀商  
於學於是商賈之子總角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咸  
混迹其中士耻與爲伍京闕重地曾不若郡庠邑序  
爲猶有推擇也太學特爲出身之塗而司教者不能  
遲之歲月冀優游於學舉人官生僅六月以上歲貢  
生僅八月以上援例生亦不過一歲卽序撥而雜歷  
者減倍矣即例學  
後始末



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  
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  
也。若夫外饗酒正。稱人所謂者。老者總三者而言之  
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  
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  
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一人  
爲更。故永正中拜桓榮爲更。建初中拜伏恭爲老。而  
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在其間。  
皇氏離而二之。亦誤之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爾  
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  
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  
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  
饗掌割烹酒正共酒。稱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  
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  
省醴。養老之珍。其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  
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醺。冕而總于則。乞言  
憲行之義著而孝悌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榮鬯。正乃  
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及養老勿于東序而終之。  
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如其德之備也。禮言凡

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  
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  
玄服。蓋虞氏以燕則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禮勝。  
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  
用之。周官外饗言享者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  
華言飲射而繼之以祁黃考。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  
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以  
舞。若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色。冕  
而總干。施一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  
頌言顧予嘗燕。而有執鼓鼗。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  
往燕嘗。而有鐘鼓既戒。鐘鼓送力。則嘗有樂矣。樂詩  
饗食諸侯序其事。今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樂。籥  
師賓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  
樂。非商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  
辟雍禮殿。御坐東庠。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  
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  
揖如禮。三老升東南。三公設几。九卿正履。請天子親  
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醺。視饌在前。視醴在後。五  
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詣詣闕謝。其養特三

1



正齒位之說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鄉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與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而行于冬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無詳賓戒賓不

設折俎易膳醢爲醢醢其作樂如上趙朱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正和中有司參奏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爲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脩定儀制頒下郡國于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合萊於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與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廊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於唐尤簡略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乞言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入命願行于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鄉飲酒禮





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者惟用之于戰陳用之以爲禮節者蓋微矣我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擇官之制而不果既而頒其圖式儀注于天下非但以是教士子而必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焉射禮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

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矣其節天子以尊節諸侯以貶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駟虞者樂官備也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故天子以簡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古者天子之制諸侯虞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止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事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儀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皆燕射之禮諸侯之射也四正四行也  
四行者獻賁射公獻穀獻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夫射于澤而後射于宮澤官名也士謂



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  
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  
醫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况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  
知府並爲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後進士之科目重  
薦舉之途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爲朝陽  
鳴鳳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于其位薦舉之事  
自後絕響

總論

人徒見適士一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  
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  
夫固有拘于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

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  
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  
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  
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  
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  
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  
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  
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  
王之廟不當立于鄭此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  
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

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  
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  
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季爲大夫可以立二廟  
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以  
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  
不當立于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  
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  
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  
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  
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其襲數世則亦不能

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其一傳卽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于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于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于其家必獻牲于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爲是者蓋思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于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于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嫡起卑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

說爲謬也乃執大夫二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異而孝敬之心薄矣焉得爲禮乎或曰此爲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爲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法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祭此二條正爲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爲諸侯孔子宋公而仕魯爲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之祀均未爲本身卽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卽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爲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于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爲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從俗從俗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猶周制猶可有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紺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祧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受商。則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配高圉亞圉。如前遷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二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最爲是。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曰由漢明

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魯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益損之私。遣昭穆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故乃格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共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明祖。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數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服而不尊。五廟制古有大宗。有小宗。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散稱其父。而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稱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別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嗣者

親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稱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無世卿入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心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宋法考諸綱之次子身繼父宗則謂承大宗者身繼父宗  
大宗別子爲祖正適也爲尊者別後世爲始  
宗繼別爲宗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繼稱者爲  
也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相繼有五世則遷之  
小宗繼稱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繼稱之小宗則堂兄弟宗之繼稱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繼稱  
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于四從則始祖始有封爵及始遷者爲始祖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墓祭百世不遷總攷  
朱子曰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稱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稱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

死後立爲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適子之  
則爲大宗之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於旁支又  
不敢稱別子死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爲  
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子正適  
別子也爲祖者自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  
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  
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爲不遷之宗也繼稱者爲  
小宗稱爲別子之世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  
與兄弟爲小宗也五世則遷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  
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後別子之後  
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至于五世  
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祖  
者與同堂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稱者與親兄  
弟爲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  
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一族之大宗滕文之  
昭武王爲天子以自則周公爲長故滕文爲魯爲宗  
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適則不立小宗也又  
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小宗也今法長  
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  
子之子

宗法考法

儀禮曰男子至十五二十皆可冠必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一日主人告于祠堂 前三日筮賓前一日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賓者請期率告曰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 厥明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再拜主人見贊者揖與賓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向賓西序東面贊者布筵將冠者朱衣朱衣即給也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冠者即贊者坐櫛設纓纓一辭未冠之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房南面主人曰某有子某將加巾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賓揖冠者即延婦加緇布冠設笄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皂衫革帶繫鞋賓揖冠者即延再加角巾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綢衫納靴三加緇巾或幪頭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威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賓揖冠者適房徹

櫛設醴筵於戶西南面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就筵賓受醴祝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四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賓繼曰旨酒既清嘉薦既芳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降筵奠觶拜賓答拜贊者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校禮再醢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臚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加饌承天之祜冠者降筵奠觶于薦東拜賓答禮贊者復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醴三醢曰旨酒令芳遵豆有楚咸知爾服綬升折俎承天之慶授福無疆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宇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承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冠者再拜賓答拜主人醴賓以一獻之禮賓就次冠者見于祠堂次父母次兄弟姊妹退出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主人酬賓束帛僂皮贊者皆與贊者冠為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祝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醴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筭棗果進拜奠于席又拜薦脯醢舅姑共饗婦以一  
獻之禮歸祖于婦氏人舅饗送者酬以束帛姑饗婦  
人送者酬以束帛三日主人壻以婦見于祠堂明日  
壻以擎見主人主人再拜受婦令見主婦也主人  
閭屏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再拜主人婦荅拜禮壻  
以一獻之禮壻出主人婦令也送再拜禮也

以

三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

實用編

六曹類

禮曹

洪武中教官給由到京問以時事與從權張恒以不知對帝曰宋儒胡瑗教蘇湖二州士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以此得人今汝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教官皆效爾輩朝廷豈能得人遂竄之極邊榜諭天下學校於戲聖訓嚴矣

人編類纂

卷之六十

太祖高皇帝著令令天下遵朱子家禮頒大誥稽制錄孝慈錄禮儀定式洪武禮制稽古定制大明集禮教民榜文詔典章其端天下之操持者博矣乃諭太學師徒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爾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斯言也其進之以知本乎大誥鄉民有曾充糧里甲者則以糧里甲稱否則以字稱若遇耆民長其父稱伯下其父稱叔長於已稱兄下於已稱弟歲如父者亦稱伯本朝曾官者則以官稱兄弟皆官稱子孫舍人

禮部

卷之六十

人編類纂

卷之六十

二

稱雖一人終老而無處世世稱官稱舍人無官者不得擅稱乃今無官稱官者漫徇相敬之情何無報也大明會典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延賓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行冠禮者百一而童生常非爵而抱子廢親迎者十九而宗潢多不命而濫婚溺其制矣視語降從宸翰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節屆天氣將迫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饌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噫聖人以孝治天下一何周也若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霽門竈三種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竈以四月朔門以七月朔中霽以六月土旺戌日今俗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竈元旦迎之其言

不馴雅奈何苟同乎 皇祖洞萬物之情悉鬼神之  
與既以其精誠昭格上下又制爲禮法使多方多士  
繼其心於不窮三十年間遐邇臣民率由彝教用能  
遜於五品諧于百神醞釀至建文之秋忠臣義士愈  
出愈奇而方孝孺同其家八百七十三人視死如歸  
天相厥嬰藉典史魏澤以存祀何方氏多君子哉宗  
儀之訓豫也其尊祖篇曰人之異于物者以其知本  
也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  
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禽犢之民是二  
者雖色貌爲人而其物化也久矣吾懼夫族之人爲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部

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立祠祀始  
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祠爲  
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  
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睦族篇曰井田廢而天下  
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夫散處於處爲十爲  
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  
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  
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  
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慘口爲之  
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相戕

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  
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  
外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  
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遣視族人之所乏而補助之  
其廩則以爲棺槨衣衾以葬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婦  
者養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  
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  
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譯子姓一人爲醫  
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產取之有餘則者  
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

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而下主財  
而私典事而恤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歿則告於祖而  
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  
能師者則否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  
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祀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  
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  
其血脉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寬強所  
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寬教與養背病矣臣治縣建  
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  
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

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  
 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  
 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  
 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王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  
 授一圖指示擘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辯雜服又  
 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  
 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  
 仗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  
 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  
 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鼗笙瑟投壺詩章弓矢禮  
 入編類集 卷之十 禮部 五  
 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鼗薛鼓之半  
 以習投壺或擊鼗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  
 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  
 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  
 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  
 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噫聖功之本其在此乎  
 或問士人不宜用幘頭帽子以何者爲三加孟希孔  
 曰 國朝 親王冠禮以綢巾爲始加士民所當法  
 也則再加冠笄或幅巾三加時制頭巾可也服用時  
 服又儀節云士再加用宋儒周程等燕居巾使之志

希賢儒亦可三加則用儒巾襴衫或圓領袍並絲絰  
 納靴 冠帶

八編類集

卷之六

禮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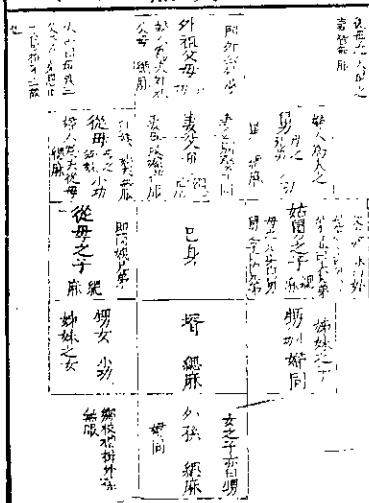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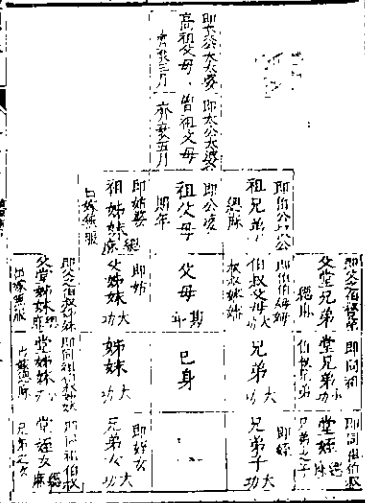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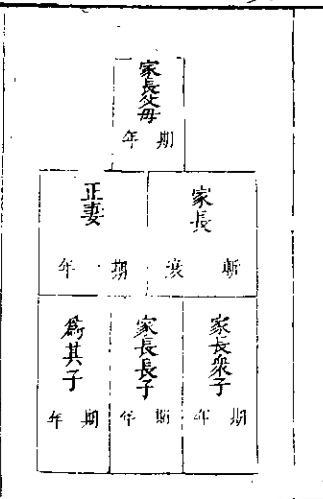
# 圖服黨妻黨母



# 圖服降宗本為女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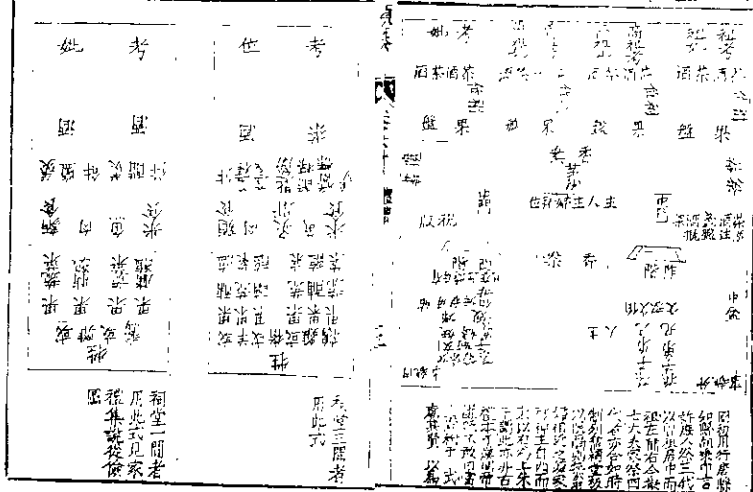
# 圖服長家為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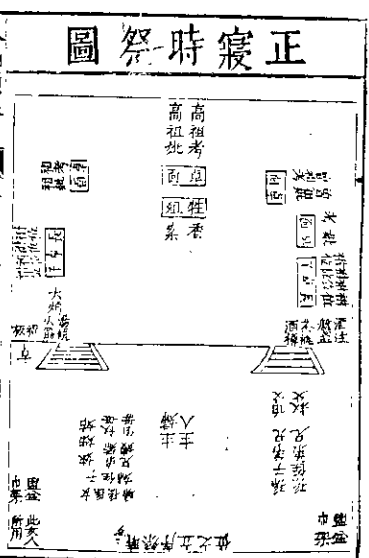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祫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遷之祭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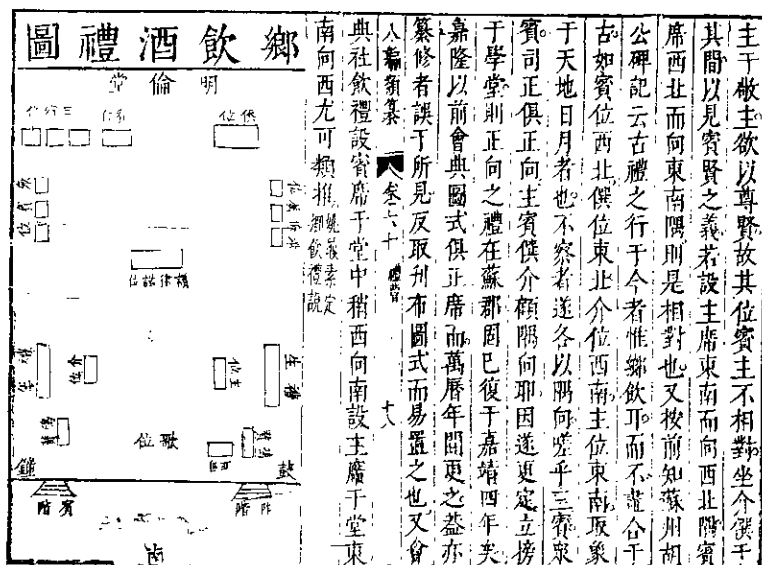
祠堂陳設叙立之圖 每位設位銀圖 兩位並設圖



大明會典洪武十六年判定大管以致仕官爲之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鄉飲酒延訪年尚有德爲衆所推服者爲賓其次爲介俟禮訖不言賓爲何人儀禮註云賓介謂處士賢者經弘治年更定則其當用年尚有德之處士明矣 大明集禮凡僕以府州縣佐誼宋制也又按會典洪武十六年判定供養擇鄉里年尚有德之人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退鄉飲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爲僕按禮記不言僕爲何人儀禮註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樂而遵法者遵以僕遵據



今稱爲賓其非僚屬可知。况集禮既有明文而會典頒行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庠門之外以入行禮畢又率僚屬出迎俛豈有府州縣正官而率僚屬以迎佐貳者乎其常用本方致仕官不拘年齒明矣。按會典主位于東南禮記云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勝于東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又云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泰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其爲東方西向而偏於南明矣近禮俱向西北隅非是。按會典賓位于西北禮記云天地寒凝之氣始于西南而勝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又云賓必向南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其爲北方南向而偏于西明矣近禮向東南隅非是。會典僕賓位于東北禮記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坐主于東南而坐僕于東北以輔主人夫介輔賓者也賓南向而介東向僕輔主人者也主人西向則僕南向而偏于東明矣近禮向西南隅非是。會典介位于西南禮記云介必東向介賓主也則其爲西方東向而偏于南明矣近禮向東北隅非是。禮記註坐有四方者禮不



沈宗伯龍江子曰郡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焉。夫子習禮之處而記稱曼相之圃也。歷數千載故址宛然。厥維勝域。吾輩適會林下結社于茲。期挽世風稍還古昔。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曰書劄。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嘉靖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過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書

字間有白書名于門者。其質朴如此。今簡不設六幅。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爲簡。何爲哉。茲擬拜客用表紙。單帖。卑切加頓首二字。餘省。禮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于何典。夫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簪以爲敬。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茲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邊其餘請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不用紅簪。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衰矣。每兄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茲。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開愛或叙淵並啓知六

七字。吾鄉嘉靖年間。具啓請客者。每卓止設殺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簡。村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致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歡好。爲賓庭羞者乎。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

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娼優入人宅。舍可忌。不止一端。而小唱尤敗壞風俗。引誘子弟。俱不宜用。曰稱呼。宜止用本色。如古人上宰相書。則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內翰。執事。蓋不欲媚其所無也。然猶云異代事。今吾鄉徐正人先生家。尚存有天順年間翰林曾公榮贈言一軸。其標題則直稱鴻臚卿徐君永達之任湖廣廉憲序。其中云。永達勉乎哉者。復不一。承達者徐公名也。于考其時。二公非有師弟子分。特朴直若此。而吾家亦存許都謙復禮與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執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夫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槩稱台杜稱殿。揆則婦人所無矣。茲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內翰。例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其姓某親行幾伯叔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書

字

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  
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  
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  
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輒已稱翁稱老者夫父母  
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于不祥矣  
禮父黨無客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弟待弟俱以客  
禮以屬過修今考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天子  
行君臣禮畢即向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  
天子四拜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  
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  
人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禮部  
東西向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  
交拜不受不答親堂弟坐不論賓主兄東弟西族弟  
來兄西弟東凡兄過弟皆上坐弟前坐凡兄送弟伯  
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  
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送迎皆如賓客殊為疎薄相  
外之風安改之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  
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  
見則稱曰齊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誚此子所  
親見者今俗其有是否耶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宦  
不得居上坐過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容執緩必

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  
近于父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幸  
弟亦何謝之有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爲可  
傳先生方致仕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  
皆俯伏階下叩頭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  
此而誤驚犯罪誠當死倘蒙恩賜不就縛乎先生曰  
不然即不能有所贈何至使公等枵腹乃呼其  
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酒飯使各需醉飽叩頭而  
去遂明則捕掠及門請罪願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  
是也竟寂無一言觀先生處暴客若此知橫逆之來  
人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禮部  
能笑而受之有餘矣婚姻莫隆於六禮世俗又有  
送鞋面一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  
送鞋面又替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古者以心  
十爲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十歲一舉猶不爲修今  
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此無名之費也  
吾鄉當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戴圓帽無戴方巾者  
今俗有金線巾有唐晉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禮服  
止白布直身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爲刺眼今俗貴時  
興花樣日盛月新甚至以綾綺爲襪首帕爲裙與爲  
裏爲褻衣用者矣當年履綈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

雙雲以爲壽飾。今俗則又有套雲。有四鑲履。有刻絲織錦爲繫襪帶。可遂值一衣費者矣。暖耳當嘉靖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年一義也。隆慶間穆宗傳百官戴暖耳。乃都下人士尚無敢僭用者。其後始一禁皆用之。顧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今俗之侈也。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爲何物。先是數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人皆相聚駭觀以爲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而必用貂。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止地隆寒即用暖耳。無所不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

入編類纂

卷六十

三

故夫加冠之謂冠。今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網爲冠。是加網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網起自國朝。如戴網而可以爲冠。則前代無網時。乃不行冠禮乎。故曰非古也。茲擬童子蓄髮者。止以束髮綰之以笄。不戴帽。有欲戴帽。即可行冠禮。迨後束網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亡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鄉俗獨奈何效之。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者。少異樽。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安。

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蒙也。

昔魯敬

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侄孫也。相見與

言皆不踰閭。君子曰。知禮。今俗男女遠別。止翁婦與

夫兄弟妻爲然。餘無別矣。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

而爲一。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燔骨

炳蕭達臭。墻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嘉

栗是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鄉

俗元旦家家以薄圓一卓上覆以席。而中設天地神

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

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族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

入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三

行事器用陶匏一積。謂無物可以肅德也。烏可以常

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謂萬靈真宰者。則益泛

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

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

無妨。

文雅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經濟編

禮曹類

郊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人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晉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饗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祗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

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歟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

八編類纂

卷之六十一

二

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惠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遷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蟠韞慶屈道事周尊啓養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倅配祀以符

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設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眷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園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濟拯率土之塗成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承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

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唐長孫無忌撰

冬至園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一

三

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過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

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停亂葬倫顯神詔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合祭南郊議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

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稟祭配儀如園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畫之本朝永建隆正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一

四

封禪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爲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柴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泰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爲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

吉於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放聞高祖嘉納之。

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服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寧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存菰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裏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服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

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夫以明望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關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棄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爲或類於此

保嬰論天計

龍圖圖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繼

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十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平辭厚幣求和於契丹盛國靡爵姑息於保古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方今野鵬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大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

### 宗廟

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

魯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大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祀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祭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祚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曾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作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人備乘集

卷之一

七

氣強固將壽能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兩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

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赫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享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思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殛是用不從其生不殛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備祀祭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

八

卷之一

八

之山川卿大夫祀其體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甕土氣含收天明昌百嘉備合羣神頒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常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榮盛潔其蠶除慎其采服醇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矜其譏謚合其嘉好結其親服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

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幣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隱於神者謂之一純王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閭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俾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而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承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過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卿風教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宜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馬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漢宣帝立孝武廟樂舞詔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擾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后即位制亂秦之迹與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義元帝詔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簪  
貂貢職，久遠而不忘。今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  
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郵議議能郡國

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

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臣請勿復修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合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

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

有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

皆勤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

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

祭屯，餉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

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

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

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

方，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

奚，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隔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

幕北，四隣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

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其規模可見。

又招集天下賢俊，協心同謀，與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

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

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

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

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七者

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數故於殷大甲爲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

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

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

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劉歆發

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

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

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

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師丹議獨

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

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蓋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菴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入編類纂卷六十一

主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董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無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探列辟崇建宗室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授尚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繇漢除秦項

力不因竟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皆助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枋罕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遠廟數非備更于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出從七廟之交保垂迭毀之制皇宗千齡啓且四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之繫猶近就雖稱于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大廟當六未合有七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脩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故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予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毀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事。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懷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展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其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燕園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藝爲按，試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五

三年爲菴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與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諱丁巳，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遂諫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枉道。詭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

亮趙鼎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諸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都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等號，但稱親卽立園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誥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詰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二

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鄆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將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欲王珪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嘗法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去，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宸程順曰

事之臣知稱親之悲而不明尊崇之禮使僕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漢國大國則在漢王極尊庶宗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 祭祀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旁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八篇類集卷之二十一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臣尋史漢舊制執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非常式晉袁帝以天文失變欲改舊禮之制以太極前殿觀象臺附以見於後太常

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宋徽宗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顏回丘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卽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八篇類集卷之二十一

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求其卽文遞爲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配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儒未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訛誤高祖孫無忌先儒

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宋鄭玄

籍田

周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

事在農上帝之衆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著殖於是乎始教麗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靡愼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人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饗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祿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有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大牢班嘗之庶人於是日也舊師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猷禘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廢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 明堂月令

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大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攻教不違禮議可興大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穴曰太室易曰雖也  
東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  
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  
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勿誨祥之  
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  
功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  
司備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  
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  
帝入東學上一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露入太學承師而問  
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  
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  
闕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闕視五國之事日入  
出北闕視帝節獻爾視日宮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  
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故周官春  
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  
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  
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玉居明堂之禮恭謹詳慎爲  
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樂奏樂奏于室

乃分有司行事與秩飾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  
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  
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  
之堂也禮記明堂  
禮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  
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  
祖宗伏羲尊嚴配之交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遐顓頊  
而郊嚳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則  
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  
始兼以南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  
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笱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  
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  
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



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繁禮幹于  
數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  
其通專祀顯配之後始創兼事必以順古而行實謂  
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園丘方丘太宗文武  
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  
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并中率土共休普天同類猶  
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沈伯僊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  
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  
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

入籍類纂

卷之十一

禮

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宮  
受朝讀時今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  
咸列于庭北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  
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  
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  
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用按鄭  
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  
五行官雖並功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  
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  
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

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  
顯慶禮及祠令若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奉經宗祀  
文王于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爲告朔  
獨闕其文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  
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籍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  
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開仁  
堂議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  
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  
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

入籍類纂

卷之十一

禮

雍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第九百餘  
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  
未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  
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素饗如南郊章  
西移祀戴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宋戎馬  
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  
元帝遇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益寡殘闕  
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  
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  
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括摭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王友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皆有閏月，曆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臣清臣謹議

八  
特  
頒  
奉

卷之二

宣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勝，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久，卽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稱位，方改步移櫛，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偏論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速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檢宜赦畢。

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禮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宋范祖禹

會

蔡立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殯其覺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

八  
特  
頒  
奉

卷之二

宣

卒於德，譬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服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凍澮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注是土也，苟違其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殽，宋人伐之。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晉天子班私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其好以爲事行盟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行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存今矣自日中以卒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倫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魯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主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章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其齊者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偏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行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遂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違辭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賓不野合也而

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稅釋也用稅釋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嬖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惠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慄也國狗之疾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景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卷六十一 禮記

主

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衛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親衛君誰敢不懼隨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語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殺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時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率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若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阜陂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其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其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入編類集

卷二十一

元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皞霜後海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封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使上卿叔授民命以康詒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需須之鼓闕畢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詒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以武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聘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駁也

入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三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蕤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其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辛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晉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季先代于產善。相小國。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薦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盟

晉人復衛侯。宰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人禍顯姜。卷之一。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後會。告于吳。吳會侯。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帷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旆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子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蕩荒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饌。鮒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饋曰。晉有羊舌鮒者。淫蕩荒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陳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子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計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言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聘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昔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微共以往，達速唯君叔向。日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旒。壬申，復旒之。諸侯畏之。

聘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人

聘

禮

籍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聞。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訓，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般，盂原公相禮蒞于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辛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

戚宴享，則有祫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齊魯德以饗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饌，禘焉，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凡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胃殺輕，負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依禮。余故坐諸門外，而使古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之二兄

弟以時相見，將餘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選，修其簠簋，奉其饗象，出其尊彝，陳其俎俎，靜其中，暴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賓，以示

人

禮

聘

禮

籍

客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宴，月令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米餼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音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餘同可觀，財用可嘉，則而

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專對

魯襄公使厚成叔吊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辭，社

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將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有臣亦不帥職增淫繁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侯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愛君不忘先君之好辱乎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歸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平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

鄭子

人編類集卷六十一

三

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今成乃受于太叔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壘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幸唯是又使圍蒙其先若將不得爲寡君老其歲以復矣唯大夫圍之于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察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華召伯盈逐王于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罷未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數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晉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囿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

卷六十一

三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兄  
憂禍心施子叔希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威  
顯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共有頡王亦克能修其  
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  
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頡王其神聖無惡於  
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軍旗劉狄制亂  
天下宣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  
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  
求無度貫潰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宣王  
謬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  
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  
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遽天罰敝國不  
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  
深圖之咎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  
太子壽早夭卽世畢劉費私立少以開先王亦唯伯  
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  
何爲

下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  
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實  
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寡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  
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何若我往晉  
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叔既言之矣敢逃難  
乎叔謂從晉人執平子于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  
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魯侯信抑  
闕矣昔樂氏之亂齊人闕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若  
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幣賦歸政畢行誓有  
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命與郭鄆勝擊齊之左肅止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宣王  
晏來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晉之齊通  
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耀其  
惠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關乎今信蠻  
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魯而  
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  
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  
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  
胥華登簡服吳圖之士於甲兵而宋嘗有所恃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說或約辭行成以吾其民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虐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晉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人編纂

卷六十一

七

辭命

晉陸貽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年焉

人編纂

卷六十一

四

已。昔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求百祿。諸侯何言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之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虜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中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吾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警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恐於定。

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漢梁之明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名。寡君以弔于君。兄於嘗辭與執燔焉。開二年。聞君將率車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亡。雖曰不愆。豈敝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月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之圖之。

寡公蒙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求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而其閉閤。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緒完其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有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恐索敵賦。以來會時。事是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官。

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  
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  
脂轄隸人牧圉各聽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  
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建之殺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廄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雖君之有曾賤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解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官 聖

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勸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  
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魯哀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于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  
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欒食  
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請以禮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  
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詔召季  
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  
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之斷髮  
文身麻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官

禮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二

經濟編

禮曹類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違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說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古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劉白奉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合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漢書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微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向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處於無君者也。何趙王遣使者至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辛辛征夫。每懷靡及。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辨士。居左右。嘗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陀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

其不  
小然

有  
之

有  
之

在真定今足下乘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  
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  
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輟笞  
天下却諸侯逆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  
誅暴逆將相欲殺殺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  
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陀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與萬物殷富政  
由一宗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踰距山海之間譬如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  
王陸生笑曰君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  
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日曰越中無足與

能  
之

有  
之

語至生來今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  
隨衆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窺抄不息明帝議  
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  
匈奴拜單于志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  
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  
將有損大漢之彊明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  
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  
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面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  
愈曰止君之仁必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  
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  
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厲辭天子以尚書有將帥  
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  
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定太師則善矣夫

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齊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孫挺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寇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深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國之不置庭深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潁州

唐主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踰據一方或還羣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願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未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叛

邪世宗乃釋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未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遣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誘毀及反聞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巳問以唐虛實晟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潁州司馬旣而世宗憐晟忠節悔殺之

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徽騎軍銅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物者也盡解其數蹄而獻之世宗曰卿之奉使者乞何銀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今北虜強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則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斟酌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警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修裝車服整飾駟旅以享視於夷落細神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接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聞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體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乃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爲生事而左遷之故矣庸之臣苛欲畢事低首下視暗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人醉舞跳跟笑呼妄諾重爲黜虜之所嘲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鑿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枉王人屢省而寒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隨臣命臣切羞之管漢鄭眾不忍持大漢節對趙表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衡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李京略以氣折梅祿半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樞猶曰義不能屈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朕然執貶故大

節之士直躬殉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備倖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慢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議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安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奔彊胡之氣譬脫禍福以厭抑含恨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宋史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未后雖屈已早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豈正名董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後件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

折之乃止。進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  
成，既滿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  
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  
借。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  
開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收陪臣二字。朝見  
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劉使館三日水漿不  
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邁還。睦  
季子也。

### 貢獻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  
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碧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  
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  
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若寒思歸其國，况  
二女遠別親戚乎？并賜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高宗時金紫元祿大夫劉祥道數子齊賢、嗣齊賢爲  
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宗嘗從  
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  
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明皇車駕登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

於樓上刺史寇訖，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卿若屢  
遷，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  
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  
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綉，示我以兪濟州刺史表。  
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授，則不足以  
告成。朕常寅之生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  
以市恩，直良吏矣。願謂寇訖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  
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  
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  
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 八貓類集

卷六十二

十

明皇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名帥  
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晉  
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明皇曰：懷  
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  
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時，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  
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  
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  
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號從之，正己大慙。



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  
就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  
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綠  
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  
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奏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  
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其非之况戶部  
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俗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  
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八編類集

卷六十二

十一

謹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木  
陸遜夫勞費魏奉疏龍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  
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

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致爲嶺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  
際皆奉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  
而甄獎獨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  
停廢將士裁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  
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

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之自  
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  
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恩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  
曰臣在宋州舉繇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後  
之太祖額之敕勝宋州凡常恩所舉繇悉蠲之已輸  
者復歸之恩亦無忤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  
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  
書省樞密院生日節展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

八編類集

卷六十二

十二

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

宜罷去

禮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婦觀用幣宗人夏父展曰  
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  
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  
夫婦贊不過舉泉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  
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驕弗能用也魯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惑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

八精義卷之二十一

也公曰述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康鹿唯無禮故父子同廐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幸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望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馴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卽上下踏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故詩云一發五祀吁嗟乎驕虎驕者天子之國也虞者國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養欣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敬膳下洩而衆人始矣麋不下獵君不賞羞殺不下洩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直時有佳饌時至則群臣附官無爵藏膳陳時發則載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求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無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禮固有饒人人生不殮國有秉人入

三不表報因之日入主不舉樂歲因穀不登臺庫樹  
欲于候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  
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  
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  
受天之祿胥者相也祿大福也

### 敬

白季使舍于箕野箕缺薪其妻恤之敬相待如賓從  
而問之箕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  
謂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姬繇其舉也與禹今君之  
入魯棄秦

卷之三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軍大夫

滅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省之以禍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閭丘來盟于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  
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  
自古在箴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  
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  
庇邪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  
子之教官察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  
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卷之三

不來敬大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  
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  
貴人之車裂吾嘗見欄林之無水平原爲豁谷君子  
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子乘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  
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威儀

士不偏不黨。奈而堅虛而實。其狀脹然不僕。若先其  
 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勢固橫  
 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  
 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  
 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  
 德行尊理而羞同巧。衡寬裕不營而中心甚厲。難動  
 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容篇士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真先乎正容貌。慎威  
 儀。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  
 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  
 人篇類集卷六十一  
 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  
 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蕭蕭鬼。置施于中林。處獨之  
 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答  
 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  
 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  
 猶不忘敬。況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  
 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  
 檢。故與妻妾不得而驢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  
 不愠怒而教行于閭門。不諱論而風聲紀乎鄉黨。餘

法象

名諱

晉桓公子同生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  
 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  
 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  
 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  
 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  
 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  
 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  
 物命之曰同。  
 人篇類集卷六十一  
 謚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闕練庶  
 事。勤勞匪懈。內外會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極  
 危。隆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  
 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  
 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  
 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  
 免惟靡之譏。參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遂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聯則容身而已不可謂厲身  
 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  
 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統緒盡  
 于婢妾財用糜于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  
 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  
 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  
 軌陵遲奢侈無度廉耻不與利親交馳不可不深防  
 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  
 雉頭之裘屏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  
 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維  
 必張禮義行矣按給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  
 墨宜諡曰襄墨公  
 魏南陽公鄭義與辛冲婚姻冲引爲中書令出爲西  
 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  
 微爲祕書監及辛尚書奏諡曰宜詔曰蓋棺定諡激  
 楊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纓醜賈充有勞直士  
 謂之荒公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關廉清尚書何乃情  
 適主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蓋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濟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

冠

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  
 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  
 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避窟鄆使宿衛不  
 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甫泣謂供奉官曰  
 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  
 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  
 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  
 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  
 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  
 時逆狀本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  
 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  
 充雖與兵交戰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  
 天子始得改葬猶諡曰戾况重俊可諡之曰節愍乎  
 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  
 以彰善彈惡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爲  
 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睿宗甚  
 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倍多祚  
 等贈官而已

冠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膏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今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喪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閤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充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大作詩自傷曰錡之聲矣惟嚚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配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孝康之貴營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并陵之恩接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行三年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謐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南管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餘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服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執爵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盡示今議之利病倚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康問董淮海之節名遠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潤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諒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昭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道可以沒天壤一舉之多可以鑒方域況其渺瀰既廣薪榮已峻增之廊之於戚名乎必矣皇甫氏有

予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彬州吳知麗敬州藩或以疾而歿或遇戍於盜韋氏出涕茫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飲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平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聞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泰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入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宰相館於荆南邢與魏卿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黃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類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納施園擊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儒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興叟之無算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憶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賴公理斥之議倘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施

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皆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辨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熱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肯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敵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歟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安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者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曾於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堂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滿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諸之祀

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驪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千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荆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成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前南府友議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

賄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煬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襄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調皆遊士鼓倡之詛京尹趙鼎籌畫盡削游士之籍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三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

人編類集

天六三 兵部

詩商嶺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輒施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同苞有三蘄勞之則藥謂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達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臣按先儒謂載施秉鈺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

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所遇者

又非韋顧昆吾之敵，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彼殷武虜奮荆楚晉殫也入其阻

東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言得子而命之無然文王下之則

無然則不

為正作  
以諸人

— 7 —

卷之六 女譜

省崇侯虎也西北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

八章曰臨

狀攸馘也割耳安安不暴也是類祭上是禡祭始造中法者是致

是附使之四方以無侮臨彊盛衝弗弗鏡崇墉屹

伐是肆也是絕是忽也四方以無拂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通  
駿大有聲通

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棠作邑于豐即牛脾文王悉哉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于牧

野維予侯也與上帝臨女無貳爾王指武心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於王師連也養時

時純熙也夫是用大介也我龍受之也騶騶

聖王之造也載也則用有嗣實維爾公也允也信師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也騶騶虎臣在泮獻誠也左耳也淑也開也

也如阜岡在泮獻也所也獲也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也桓桓于征也狄也

彼東南也丞丞皇皇也不吳也不揚也不告于誨

也松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觶也束矢也五十也其搜也大疾也戎車孔

博也徒御無斃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也式固

爾猶也淮夷卒獲

按朱彥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

不質其局僂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之

辭則是詩所謂獻獻獻因獻功者未必有是事

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

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

夷之病鄭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

至以公亦常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

賦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敵之禮皆在於學

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泄官行法非禮成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

春秋書鄭入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

始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文宣以來正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

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

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

不可去公室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

貳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

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蠻貊而莫之覺也楚子若

以大義倡天下奉詞教討執嚴於蔡討其弑父與

君之罪等君而去之又何憂乎今處本心欲圖其

國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

寡疾以是殺我警商執以是給魏將素人是以劫

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成者十九聖

人深惡楚度而名之也其處遠矣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

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令之度德而處之量力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此是周不徵

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

宜乎隱公十一年

桓公十一年闕廉口師克在和不在衆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

食者謂在謀之又何問也焉劇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

視其轍登載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

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

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

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

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

未旣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

穢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

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襄公一戰之餘救成挾傷不暇此獨安庸

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

能用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未有如襄公之

欺於後世者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旣及楚平

桓子即欲還日無及於鄭勤勞民焉用之楚歸  
而動兵不後使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衆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  
軍討鄭怒其取而哀其早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一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  
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敗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鄆晉師敗績潰黨曰君  
王盍築武軍楚子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封土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

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武之德戢兵二保太  
定功安民和衆六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著之篇章位今我使二國暴背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爲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

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牒  
戎有受脰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第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美地使棄疾爲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  
城濮而棄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棄管  
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篇不存內冷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棟實殺曼伯宋蕭毫  
實殺子游莊十年齊棠白賈殺無知九年衛蒲戚實  
出獻公莊十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  
不掉君所知也

按宋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爲切要人  
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  
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  
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  
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  
肱以至於拇指毛脉火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夫  
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亟  
疊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爲詳盡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閭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與夫昔國盛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服費在國天有留屬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能勞死之不曠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矜視民如讎而用之自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王璠至日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謂之金馬車昭昭見文不可匿也觀武無烈匿文不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孫卿曰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謀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兵者以武為植以交為種武為衣文為果能容此二者知勝敗又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抗強敵力攻守也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陰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整加情性之理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僞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策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

通使使民氣歡洽。陸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爲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關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臣以爲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於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爲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 軍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之事功以比追逐胥同益以令貢賦貢賦之事

吳漢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懼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成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曉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徧知其人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窶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憊此制一定遇征伐則起之爲軍旅當數閱則作之趨田役遇盜賊則比之使追捕遇開闢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輪納每正卒之外皆存餘丁以爲之副或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八編類集卷之三

敵重困農民

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一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八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饗。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八與人相。鄰里家與家相。時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

或曰相統足以相識其歡然足以相死若同樂行同和死若同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也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觝而示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敝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

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羽林

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官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周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掌於皋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官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希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武德

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

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共番上

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士

帥無握兵之重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

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

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

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

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置驍騎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閭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

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為人耕墾

百姓耻為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

戍卒以緡帛寄府庫盡則苦役夜禁地牢稅其死而

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本嘗

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願戀田園恐累宗

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為相又奏

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

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

太平有口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

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

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

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

天下者

人何足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天下者

烏合之衆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衛征戎日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咸平以後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募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元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幸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漢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

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軍伍之制也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日定軍制昔漢之制有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三

三

五

之卒而無管田之兵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軍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方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備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盡取以歸于京

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也。聚成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衛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見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月爲守也。

臣按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達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罕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征役利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青易更代。多不以時。非其役。亦公外驅役。此其立制不善而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存。偏其舉其偏而振其所廢。雖至今有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士不得不王。商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鷺多材力。復產健馬。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暨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家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其夥焉。可知。已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飾。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誦有罪者。成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

兵。則

八編羽集

卷六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生食之衆。游手養養之徒。蓋有間矣。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核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而屬之州縣別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歲仍舊焉。比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奏馬神。二事

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制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頽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廕爲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面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謂順天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數每月一點撥之每府又開平衍地爲一大教場蓋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士所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聞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二丁僭一種馬馬請募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

至雍正者一切在理選官分給于民非但差馬兼蓄墾闢以爲駕車運通之用學生之馬有壯健者中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籌天下秋糧及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以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爲收貯以爲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宜定直出此錢顧開民以代之此即宋人預役法也宋人預役法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于直如凡此五郡每歲合當過正月於二月期日于之辦物料官爲先事計籌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或

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爲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爲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一時農事之隙開通漢江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關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

八編類纂卷六十四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官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  
公準人守注綴衣衣賁賁周公曰嗚呼休茲此也愷愷辟辟哉  
周禮天官官正掌王官之戒令糾禁以時四時比比也  
宮中之官謂官府之次次以以舍舍所以休休沐沐之衆衆  
爲之版以待夕擊橋以雨不爲橋以擊夜而比之國有故則令  
宿其比亦如之

人編類集

卷六

臣按：濂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

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木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古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爲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官伯外掌王宮之士衛士也庶子闕子之伯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條敘條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次公之職專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厥者則

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勲衛蓋亦此意

以爲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

德於國家者之于若孫皆授此識使之番上宿

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宮禁得肺腑之臣而熱感

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

八人骨八十人崩土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

軍旅會同亦如之會上宿處貝守王際也王在

則守王宮爲周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

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

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卽此

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

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軍旅則介甲冑之屬而趨

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

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爲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方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

人

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弊也以此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祓曰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官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

人編類纂

卷之四

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即周官宮正官伯之職官伯則領貴游子弟而宮正則領宮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徵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林謂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渴者僕射以文屬公屬之後政令不行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

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

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屬耳故宦官內

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

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

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

宦者選三署郎入中宦官之虛即此可見推原其

故皆先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為之其後不用士人

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誠能

人編類纂

卷之四

四

周人以內宰小臣閹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為矣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

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

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

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

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

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

單並掌官禁宿衛金吾掌官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駟曰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八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比衛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見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于是也

臣按

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

八編類纂

卷之四

五

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微監門禁而

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

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

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

軍獨簽召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

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伴一惟

其世衛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繫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

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耆直如大

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

王宮又有黜德世臣總司禁旅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六

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

徵巡卒按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

氏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

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

他將帥以巡微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

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

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



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然以待之猛獸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貳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皆以守京師俾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號糧也太祖鑒前伐之失幸精銳於京師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第其各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入編類集

卷三十四

七

林駟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

以來方鎮兵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不敢以爲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焉近而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遠以爲吾屏蔽也旣爲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主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闈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

入編類集

卷三十四

八

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憚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海侯植開司馬門書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勅劾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壘勅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請關覆

奉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嚴門仗所關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勘而擅開開出人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

### 官門之禁我

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瓦石之隊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

引起

御前奏知判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

入編類纂

卷三十四

九

臣按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

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

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

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逆其出也必搜檢

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況

敢有謀被藏劍盜出真殊之事哉

胡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

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

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唐王新立大保

悍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人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尊三代之制也

京朝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

入編類纂

卷六十四

十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

之兵止於六鄉甸服千里之闕其所賦之兵而

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餽內足以衛王

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後

世養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消耗列軍

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

漢日官表中尉奏官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另後曰南軍以衛官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啻  
與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  
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遠民情  
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  
護京城

臣按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疎  
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  
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  
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

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

大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土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後曰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  
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兼  
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  
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  
兵之任若三輔則兼是矣夾輔京國錯列畿輔其  
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  
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  
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  
興連貶殊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

中尉也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  
都尉者不同

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  
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  
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  
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  
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凡府  
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驛馬凡火具爲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鐵馬孟布槽鑊鑊鑊鑊鑊斧鉞鉞皆一甲林二鏃二  
隊具火鑽一臂馬繩一臂馬繩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  
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觔毬帽毬裝行膝皆一麥飯  
九斗米一十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  
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  
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  
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  
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  
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金府發則  
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宣

予其直市之

於漢曰漢之戍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守而遠征而戍兵之制廢矣唐之戍兵始爲府兵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崇寧四年於京畿四府置輔郡以瀕昌爲南輔以定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溫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冬以二萬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

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

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備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

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質之而去其行在之名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共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伴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

州爲輔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蔚清爲輔坐鎮師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

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

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莊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

居必有藩籬牆壁然後宮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柵然有所動於中而四而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

起周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折據僭半年  
一符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奉回城池雖設而  
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  
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力足備禦之  
具而關隘有守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卽秦漢以來之郡

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流斥

本國

城池邑居

編圍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  
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  
四千井戎馬四千四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  
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卽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  
之國卽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  
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漢居步郡國皆有  
兵然散而無統惟

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  
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得周人  
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祓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國高祖命天  
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上材  
官棧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

驛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  
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  
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  
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旣屬之郡而王國之兵  
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爲給其使令而不許其  
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

其兵爲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至日平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還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兵雖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馬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縣亦不

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出占破之令而壯城元豐於廂軍內各置城兵作院各置指揮於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升爲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關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藩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爲保教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戍以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義兵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爲禁軍寔有點差之令韓琦爲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上疏爭之邑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用保甲要之皆以刺配爲軍太祖本意

臣按國家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蓋列間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然承平日久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及少於所遣之人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熱陝然亦徒費者耳

縣益車政。嘗考歷代之制。皆夏商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

守焉。方其初制爲軍伍也。內地多是墾丁。梁集

邊方多是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

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

遂至簿忘姓。漏探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

亦有之。而正戶同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徒鮮

也。爲今之計。乞勅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

司。衙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屬設額數。若

于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

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

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

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族無名籍者若干。彼此

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

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

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

復國初之舊。

在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

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今若番休。遞戍終

身。不離本鄉。莫望邊事漸寧。卽息肩安業。昔太宗籍

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悼其失策。蓋不若因

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

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

後爲官軍也。又曰。強壯弓子。各在郡縣。未去農。若

遇見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

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募慶之積。而得

壯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

終身仰給縣官。天

真宗景德三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手

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假簽以爲正兵。而官

無資糧器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

項者。出戰馬一匹。

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皆宅

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

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

官。有願代其役者。卽給以本軍經戶之田。若是

邊軍。況今似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

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  
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  
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  
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  
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爲盜  
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旣而避尤壯者得九指揀  
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  
用可使效死嚴關而無騎橫難制之患詔分置清秦

苗徐沂密淮揚七州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  
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致前此知定州  
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  
加以法也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  
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感

有警急京城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  
則既有推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  
郡以輔王室其策又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  
以爲義民授之弓箭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  
沿江諸郡亦用其法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  
旣出賦稅以養兵免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  
不可也此等之議切不可用

本兵之柄

帝典曰皋陶發兇猾夏寇賊姦先汝作士

胤征曰惟仲康太康肇位四海胤侯胤侯命掌六師

林之奇曰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  
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卽皇帝位夜拜宋  
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臣按唐虞之始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  
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  
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  
以來雖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

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爲五軍設左

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

任府事者官與爵並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

某府事其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是圖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焉其

四之賊賢害民則伐之其

八精刻集案之泰內其

則壇其之野荒民散則制其之貧固其不服

則侵其之賊殺其親則正其之獄其君則殺之

犯令其之陵政其制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

大師其則掌其戒令其大上其帥執事

洫其之主其及軍器及致建太常其比

敵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延陳賊事而賞罰若師有功

則左執律其右秉鉞其以先懼其樂獻于社

若師不功其則厭其而奉主事

小司馬之職掌

玄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司馬與司馬行司馬

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

掌不悉備而軍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

闕其職掌蓋先王以爲明民以內器危事適以

成其乖爭之習所以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

爲慮微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

圖營之設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其有翼其武之服其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今魯國之軍其

作其令皆由臣下而爲若者無與焉國非其國

矣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書馬甲

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日兵部二日廐方三日駕部四

口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九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於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為宰相之屬至我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上蓋專前代樞府之樞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

八補類纂

卷一百四

兵部

三省分班稟奏事于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駟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掌於開元官設於永泰稍重於五代而具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

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樞密院與中書對立止如叅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未嘗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公書又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

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乎

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事權歸一而體絕不紊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錢若水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樞

八補類纂

卷一百四

兵部

此所以無兵變也

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變也

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

一歸於兵部焉

器械之利上

書禹貢荊州厥貢柞幹柘柏礪砥磬丹惟脩繕梠蔡沈曰柞木似樗而可為弓幹磬者中矢鏃之用箇銘名柞木名皆可以為矢

抄魯語肅慎貢楛矢石磐註磐楛也蓋肅慎

氏之矢以楛木為筈以石為鏃也由是以觀則木亦可以為筈不但竹也石亦可以為鏃不但

鐵也

齊書曰善穀鐵元乃甲冑被覆之乃于盾無敵不吊

音的格備也乃弓矢鍛也乃戈矛也乃斧刃無敵不善

孔穎達曰少康子杼作甲冑蓋首鏃也經典皆言

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冑以秦

漢以來用鐵鎧鎧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也鼓下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王

穿徹之甲建武間使救理穿治之楯紛如殺

而小繫紛於楯以為飾每弓百矢十矢千使其

數備足五十矢為求臨戰則用五十矢為求

藥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

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箭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

實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郭玄曰箭幹謂之葉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葉

人

臣按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可見

周之弓弩大廉皆造於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于職金不取於民也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司儀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買而揭之入于司兵

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之於盜賊之任器賄賂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

足兵用之一助也

為工記曰司兵人為甲冑甲七屬甲下旅兜甲

六屬合甲五屬犀甲為之甲壽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

合則華果則取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

容之然後制其革也檣如其土旅札索也一札

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闢一闢之凡

甲鍛之平不擊然則不堅已敵則捷也凡察

事之進退其鑽空欲其絕小孔也既其裏欲其易

也既其脈欲其直也察其之微其約也樂

而取之欲其豐也求之欲其益也

而德則幸堅也。既其裏而易其材更也。既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棄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光耀也衣之無餘則變之變利也。隨人身也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之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漆集莫為體冰析滑涼滑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為夏治筋則不短也秋合三材則合堅密寒其寒人射類纂卷二十四張不流也冰析滑則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謂年也矢人為矢鏃矢參分謂三分第一矢第一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謂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謂殺矢七分謂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幹大厚為之羽漆水之以辨也自正其陰陽謂之於水以來其陰陽以設其比謂羽也處夾謂重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謂羽也羽三分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闊寸銓謂箭之足之十之重三坑謂箭前弱則後強則後弱則弱謂箭前

弱則紆曲也中強則揚也羽豐則遲羽殺則趨也長故夾以而捕也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謂也之以抵其豐殺之稱也謂也凡相謂也符欲生謂也搏謂也同搏欲重謂也同重節欲疏謂也同疏欲果謂也同果欲堅謂也桃氏為劍謂也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廣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賈公彥曰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劍春中高兩面趨鏑鏑即鋒也莖謂也在夾謂也中者謂也二寸半長五寸謂也按釋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蓋防身之器而劍之官而謂之桃氏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之為桃能除不解故也廬人為廬器支謂也六尺有六寸父謂也長尋謂也有四尺車戟謂也三常謂也西謂也牙謂也常謂也四尺夷謂也牙謂也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欲飽且涉南勝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步抄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戈擊兵也如杵而無刃矛句兵也上鉞而旁句齒矛夷矛特固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齒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八齒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長爲主而就之故曰齒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見於周禮者五兵註五兵戈矢戟齒矛夷矛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於

刺而安用以擊才用以句其才之謂夷者意即詩小戎之公才也其形三則如今之虎叉然則又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施戟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爲主

今制五十軍爲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所謂戈戟安才與弩者弩僅見用於廣右之猺獞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

造製也請命臣僚之邪通文武者講求其故加用弩與矛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下湖廣二藩選其精於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習若夫矢之爲父畧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傳此一器以擊虜馬之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刀也考古之受長丈二而無刃禪著作八觔形蓋八稜也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握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加鐵於稜中云

臣按天文志云觜觿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鄭氏所謂杜矢狀名彗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真矢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太如矛歟今火華有火箭若倣漢人飛矛之法而傳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流行是亦驚敵之一具也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箇置戈其上與帶劍並三日之糧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蓋長

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削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又曰弓矢禦句受矛守句戈戟取句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者戰則強是物與件是謂兩之

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雷急矢

自副人編類纂卷二十四

註曰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赤莖白羽以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

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亦

云弩射以參連爲奇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

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

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

萬之圍所謂大黃即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

以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豆馬

臣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

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爲王註謂此

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

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

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

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臣按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既立武

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元

人編類纂卷二十四

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

作兵器弓弩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

遵其制蓋始於此也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尉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

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駟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

以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

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并賦爲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郡而天子又有若虛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爲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爲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

龍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避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箭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兵部 三十五 水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向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亦人材官厥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夏侯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及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苗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箭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

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劍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斃之於百步之外矣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圍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間也六藝其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兵部 三十五 大者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弓弩三木單弩四大小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今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緡獵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戰殆古所謂擘張者歟矣穀子曰夷半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角弓弩乃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製法

朝廷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

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

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則蓋有

此弩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

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唐

李元諱節度使盧綽築連弩臺盧綽節度四川

人編類集

卷之四

三二

大略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

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

弩兵尤多大者真踰連弩十矢謂之詳鴻一矢

謂之飛鎗通呼爲推山弩仰孔明所謂元戎也

今具其法如此

虞詡爲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亮并

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弩弩虞詡守武都遇有

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

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即唐李靖制

也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子爲矢引機發之連射

千步

按此大木子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爲

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蒲城耿恭爲戍已校尉以

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

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

也遂解去

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賊賊

人編類集

卷之四

三八

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

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傳矢蓋此類也又聞

廣西徭徠所用弩矢皆傳以藥中人濡縷即死

比唐鄭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

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

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蒲城豈非西秦

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爲

監領領弩甲二坊

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愚以爲今每隊之



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正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玄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弩張馬

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守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逼衝制突

者。非勢不克。

馬燧爲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休

人籍類集。卷二十四。五。便於進趨。

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爲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井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

朱印。

與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爲簫。爲翎長八餘。入鎧甲則幹去。而箭留半。不可拔。

五年。石晉言能發火毯火箭。

按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毯之名。或假木筒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

之火藥。用硝石硫黃。礬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

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行義等註。未嘗

言其所爲兵用也。疏萬自船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

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

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

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狀。中實以藥。而以小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

人籍類集。卷二十四。五。

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爲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銃者。用鐵爲矢

鋌。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

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營。蓋慎之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

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烟以繼之。敏知其然。比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

聞之後。卽衝突而來。諺曰。今以後。凡爲鎗手。必

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爲手。捷

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爲實藥黃連以道專俾一人司放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爲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畧授諸將先開兵崇政殿引陳者爲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令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獲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臣按此前代用弩取勝之效

真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捷覽

臣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威和者捷覽一矢之功也

熙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等也以原爲身植爲弰鐵鑲鎗頭銅爲馬面牙府解索扎絲爲強弩身通丈三尺二寸兩弦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犯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餘有司

并前奏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速攻發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家也

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產村州軍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支民獻器械法武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子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

軍裝設針工局較善設教養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進納內帑進有闕支奏限支給其外藩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撥若各處有司虛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生監造者以罪其所造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趾弓鎗有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馬鎗

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  
銳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  
頭盛水磨銳子鐵項頭盛紅漆齊腰甲水磨齊  
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掌長身甲併鎗  
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  
新樣者又不止是臣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帝綜  
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  
之事然亦上繫

朝廷之政

人編類集

卷二十四 兵考

望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乃韓世忠所獻  
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 輪三石弓施二十矢道  
進秩一等帝謂宰相曰此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  
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爲  
克敵弓雖勁而土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  
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臣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蹶張之難之語  
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  
莫不以弩爲中國長技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

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  
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  
陷入地七八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  
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  
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  
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  
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  
思馬因倣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城無  
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且

人編類集

卷二十四 兵考

四

度者

八經類纂卷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  
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千四井有戎馬四四兵  
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  
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八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夫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  
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  
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  
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  
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  
論數之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  
之後末年亦至駟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  
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

之於官者衛之駟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鄭風定之方中序曰夫衛文公也其卒車曰駟也

雨既零命彼倌人注駕星見言風駕說此于桑田

匪直也人乘注塞也心塞注塞也駟牝三千

臣按謝枋餘言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虛

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

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

王安石創爲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

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

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

萬獻而用之哉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旂禋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魯頌駟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駟駒注駟駒牝牡在坰

日明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注有皇日皇有驪純有

黃白而以車彭彭注思無疆思馬斯燕注其

章曰駟駒牝牡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注有驪

黃白有駟注有驪有駟注有驪有駟注有驪有駟注有驪

未必見而給之於軍還有他處賄售女在而

老雖有特然亦多而特少尋特所以不盡而

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全此故也

則人焉惟有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

春祭馬祖也駒馬也二重夏祭先牧也駒馬也秋祭馬祖也僕冬祭馬步也之馬也王

高也大也王

學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獻夫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造餽渴之宜順勞逸之

節辨寒溫之時先備調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

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房八月之後陽在地

中則在廄而有隔也

臣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也二人徒十人

李養疾馬而乘治之相也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也

子于牧若馬外則使其賈也之人也其也子

殺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四事贊養來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

可耕則牧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

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古壯

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授則馬武自修

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

農種穀牧于坰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閒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為

草場近口蓋為權貴所有民閒之馬無地可牧

請一切復之

應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也侯特也教也駒也

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也及執駒也故馬耳

閑馬也正校人員選也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上為驂六尺以上為馬

園師掌教園人養馬春除羣羣鹿始牧夏房也馬冬

獻馬

園人掌養馬易牧之事以復園師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羣羣牛羣馬遊化于牧養牲駒

養書其數

陳若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羣繫之牛羣

羣之馬而遊殺之

仲夏之月游化別羣則羣歸駒班馬政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侯也及七縣成寫數旌也

施日<sub>龍蛇</sub>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指扑<sub>其也</sub>北下  
誓之

按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天習其馬不  
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取三代之兵  
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  
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溫  
廐刻剔毛胤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  
逐間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  
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  
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宰勞於人慎無勞馬常  
令有餘備故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秦之完有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  
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焉大蕃息  
於是孝王曰昔桓翁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  
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  
使復續嬴氏之祀

漢制太僕掌與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  
府路駟駒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象泉駒駟承

華五監長丞

按太僕周官掌正服儀出入大命及左右御  
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馬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  
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  
政其徒建都于北華去北平行寺天設太僕寺  
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筭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驂駟  
而將相或乘千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皆以給傳置又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二人

人編類纂<sub>卷之五</sub>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  
萬匹

孝武帝泉庭街巷有馬什伯<sub>四</sub>升之間成羣乘軒牝  
者擁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  
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  
關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龜元年令民畜邊縣唐書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馬錢少買馬難得遇者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子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飲今年馬口漢書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

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馬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橋挑居塞則致馬千匹

人編類集卷六十五

于是內郡之盛則衆虛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

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凡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則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成民之有

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假

馬者有罪有以列族匿馬而廢斯者有以民或照

馬馬具而長安令幾坐成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此

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涇泉鹽駝負出玉門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古人謂關西出將卽此地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

長梁馬射步射箭射又有馬鎗超關負重身材之選

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

復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

中出

人編類集卷六十六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

雄偉應對詳明有號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

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

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職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

求焉今宜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

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是則人不肯應

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兗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爲鄆寧帥

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誠援古據



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在左右因地爲之各方其時天下以一畿易一馬焉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西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畿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間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人編類集

卷六十五

十二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入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考唐志始曰置人坊岐西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唐千里跡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擇之田此以視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寡其岐西涇寧也蓋隴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爲蕃成至

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必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 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及秦隴以求夫可以牧放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功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開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制人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人編類集

卷六十五

十二

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告耗太常少卿姜皎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二十匹驪一游擊將軍

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積至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獻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驕胡程馬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甚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府周不任戰者蓄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按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戎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請下戶部查究承襲以來牧馬草場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十五

爲官民所撓個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開川未經

開闢者亦俾報官還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諸練民事臣僚等求其利害以聞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八廐坊又改爲驥驥院以天驕監錄焉真宗置佑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半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

於羣牧司自驥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判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應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盡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按宋太宗應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遺文史而遣中使何哉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十四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開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丁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片鹽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富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豎乃達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按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  
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  
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惡雜處之以  
汗穢而歛其生育之養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  
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業亦云馴馴打馬管今屬荒州左氏云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豕  
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  
石隱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五

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  
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  
以東相衛那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  
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坊官等內差二員往監牧舊地  
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遠近等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  
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  
賞罰以明勸沮

按我

朝中國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  
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

平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  
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皆以爲操習豫  
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爲憂寧國計  
者切切以擾民爲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  
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

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  
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嶺涇寧東接銀夏又  
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推河東嵐石之間山荒  
甚多汾河之洲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  
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五

平定軍其地率多閒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  
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以河東  
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  
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  
在民者有損而無益立爲遠融之法兩京畿及  
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  
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俵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固嘗言慶曆中嘗詔河北  
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養考申行之而戶

馬法始此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管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燕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飲其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草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欲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禁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按彥博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考四 七

日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禁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軍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牧者責備患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今下而京畿牧馬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驅與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并官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二等以上下戶爲一伴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有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聞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史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獨其科賦保馬則是獨其征役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考四 七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爲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目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綠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掃草戶役徵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差役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

其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有小弱。而無之若無。驅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散數歲。必責償。一馬之養。未償而一馬又墮。墮之生。未償而一馬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或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朝廷建國于此。籍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爲之計。豈可乎。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元

哲宗即位。議官爭言保馬之下。使乃下詔。以兩京畿馬分配諸軍。僧數祭社人。僧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和州馬監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舊之監。復田以賜。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爲戶馬之制。文於傳言。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考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所愧於人。乃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保馬之政。不幸。禍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

祐之改轍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爲招市之令。極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並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帳相通。遠近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軍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夷。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三

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生全得中原之地。而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異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章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入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番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推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番馬至者。愈衆。六年買

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設以買馬兼經制熙河院  
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  
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駟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  
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  
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以  
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土民非若  
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八編通纂 卷三十五 兵考 五  
高宗時西遼遣使獻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  
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  
列國不相遠所貢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  
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吳亦是得馬今必  
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  
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也迨至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玠始請市戰馬玠行在紹  
興初隸經畧司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戰馬玠  
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

本近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峽黎皆置  
使提督歲所調發者蓋驗萬匹使臣將校逮跌轉  
資沿道數十州驛以給食廄園薪芻之費其數不  
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詣五代舊  
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  
帝嘆曰太宗有大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  
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  
是吾養十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  
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贖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

八編通纂 卷三十五 兵考 五

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  
肥其士而吝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  
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  
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  
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取之在官後則  
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卽宋  
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卽唐人監  
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議豈非宋人

之市於夷者乎。諸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備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轡者。皆於是而畜馬。其牧放之地。則有鄉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左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五十四  
設行太僕寺。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設。陝西山西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永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盛。錦或草。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

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蓄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披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允命本兵柄大臣。請

求本朝故事。及參考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通知馬政者。勸實收地。其舊昔有者。而今

爲人所侵。毀理沒者。咸復其舊。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都耳。萬一可以通行。諸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五十四  
其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閒田地。并可爲草場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戶若干。丁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入既具其數。遣

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又不拂乎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卽一

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十八。馬千匹。今卽就五十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近或十付五。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

十家爲一小底，每底就其村居，以有物目者，一人爲底，長年老耄者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底，率每底各設馬房名園，及長槽大鍊，每歲春耕之候，底長綿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問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計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底長及者，計畝而收之。舍園之中，種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其卽以爲養豎之用，按日而出之，歲洛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必卽以征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計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飼或求償之馬，五分獨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用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爲養馬之式錢板，以示之，則收養有道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驛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羣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生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驛馬十匹止，駒生七匹，某年踰數者，除以消他年欠額之數，其有不羣生牝多，許他覓聞官以相來，易每院養駒驛以馬爲準，牝馬三十畜，牝一牝驛所生或驛或驛其數報官爲憑，守之。

有股運官物，於各底起借無事之日，本底馬戶借用者，每日計備牧以爲飼，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大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監視之，凡房半有不如度水草者，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徵寓以官牧之意，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破疲與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日，並不準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千帳，如齒驗十二，或瘦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瘦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積槽共銀，如居隔達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日親行點視，神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罰。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錡  
 號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實明天正弊也旗誅後至  
 者至者誅之乃陳陳車車步兵如戰之陳皆坐坐聽言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  
 植所車徒皆作起鼓行羣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  
 止三鼓後其口鐸羣吏幣旗又什車徒皆坐又三  
 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錡車車徒皆走趨及  
 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車徒走也及表  
 乃至鼓戒三關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還  
 人編類集卷三十五兵部  
 鳴號且卻及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按先王之田罔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  
 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  
 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圖之類每歲  
 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  
 故春秋書以見其僭時行之諸侯則為僭行之  
 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每歲仲冬諸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核將領及軍士技  
 能以賞罰升黜之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  
 以為防田之置旂旂以爲轅門轅門即車以其以葛  
 為覆覆其轅也以爲轅門中流房轅門中流房  
 御轅也者不得入車軼轅門中流房  
 侯羅侯羅御轅也者不得入車軼轅門中流房  
 人編類集卷三十五兵部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為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  
 禽是以知古之實仁義而限勇力也  
 按古者以蒐狩以習用武事故艾蘭之坤以  
 為防置通帛之旂以爲門以毛布覆門泉恐傷  
 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  
 御也車徹之塵則欲其不達馬行之蹄則欲其  
 相應禽之羣隊則欲其不遺若是御者不失其  
 馳射者關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

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戰之不殺迎降也戰之不威者不許獻是則獸之不殺勿推也田雖以得禽爲上而戰則以能射爲先故於頒禽之降又以射爲去取焉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也

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

其用也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易於物

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不貳也公曰可矣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心也故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人編類集卷二十五兵書中

作此法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後

皮甲之也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且

撫其民分貧

本老疾

是孤寡赦罪

力所叙舊

船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

忘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王制有祭則命大司後教以車甲

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

任之爲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間族

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謂五兵弓矢矢才戈戟也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

殿策東漢制立秋之日日郊禮畢始謁武新牲于

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

人編類集卷二十五兵書中

擊射牲牲以鹿麋太牢令誦者各一人載獲車馳四

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東品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

戰陳之儀新牲之禮名曰獵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

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原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

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入乘進退名曰乘之而東

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乘演

之爲入八六十四也所謂獵劉即武帝時太初

二年令天下五日之獵也獵者劉劉殺也蓋欲

中戰陳之法先新牲以爲禮也

臣按國家凡百制皆循古典，得於聖訓，簡聚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習，生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遺制，本闕元禮儀注，而增損益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右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兩旗，稍所以俟角吹手，大角一通，諸權皆飲入。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部

七

騎爲隊，二通僊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左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捲幡攝矢弛弓，匝兩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復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宋太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鐵裹以

大者爲馬，撻施諸韋，稍俾乘騎，初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第級，以選拔之，自是師旅皆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疊機、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引強平射者，爲上等，強於引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射力而選拔之。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弛，而爲講校如此。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部

七

太宗退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斷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朔旦，使至殿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祖陽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刃，飛躍滿空，及觀征太原，延城諸尤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皆登。臣按秦人以講武爲角獸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爲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儆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講武，有司擇地於合驛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憑高上設屋，撥行宮其後。

三校殿前待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出  
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騶交  
屬亘三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  
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  
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  
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并舉赤旗馬  
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驍士聲震百里  
外皆三搖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  
各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  
振旅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七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問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  
止教坐竹道起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造  
官閱習務令解鑿以弩弓射管置弓三等自一石至  
八斗等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  
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在金甲緩急  
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拔  
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神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  
辭其事請其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  
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衛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先地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澶弩也今舍我之長  
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燒燭定最  
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八堅爲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  
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耐堅吾常以長技洞  
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  
軍人不得衣卑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肖入營門豈

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管在城西者卽於城東支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七

營在城東在卽於城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  
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側新紫羅衫紅  
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裙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  
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懷矣  
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今

又官制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

樞密院檢計官校正分煩解釋令今可行

蘇軾進策於其君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

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泰於遊宴酒食之間其關心

勇氣消耗銳耗疲廢而不振振是以區區之崧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驚乞爲因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臣欲使士大大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志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繹

人編類

卷五十五

三

會

然者衆矣夫夫思及無所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計已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按諸如宋人廟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  
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者爲中則賞之三斗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今於者月又加米三斗武五

斗其他技能以此爲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訾而益致其練習之功按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爲上所用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

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

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

能集事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解

駟騶白服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也彼武王肆伐大商會師於牧野

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爲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應揚

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  
如驚禽之擊羣小雖然所至披靡大豈有當之  
者哉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武夫滔滔順流匪安匪逆

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其第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洗洗武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康有平王心載寧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卿士之官南仲此時

大祖始大師兼官皇父整我自宣王六師以修我

戎戎既徽旆戒惠此南國其第二章曰王謂尹氏尹氏命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程伯休父周左右陳行戎我師旅率彼淮浦有此

徐土不留不與三事三事就緒

按古者六卿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

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

常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

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父為之

震焉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

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

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一旦用之必安詳

閒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風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

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

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蒙敵而歸高克奔

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

矣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睢楚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薳楚終

日而畢轅七人賁三人耳國者謂如大夫皆賁子文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之子及諸侯圍宋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

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兇矣於是乎蒐治兵于彼廬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御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御穀將中

軍二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簡練後事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慢言其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荀子孝成王

君臨武君

將請問為將孫卿

曰知

莫大乎素疑

行莫大乎無過

事莫大乎無悔至

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

慶賞則罰必欲以信處舍收殺欲周以固三使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詭敵觀變欲祥以深欲

伍以參行參錯遇敵決戰必道行也吾所明無

八編類集

卷之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

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韓外三無見其利而不顧

其害凡慮事欲然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

自官得序草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

謂至臣謂為目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難凡百事之成也必

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

幸敬謀無壙與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

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則通於神明矣

八編類集

卷之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將帥之任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又曰夫能刑上寃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抱音臨難決戰校兵角亦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歿國亡是有亡安危在於抱端奈何無重將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一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通德也將者成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上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爲國之輔而不知將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猶猶人之有兩手焉

之有兩翼開一不可相背其人則則體正而安將得其人則國勢強而固

漢王參鄧食其在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相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音將將誰也曰馮異曰是參將馮異無子也雖賈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口不能當曹參吾益患矣

尉繚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以我之安邊竟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二

衆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光武救馬異曰三輔遭王莽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復伐非必畧地屠滅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士不使闕然好虜掠卿木能御史士念目修教無爲郡縣所苦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知

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知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按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善策其後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李

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蘇軾曰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豈如治兵之不可敗也。

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瑄韓令坤賀惟忠何徽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

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魏瓘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蕃皆厚之以開市之征虜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

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素財如糞土賜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効力之士貪其金錢損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皆寡而兵力不分是以當此之時備邊

之兵多者不過萬人不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李

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

於用閭則曰官給茶絲夫百緡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及易人之疾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閭者皆不足恃

蘇軾曰苟可信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軍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管仲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

子 3-588

此故也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亂行陳於曲梁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曰校僕人書公

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司馬爲此臣聞師

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合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殃以及

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計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

八編類纂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

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

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違是教令

所行也光武乃贊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

我所以不命賈復者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

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

不令其婦寡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懼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

之僕闕而獨遣馮異荊州之軍以吳漢之不習

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

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節之以心觀賈復

病傷而恤其妻孥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

及賈復之於寇輒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爲之

致禮極權以消其怒

人編類纂

光武時馮異尋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

以章示異異懼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

義爲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自懼乎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

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

貳之心而懷機智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

以千里赴難不得朝慙悲恨也兵不出戰德宗遣李

此心也。上將帥

左仁恭公三年晉侯也之第楊干亂行亂行傳於曲

梁平魏終殺其僕公必殺魏絳絳遂至投僕人書公

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馬臣馬之臣聞師

衆以順爲武軍事有無無犯爲敬君合合諸侯臣敢

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執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於司寇公就而出曰寡人之

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第弗能教訓使

子大命寡人之過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八

漢高祖官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遇能將十萬上曰於君

何如曰臣多矣而益言其上笑曰多益善何爲爲

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

爲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光武乃貴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逵與五校戰於直定大破之復創其光武太微曰

日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掛品位極矣亦復不

戰耶且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

留後同寶宋軍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

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

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

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

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叛而宋祖江左

即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

終不自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

蘇洵曰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

日張用濟斬於懷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

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

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

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

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

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聲彼其恩

大子之深仁則英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

而不至於驕以上言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卿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古人謂關西出將卽此地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一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警異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焉今宜立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此其原資超三級不如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爲節寧帥者而難其人起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爲舉古獠

今具陳方畧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願收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齊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條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條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一

將校長官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眾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應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遇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快而去則古之虐鈞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

六、兵額。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各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聞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耻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賢其對。必求艱與煩。碎之事。爲得。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蹶張馳射。備於卒伍。固不敢望異士。臣請近臣反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成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一

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閣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其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礪。且以觀其能否。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遺之。不疑。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武學。許文武官與日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

蘇洵言于宋仁宗曰。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一

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舉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頗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穎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

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高宗時校書郎汪徽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師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奉智謀可克將帥勇鷲可平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加有所知亦許論薦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入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提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權醢之事是所取非所用非所學也請宜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四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

職使之習練

選事諸職軍旅實運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諸縣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拾趙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祇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薦而言之陛下之前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

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以上言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日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其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師錯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五

十五

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悅悅時無咎殃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蓋古有此禮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解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人編類纂 卷六十六 主

思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鞞以里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主命失政之端由是茲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其後景監人編類纂 卷六十六 主

元和十一年高靈大敗於饒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甚則虛張殺獲敗則墮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調中外駭愕卒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罷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臣按劉承偁以驕縱激變劉悟爲彼所囚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惔集衆斬之欲以此收



漢鎮心如無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竊以謂系條  
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過俾劉惔遣人送  
詰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永借大  
后之養子也詠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曰帝舉承  
指罪惡反獲為太后言之曰不詠之恐激成禍  
亂為宗社受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  
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交  
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  
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逐軍驍勇數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唐書  
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旬戰隨使自  
有信唐乘高立馬以牙隊自前視戰勢小者便引旗  
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韓全義等謀致其敗而行深議  
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千人上置監軍十人自  
衛有功隨例賞錢二萬密皆以為營中自行之自  
禦回營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詔恩使  
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故  
所向有功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勣賡詢為副使  
史記王宗昇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武臣生往

并坐監軍唐末時諸節度既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  
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  
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  
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  
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洪超等控禦西北王家族在  
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從權之利悉與之恣其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唐書  
回圖貿易免所過稅臣等計令召募獎諭以蘇爪牙戶  
軍中事悉聽便宜定置幕府來朝必資財命坐賜以飲  
食賜資殊異遣還  
上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前崇其勢聚其細而求其  
大久其官而責其成  
太宗太平興國中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  
業自馬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  
也遷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  
其書付罪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器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厭望之弊所以各務忠孝而固職位恃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造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禱祭而親諭能等可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

人編類纂

卷三十六

二十

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龐南將佐皆稟青節制

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

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

假之事權畧其禍故不為聞言輒有移易又不與高

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

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

寸勞尋放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

川水及知縣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

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警備

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請執

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日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

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

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出師之律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

人編類纂

卷三十六

二十一

也羣后誓也于師曰濟濟和聲有眾咸聽朕命蠢

動也無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甘誓以師于甘故大戰于甘地乃召六卿王曰嗟六

事之人子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勗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胤征惟仲康孽位四海徧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亂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始援亂

天紀也遼也冀厥司所司今予以爾有衆奉將也行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永天子威命火炎崑崙

聞也玉石俱焚天吏也過德烈于猛火殲厥渠也

惡也有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湯誓王曰也逌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也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也爾不從誓言予則殛戮汝罔

有攸赦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五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也厥類惟彰樹德務

茲除惡務本也肆予小子也以爾衆士也乃也爾衆

士其尚迪也爾果毅以登也乃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怨也于六

步也七步乃止奔也焉也夫子也勗也不怨于四伐也

五代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也勗哉夫子

尚桓桓也如虎如貌也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也克殄以役西土勗哉天子爾所弗勗其于爾罔有

戮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也奔走執豆也邇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辭先祖後郊者鄭

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也竊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

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

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

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

底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遇名山大川曰惟有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五

道也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

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師太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也王戎也既敵既戒惠此

南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也而厥虎臣也爾

如脫也之虎鋪也敦也淮濱也仍執也醜虺也截也之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也如飛如翰也如江如漢也

山之苞也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也征徐

其卒章曰王猶通也允也塞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也朝徐方不曰王曰還

歸也歸而歸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

甲侯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相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

體命晉侯宿王命尹氏及王子虎肉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幣之服彤

弓一彤矢百旅彤矢千秬鬯一卣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紂遜也遠王

愿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行刑也整愷樂奏以入於晉獻俘獻

俘按也獻俘飲至至下廟大賓賓大行微會也晉侯

計貳計也二殺舟之僑賜先以狗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殺順也莫有

及丹之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誦也二十

按此雖春秋時事自可見三代指於凱還

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祗社稷祝奉

以從

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必廟主社主從軍而

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殺于社主前

示不專也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

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

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殲未嘗遇害不識正部

曲行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

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偏易然廣卒犯之

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廣亦不犯犯我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

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

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嵩

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

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

也況大是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

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崑山亦不過一萬

今沿途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願陛下勅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

臣按先儒謂世之爲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符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速然猶有可

人編類集

卷六十六

五

三

設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疲歟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時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爲累爾

八經類纂卷之六十七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原武備

戰陳之法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也

車旣安如輕如軒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也收也五也乘也

梁輓者曲游環也骨軀也皮陰也

之爲委積項作羅以相接游文齒中既生暢也

我騏驎馬以相接游文齒中既生暢也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七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

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之長韋路也韋龍勒也

纓五就其樊纓以爲五建太自以即戎

車僕掌戎路之卒也廣車之卒卒也

車之卒輕車之卒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

所乘也廣車橫陳之事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

辛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

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

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

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

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

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

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

敗之計有倅車以爲之副二萬一或敗不至倉

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

人看類纂 卷六十七

秘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

尺謂之二等人六尺崇於八尺謂之三等戈長

尋日尋有四尺崇於八尺謂之四等戰常

於受四尺謂之五等首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戈長丈二戈受戟矛皆插

車駟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

之矣然後父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圖

受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今此戈号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當也冠而進士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負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收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過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退從之焉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大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也戎帥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三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鄭之戰樂武子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離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廣屈蕩爲右  
計法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嗣

孔穎達曰右廣離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蓋日事也其內官親逐上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重巡持更也

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扶轅而殺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少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四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 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

猶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服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鼈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拒郢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上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  
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  
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也來爲小偏其尤  
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豎之偏二十五  
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  
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  
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  
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八編類集

卷六十一

五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成山及緡狄于太原崇  
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增  
共卒必克則諸阨又克諸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爲行陳五乘爲王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  
爲五陳陳五乘爲王位以相離兩於前位於後專爲右魚  
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  
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饗五人  
府養五人樵汲五人大幸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  
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車長  
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假此以今法參用  
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亦騎相半也騎隊兼車  
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  
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  
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成則爲子擊之請矢可以無  
疚則爲庾公之叩輪所爲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至  
人焉須委

卷六十一

六

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手車  
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悍疾遂至捨車而用徒  
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  
以兵乎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  
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  
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鄆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  
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起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  
綴五千騎後當匈奴



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木  
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陳則是以  
車載機櫓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二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綬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崖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  
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人指類纂

卷三

七

一則束郭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按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  
之小故可行於隘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今世  
有獨輪車民間用以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  
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  
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家麻南甯經  
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  
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  
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  
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

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  
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  
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  
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  
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  
擾

唐大曆中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後覓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

人指類纂 卷三 七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法兵衛既駕以牛布  
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  
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  
詢陳御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  
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電擊車然而卒不見  
於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  
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未聞  
以車戰取勝况

卒獨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  
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制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  
篋以得矢石下設鐵器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  
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  
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  
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  
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按李綱建此議蓋在全人侵汴之時也所謂  
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人屬輜重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制爲如意戰車上爲櫟而本解大槍數十垂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殺可敵五十人行則載輜重  
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前鐵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斨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敵百步砲車在陳中施六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兵兩翼掩擊拔隊追襲少却人之間稍懸

進退便利伺便出擊處有拒過預爲解脫計  
遼與黃帝制陳法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養氣以修兵法又昌  
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夫入宮之位正則教  
不僭神不惑故入其陳所敗定位也衝抗於外軸  
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蟻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  
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接其後列砲張則二廣  
迭舉騎角則四奇皆出

按陳法說者謂其爲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  
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  
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  
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  
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爲圖或筆之於書可致  
也夫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  
未之有也朱嘉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  
前而雖未整猝然遇敵大列便已成正軍矣  
夏官中軍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於其下平列陳  
如戰之陳中夏教爰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陳

內禮前有水則載音敵青旌前有鹿垓則載鳴鳶音前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按史宋曹翰遣王駿駢爲斥侯授以五色旗

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旄。虜寇舉日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著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  
繕其怒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兵部

大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孔頴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顧各有所司部分也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  
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三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  
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爲伍此  
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虢虢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司馬裨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宣公十有二年，薨。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在軍之右者。  
 挾轅爲右，衝左追薳。薳左者，追來前。茅慮無茅，明也。  
 所無之事，其中權制。中權後勁，兵爲殿。以勁百官象物而動。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古  
 主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爲愚慮所無之事  
恐卒有非常當預告年中姦衆使知而爲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拔薤子焉以代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子。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況有天下之大秦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收宋與華氏戰于

諸丘宋鄭鄭願爲鵠其御願爲鵠

杜預曰鄭願華氏黨鵠鵠皆陳名

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彀弩節如發機紛紜紆回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池形圓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八編類集

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

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

聲龍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

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

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

來伺隙搭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

伍相保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經乎靖對

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

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

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圖

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

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

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

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

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

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

曲直說實固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

敵乎

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

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爲大將平蕭統

於江陵復輔公柝於丹陽禽諷利平吐谷渾大

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

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

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

書豈其然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卽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愛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軍爲二虞侯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兵書

主

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

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其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述上分一軍爲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旣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守南劍退范汝爲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晉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爲定法預分其人爲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爲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其士甲其

人爲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爲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爲無患也。吳璘謂其懸陳法乃古，東伍令，東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陳法以上

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召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已濟河。

入編類集卷六十一 舟楫

七

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晉以濟而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趙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趙關中者，自河而入，往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按武昌

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固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拒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

舟餘皇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

哀公十三年，吳徐承、吳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入編類集卷六十一 舟楫

八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

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意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固，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濊，有檣，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兩粵，敗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聞昆明池以習水戰。

八 魏類纂

卷六十一

七

竊以爲船祖之樓，其質必大，所費益不貲也。請凡爲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爲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況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況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迫之可也。

魏曹操遣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繼於吳張昭等

曰：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得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禦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帳，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燭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八 魏類纂

卷六十一

七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枋百二十步，安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鵠首，椎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圍，方百餘丈，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安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

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北南舟

臣按今番船於舵樓之下亦宜鑿針蓋凡舟皆用鑿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爲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絙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主

全

師宋主然之遺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夫艦載大竹賴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道既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苦艱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而江南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陰大海外凡據水以爲險者淺若得

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爲浮筏蔑不齊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勇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皆每纆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旣爲世忠所厄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檣槳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遂則不攻自破矣一夜迭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弱遂世忠軍亂焚溺而虜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主

全

臣按或人之教兀朮募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公一名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檣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水爲巨筏塞諸港漢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連塞車輪礙不得行急擊一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衆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歿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薪葉與竹篾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

容軍之情

詩擲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鏜鏜躍躍躍躍擊用兵擊士擊國擊城擊漕擊衛擊邑擊我獨南行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士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聚役並與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人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塹塹塹而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于役如之何勿思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遇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

小雅采芣苢首章曰采芣苢采芣苢亦作芣苢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止靡室靡家玁狁玁狁之故不遑不遑啓啓居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若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若若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秋也哀我征夫衝爲匪民

按先儒謂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

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使民

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

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所

以降爲國風也噫人君以民待民而不至以大

野待其民必母使天進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

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漸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第二章曰四牡騤騤旆旐有珌

亂生不夷也靡國不泯也民靡有黎也具禍以熿

八篇類纂卷六十一

風於平有哀國步也斯頻也

其第三章曰國步蔑也資也天不我將也靡所止疑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也深心無競也誰生厲也誰至也今

爲梗也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也我生不辰也時逢

天憊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也孔棘

也我園也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

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棺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蓋具祠以少牢長吏視塋

光武建武元年從前還范陽命收塋吏士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

年

三年又詔唐征蜀戰歿士卒破傷者給贈卹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入纍類纂一

卷六十一

三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屠殺牛羊

割鰾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歟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凡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

乎

通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邦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也胥也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日邦汙二日邦賊三日邦諱四日犯邦令五日擣郡令六日爲邦盜七日爲邦朋八日爲邦誣

臣按入者之中邦汙邦諱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擣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益不過爲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者詭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搆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司馬遷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司馬遷曰野廬氏之住器貨賄辦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也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廬之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

校與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

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禁止者也井其飲食

相爲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樣之聚擊樣

以爲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

得今冠盜賓客

臣按周禮遠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侯館侯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

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

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

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

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而知陳之

不能守其國矧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

之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劫掠行旅斯弊也豈可

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不以聞蓋

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入之語

也請嚴敕捕盜之官卻城之外五百里內有

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

冠服俾以必獲爲期二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

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

其後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

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

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

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卽搥鼓

舉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帶賊逐

人編類纂卷六十七

司寇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修閭氏掌北國中城宿衛宿衛互櫟者與其國弼弼也

而比其追追胥胥者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

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

互惟執節者不識也

臣按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  
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

人編類纂卷六十七

該轄地方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實

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

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

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

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送冊冊成各為三一

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

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每

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

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

候添差分管遇有懈怠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

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

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次有不能者

今各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

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一城之大

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

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

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

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  
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示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  
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  
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官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萬無意外之事然杞  
人憂天不失爲愛天之深愚請于皇城中立之懸

蓄二高竿狎有不測之事卽於瓊島上立之懸  
紅燈爲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爲符預以通告

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  
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偏告諸

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  
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

愚者之一慮也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滎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  
失期言新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從屬曰

公等苦秦久矣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者固什六七且  
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  
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

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  
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

足憂也乃悅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火  
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如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先鋒大夫范昆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與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

率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  
是作法命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

文辭避法焉

下世宣帝以渤海盜起遷能治者丞相以龔遂  
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

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  
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  
以盡心効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爲良民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  
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  
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八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補

道盜之機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也。封諸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部三公司隸案驗，官省重衛及百姓事局迫者，誅殺十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者黃巾爲報，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稅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強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不簡收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諸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

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歛逼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遠近生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產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曉，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侵。」

按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

人端須集 卷六十八 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一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内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一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禎始也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凡市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一加慰撫宜分郡縣為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

按今宜為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官制  
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通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隋煬帝諱高麗諡山東董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排稼失時殺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一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輸皆擯罪亡命於是始相聚為群益鄰平民王薄擁眾據大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回遼東浪蕩歌以相感勸遊徂彼者

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德師人張金稱修人尚士達皆聚眾為亂所在群盜徒眾多者至萬餘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州者六年屢戍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性嚴刻請令吏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誥等作亂推糧料板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詔集三命尉宿州城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官歸鉅首而饒之執以應募遂破魚臺等縣又陷新蔡賊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佔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潤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乃驅人為兵欲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授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為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



遷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制未提以充  
首獻之所致

按唐末之亂始此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  
林

乾符元年潞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于長垣明  
年宛胸人黃巢亦聚眾數千應仙芝之舉少頃仙芝俱  
以取私鹽為事巢喜聘射善任俠粗淺書學屢舉進  
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  
於重徵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自負

卷二十八

五

王

入城勞問間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官長安富家子路官富貴名軍猶厚得厚  
賜但幸衣怒馬勢使氣不賞更戰陳開當出征先  
子粟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計使迎石汲水為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  
齊帝收元金統

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  
尚何以為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眾  
主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會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  
知平日奉朝之問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  
何事舟車所以日羣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  
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上恭  
皇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  
一時南衙大臣皆由北司之門縱不為國計獨  
不為身家計乎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  
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  
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二人君盜中捕盜使楊遷

自負

卷二十八

五

王

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  
不之問殺之邛州牙官肝能因公事遠期避杖亡命  
楊遷復訪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冤遂大罵發憤為盜  
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

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為之者亦有官  
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

同世之時寶鏡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  
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  
各立哨位一戶為盜累共一材一戶被盜累共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乞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按實微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乎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八編通纂

卷六十八

七

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歟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歟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發使盜視之然後局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逸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當賦外更置博買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井者益饒感服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郫縣令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勢復張大州縣多脂諂至以言激正等愈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饒之酒醕舉屬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寒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惡醜爾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

八編通纂

卷六十八

七

爾然斯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瑄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戊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旣興劉旣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然安李順之黨者張冰也平劉旣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寇則李均

反牧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爲小校只與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派等經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刺張繼卜吉主其謀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偕稱東八漏類纂卷六十八

九

九

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宣尉使平之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猶能文不近舉業頗讀史傳杜知典亡因此張大智膽遂生權謀每往往晦名託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廢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

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遺其體而鯢鯢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必心方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十

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皆公族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漣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系其人數酬以一官使

此輩欲觀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覲覲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選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從

臣按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額額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

入編類集

卷之八

十一

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中  
有知邊情諸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  
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以爲將帥以  
爲方面大然則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  
不叛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徽獎若水必  
不量江而張元吳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  
必不主僂氏之謀徐伯群必不引交人以入寇  
也

趙鼎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擊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處  
爲最急務而政府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  
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  
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數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  
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  
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  
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  
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  
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無責  
也今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  
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入編類集

卷之八

十一

臣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逼高郵知軍晁仲約  
度不能禦今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  
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  
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  
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  
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  
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  
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  
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

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明郡之罪在  
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請自今以後凡  
天下府州縣無城池坐要處即議與築城置  
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  
或用民力或用官錢募民以次第爲之或用附  
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里量爲額數守  
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  
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  
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  
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

異時爲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云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當  
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爲陪輔其在  
今日則在南北南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  
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爲

帝鄉王之地

祖宗時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請於  
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淮官

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托  
左道以惑衆縣境精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  
作扇屢歸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未勅頒應奉局于  
蘇花石之擾以誅勅爲名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  
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  
必斷脅肢體探其肺腸或焚以膏油盡銷亂射備盡  
楚毒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東  
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  
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宰蔡攸及蔡卞蕃漢兵  
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聚言賊不亟  
平坐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宣慰使宋文瓚言江陰逼秦  
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兩初設萬戶府以鎮  
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繼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比  
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  
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承選智勇以圖後  
功

按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於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奇謀只是

招則其來遠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登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衆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逃破潁州據朱阜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尤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以上遏盜之機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泰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口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平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僭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忠者衛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

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

非有法制相摩敗則獸逃非有恩信招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郡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搆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面勢殺非勿迫以搆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械弄旁置網罟擗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繫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擣。故曰。平盜賊與撲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乏黨而治之。追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劍。

金木束手而就斃執若遊逝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

賞功之格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召命  
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司勳勳之功實掌六卿實地實田之法以等至其功王  
功曰勳勳之功實國功曰功保生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  
勞治功曰力力者有功戰功曰多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等祭於太炁冬祭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  
八福類纂卷六十八  
其貳制掌實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輕重眠  
同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氏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  
其功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唯加田無國正就賞以田又加賜之是謂重賜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勳焉禮也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兄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歸賁者士之所厭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臣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十五

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

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役報

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

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

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爲之又有將帥還有征差

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

之輩其實不曾臨陣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常

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恭謀運

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

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

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

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

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外者一功當生者二功

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

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養其子孫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

曹參身被七十創夾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

內侯鄒千秋進日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矣軍亡

衆遊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

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雖數亡山

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

因于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

年九月賜起貨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殺邪對曰貴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棗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矯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機倣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今衡顯以爲郅支本亡人漏洩其謀卷六十八遂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郅支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湯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陳瑾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陳瑾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問匪人而爲其正議焉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房闔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

可恥也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據聞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

補遺錄

卷六十八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敵爾蓋是時非列國相稱爲無故也今則天下第一家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計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六王潛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

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念將攻濬濬遣吳王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領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悒搏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等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下爲國其受節度之詔何月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月達渾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渾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抵罪若夫渾符實未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渾不受詔而設渾受詔而印發其符符未到而渾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渾乎無人以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強盛而施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

北魏孝文帝時定州刺史陸獻等謀反有司奏請與公不應從坐孝文以不嘗受詔許以不聽免爲民初丕及叔與僕射李冲領軍干烈俱受不赦之詔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檢于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全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赦非天意也宜者之令曰所不赦者律文所載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纘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纘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內疆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唐太宗自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

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賢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實建德吞陞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連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固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唐書

三

大祖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選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封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共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實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郭俊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微侍郎。突厥默覲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瓘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佞。痛抑其實。逾年始受印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唐書

三

上言曰。今或捧瓜一罍。挈果一盛。亦投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鋸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疆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其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賁。以甄功勞。假虛名以佐實利。虛實交相。用故人不濟。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鋸鋒非忠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

之其用重矣

臣按贊此疏有唐一代賞功之格爵號者今公侯伯之類職事者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勲者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散官者今光祿大夫驛騎將軍之類在唐分爲四今日惟三類焉今之勲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別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咸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主

中又分爲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益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又聽以一蹶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郡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剋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主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

有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賞之法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資俸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歲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遂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宸措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覲叙哉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典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貴而能望不得與焉其選可謂至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官而以發倖技藝進者夫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共業豈不名不副其實

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歲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很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激勵有功兼亦窳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以上賞功之格按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一父歿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  
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奈何積  
日久而入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  
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使者一夫之事  
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  
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九年大賚天下  
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  
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  
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主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  
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  
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  
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  
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  
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  
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伏讀律文有曰  
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

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  
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  
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  
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  
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

忠守法者矣臣於比又有見焉以大賢君

子功業見乎

主

忠守法者矣臣於比又有見焉以大賢君  
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茂世  
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廢其祀開國大  
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  
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  
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  
功之澤及延哉今文武言犯公私罪律條  
久廢驟而用之恐駭物聽臣請勅兵部查  
內府貼黃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  
職從軍陞授緣由及行內外衙所并各官

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冊開具在任見  
在親屬若干原籍戶口若干舊任道下家  
屬若干要見其人始初從軍者的派子  
孫與否明曰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  
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爲三等一曰奉天  
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  
大將平寇者居其三焉啓運征討之功已  
經亞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  
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雜差五  
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  
過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  
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  
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  
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  
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  
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歿及再加  
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  
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  
而官不至於冗濫矣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九

右編

六曹類

兵曹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爲刺史委之  
自用方畧警急利便事詎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  
此必爲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使後漢郭伋爲涇  
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  
設攻守之畧匈奴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  
戶口增倍又張堪爲蜀郡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

涇陽太守

一

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爲用匈奴以萬騎  
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  
孤例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  
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  
請令擇有智勇者爲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凡經  
據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  
亡兵士所有在戎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  
活勿使寒餓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克酒掃裁縫之謀  
其大練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  
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

今充師員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

幸臣行一事必使幸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幸臣議之  
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  
用賀令圖之輩侯致聖聰陳謀畫策而幸臣助等不  
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利配軍分幸相普等亦不知之  
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幸相不與聞若幸相非才何  
不能見幸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幸相普三人中書耶  
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  
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一  
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

八編類纂

卷之六十九

二

頃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拆料馬草及官中和買當  
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科  
校者又聞汴河乾涸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漕  
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豈穀之下等無  
外國謀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  
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資爲窘急  
若不審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  
漕運也 同賜其議

天下之兵必有所缺有所缺有所缺所以集天下有  
用之士有所缺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有實未嘗以



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  
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魏亮或在親要  
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疎遠求進寄試上  
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  
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  
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  
然問答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自失意氣果決而  
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  
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漢武  
帝王慨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

禍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法徐湛之言意封狼  
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  
嘉之政哀鳥也權

臣竊見前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  
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  
以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  
諸路節度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鈴轄百人招討都監  
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帥臨敵主將亡歿者  
益所請置親兵

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

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梁室分  
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又使邊  
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未  
甚共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四出大加招募廣爲揀  
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承權未去  
而新兵更添承權是棄已教閱經識之兵而收市井  
猥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  
大費更廣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  
征戰者減免免小分復不任稅役者放免百姓聽其  
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

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  
設同九

方高帝築壇以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  
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  
爭天下而於己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是以雲夢  
之會信不得遷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  
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  
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  
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  
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

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茲撥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况強弱多寡相什百耶

陳通高

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密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羅害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

八續通鑑

宋元九

五

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

陳通高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閹視借請養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起辦酒稅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人牢犴克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誣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燹雄之心遂至於忘離恥盡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累

八續通鑑

宋元九

六

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

土兵困之於下而已

陳通高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耳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饔曰役夫曰滌人曰烹人曰邊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募人曰侍從曰走卒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曰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閤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從人曰屢人曰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曰官人今之燭刺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按重貲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

從賞賜皆名曰怯薛耳。品如屏藩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隸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貪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敢。何有窮已矣。怯薛之名將以侍君側直禁廷也。今乃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當怯薛者十無二三。是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萌之怯薛也。今後宜限以名數擇其人品又以所職貴賤高下定其出身之例遇有名聞方許選補則人心自無遺望而國家不至濫恩矣。即介甫論

人編續集

卷之九

七

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依苦弱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此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云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即介甫論

可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

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村弓手及強壯其府縣邊事宜尤急者稍陝西一路鄉村弓手盡刺面充保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以將鄉村弓手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覺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

人編續集

卷之九

八

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繫或欲遠出幹事舉國賣賣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遷徙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處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食教閱之時軍資費頭寧無飲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重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與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

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所愛之於前惡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下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丁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耶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敗

編類集

卷六十九兵

九

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廢曆之間趙元昊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智不能出一旅之衆沙颍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節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

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類平居相與拍肩把袂快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人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躪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

同馬院乞罷荆陝西義勇

荆陝西義勇

十

勅勝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出屯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有喪戶戶被掠荆陝西義勇竊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北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專護本分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開預官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揮使保正保長競爲擾擾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先帝寔知其弊申敕州縣令

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計  
賢察施行及陛下踐祚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  
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克次年之數又  
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  
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  
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  
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  
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里澤矜  
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  
點擇買養補填尚猶須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  
入編鄉禁

卷三十九

七

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盡罷諸  
處保甲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  
賊戶長僧督稅賦其所養保馬保馬保馬保馬保馬  
給價錢分配兩縣驛院坊監諸官召提舉官還朝其  
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  
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就不惟呼鼓舞召募本縣鄉民  
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  
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  
縣支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  
副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賞及

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  
即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獲掩  
蔽保正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  
自然稀少

司馬光乞盡  
罷諸處保甲

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  
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文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  
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  
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  
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  
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

卷三十九

七

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兵於北也兵豈有  
常地哉顧所用耳且縣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  
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蹂躪虜庭非楚人耶而  
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  
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震器爲兵以偕  
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  
甲軍者是也

論議鄉兵

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  
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爲緩急非常  
而塞下每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搖朝廷者亦五十

年矣所以兵益多糧亦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  
管技開鑄論益

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  
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  
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枝之養兵大  
費已省其年矣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  
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備於內也秦漢之際上燕一  
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魏州絳州李尤則自  
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  
嚴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

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  
則無戒備史母輕犯以致敵也完既來則吾飭守將  
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盡空壘以襲  
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  
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  
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  
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  
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

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能爲一  
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  
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  
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三千萬足以贍給有  
餘矣况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  
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爲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  
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  
弱廂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爲  
不足矣陳謨論元

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  
十三總爲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  
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  
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  
四十四處禁軍是已足爲統攝口元吳州而西北有  
保毅王倫寨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則郡縣置禁軍至  
威果旣云多矣然亦無過太郡要害之虎視寧接天  
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  
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  
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敵之將下則今之  
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

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戍法之行也  
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  
養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  
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  
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  
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  
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也所諸軍亦何異本  
城軍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  
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  
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回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棟汰冗食於廟祠添差  
之類此所招剽側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  
鮮薄類苦候露當此勞辱最易撫臣愚以爲此可  
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爲國家  
化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  
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

陳傅良奏

孝安世元祐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範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  
盡今西北涇原鄜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  
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原給

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千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  
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伊瀋惠成

自靖康破壞維揚舍卒海道艱難仇越草創天下遠  
者命今不邇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  
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  
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  
劉光世其任數遊事無若張俊營是時也廩稍惟其  
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  
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益滿洗  
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馭無策呂祖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逃其後  
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  
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比方不可取而南方  
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  
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  
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  
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  
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  
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  
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慘慘

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提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情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更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噉噉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

人編類集

卷六十九

兵

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閣。賣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可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撫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轍者之深。譬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策通四屯駐兵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必變法。不知寇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逃。像遇大敵。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後漢書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蔭之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顯立軍功。然後復之以祖父之職。軍戶宜黜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交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論調武

論調武

人編類集

卷六十九

兵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悉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大犯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賚。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



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初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渡哉

乞造戰艦  
吳冰軍

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乘青民間養竄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

入編類集

卷六十九 兵部

十七

結攬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今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網馬管抑至京餽養不時死損過半今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達者族誅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

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撙撙之有行有緒稍激勵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

李綱

臣代讀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鮮弱而我不得爲之數聖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訓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

入編類集

卷六十九 兵部

三

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超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江內阻日有岌岌之憂况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爲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利便疾民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

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甚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爲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據馬法論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壁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壁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

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綠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董治理之稱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順成二年之間公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勳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

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勘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儲米粟等狀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

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保親戚則衆生顧家業則忌死故可以理衛戰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大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容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崇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懷撫之以恩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愛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合綱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合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不慙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雅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然

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僞  
隸四鎮於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巴關東戍卒至朔方  
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  
涇原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  
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  
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  
莫相尊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  
下臨雅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  
貼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  
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  
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  
自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自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  
糧所給雖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  
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  
解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荼藥之饑益  
以疏誓之害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旆爲媚  
詞因請還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  
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倚賴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

羣疲人所以流亡經營所以偏重自頃邊軍去就裁  
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  
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關青  
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矣  
於軍情亦聽命乎於事宜亦聽命若旆置將師必取  
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寇靖難則不  
可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戍之制率因舊  
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  
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  
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  
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廩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  
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總城  
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  
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  
勸之播植待徑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  
各酬倍價務與營田既息歲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灾  
苟免之弊完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  
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  
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  
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馬又舉一人爲勛方元帥應鄆坊邪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三帥各邊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雅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帥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

戊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十族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百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公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於旬日比蒙徵發救拔危亡獲免罪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度支以荷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可以所得加價爲美餉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難設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傳帳徇指因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延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

無茶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邠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因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如常時米貴加倍昨度置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糴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二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雅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催造拜相之初急元秀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

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年  
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撥未到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  
滯舟船江漲新米至倉還復留納旗數輪運貯運頗  
亦協宜不必每歲加撥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  
例曾不詳究源由邇年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  
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  
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  
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  
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輪轉撥次不停但恐過多  
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歲豐成京尹及諸縣令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頻以此事爲言安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州所置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  
定所擇估價也計出好貴賤并領船車搬至太倉糴  
價約四十自價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  
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十斗  
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止糴虛運務若停則舟  
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儼遇凶災復須轉轉  
臨時鳩集理必淹遲雖所運之數以定邊儲存轉運  
之務以備時要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  
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  
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  
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  
出糴計以糴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  
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  
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  
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  
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  
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原倉收貯充換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  
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今度  
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  
今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夙期涇隴邠寧慶  
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  
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撥備備者計可糴得  
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  
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  
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  
文舊合糴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

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綖絹絁綿四色卽作船搬送上都邊地早寒欲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悉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糶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綖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格利農人仍取度支官商及軍均融搬送請各委官道卽度及宣徽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入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

人糴糶集 卷二十九

三

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巡糧及承辦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將貯處所聞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臣謹請事 臣狀

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

八萬至聖與中始及八十餘萬今乃自慶曆以來便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可藉見兵之數事委信臣精加選擇取力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若別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收立名額練爲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捍邊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兩兵之部就食賤殺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彈不難滅天下之靈耗實亦得精兵以爲

用也宣毅兵久爲東南之弊况南方小郡有舉城無

三

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至食膏血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雖造道廂軍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遏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邊旁郡此又減費釋患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極臣熟議毋得不問肺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

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僅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樞密相對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公亮奏詔錄書

時務論兵食

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兵書

三

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固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微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

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竭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西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使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西發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論言兵義

苦於用兵終未獲敵思爲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兵書

三

出則募之王莽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兵甲之彊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貴雖設無一獲者是募實爲無益不可全在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權衆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實之時富弼論募

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

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太師李經  
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捷  
斃而禔之首帥既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  
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爲帥大破賊兵於富良  
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帥無大功斤  
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  
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月餘之間伏見  
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  
其間轉行進郡者凡二十餘減庸勦者不復數計距  
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

八編類集

卷之四

西師

往歲西蕃遣懷大將尼章背宜結衆有智數熙寧  
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  
湊其頭顱爲飲酒人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  
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  
元祐中乃敢陰遣西夏誘結蕃酋約爲內應遂犯疆  
土殺虜蕃戶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  
神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岷乎如玃虎口誼稟命  
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  
息民恬不爲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鼎  
忠卽結繩包願包誠之徒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

乃起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誼師既出先命  
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  
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五十萬之衆及  
境聞之遂皆遁去而廟堂築薄其賞臣愚竊謂檢獲  
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厚君命  
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大之舜卿親望魍魎從功宜  
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郎軍器監丞改奉議  
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爲殿前都虞戔寧  
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神誼乃自住宅使北遷西

人編類集

卷之四

西師

上開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具  
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捷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  
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今可以闕乎  
神誼按氏妻爲神誼生擒鬼章賞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以首級爲法每獲一級  
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數實無僞濫之  
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批賞之制行  
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  
江湖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  
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



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率勳乙納

近年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廝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爲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

入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將帥司既上功

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丁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行劉九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士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直諫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

稗編

六曹類

兵曹

魯自舍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  
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鞌四卿於是乎  
與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營而  
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爲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

人編類纂

卷之十一 兵曹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  
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邠人告吳  
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  
田賦始以夫田爲賦大變丘乘之制齊威公相管仲  
於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  
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速爲  
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  
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此三者教十五萬人車三百  
乘蓋如鄉之法伍邠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

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

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

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通

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艾陵

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倚帥車

七百乘伐陳始竭作于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

其後遂丘賦矣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代隋

戎分二廣而爲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

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

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往非古公子

人編類纂

卷之十一 兵曹

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劍名之康王爲掩始井

汰衍牧畢隰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

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已賦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

王又始爲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

闔廬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帶甲之士十有

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於會稽甲楯五

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子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

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哀公十

六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相并諸侯斥地益

廣而丘乘之法壞而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

簡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  
潛王創爲技擊以兼集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  
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陵王駿  
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  
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果腹尚二十萬  
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設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擊武士  
二十萬倉頭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  
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甲以上爲戍士  
三十萬輿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於趙也二

人編集卷

卷二十一

三

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戶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尚十  
餘萬大狄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爲兵先是齊桓  
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有昭陣楚有緄  
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  
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兵  
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一虔取之衣  
三屬之甲操十二碩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  
冒帶劍齋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覆其戶

利其田地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胡服以  
金鍔節首前掉貂尾爲貴職武士冠鶡尾之冠綬胡  
纓短後之衣百金會將賞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諸侯  
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秋穆公霸西戎  
始作三軍置昭障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公五年爲  
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爲畛田遂破井田開阡陌  
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五十戶爲什百戶一里  
里有魁五里一都都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  
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  
十於畛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  
人編集卷

卷二十一

四

萬戶爲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阡經  
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  
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卽其地名云曹  
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  
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聽民買賣隨力  
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千三傳之嚙官則給公家  
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  
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  
爵有十八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日替襲四曰不  
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

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傳矣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戎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非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人極類集

卷之二

五

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入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

本類集

卷之二

五

上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  
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止軍  
及中尉提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非軍屬校  
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龍  
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為執金吾  
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置建章營  
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符間兵革衰勳士物故者  
勳以馬放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謫吏次  
論民次論戍次招募次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  
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贖至出武庫耶  
帝始元間始募命及發募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宜  
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施刑及應募伏飛  
尉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益北軍亦出矣唐  
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  
邊但設亭障又發天下豪族隸居三輔陵邑以為疆  
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  
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濊咸因事立稱異數  
則削擊衛霍勳高續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與皆散  
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佐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  
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七百人至東漢  
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提騎五百二十人  
至東漢不過六百六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侯劔戟  
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  
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  
八十八人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略可見  
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  
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  
勃為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榮陽文帝備胡以三軍

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  
大將軍實嬰監軍榮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即罷武帝  
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  
京師非也漢制雖口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  
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  
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  
有減更有貸則得為君上之恩至於將相廢置惟時  
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  
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為異數而又御軍之法  
簡肅精明雲中戰士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輕

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訊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若乃賞資雖或無常廉頗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數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漢書卷九十九

竊疑南軍以衛官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管攷之詩馬子長作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郡國人編類纂卷二十一

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衛官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攷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關矣

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乏軍與連貶秩則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者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錄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人編類纂卷二十一

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此官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卽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置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攷莽玄昭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卽罷其泉建章宮衛士未覩其爲病

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幾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謂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八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八人，西八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百六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擊各七百人，都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百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之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增置，則其數當益少，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大抵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

經攷證，然雖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鄼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威德王氏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而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鯁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鯁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頗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鄼

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當實顯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

入編類集

卷七十一

三

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尉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鬪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史舍又馳斬長樂衛尉

臣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慮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官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

入編類集

卷七十一

四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大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號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末始

南北軍



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爲南軍既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爲出之擊羌也非軍考異

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彍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人稱禁軍

卷二十一 兵考

七

天子弱方鎮彍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唐高祖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煬帝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孫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以萬年道爲秦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錢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

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謀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八 兵考

卷二十一 兵考

六

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蓋布槽鋪鐵鑿鐵筐斧鉞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臂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礮石大礮也帽龜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轡手步射每歲季冬閱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禁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

與折衝勸獎乃緊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疋于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闕不任職事者罰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皆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間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殘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

八篇類纂

卷七十一

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彊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焉然目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爲之十三年始以彊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番萬人京兆彊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

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千強壯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一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弩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朔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積變廢士皆失附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

八篇類纂

卷七十一

額官吏而戎器駭馬鍋幕機根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皆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左鎮盛武夫悍將據要隘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

鎮不得不疆。京師不得不弱。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元

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大戢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就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謂

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兵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子

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大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者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駿馬，虎皮鞬，為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悉騎步射，置左

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伐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兆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使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

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鳴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人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實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尚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處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

補峻切郭子儀之婿端王傳吳仲瑞祖貲巨萬以  
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郭德宗喜甚為  
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  
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儒子於  
是豪富家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  
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  
皆戰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  
備非常上疏曰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  
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倖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  
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大恐能為敵願  
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  
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  
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  
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官當左右神策軍  
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  
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  
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  
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輕猾所聚惡作不常  
侯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  
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

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  
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  
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  
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  
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與元元從奉天定難  
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  
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  
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  
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  
令皆為之歛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拔名較五丁許  
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錄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  
官實文場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  
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為  
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  
禁衛假官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  
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餽多不贍而戍卒  
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逐隸神  
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錄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  
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  
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

九年監察御史崔遵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逐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傳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軍王允爲京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率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關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驪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驪景宣繼嚴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幸莎城石門詔諸王關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

通鑑

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日毀後四軍嗣軍王允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關嗣軍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又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圖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彦等二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宋

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年崔胤乃奏六軍名右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士於市而全忠陰以汴入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

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  
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  
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毋以  
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

歐陽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一

釋編

六曹類

兵曹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裴公謂公之徒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寇兵蠻夷戎臣常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戎臣常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纔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人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兵曹

凡有四人三時耕稼燈檠柳末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禪衛以謀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及其居外也錄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梓豈暇異略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至于開元末愚儒秦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秦章曰天下力強矣請傳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亂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遽走蜀繚絲萬里事五強寇樊岷南大百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七聖肝食求欲除之

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鏈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乾觀七國逆者居內則篡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其置府立衛乎十六衛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棟十之七爲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永於列郡止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領以時講習寇至卽兩路義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一

兵曹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或藝稍精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直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聽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於天性而石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訓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管



刺弓手爲一捷河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四州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天子納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是時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頃嘗籍鄉弓手始諫以不去鄉里旣而涅爲保捷正兵遣成邊州其後不可用遂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補且祖宗平一海內苟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父諸將覆師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不庸得勝兵數十萬聞教精人編類集

卷二十一 兵

三

然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數十萬者虛數也聞教精熟者外貌也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粟帛以給正軍又藉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一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况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爲最盛宋志宋義勇兵兵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諫將兵有不隸將兵當熙寧盛時合

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日熙豐至宜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勸王師幸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良兵而朝廷不復檢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西東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旣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旣復爲金人之所蹂躪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旣稍復方鎮之

人編類集

卷七十一

四

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創制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法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總之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飽防之敗兵力衰弱燧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遣鎧必長短之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日以狻猊象刻戟于後行以蔽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精銳居一年間廣場羅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削

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介個  
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賈比三年皆爲精  
兵舉所部得戊卒二萬不慮干官而府庫實絲甲淬  
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  
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躪千里乃料擇州兵  
之任戰者廢遺瘠老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  
於河州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  
一人使習戰其役勿事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  
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厚勢擊  
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南

李氏南軍

卷二十一

五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  
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  
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  
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  
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  
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遼開達諸州令  
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銀二百  
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  
月間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

宿老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  
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  
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  
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  
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  
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  
敵而潰所過鈔略甚于戎寇獨義勇隨其陣進退不  
敢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  
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  
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謀計也縱賊人肝脾裏

八編類集

卷二十一

六

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募軍糧此間  
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伏節而死耳郭開之悚然某  
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羅大經論  
民兵之利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  
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  
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  
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  
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召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  
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  
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

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重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教律所纏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人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後旬遂行之五路以達于天下時則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人編類集

宋三十一卷 上

日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疎遠近爲等騎射技其用馬有餘藝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一月馬葉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聽移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願候間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並聽都副保正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毋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都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違率妨務者禁之

史因保甲事受賂欽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經管配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備而未審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聞朝廷及司農寺未敢輒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農具爲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閤門使狄諤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

人編類集

宋三十一卷 上

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並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十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爲三等馬射九十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爲出等當款時月給錢二十日給食官子戎械戰袍又具銀標酒醪以爲賞備三年大保長程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爲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八人教五日一周之五令其下以其一爲騎二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

人提舉以封樁養贍義勇保甲錢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者餘賜金帛其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歲省舊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團教之實爲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閭率以近臣揆內侍往給賞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爲序率五六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勇骨介遼夏間講人編類集卷之三十一

固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卽誠無以待急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當疆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在關中則爲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人衛則不患本不強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如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無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戶爲將尉豈當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彥博等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交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戰守故可恃至民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戰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募兵然亦可以戰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餉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思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思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

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  
變革帝曰審院以爲必有赴中之發安石對曰陛下  
躬行德義愛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  
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踈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  
開封鞠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悉其貧乏艱於  
出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  
去也往者冬閏及巡檢齊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  
百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未  
有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未  
有弔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

入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七

七

爲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  
帝曰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  
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  
帝嘗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  
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  
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下  
安能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埽又自辦錢糧  
起舖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  
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  
少可速指揮今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得施

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惑徒之成遂是以  
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進呈不行帝謂安石  
保甲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帝謂安石曰曾孝  
寬言民有斬指訴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駟趙  
子幾使駟駟問乃民因斷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  
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  
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爲便則難  
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因可  
漸習爲兵既人皆能射又爲旗鼓裝其耳目且約以  
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

入編類集

卷二十一

七

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  
騎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  
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  
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即雖團結指揮亦無所  
妨欲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爲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  
名爲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太急即  
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爲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  
畿保甲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  
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即  
一動而兩業就今既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

保甲，即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嘗否安石曰：侯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村力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爲公侯者，即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之強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爾帝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芻糧之費當預爲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幾養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即爲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于訓練

民兵，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獎勵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慮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一月爲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番，若須一月，即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爲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今保甲閱藝入等勸獎，至優人疏私習，不必上番，然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勝正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閭閻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一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闕頂，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甲而保正長以泥刪除草爲兵聚之教場，得勝則縱，否則留

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廢盡也。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來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令冬教然人猶獲甚。卷七十一

尚存官司則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十一月巖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三月之併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患終在其教也。保長得答之保正又答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捷之提舉司之指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劍袍市中買弓條箭漆弦換包指治教營涼棚畫象法造隊牌綺架儼將卓團與

紙墨看定人雇直均萊稱納稽粒之類，其名百出不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虛語也。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餓死，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側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督責之害，或因官通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則有和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爲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爲百姓之擾者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卷七十一

今猶未已。十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八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史呂陶之請也。保甲議

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際交錯未便，況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其勢倒置，請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鈴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卽成部，分天子下其章州

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膏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賊之則不足以備敵又蔡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屋非賊賊徑萬有一警可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北京爲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屏援諸路請以大名府瀆懷衛濱棣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爲四路北京瀆懷衛德博濱棣乾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爲大名府路瀆莫雄霸貝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爲高陽關路鎮邢洛相趙磁州合爲真定府路保深祁州昌平廣信甘肅順安永寧軍合爲定州路韓琦謂兵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爲一高陽關大名府爲一朝廷以更新甫真不報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御韓琦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難盛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六重兵在西井天寶之亂出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前時其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爲念也五年詔復河州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兵

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召易襲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其省邊兵趙鼎奏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谿澗最能踰高起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鷄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鷄子以爲衝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沿邊土兵習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便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扞賊勁矢亦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丁罕等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爲先鋒賊下馬臨官軍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跳閃躲振以響環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扞賊次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皆穿心達臆矣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間則馬上用弩橫射可以一發而盡殲

何道論上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兵



新史敘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霸而非其三謂楊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與王室其四謂高仁厚田頌朱廷諤材不足爲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瓜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口添內有中小官爲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劫特剽條既忽成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元

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元末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離於補苴者凡數四焉大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思所恃者惟有約略諸和堅守不肯約耳况舊虜番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戎未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惡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故余素論常欲於公邊率作家計壯固藩牆以保室與之安且兩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

顧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北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慮求必悍於垣墜之上長戰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卧晏起無朝夕之憂矣

遺事類

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三

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途藩籬旣成賊來無所得故元吳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遼州軍自瀋淵講和自宋百姓百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師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二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熙寧六年行保甲法強

壯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應兩地供輸人戶除  
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  
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材分方  
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令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  
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  
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  
人戶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各籍此等寅夜防拓約見  
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  
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  
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皆是人戶  
八編類集卷之二十一

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  
陝西河東無異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非籍皆  
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也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  
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力盡則北賊豈敢輕犯邊界如入無人之  
境通直州土兵  
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渥右手  
虎口爲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  
禁軍廩賜使成邊番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  
路范仲淹言熟戶總出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

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難託是強  
凌弱當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爲正兵必至驕  
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萬無  
衣廩若長行遠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先歲  
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  
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  
猛爲便議遂格范仲淹論熟戶不可倚爲正兵  
帝曰岷河蕃部族帳甚衆倘禦成得共用可以坐  
制西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者也陝西極塞堡會  
合訓練爲用兵之勢以懷敵久彼必應而聚兵以應  
八編類集卷之二十一

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所謂佚能勞之者也安  
石對曰朝廷當先爲不可勝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  
附之寇厚以爵賞收其豪傑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  
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我體強力充跋行而西  
將無不可者王安石論用西邊蕃兵  
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州峒之民率兩江州  
峒之民莫如責兩江州峒之首首上之人未必盡知  
知之未必能用用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  
交成長驅圍邕州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首  
偃然坐視無一人出力率衆以爲之援助者大抵峒

首畜積豐足所以好名而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威勝爲邑守者刑法苛察則怨望必生體貌高嚴則下情不達資其貨財則不足以致其力略其功賞則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可不知也若夫嗣民剛性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土之恩冬被髮毛木棉以爲裘夏竊蕉竹麻苧以爲衣團飯粥水終日饑飽屋不置竈不穿井不畜糧其養生喪死之具悉穴土以藏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上各安巢穴一有寇至舉家以登謂之山寨爲邑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使之易避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事藝得

八編類集

卷七

三

以精不然則去而之他州峒入外界者有之矣今兩江團結係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州七源州恩明州西平州龍州祿州古甌峒羅洞峒武德峒右江如田州東州兼州陰州忠州安德州則曾經戰鬪人人可用外盡皆畏之若其餘州峒則強弱能否相半耳其首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子甲也因攻打山獠有以牛布博買有因嫁娶所得生口皆以男女相配給田與耕專習武藝世爲賤隸謂之家奴其選擇管內丁壯事藝稍強之人與免諸般科率工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峒有五百人

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自衛之親兵也王安石論可管事宜海門秀州金山爲江浙海門之要衝連亮所謂夜半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定海虜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海鹽虜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土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李龍處科角石港沈與求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蔡謨備石李龍曹石李龍於青州造船數百艘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并設募取李龍舟船是時謀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

八編類集

卷七

三

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也顧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虜寇呂頤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爲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防海委沿江太尉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犬抵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詔從之沈與求備海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秦州石港水勢

端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爲  
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望廟謨早定詔付腹  
浩仇愈爲沿海制置先是制沿海制置使以集撰仇  
愈爲之建司於浙西呂順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  
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  
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  
令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張浚條海道利  
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  
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汪澈論備海過三十  
一年澈言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李寶駐江陰命浙  
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李寶海州之捷七月  
逆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  
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士  
寧回言公佐依歸正言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趨其  
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  
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家傑王正修等爭應爲援寶  
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白島而虜舟已出  
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雨不知王師猝至  
寶禱于石曰祈風助順兩寅風雨南來眾喜爭奮引  
帆俄頃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纜爲之彌

巨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提元無復行次寶  
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前拒  
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殲之降者三千人獲  
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登舟旋自經死得  
獻議造舟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外民爲虜嚮  
道有寶欲來進聞亮已濟淮旋駐東海視緩急爲援  
業義問論土豪軍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方  
師屯獨海道宜節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  
諸練海道之險夷海之食利能使役使船戶若雜以官  
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  
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  
扼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徽徽之  
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亦軍列大  
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剌又各以  
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世祖中統十六年定上都戍  
卒用本路元籍軍士國制郡邑鎮戍卒皆更相易  
置故毋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轉輸至是以  
上都民克軍者四千人每歲令備鎮戍罷他郡戍兵  
同知劉東道宣慰司事張鐸言江南鎮戍軍官不便

謂以時更易置之國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  
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樹黨固奪民田宅  
居室蠹有司政事爲害滋甚鐸上言以爲皆不遷易  
之弊請更其制限以歲月遷調之庶使初附之民得  
以安業也元祐元

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遼東朝始  
用之泰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爲駁騎陷騎遊騎之法  
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  
其兩衛掩其前後全是後代累陣揚子馬事非古法  
也論車戰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  
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  
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  
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  
致馬千疋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  
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車于入塞  
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  
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  
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

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置馬者  
有罪有以列侯立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  
具而長安令幾生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  
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驘負石至玉門閭輪臺之  
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通考漢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  
驛徙之麗右監牧之制始於此萬歲掌馬久恩信行  
於麗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麗右諸牧監使  
監牧有使自是始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  
州牧馬之歲失者十八萬四千景雲二年詔群牧歲

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自命王毛仲  
領開麗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  
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麗右牧之既雜  
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  
收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唐志唐

入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二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宜於數處之人各擇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所不周至于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土馬彊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

兵部類纂

卷三十三

兵部類纂

高皇帝特設翼元帥府統諸軍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胡騎司實籙令旗二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官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後兼用內臣神機火器特令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指揮內推選置教場於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

操於京師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名曰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其提督坐營等官做大營制而更命本兵尚書或都御史一員提督英宗復位罷開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團營其老弱不堪戰陣者曰老家住營備作正德六年更爲東西兩官廳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兩官廳復祖制三營更三千營曰神樞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俱裁革面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其下設副叅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實籙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神樞神機營其副將各止一員而增能戰之將六員分領操練至於今不變此營政沿革之大略也列廟以來即不廢簡閱之舉顧未嘗以大閱著爲令獨莊皇帝銳意飭武准自隆慶三年爲始於季冬農隙之候一聖駕親臨閱視甄別將官以爲黜陟賞罰誠爲曠典今上御宇之九年亦曾踵芳躅一舉行今之營規每年以二八月十五日上操五十一月十五日止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二十

六日各營將官分日輪操謂之分操先是科臣張爾  
疏論教演虛飾議准三大營內弓箭鎗刀火器等藝  
各擇精熟者立爲教師加月糧以示優厚總協大臣  
凡遇合操之時各入一營而加操演操畢仍製留一  
二枝在營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其分操聽  
各將自製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尋見歲時殿最  
何常以軍士能否第教師之功又何常以教練多寡  
第將官之績如原議所云全無教練者革教師名糧  
降將領祿級祇託空文未覩實行目今計在營見操  
諸軍僅僅十萬耳願軍不必皆土著而類多江浙遊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三

民名不必載尺籍而半屬生頂濫餉將官或利收月  
錢明知市棍包當任脫伍而不問又或虛增軍伴浮  
開月支糧數遺津要以市情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  
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清查之法莫如春秋聽  
揀補于戎府于壯卽與替役仍責營官以稽查而冒  
頂有罰又一面開會驗軍廳有名卽與收補不則行  
衛勘報而稽勒有罰在兵曹舊冊不載者點名在下  
糧廳軍冊不對者扣糧今吳懷成習無敢有責營軍  
至二十棍者若網打貫耳等令則自來京營所未聞  
且例稱較藝營陣既竣方各號頭令抱牌員役赴

大將臺處具稟放砲散操不然者巡視重加叅治而  
今率弁髦之國初徵取四都司官軍一十六萬輪  
戍京師蓋以強幹弱枝習士卒於勤勞備援兵於緩  
急意至遠也如大寧之撥守薊鎮亦資擺堡之用或  
留壘荒或留濬河亦可資實用而省行糧乃今接年  
逃故軍樂買閑而官利津貼來者不堪哀甲至則逃  
於工作焉聞之領班官之虛額冒糧也預住積備於  
京師密收無賴倘點閱軍當上班俱有頂替鑽撥工  
役旋用賄免而所領月糧鹽糧且半濶私索矣此其  
在營營額虛在工工額亦虛獨以與中貴人相比肩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四

弊且牢不可破非法也先是臺臣劉思問欲申部議  
每班將各精壯軍士挑選三枝每枝務足三千員各  
各照原分營分令各都司督同副官統領專一在  
營操練聽候調遣仍移咨工部并內官監今後遇有  
重大上程必須會同兵部并戎政衙門議酌量撥  
給不得徑議撥用願今查驗不稱差撥任意而班軍  
之在伍僅猶餵羊耳欲求如孝宗朝力爭占役寧  
目不恤大工之誦若劉忠宜其人者胡可得也夫自  
什伍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於元戎此陣法也  
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有上

下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擊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自議寬文綱各率所部教演遂致人自爲攻漫無綱紀。且如號頭以上稱副將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僚矣。至於林訪賢否不獨參遊佐號頭雖黃之口卽下而中軍疎而兵馬皆竊操之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開隊出矢砲自車陣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卽此完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

小編彙纂

卷三十三

王

伏敵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行何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於天下陣法大致都相彷彿每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乃溺於風習之故歟。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圓輪偏救弊皆賴于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近本兵且擬以處劣轉者如云某考中下轉京營又云某不堪外用處京營卽有豪雄自喜軍人不復施眉睫矣且也祿最薄

法不得議增而諸費復夥獨是京衛統轄稅室廬之便願居之其監鎗中軍千把總等缺由營推有多幸補不具論論其大若大號頭以上亦且結爲京黨工排擊自固卽邊腹故不乏真將材率未嘗收萃中樞而處以散地亦安從駕馭之以盡其才乎王副將有言計今營中副參遊佐號頭共三十有六而合巡捕營總參近四十人則曷不收羅海內豪傑之士倣史兵二曹補缺例十三省各選知兵良將二人共二十六員兩直隸合用十人衝邊大省量增一二人俾四方聞見漢集一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一遇邊警或

小編彙纂

卷三十三

王

盜賊竊發律各陳其地之險夷敵之情形卽自營中授以圖外兵機既不難坐籌倉卒亦無煩徵調主識將將知兵樞機之地得弄常多諺有之京軍謂之烏毛軍去不好看留不堪用嗟嗟是何可聞於鄰國哉。督輔臣張居正請飭武備疏云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



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糈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玩愒。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莊皇帝允其請。大閱之舉。于今爲烈。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於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官。所屬監十四。群九十八。職惟馬政。是司牧養孳生馬匹。其養戶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衛。每五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廩。放以牧地。居則驟駒。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廐牧者。也有虧欠倒斂者。令買滿。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群馬歸有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寺督理焉。又建行太僕寺於北平。

及遼東山西甘肅各有卿貳丞簿。有監苑以牧邊馬。漢文皇帝遷都於北。設太僕于京師。敕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做戶馬初制。而更其名曰種馬。視母驟駒。選駒搭配。壯十二牝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定南北及遼衛養馬。側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十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管領牧養。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一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軍。各依與種馬一匹。餵養免納子粒。有倒斂孳生不及數者。償如餉。但遇災荒。每群聽以三之一納人編類奏。

欽等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蕃息。宣德中。視國初加倍矣。蓋常合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於內地者。以給京師之用。牧於外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關逸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矣。皆以充軍實。京營邊鎮無乏馬。一代規模宏遠矣。列聖議買俄議折色。蓋不一焉。至極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濬者。備陳南方種馬之苦。則有先臣翁大立者。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異議。正德二年。忽議買俄。不問徵駒。隆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賣。而賣者幾半。萬曆九年。寺臣裴應章。

主議驟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賣之說，而  
革者殆盡，嗟嗟陸種馬既賣，馬政亦廢，種馬之弊，非馬  
累之也，官累之也。民自累也，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  
興化鳳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題革，然猶曰：

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仍，不宜馬故也，而  
可築之諸郡邑乎？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廐牧  
宰牧外，又嚴關換以慎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  
入，永樂初開市遼東，正統間中鹽靈州而納馬入監，  
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糧已不復矣，迺併種馬而  
廢之，同臣楊時喬馬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

八指類集

卷三十二

九

愚以爲復之便，但馬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卒辦  
欲於買儀兌養之間，求所爲補偏裨弊者，其同卿至  
尊廐也，晉唐有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於貞觀麟  
德，再盛于開元，故廐號飛龍，禁中皆天閑之選，群成  
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括馬  
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  
我太祖初設御武親爲教習以諭之，益其重也，今  
宜遵舊制簡魯髦至於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邊馬  
重務，不可竟以匪人視爲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  
重處正長以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晉楊二清深思馬

政大壞稽舊典與復之奏，黜寺臣之不職者，而簡布  
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固初草場牧地在京

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陵等處，各宜草場於京府州  
縣，各有椿棚錫覓槽餉，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  
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  
至大寧鴨綠紫荊等關，封圻原野山場腹裏皆軍民  
牧地，祖制昭然，卽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內外  
官豪不得妄指奏討，緣傳世既遠，紀法漸弛，或侵占  
於權要，或乾沒於泥沙，正統間雖嘗清查，卒因循不  
可復矣，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自若也，冀北古稱

八指類集

卷三十二

一

馬鄉今業爲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草蕪，夫孰不宜  
學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官，還其舊，使其  
蕪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口可冀已，僕馬者  
以種馬驟駒，僕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未樂中俱搭  
配補種，餘卽變價入官，以俟奏補給賞，寬廐之端，未  
有解儀者，解儀自正統始，蓋以虜邊取馬一時不至  
難以應，始於學牧內歲取待用寄養錢輔以餉不  
時調先正德中遂專於買儀，然猶係種馬額數出銀  
自全賣後，則一槩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儀矣  
迺其弊滋多，蓋州縣僕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

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之日馬販爭獻其馬  
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馬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四  
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  
者少不下四五十兩至催馬之公差馬料之胥吏看  
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積年衙棍代覓包  
印計指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欲家驅騙或驗不  
中時銀買債率嫁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  
平令相承芳議每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  
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十金餘備草料  
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騰臨期  
公驗則上不着官下不病民矣本一馬也今日關節  
不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節已通則稱  
馬少無病以至驗中後猶莫可窮詰以省直百千馬  
寄之胥吏人呵報印病印老印老呵中用印中  
馬朝廷徵解俵馬原以待用豈為此輩開騙局乎  
洪武初學生備用騎操折易一納馬匹俱印烙以  
防奸弊舊例兵部請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  
部吏官一員印烙景泰間革去侯伯等官差御史二  
員同太僕寺分管寺丞印烙近來徵銀買俵各州縣  
自印起解印封原印隨馬送行轉分管少卿查驗如

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遠涉  
涉餒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即發回另行買  
解以此定各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  
合式庶免遺累寄養人戶特恩在寺臣異同或以李  
制滋弊耳空令少丞同處查驗嚴加防閑則妄報者  
既不能逃其鑒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亦消矣  
驗烙何可不公也一善寄養以草繫息寄養馬者以  
解俵發之民間牧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  
種馬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俵者發寄正德以後  
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  
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於是日望詞充去暨不發  
耳顧防守須馬自俵民稱寧息而官騎空虛守禦何  
備獨有寄養者在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  
民疲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息祖制既免糧草  
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為馬頭領  
養次者為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  
謂之月糧但有司能潔已者少或至需索供應馬孰  
從而贖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  
則如數早給無累編氓在貴戚勳家則均令津貼無  
交累官民祖制太僕寺俵寄馬匹給克團營騎操

防守 都城拱護 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接勤王之用不爲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等所種馬及市易夷馬在側無奈討嘉靖二十九年谷房犯順樞入都城而昌平鎮以守陵鎮鎮以入衛皆支給後遂以爲例萬曆二十三年遼東以征後馬損多亦暫補給後又以爲例夫借討者既以馬井亡物恣意作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尅草料何所不至井善計也查宣德元年以前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革後邇來東西兩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縱萬軍雲集難以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費內貯耗而外廩復空焉稱太僕哉謂空盡塞勿資取定運貨准成周馬質之制乎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周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若均買之而儲于馬益解自民其費倍徙買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凡發俵領卷家戶不肯養下戶不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與崔貨卽有月攢轉手以空馬不飽櫪至於輪養則

牧無恒主奸弊朋生馬成甲曰乙乙曰丙率諺巧以避追贖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芻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擦征進之馬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者矣愧將軍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凡佳馬寄養於民而兌於軍兌者以發之先後爲次第而要辨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芻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臆壯則有騎操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當兌時馬戶利於速收軍士利於得賄賄則私通至

山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臨時揀擇紛爭定今宜於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按次酌行上驛兌次驛令餽養以埃下次如果疲瘠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徇情而強之軍果壯駟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爲民近聞南方有藥發騰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臥亦云有藥可解然雖存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俵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以之貽害兌軍自種馬法廢而本折議行第民情便於輸銀而不便於解俵况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戴

務林粟之用無煩而利在養戶。此皆各有所偏。主未可持爲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真定順德河間大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兗昌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五分派龍驤七十二衛俱照衛分派南直之盧鳳滁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派淮揚二鄉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而憚於印烙則恐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俱令寺臣稽考倒成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

印仍將馬改送戶部以憑關支料銀。至於四衛勇士

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印酌量充給。庶錢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太僕志曰。死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會典。榨乳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乘。上陵者以駕謁陵。此三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廐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廐爲徒設。又歷支草糧無所歸也。舊章謂何。可謂冒濫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監太監高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故惟遵成憲以修監討。則太僕之職有專。而尊節愛

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額給驛者以遵報常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疾不准除之例。誠嚴矣。至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馬金有災蠲無恩蠲。卽蠲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賦也。然立法雖嚴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答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覈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仁宗時六師歲出擊朝貢納駟急。軍士至鬻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爲贖還。且寬責駒之令。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富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成化中詔諭兩直河

南呈今歲免此較孽生馬我

皇上冊立覃恩詔

云

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停其追徵。國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薊昌宣保不設行寺。專以少卿領。勅提督倒換循環題奉。欽依。具有成案。何乃說爲故紙而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踰年不報則寄雲奇兵坐營。宜府援兵等官也。數年不報則真定營薊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閱久廢。僅取辦於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餽羊

之意猶存若一槩併而去之謂此簡書何宏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官府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寫遞各兵備道就近照開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聽其奏究踰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底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不至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一復金牌以易番馬國初立茶馬司於川陝等處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偽三年一差聽各番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隔氣底滯茶性通利能蕩滯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國操爲武備戎得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三

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必以足軻廢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是賄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而養子之體統既尊威稜自振後停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僞鮮得銷跡其宜大延緩之互市我給彼以敝繒彼給我以玄黃何裨實用噫唐玄宗易馬於突厥馬雜胡種益壯今兵科覓有金牌二面規制字循典故所載相同宏查照舊例

遞發巡茶御史遵奉施行勿增歛以貽累牧牧勿惜茶而虧苦番人晉漢武帝數擊胡士馬成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帝默然當斯時內郡馬不足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馬不足發酒泉驃駝出玉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

八續類集

卷三十三

三

絲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官爲梗信言名馬之權至今閭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駕司必關書吏之手每當印發時輒于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又火牌之制專爲飛報聲息爪探賊情而設惟兵部與各邊總鎮得而用之止許一人一馬給與飯食凡經由水路與不係軍情不許擅用創甚嚴也今則部中先自輕給即駕帖所差應給勘合者率苟且給與火牌多填

夫馬廐樹夫先自壞其側外將何以遵守乎是以山東驛傳道來三聘議查衙門自制火牌不准應付火牌在水路亦不准應付即兵部真火牌驗有公文冊包與驛內所填事件相合始准加馬一匹如官與廐給一分承差與口糧一分斷不許兩支凡執有勘合又有各牌護送者止准勘合應付不許照牌重算折乾又公差執有兩牌票止准應付一張如無背包文冊不准引馬又過客驛已辦飯不許將廐糧重折乾又廐糧飯食水路縣驛不許重支又水路討馬陸路討吹手藍旗俱如例不許應給高郵定品官行

八編類纂

卷之十二

元

兩計若馬快進鮮等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竊計早駟額設馬累多百匹少幾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衛源等屬名雖七八十兩半若協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等驛每疋價僅二十四兩即議幫以里甲仍苦不足而短公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駟所中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實領十不六七計馬直有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克竟日餓口資者况又重之以算欵益之以怨毒乎高皇帝之食馬戶水夫必驗戶糧糧百石領馬糧五石以下當大類皆殷實戶無妨悞公事者今則一槩銀基人承當而所稱馬頭扛頭往往市棍包充矣或一家而攬馬數匹又或領價而全不買馬臨時雇借他馬搪塞又或巧計掉臂去或一人而攬夫數十至到旋為僱人又或將夫銀隨領隨費急則倍息極而勢豪革因以漁利把持在錢糧之關給也業苦不獲如期支領庫膏或將官銀詒放驛信取厚息比領矣而諸役又有常例之起有司不無秤頭之除計實領者十曾不能七八也且也驛傳道既四季報循環轉倒換矣而本府有報撫按有報其他相關衙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子

門亦復有報在 吏書並得執筆議參罰高下其手

又非可以空文求免也費且復不貲况驛官徭入曾

幾何若北重保定屬驛歲俸二十二兩而河間則十

四兩八錢山東東昌屬驛則十兩河南彰德屬驛則

八兩八錢若良鄉固節驛且以候迎 世廟龍飛盡

奪俸迄今不復矣夫以小官之爲養廉者既甚儉而

侵削之出于他實者又甚奢則何可不畧加體恤乎

竊查萬曆十一年題奉 欽依一款撫按官將所屬

站銀查照地方衙敝及減派分數多寡稍爲哀益不

必拘定舊額各驛通每年以解到之銀儘其通融支

銷如有積年促徒用強包攬侵欺剋落查明治罪如

係各應過客夫馬中火稍溢于勘合之外者發實亦

准開銷該管府州縣官及驛傳道不得再行刪削巡

按查盤委官不必深求問罪追贖致官吏頭役計人

難贖如是則搜剝不刻左右亦不得因爲嚇索而部

臣爲矣如在外衙門差官運解各樣錢糧併呈本等

司原處領有扛解者不許應付此明條也今或不問

腳價有無盤索應付矣四川解皇木順江而下一驛

千里何用多夫爲而委官索夫動以千計有司卒不

能應或派里甲好否乘之有每夫一名索幫貼二三

兩者計木牌印經數縣拆夫銀兩多至數百金是何  
法紀乎

八  
驛  
集

卷  
上

三